



陸文圭類稿提要



謹案牆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撰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博通經史及天文地理律象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以春秋中鄉選延祐設科再中鄉舉以老疾不應徵召卒于家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文圭當南宋之末年已二十餘入元後五十餘年至泰定天

國立中央圖書館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間尚應聘設教于容山至順末猶為陳敬叔作安定祠記又數年至順帝至正初始卒最為老壽惟史不載其登仕版而集中吳縣學田記有至元辛卯余領吳縣學事語似亦曾為教官然辛卯為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文圭年祇三十餘而記中乃有余愚且老句與文圭情事不合或此記本代人作而失於標註歟史稱文圭之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涘東南學者皆師之今核所作史言不謬史又稱其還于地理考核甚詳今檢集中惟存辨毛穎傳中山一條餘悉不載殆散佚不可考矣是集本二十卷世久無傳今從永樂大典中蒐採遺佚共得文三百餘篇詩詞六百餘篇仍依原目釐為二十卷雖割裂之餘重為緝綴亡失已多而據所存者觀之固元初裒然一作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
夏
表
示

牆東類稿

卷一

經解

志學解

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
幼作句絕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朱氏以為有理
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為幼則自

書頁頁高

卷一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陸文圭

撰



八歲而至十五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聒薰涵泳善心瓏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棄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強孔氏曰強有二義智慮強氣力強呂氏曰強則材成材成者智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

五十閱理深而勢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為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政為大夫也仕者始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邦國之大事盖才可用則命之士德成則為大夫其間非無早知風成之人也以為養之勢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芡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于我也婉兮變兮總角壯兮未

幾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于位也大抵士修于家學優則仕王事執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縱可以有為而不當使之為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為而不欲使之為其用人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仕止矣八十九十曰耄耄昏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

哀悼^悼者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為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暮取周暮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為長此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于一止于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

理每至於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生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上婦上而家道正長上幼上而王政

行雖孤鰥之民凍餓之老猶得與昆蟲草木各遂其生况凡民之秀為學士大夫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識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虞曲教胄子周禮宥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

翼振德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便有這个性可堯可舜不學則失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已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子衿在城闕矣詩所以

刺之也鄭蕞爾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悅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先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說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為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則將奈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考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此四十年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為中都宰一年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

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總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聞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夫子即負手曳杖逍遙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為政而是亦為政惜也用行舍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於堯舜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

子為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誨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論之困而學之視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視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為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以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其知道顏子不為天使不知道彭聃不為壽人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烏乎小子亦聿既羸其盛德至善如綠竹猗猗皆自切磋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子知其羸及后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哲之

格言君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嗇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為虛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个不息字下章是个安字嗚呼漢儒以來此義不明久矣

詔誥

擬求賢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開廣賢路宣招四方之士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記於士民之上夙寤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々唯恐羞先帝盛德當今之務在得賢而已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小大以得人為本今天下賢者智能豈必不如古之人乎患人主不求之耳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今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士奚由進自今以後令郡國選賢舉能歲以為常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明德達材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諸京師或年老疾病勿遣

擬勸學詔

蓋聞古之設庠序興學校所以教養人材將以致用也書不云乎不學牆面而伍事惟煩嗚呼自周衰以來先王之道寢微寢滅法度多缺禮樂廢壞圖治者以古為迂措事者以苟為得士習於空言禮義廉耻缺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樂育天下之英才使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弟之風行於鄉黨何修何飾而致乎此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明經篤學者有司具以名聞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眾浮華之習吾所不取咨爾多士尚懋戒者哉

擬郡國水火賑貸詔

吏有從南方來郡國被水百姓離散者眾保聚不完扶

老携幼困躓道路朕甚憫之洪範五行初一日水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朕夙夜靡寧思執其咎古者有水官水得其性時脩其利又吏牧民者為浚陂塘立隄防以消息其灾今不豫具無及已有司其議所以賑貸之秋稼不登流傭未復農失其業有可以佐百姓者條奏其宜將施行之郡國不能為朕究心徒文具著以不職論明詔中外如朕意焉

擬漢文帝十五年今諸侯王公卿郡守舉直言極

諫詔

蓋聞古之聖人莫不求賢以為輔翼大禹為三王祖親拜昌言成湯統正萬邦從諫弗咈未嘗自廣以狹人也高皇帝建英豪屈羣策見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故能平暴秦定海內今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為百姓之急明不能燭德不能綏何繇以承先帝之業今上而諸侯王公卿下而郡守不聞有薦一人以匡朕之不逮者何歟其令有司明揚在下

博選能直言極諫者進登於朝朕當親策以當世之務
古不云乎薦賢受上賞又曰能舉其官惟爾之能其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擬韋處厚除翰林侍講學士詔

朕以幼冲嗣大厯服未堪家多難惟古先哲王皆以講
學為務朕思樂忠謹博習之士朝夕講論經理輔朕之
不逮期致于治爾以孝聞中第擢科揚歷中外先帝寘
爾補闕上疏剴切深所嘉獎坐事出守旋入掌綸誥朕
惟翰苑職親地禁時復侍朕講說非卿經行脩明莫膺
此選卿宜勉之以事先帝者事朕可

表

賀即位表

天歷二年八月

日月並明相繼四方之照乾坤再造復開萬世之基上
符帝心下慰民望欽惟陛下人倫篤至天性謙沖方退
處於青宮本無心于黃屋當年歷數傳舜始于傳堯今
日謳歌之啟乃不之蓋欲三讓以天下大一統于域中

明詔再頒聖恩廣被臣某等身居南土心拱北辰象御
六龍喜風雲之際會雞垂丹鳳均雨露之沾濡

太皇太后上尊號賀表

統嗣正名即履至尊之位謀謨獨斷盡歸太母之功宗
社既寧臣民胥慶欽惟太皇太后陛下下親承聖緒光紹
丕圖思簾帷擁佑之深恩舉典冊尊崇之故事式彰孝
治敬表徽稱臣等薇戍雖勤笋班莫邁未央殿上一新
天子之儀興慶宮中曲盡家人之禮

賀正表

五位秉乾時正六龍之御三陽為泰天開萬象之新寰
宇清和熙朝懽洽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克明克類乃聖乃
神偃武修文兩盡為邦之要崇儒重道重宏選士之規
當周歷之甫頒侈漢儀之高會臣等欣逢盛世遯守偏
州獻歲癸春班阻陪於玉笋與天齊壽頌遙祝於
盤椒

萬戶府賀正表

三陽內長開萬世之太平萬國咸寧侈三朝之元會慶
流宗祐歡動臣隣賀中欽惟皇帝陛下道邁羲軒德深堯
禹表章經術崇正學於諸儒振耀武功懌餘威於殊俗
乃參稽於乾緯爰乘執於震規臣等出戍柳營阻陪椒
宴四方來賀職徒限于虎賁萬壽無疆心實同於獻舞
舞

擬行省進鄉試合格進士花名表

詳延有詔議始於太常大比獻書名登於天府嚴郡國

舉人之制體朝廷勸學之心竊惟賢才本所以致大平
科目亦足以得奇士自後世虛文之專尚而古人實行
之浸非賦敏八义詩成七步競有看花之志共誇摘藻
之工何補於時焉用此輩止可束之高閣豈宜寘彼周
行遂令場屋之久虛或致山林之長往茲蓋欽遇皇帝
陛下尊崇正道長育英才表經術以淑人心黜辭章以
新士習臣某等身居南省面向北辰他無稱職之忠惟
有舉能之益鄉以詢五物藝可考於官周官郡不薦一

人罪敢逃於漢吏

擬謝賜進士及第表

天下文明幸際風雲之會人才長育方深雨露之恩鈴聲纔撤於棘闈臚句忽傳於楓陛百年曠典萬國惟心竊惟成周獻賢能之書先漢試茂異之策雖漸興於科目未專尚於文辭迨作賦自擅於凌雲而明經或嗟於掃地俗士浸多於場屋遺才間老於山林不遇昌時曷除弊事欽惟皇帝陛下修道謂教取人以身追三代之淳風崇四方之美化表章六藝示至道之恢宏罷絀百家開正途之壅塞臣等器非適用學未通方隨羣謬踏於槐花出衆偶穿於楊葉蒙恩賜第釋褐起家以道事君敢謂詞章之小技盡忠報國惟知節義之大閑

代謝進士及第錫燕表

龍飛聖主昭賁火之文明鹿鳴嘉賓慶需雲之燕樂丁辰何幸撫已奚堪竊惟零露漙漙：詩歌令德嘉魚汕汕：時遇太平之明良千載之相逢豈疎遠一朝之敢望攷

慈恩題名之故事侈聞喜錫燕之異觀多士屬心八方
傾耳欽惟皇帝陛下美化厲俗明德新民推至誠樂興
之心成恭已無為之治曾是布韋之賤得沾醉飽之恩
臣等小器易盈大烹散受雖食藿之腸未變而傾葵之
志難忘國利觀光真自它而有耀臣能歸美豈報上之
無心

山下火賁仰昭代之文明雲上天夫需豫嘉賓之晏樂一
時盛舉千載難逢竊惟行以至誠式播嘉魚之什食而

將意載歌鹿鳴之三登茲太平淑我多士願惟飯糗羹
藜之子素乏含英咀華之能玉陛臚傳誤塵上選瓊林
宴逮有玷清班欽惟皇帝陛下馭臣以禮覆物皆仁設
庠序學校以明倫崇禮樂詩書而立教勤於作士既成
追琢之章務在養賢又得飪烹之道臣等無任

牋

代上皇后牋二首

北陸回春天肇開於泰象東朝獻歲人共仰於坤儀慶

集宮闈歡騰臣妾中恭惟姜嫄聖瑞太姒徽音萬物資
生有賴順承之德二南化美茲為正始之基當甲視
之呈祥宜辛盤之薦祉某等職居下土身際昌期成三
陽輔助之功莫名地道上萬壽怡愉之頌願罄臣忠

泰爰用事喜交長於三陽坤道居尊實資生于萬物祥
開北極瑞靄東朝中賀恭惟柔德孔嘉徽音是嗣鳳儀垂
範母道萬年燕翼貽謀孫枝百世當六寢化成之日值
三朝元會之辰某等薇戍方勤椒花莫獻蹠之濟之阻

陪星拱之班怡之愉之遙祝天齊之壽

代上皇太子牋二首

祥儲甲觀衍昌歷於無疆斗指寅杓瞻前星之有耀龍
樓初曉雀禁方春中賀敬惟德稟元良身居嫡長問安視
膳不辭雞寢之勤入學承師尤重虎闈之選式開震治
用介繁禧某等屬守偏方欣逢華旦青宮主器將貽萬
世之謀金鑑獻忠願上千秋之錄

泰陽三長是為內健之爻離日兩重咸仰繼明之象式

開震治用介壽祺中敬惟明有敬仁素稱賢聖決大謀
定大位事已位儲宮行正道聞正言尤親帝學自天有
慶與物為春某等職在鷹揚情馳鶴禁筭班莫造阻陪
元旦之儀栢酒遙斟敬祝前星之曜

代賀太子立詹事院牋二首

震從一索初開繞霓之祥離繼重明咸仰前星之曜慶
延宗祐喜溢人寰中敬惟玉潤重暉銀潢毓秀龍寢脩
問安之敬虎闈習齒胄之儀甲觀崇深已先昭於聖瑞

春坊邃密復妙揀於英材左右皆良闈庭交賀臣等遠
臨小壘幸際昌期芑水燕胎已極本支之盛芝山鵠
衆會看羽翼之成

震宮主器傳正統於一家甲觀儲祥記神光之滿室庭
闈有慶宗社無虞中敬惟毓德星輝凝姿玉潤主鬯居
少陽之位體元扶太極之尊岐嶷天生入已優于聖域
忠賢日近選尤慎于春坊某等衛列虎賁情馳鶴禁元
良大本成蒼姬燕翼之謀左右正人扶爰漢鴻飛之羽

光緒美利

光緒美利
東牆類稿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二

啟

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啟

桑榆已晚自憐野老之餘齡花柳無私均囿化工之一
氣敢詫曹參之功次自甘胡旦之籌輸竊惟舉場得失
之間亦係士子窮達之分白頭病叟不入時粧黃叟少
尚東類稿

卷二

一

元 陸文圭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反輕宿學擲揄風漢指摘陳人倘非青鏡之明懸未
必朱衣之暗點昔嘉祐之變文體有歐陽以典貢闈能
使西崑盡崇古雅雖子瞻疑為子固公亦何心然劉焯
即是劉幾士終有命豈意數百年之後復見第一流之
人伏惟某官岷峨之英鐘呂之器自膠庠而發輒即
藝苑之蜚聲扶雲漢分天章衣被昌黎之文彩上會稽
探禹穴網羅太史之舊聞進而儀表於禁途出則澄清
于列部風猷久著品藻尤精遂令躍冶之不祥竟使處
囊而立見如某者髮亦種、視亦茫、不記阿婆三五
之時堪笑老翁七十之狀縱使恋抱之情厚奈何戴笠
之分殊况當諸公袞、之同登又無筆勢翻、之可識
誰燒龍尾竟暴魚顛空想看花撲面之塵尚記枯梢號
寒之苦既殿奔而策馬肯報役以焚舟隨衆濫吹復先
中雋然而一鼓之氣已哀竭再往之計終渺茫嗟既失
於東隅悵莫圖於南海人之倫五尚不廢朋友之琢磨
士之品三又何必功名之芥蒂姑安愚分以荅殊知

謝友人賀請舉啟三首

壯不如人尚記東西塗抹之戲惡而好我遠貽四六駢
儷之文自慚白雪之盈頭敢望青雲之平步况劉蕡下
第方嘆遺才而雍齒且侯未愜輿論戰而弗捷庸有報
志勝之不武何以賀為然長者賜則不敢辭况氓也周
之亦可受三美為絜再拜以登老娘之孩兒幸免倒網
之誚幼婦者少女永藏絕妙之辭

眉有點黃笑阿婆之年老書來尺素歎少女之辭工加
之及物之儀假以過情之譽半世誦兔園之冊頗厭啁
啾一朝思雁塔之題分無僥倖計偕偶與臺餽何為旅
庭之百既登肅使之三敢後甚愧丈人厚相期春日看
花得意之榮請為遊子吟當念朔風枯梢號寒之苦
白簪頭上甚矣吾哀黃點眉間又何足喜自笑阿婆之
塗抹誤經佳士之品題竊惟舉場之開偶類散子之選
劉蕡下第我輩安得登科雍齒且侯吾屬將來無患知
孟名之舉必再頌子玉之賀不堪驚百寶之旅庭忘寔

空之在巷我之大慚人以為好果符韓愈之言世皆欲
殺意獨憐才深感少陵之誼

答黃子高賢啟

大比興能偶隨鼓篋衆工奏藝遂濫吹竽誰言韓信之
無雙終讓蕭何之第一今老矣無能為已可弔也而又
賀之竊惟士論之重輕不係科場之得失固有幸而獲
選而况患在不明喜瓦釜之爭鳴指康瓠以為寶如某
者空踈未學晚晚餘齡黃卷一生名不成於汗竹青燈

殘夜眼空對於昏花肥犢春淡薄言糶于饑鷗江晚相與
忘机忽逢芝紫之詔頒不覺槐黃之心動手編蠹吻身
效蛩吟雖曾拜鹿鳴之三然意作鷄飛之六焚舟之憤
未已伏櫪之志猶存牽帥老夫之重來不滿識者之一
笑漏盡鐘鳴而不至止頭童齒豁以何悲婆比少年奈
魄何翁如小兒直戲耳有來贊喜益重慚惶願惟雌甲
之哀曷稱受辛之美伏惟某人璫璣國器黼黻人文曾
穿楊葉以策勳宜對薇花而演誥暫淹驥足姑正率比

公瑾與伯符同年已服先登之勇管仲云鮑叔知我恐
貽再戰之羞拜賜之多誦言則贅

回季義夫賀啟

素練不精宜從下黥朱衣誤點忽占上游方將景迫於
崦嵫敢望名登於員嶠如某者無丈夫志為童子師精
舍說書花飄講席空山振屐烏怪儒衣試羣踏於黃槐
偶再攀於丹桂顧安取此無所用之伏惟某人負不羈
之才抱深藏之器竹亭無鎖窺仙窟之避人蘭社有香

聽遷鶯之求友笑我老娘孫孩兒之戲寵之外孫女子
之辭雖摘藻之甚工奈棲枝之無分擊北溟之鵬水不
能怒翼以上飛遂東野之龍雲唯欲低頭而下拜稟酬
庄畧感激輪囷

原註無鎖李竹亭名
金蘭社李文會名

上克誠宣差啟

聞所聞而來君惠未忘是在此悲莫悲分別予去不
過豈所欲哉蓋新婦雖處於爾姑而烈女不更於二姓巢
父寧掉頭而不任少陵空回首以尚憐猶可辭乎亦無

及已如某者已何曾聞道百齒未至達尊三深林每好於入山喬木肯思於出谷誰云水部之索價乃以石生而為媒既不能以禮辭又焉可以貨取偶因再命竟味一來所恃今謀人以為親不思新令尹之必告微失吾嘗同僚之義遂致子來幾日之疑夫推車唯主可行而操刀安能獨割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今一邑化行無上作下應之效多門政出有甲可乙否之嫌孤裘麗茸吾誰適從貝錦萋菲亦已太甚然苟合則留不合則去

故前受之是今受之非殊不思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不失為利器守先王之道後待後之學正所謂食功况卷書必立之師：何至為人之患而大事則從其長：本無絕子之心或使之或尼之非人所沮其處也其久也何日之多先生欺余遲：吾行也弟子惑甚望：然去之靡不初鮮克有終早自圖可以無辱類我類我忠焉能勿誨乎歸歟歸歟知者為無禮也準比勇撤馬首欲東齊門之瑟不投楚市之鉗將及歲聿云暮焉能待之

秋以為期會言近止權輿不設於四筵餽贐敢望於兼
金未免傷廉何以報德茲蓋伏遇某官西出間氣東視
名流幾年閉風露之簾一夕聽星辰之履製錦笑煩於
妙手彈琴聊寫於清音緇衣之好方新提袍之戀如故
魯獻子有五友非惟百乘之家漢卓茂為三公始自一
縣之宰公豈久淹於展驥吾將亟返於屠羊眾人蓄之
報以眾人莫我知也今日用我否亦今日唯君圖之欲
謝分毫輒憑寸墨

回唐陰二君見招啟

為文責沈恨未覩於雲天有句嘲邊怪頗同於雪日夫
何拱壁以先馬歆起中旣之病駒得非所蒙愧浮於感
伏望某人林尊望旋興識名家人依處里之仁士願友鄉
之善事大夫之賢者久聞武城澹臺之賢有子弟而誨
之宜得昌黎韓愈之誨願有慚于檇櫟豈足與參於參
苓待坐未參于丈席之間傳贄乃出于束修之上篚將
厚意物及多儀分無三鱣之升空有雙魚之遺館奚待

假求自有於餘師幣可以交見尚容于他日

回唐主事再招啟

卜見以大人方喜遂識荆之願夢為二監子不幸有採薪之憂退卧周南魏思渭北甚矣衰也久矣使之止或尼之豈意志袍復加聘幣昔者疾小愈不望于醫來前日受今非終慚於貨取不敢請固所願也我不識能至否乎辭受俱難進退不可伏遇某官仁而下士意獨憐才加四簋每食之勤訂一樽重論之約而某駕回已俗

漏盡不休前度劉郎恍不知于歲換今生杜老倘得及於春遊

回句容蔣教諭見招啟

老夫耄矣不入時粧先生欺余使代匠斲嗟舉才之誤甚感知已以忻然伏惟某人京峴名流茅峰秀脈文辭之炳雲漢為章于天淵源所漸庠序以化于邑宵偕武城莒父之宰來游康成元方之間棄其學、焉可乎以所事、之過矣法筵龍象必取笑於旁觀講坐率比又

奚煩于勇撤小遲覲面相與論心

回岑應奎山長啟

遠方下士愧百拙之無能大人先生聞一言以自寵堪
笑老翁七十之狀尚思阿婆三五之時隨踏槐花偶穿
楊葉終然舉子之刺竟遭考官之疵謂士衡之患多俾
曹參而居次進恐復貽譏于狗曲退而姑卒業於鱣堂
手披百篇不免諸生之笑子來斃日竟為長者所先驚
雌甲之偶同辱受辛之嘉惠茲蓋伏遇某人詞林孤鳳

學海老龍現丁卯之文星出而為瑞題癸巳之石壁隱
不求名人皆為斷以汗顏公獨憑軾而視戲孺子可教
詎華袞之過褒將軍肯臨即準比之勇撤某掃門雖晚
傾蓋如新載披貫道之文深感憐才之意上飛怒翼不
能擊鯤水於南溟下拜低頭惟願遂龍雲於東野

回句容夏君範投啟

敬為曾南豐每私誦陳無已之句近舍皇甫湜乃徒取
白樂天之名得非自厭於家雞未免驟驚於越犬况尚

論取友無出一鄉之中而患在為師遠求千里之外疑之者問不相及之馬惡之者揮從何來之蠅幸傾蓋之方新辱貽書之甚寵奇哉扶雲漢分天章之手施之被薜荔帶女蘿之人信流水之知音奈陽春之寡和伏念某就木之矩有蓬之心始馬壯而欲行之今也老之將至爾桑榆落日獨倚行藏之樓花柳前却都非歡娛之地兔園之冊子雖熟雁塔之題名不存食牛之皮已七十矣搏鵬之翼奚九萬為偶聞武城之歌遽下洪都之榻此非子之坐笑予列以何堪誰謂汝無家懷其安而不去遂作他方之遊客當為當道之主人伏惟某官吐鳳詞工屠龍技進愛子以方之義教人為善之忠屢撤準比盍扶鳩杖泳南溟之泮水採彼芡片修句曲之宮牆敬夫桑梓既不怪南州之雪方將遂東野之雲啟來云上下四方思隨東野論心甚真握手恨晚友士之仁者雖非利器之良工適子之館兮不忘緇衣之永好

回陸靜遠招入義塾啟

北面弟子欲就良工東道主人誤邀俗駕方小窻之旺
雨忽廣坐之披雲雖同為吳郡之宗敢自認汾陽之譜
伏念某空、未學冉、餘齡屢曾鷓鴣之橫秋久似蛟
龍之失水爛熟兔園之冊半費精神崢嶸麟閣之名徒
勞夢寐乏溫故知新之益蹈芸人舍己之非說詩不至
於解頤讀書謾誇於便腹豈意癡頑之老子亦如起廢
之浮屠俾攝率比聿觀龍象茲蓋伏遇某人山川清氣
海嶽雄襟能庇寒士以萬間得育英才之三樂曰見義
不為無勇而教人以善謂忠家塾一新生徒四集盍取
多聞之友共收半學之功某適從何來非所宜據安得
秋陽之暴暘有慚幽谷之遷喬政恐犯孟氏之好為雖
欲強曾子而不可庸蜀日粵嶺雪難逃衆口之見嗤北
海水南溟雲願挾諸君而遠到拜命之辱奉弊以登

代回句容程宰啟

聞弦歌之聲知能施於有政行東脩以上愧不足以為
師倘得荊州劉公之書歆下南昌孺子之榻古有此禮

今非其人伏某念某童而習之老無能已以吾長乎爾苦
來日之無多莫我知也夫抱遺經而獨處青眼一顧白
頭如新幸無鄒子之先容肯索李生之高價茲蓋伏遇
某官鳴琴多暇製錦甚工士元非百里才何嘗不治冉
求可千室宰豈曰未仁姑小試於牛刀乃先求於駿骨
伊歆遂雲龍於東野又疑驚雪犬於南州樓謾想於行
藏門當謹其出入未敢從容於函丈正須俯伏於仞墻
以吾為邑長於斯固將學道則愛人也有笑于弟子之
列安能受業而解惑哉聊抒下情少需後命

請曹教啟

學必有師其聞道也先父不責善故易子而教凡潔以
求進者吾未嘗無誨焉恭惟某人貌古神清才高學博
一過目而史輒誦八义手而賦已成淵源所漸範模甚
正某子姪輩少壯不努力孩提巧相如就有道而求正
焉微斯人誰與歸也昔長者絕子非子絕長者聞决意
以西歸今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願降心而俯就

謝徐教啟

除講書

入學招諸生幸過昌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慚非老杜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竊惟誨書之選以待博學之人論史不及子長班孟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奈觀聽何必來狗曲之譏適重鱣堂之辱如某者天性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挽說古今之得失每自負不碌者今何為是栖者與所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於穀其餘經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誤聽菊榜之鈴素不齒芹宮之籍嗟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占善者率以錄茲蓋伏遇某人秋雲雙鷗春浪一龍身閑梅閣之仙游手葺杏壇之生意園蔬蕪穢昔容樵牧之童水藻精神今選英髦之士致今躍冶豫在鑄金某敢不首參諸老之門盡足三冬之學後生躡等莫逃鳴鼓之衆攻異日說書不滿斷輪之一笑

立坊請王麟叔并謝保舉啟

某年逢九三大耄之嗟特無八十常珍之養甚吾衰矣
莫我知夫每追思孔文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舉
賢薦禰衡之表旌德立鄭公之鄉起當代之文風傳他
年之佳話顧惟先輩素號名流有若無實若虛柔不如
剛不吐彰善而瘴其惡當仁以讓於書師一加華袞之褒
百倍青萍之價門闌之色多喜意亦頗濃玉帛所及皆
餘我何以報有一尊酒興來欲盡於君懽無百年人會
後未知其誰健倘不遐棄幸賜早臨

回學生曹無易投啟求跋其先人所修家譜

親幸未至于塗人又豈止五世之澤師不必賢於弟子
當自成一家之言載披鴻藻之摛詞尤見青藍之出色
竊惟曹叔振鐸之裔昌於延陵季子之邦簪笏相傳箕
裘不墜宜登名於竹簡奚借重於芻言西山之記睦亭
惟存真氏老泉之引族譜自述蘇宗况今家學之心傳
尚有父書之手澤何勤四六引喻再三方愧狗之續貂
猶幸蠅之附驥友古人尚論其世已與君為再世之交

先施
後死者得與斯文但慚我非能文之士薄言占謝不敵

賀朱南伯受鄞縣簿啟

伏以桑可懷鶚想泮林之人樂枳難棲鳳喜賢路之初
升匪為簿書之能乃有民社之寄昔在元悔曾仕同安
至今思畏壘之居猶未忘紫陽之教雖泉明迥隔而官
氏相同會見今人能行古道某年砣以猶學髮種
而奚為嗟老死其無聞知後生之可畏是我主簿已素
簡於上知謂君中書行即膺於大用

謝人壽啟

蹉跎五十九年無能為已擘畫二三百歲不亦難乎荷
繾綣之故人念婆婆之老子中之善頌饗以多儀既推
介壽之恩敢後拜嘉之禮繡段辱美人贈何以報之斑
衣作小兒啼脚復爾耳

回尤叔永弟壽啟

有弟遠方嗟雁行之中斷揆余初度偶龜息之尚存分

甘晚節之哀猛省平生之過拊我之恩莫報友于之義不敦思之幾欲無生至此又烏足賀特以連棧之樹來加一瓣之香歲以為常餽之則受我生壬子慚非君既之妙齡昔有知君更比子瞻而高壽

回繆惟肖弟壽啟

憶荆花之成樹可惜分居歎樗木之不材偶因得壽豈意親之義能推長之心乃睽生辰特承嘉會祝以斑衣之雅戲申之黃絹之好辭欲令周子之兄得奉老萊之母式相好矣何以報之舉池塘春草之詩有如昨夢酬風雨夜床之約共樂餘生

回生日啟二首

塗抹少年曾有飛黃之志婆娑晚景遂成尚白之玄多謝故人頗哀老子記我湘江之初度身之平陸之多儀素絲有類于幣將玉羽奚煩於經換飢飽喜成功於新婦香餐令乞巧於神夫更分隣燭之輝又致瓣香之敬拜嘉敢不圖報則那辱遠使之駢：答空函而咄：罔

之生也幸而免有愧聖人之遺言飲且食分壽而康昌
勤君子之善禱

阿婆塗抹曾記少年老子癡頑可憐晚歲自嘆樂天之
白雪敢期梁灝之青雲初度再臨俱存有感獨荷故人
之繾綣遠馳膚使之光華剪南海之香沉刻鄧州之花
蠟載酒不煩於問字換鷺何待于寫經瓜以乞神夫之
靈麪以借新婦之巧粲然庭實充此空虛敢不拜嘉未
知報德笑矍鑠翁當六十三歲甚矣吾衰與渴睡漢爭

第一二籌壯哉此志願回善頌還祝魏科

回表弟惠則之賀壬戌生日啟

凱風寒泉之思已慚子道落霞秋水之句允屬天才果
有弟之最强肯厥兄之弗忘華予晏歲享以多儀爰三
肅以乃登奈七衰之莫報老者頌白况又當二首之年
贈之乘黃無以結同心之好

戊辰回生日啟四首

七十
七歲

于渭之陽我見舅氏在後之下莫慰母心撫存沒而興

懷念劬勞之難報我辰安在君惠未忘歲復歲能常繼乎
親其親亦可受也者英會上敢齊彥博之年靖節詩中
獨養孟嘉之傳

安樂窩中多堯天之十歲英耆英會上與潞國以同年
自怜衣褐之窮僅能食粟而已荷諸公之假借容老子
之婆婆餘光已薄於崦嵫善頌至形於嵩岳殊不念庚
寅之枯槁誰能記甲子於泥塗此一瓣香豈讚揚之敢
受餘數尺錦愧裁答之未工

吾哀也久矣犯老而不死之譏人交而敬之有愛敬其
生之意揆余初度享以多儀香涎剪龍海之雲花炬割
蜂崖之蠟湯餅既宜於深注籠禽未免於生燭喜手開諫
議之械知腹免將軍之負維其昔且有我指如此異味
必嘗俾爾壽而歲以心却之他辭不可敢無下拜是
用登嘉起聯一云疑年而使年分甘
久辱吾老以及老是謂善推

臣老無能為矣不惜餘生人交久而敬之獨存高誼已
廢蓼莪哀之什驟歌伐木許之詩驚百寶之旅庭

忘宴空之在巷我生之初尚無造嗟皇：欲何之長者
有賜不敢辭使僕：爾亟拜

回人壽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問生辰其安在字余靈均名余正
則慮行道之猶非初焉年富以力强今也形枯而容悴
幾逢初度自厭餘生八十歲為春為秋古無此理九五
福曰壽曰富他有其人我非良士之睹：君有故人之
恋：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終不樂於余心爾酒既旨爾
穀既嘉乃用將其厚意何敢不恭之却第慚匪報之投

答慈雲長老壽啟

某恨不托西方極樂國幾曾瞻南極老人星孰晏歲以
華予在遠方之瘦弟釋氏親抱送每笑大兒之位界彌
勒遲下生不見阿婆之年少拈香一瓣祝壽八旬老夫
乘興欲東遊思聽對床之夜雨明年此會知誰健且挹
在座之春風

回無華弟壽啟

姓雖鴻漸齒本雁行元方季方未必皆難為孔氏釋
氏似曾親抱送嗟我念母之不見豈曰事兄之未能每
於初度之臨輒致辦香之祝鑄鏡為限任鬼拍手笑人
借板與槌請師逢場作戲信難開口且莫皺眉

回吳季仁壽啟

老子閒居方闕三三之徑故人相問適當九九之期縱
難保於百年喜又加于一日問生辰其安在雖後甲以
何傷爾穀既將我心則喜壽八十單一歲將沒齒以何
言醉三萬六千場方開口而大笑不妨命駕相與盍簪

回表弟惠則之壽啟

見我舅如母存焉今則已矣求乎弟事兄未也古猶難
之况於中表之間講此尋常之禮每逢降寅之初度必有
受辛之好辭更加及物之儀益重懷親之感甚至發
蓼莪請不亦悲乎如云無渭陽情焉能有此四者具美
矣美矣再而拜受之受之

回湯氏贅婿啟

遼澗先生之裔及見聞孫淒涼內相之家有齊季女一言作合二姓為婚令弟學士綽有祖風青氈可復某女幼離母訓繡組未工自傷貧而嫁之難輒從壯則贅之禮立冰有請種玉何煩俄筐篚之厚將愧瓊瑤之莫報不嫁凡子定知此士之非凡我疑是老奴但願與君而偕老

回薛壻啟

齊兄机名嗟久荒於喬木與君任齒幸新託於女蘿偶

因一語之投遂結二家之好英嗣據床坦腹士器非凡某女舉案齊眉姆儀未習訂金既定種玉奚煩茲逢納聘之期敢負論財之愧婚姻來當已言就于爾居幣帛承筐又以將其厚意便蕃所錫肅拜以登

回王氏壻聘啟

兄弟式相好韓如根鄂之華男女得及時貴若天桃之實正塤篪之共樂宜琴瑟之永偕令弟卓有才名列滕閣三王之次孫女劣無容德生華亭二陸之間作合自

天子歸有日宜爾室家之壺厚其筐篚之將何以報之
永為好也會言近止迨其吉兮橙橘當時旅百既光於
庭實柳梅近臘喜多行見於門闌

代聘啟

兩家生子得及乎男女之時二人同心實重以婚姻之
好已訂百金之諾今陳五兩之儀令姪女四德俱全宜
家宜室而某子一經未就學禮學詩既鳴鳳之允諧信
委禽之非強天桃灼灼是為親迎之期采繁祀祀喜有

來歸之日

代表聘李啟

汎濫奉高之器莫振良宗聲名元禮之門散攀華胄數
仗立冰之語始諧差旦之期今爰在室有儀積工於組
紉而某姪過庭無誨廢業於簡篇托根望桃李之春徒
蔭恨桑榆之晚將子無怒愧乏於良媒待我不來果成
於後嫁久矣鏡臺之人老終然杵臼之仙成雖過結髮
之年幸有齊眉之日赤繩繫足信可驗於前緣紅線纏缸

慚莫將于厚意

代張聘李啟小姨

留賓剪髻賢可佐於尚書對婦齊眉才不如於京兆恃
通家之宿好諧再世之前緣令姪女姆訓婉從禮不愆
於內則某男父書粗讀教何有於義方幼年誤中於雀
屏中歲暫昏於鸞鏡昔參政為薛公之兩塔而龍圖娶
趙氏之九姨曾謂小兒敢希先輩偶仗冰人之語重尋
月姊之盟幽女同歸正值九月授衣之節魯人不敏

敬陳二年納幣之儀

起改云門闌多喜知異味之相
投江海一生愧長生之已老

代李聘陳啟

王孫覺貴自慚非李監之家公子出盟安敢望陳人之
婦爰仗立冰之請遂諧種玉之緣令愛四德兼能夙嫻
姆訓某子一經未識初就師範模卜既叶於飛凰射偶
逢於中雀問名已定納吉有期陳雁幣之五尋侑鯉魚
之尺素六月徂暑近仙橋駕鵲之秋三星在隅候寶扇迎
鸞之夕

代陳聘徐回啟

擇聘徐吾犯妹何待委禽卜妻陳敬仲卿將諧鳴鳳信
兩美其必合不三年而有成令弟學士庸敬在兄有似
棣華之韡、某侄女幼孤依母不知桃葉之慕、方將
借巧於天孫未免墜言於月老用幣必百兩深愧于論
財及物享多儀謹從而拜賜兩家生子樂得男女之及
時十月為陽多見門闌之喜色今茲納采何以報瓊

代李回陳聘啟

師友通家敢尚記登龍之舊子孫有國已先開鳴鳳之
祥睽然二姓之歡殊非一日之雅令嗣允文允武已盡
讀于父書姪女言德言容豈足稱於女史因久交而愈
敬辱前好之不忘遠賜魚緘旅陳雁幣筐篚之將甚厚
瓊瑤之報未能聘則為妻聊蘋蘩之是奉歸而宜室看
華實之相輝

賀梁介軒婚啟

茲審年似劉郎婚如崔氏點易悟枯楊之義操琴感飛

雉之音妾詠藕花何須媒氏即騎竹馬不記幼時既協
鳳占即看熊夢樂得淑女求其上迨其今分疑是老奴
未免俗聊復爾耳

賀人納婦啟二首

有子克家擇日授室富而好禮遙知百兩之將貧不以
財愧乏萬錢之賀願獻芹而何補幸采菲之不遺婦嫁
曰歸望門闌之喜色客來不速喜左右之先容

生男有室歸子宜家百兩盈門切鄙荆釵之儉三星在

戶交輝花燭之光某久辱恩知欣逢慶事薇芹采獻副
楮別陳

賀人贅壻啟

茲審令愛孺封吉符鳴鴈仙侶乘鳶男室女家正婚姻
之大義君車我笠見故舊之交情偕兩家生子之盟為
百年偕老之計里閭稱嘆姻黨交欣親迎則得妻喜見
雀屏之壻嘉會以合禮愧非鹿野之賓不腆菲儀具陳

副幅

回俞親家七夕問信

某方結奴車而送鬼又逢女隸之祠星豎子居盲若我
何舉室因纏綿之疾天孫施巧不余畀終身懷蹇滯之
憂願何人與白以論文忽此日道甫之間訊天上想秋
期之近人問望月影之圓先之儷六之文粲然旅百之
實諫議緘開於陽羨右軍寫經於山陰徵神夫以香簪
詫新婦之飮既喜具四美莫報七襄第占鵲喜之聲像
卜鵲和之吉臣有大拙自甘長竿擯鼻禪之貧君惠稱

盟會見繡褥孔雀屏之美

賀冬啟

葭飛六琯苦人事之相催梅范寄一枝想江南之無有既
七日來復為得興之喜况二人同心如斷金之堅碩囊
一錢之不留而家四壁之徒立不腆敢攜從者豈曰以
充君庖是謂獻芹何圖報李去寒食百五日此其時乎
待明年第一籌屬之子矣更祈茂對以迓方來

與王明賀冬啟

才誇賦日笑五色之竟迷節屆書雲喜一陽之又復覺
我襟襟之春益任渠頭腦之冬烘莫遽嗟吾道之窮且
共祝期文之壽葭飛館內已占子月之初爻梅占花頭
豫卜丁年之佳讖

送冬節啟

白雪催年笑夜行而不止黃雲紀節喜陽長於方來此
其為君子之身無以效野人之獻伏惟學士抱黃鐘之
器當緹室之期暫六鷁之退飛終羣龍之接武自傷貧

女豈知繡線之添猶望故人或有緋袍之恋

謝賀冬啟

六鷁退飛壯心已矣一陽來復生意茁然緬懷蓉浦之
仙人遠餉梅簷之詩客珍饌蹴園蔬之味玉塵淪湯餅
之香分柑載詠於蘇詩乞米敢煩於顏帖粲然四美暖
此一寒爰肅使以拜嘉併修辭而致祝冬烘錯認已迷
古賦之日華晝短添長請綉今時之花樣

答魏教冬啟

時支學
娘未得

某抱病既多惟須藥物愁吟已極不覺梅花感令節之
書雲致微勤而獻曝初非引玉何以報瓊履陽之七方
來受物之三為粲然監侯之粟未貸而使者之餽忽來
活我以斗升既不免車中之呼畜之如犬馬安敢為門
外之標

答冬至啟

影添長線七來復道之亨印啟斜封百致旅庭之實維
其旨矣何以酬之伏惟某官居然碩果之才允矣黃鐘
之器立節凜冰霜之潔存心秉松柏之堅茂對殊休益
孚永好而某歎病懷之蕭索感節序之崢嶸竹屋多寒
久令地爐之火梅簷小暖頓回江驛之春

謝心因同年冬節送物問病啟

與柏符同年所少者非一月往子輿問疾莫逆者無四
人嗟天時人事之相催感棗萼梅花而成詠聊爾獻野
人之曝胡然贈驛使之春是謂報瓊敢圖返璧愛玉體
享黃髮願同百歲之期添弱線動浮灰均約一陽之慶斐

然裁答無任感藏

冬至謝子淵兄弟送啟

已覺年深風送退飛之鷁又驚歲晚日迎長至之陽吟
有簷梅食無瓶粟荷墳箎之伯仲記筆硯之交游心憐
野叟之貧歲有廩人之餽問子桑而裹飯此意良勤射
后羿以弯弓彼顏有醜

謝夏君範惠鵝酒題啟

君子觀止適我願分尊者賜之維其嘉矣幸不拒以訑
訑之色又烏用是顰：者為餅餌香來恨無新婦之巧
做麩蘗醴作不待稚子之能賒祭物者三感德惟一簋
食每飽想渠：容夏屋之中鼎肉可常敢僕：辭大門
之外

謝人惠雞酒書達而物不至啟

伏承高明遙念孤寂賜之雙膳先以乘壺偶被饕人之
竊更併與從事而烏有不成享也可復許乎啾：辱遠
使之來咄：答空函而去聊資捧腹更約論心

謝友人惠詩墨啟

老子作戲未免逢場羣兒不量殆幾撼樹怒水蟹而不
釋傳市虎以皆驚江生忘王式之來袁固為公孫所目
斬頤從教萬段賣放不直分文或按劍以生疑或弯弓
而反射妬能自古好善何人伏惟某人阿閣翔鳶渥洼
神駿歛翮睨倦飛之羽袖手覩汗顏之工方且駢蹙浮
圖為師對醜道士聯句手加拂拭力借吹嘘色絲幼婦
之詞過於褒寵子墨客卿之寶勉以琢磨衆好衆惡而
必能察焉誰毀誰譽而有所試矣動而得謗况無韓愈
之虛名意獨憐才有感杜陵之高誼斐然占謝誓以珍
藏

謝送物啟二首

八十常珍無望深衣之養九三大耄尚能鼓缶而歌方
擬合於明簪忽遠承於使聘駭核旅庭之百羽毛克庖
之三飲羔恨乏於淺斟煮餅旋加于深注侑之以黃絹
幼婦之句煜然為絳縣老人之光燭：膂力既憊可弔

也而非可賀僕：問餽亟拜不受之則為不恭
扶靈壽杖每笑孔光結老人星曾嗤社甫但願生前一
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敢夸多喜于門闌惟愧相邀之
泥濘與故人飲自謂中聖人可乎有顯者來姑以犒從
者而已

代回任送物謝啟

方旋五馬忽惠雙魚有約論心尚未申於契濶開緘見
面已先辱於勤渠驚旅庭之實教取之多愧物土之宜
一無所有予者傷惠卻之不恭所喜有母以嘗羹豈敢
對客而捲錦朋友之餽不拜使肅以登玉帛皆君之餘
我何以報稟酬厓畧感激輪囷

牆東類稿

牆東類稿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本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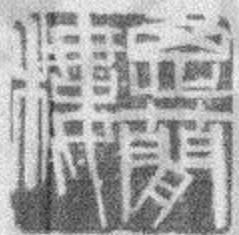
牆東類稿

卷三

策問

制使

問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其奉使之始與然王人微者非有生殺予奪之權也伯主陽推尊之耳漢之部刺史非今之宣慰司與唐之觀察非今之廉訪按察與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陸文圭 撰



晉史類稿

卷三

一

守得人足矣焉用部刺史與刺史得人足矣焉用觀察使與部刺史觀察使得人足矣又焉用遣使專行與漢元狩六年遣博士等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舉獨行之君子所舉者何人與始元元年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地節四年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漢之民何多疾苦與五鳳四年詔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所謂苛刻者

指前使者與指郡國之吏與遣使者矣又以御史掾繼之豈使者不足任使與唐陳子昂有言出使巡按天下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為使輪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宰相奉詔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子昂之言切中時病然當時何時母乃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與昔有便宜持節發粟以賑貧民者母乃矯制與昔有理輪都亭劾大將軍者母乃

犯分與昔有登車攬轡慨然有志澄清者何為不免黨錮之禍與昔有以御史出使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者何為所行不逮所言與諸生援古證今以對勿激勿諛

養士

問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夏專於教周專於養何與養養老也國老庶老何以別上下庠東西序何以分制可攷與米廩虞庠也所以藏染盛非以廩士也五十養於鄉

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未七十者不可養於學與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皆何所取給與古之士已仕者也未仕者庶民也不得謂之士子與氏有曰下士與庶民在官者同祿足以代耕而已未升俊造之列者謂之民材指庶民之有材者也庶民不過百畝之田而已游庠序之間者官給之與自給之與東都修黌宇千八百五十室游學至三萬餘生史不載其營造廩給之費所出唐天寶間二監學者千百數有司乃有

學徒廢官廩博士濫天祿之譏以此推之廩士之費皆官物也其費隸於何官與監學自掌之與近世學校之盛名都大邑學租以數千石計偏方小縣亦不下數百焉天恩浩蕩凡貧難老病之士咸沾及之然謂之士則衆所推服者也不為衆所推服者可及之與為衆所推服者可不及之與貧難者可恤也富連阡陌日不知書者在所當黜與老病者可矜也年少惰游不肯任事者在所當黜與風憲之糾覈正官之提調有司之干預或過於嚴則拘或過於寬則弛如之何則可出納之吝則有司存何以在四惡之列食之雖寡用之既舒何以為生財之道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不傷廉與不傷惠如之何則可若夫版籍不明何以釐之萊田多荒何以闢之監臨自盜何以禁之逋負積弊何以澄之養士之計亦學校急務也幸詳以告

士行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以盡堯舜之道與

舜事難事之親烝烝又不格姦所以謂之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所以謂之弟堯之孝弟果見子何書與孟子何以並稱之與王季立而泰伯之荆蠻詩何以言其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與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豈孝於親即能友于兄弟與孔門德行科止四人閔子騫以孝稱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仲弓父賤而行惡顏子先顏路而亡二子不聞以孝弟稱何與豈孝弟不足盡德行與曾子養志可謂孝

矣而不在德行之科何與信義二字五常中之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似合而為一何與子曰君子義以為質信以成之又分而為二何與人而無信猶車之無輓軌也乃曰言必信小人哉何與君子不亮烏乎執亮信也乃曰君子貞而不諒諒小信也何不同與小邾射不信大國之盟而信季路之一言以其無宿諾也夫子與蒲人盟既出東門而背之豈要盟神果不聽與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諸侯之醜曰其所取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

之以為不恭也故夫子受陽虎烝豚然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果合於義乎舍生取義二者不可得無也子路結纓而死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祿為非義也召忽捨生者也何以為匹夫匹婦之諒與管仲之不死果合於義乎夫孝弟信義士君子之美行也夫子以稱孝稱弟為士之次又何與孟子謂大人言不必信又曰非義之義大人不為又何與方今詔下興賢務選實行必欲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

義然後取之諸生讀聖賢書為君子儒平日之所講明而服行者果不出四者之外與願析言之以祛有司之感

試策

問隋立進士科初試策而已其法昉於漢孝文時有若晁錯孝武時有若董仲舒公孫宏其策可攷乎錯之策明五帝三王五霸之道惟人情終始一節可讀餘皆泛而不切之詞當時何以取之乎仲舒發明天人之蘊舒

徐而不迫純正而不阿何以不當帝心一而至再再而至三乎公孫阿禹湯而薄周公帝何以喜之乎雖然漢之策士去取猶出上意後世則付之有司耳有司公歟明歟猶可言也不公不明則業精行成者皆屏之矣又何以能達上聽乎明主可為忠言而諸公不喜生語為士者將專攻上身乎將發憤憑譏公卿乎將上負天子而併負所學乎諸生次年皆將上春官盍各言爾志將以覘斜日再輝之對

科舉

問聖氏運啓文明舉百年之曠典招多士以興賢甚盛意也博觀往牒歷代舉人之制其詳可得聞歟虞朝敷奏以言是時以言舉人歟所奏之言不見於典謨何歟周禮六德六行六藝之目不聞以言舉人何歟孔門四科乃有言語宰我子貢之言語可得聞歟漢世孝廉之科取實行也賢良方正止於對策而已以行取之歟以言取之歟隋唐以來謂之策試策始於漢歟後人以詞

賦并取始於何時歟漢賦最古賈誼司馬相如揚子雲
班孟堅張平子之流最善鳴者也有益於治道否歟三
國而下左潘陸謝之徒極力模倣不及漢遠甚唐韓柳
復志懲咎等作亦能髣髴於騷否歟明水披沙律賦也
近於戲矣亦載之集中何歟方今輔弼之建明專取明
經不尚詞賦其說曰經學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詞賦是文之空言吟詠景物而已詞賦為空言是已明
經果有用之學歟論語為帝師而黨王氏明經舉進士

而八風舞漢唐之人才何言行之相反歟抑厭浮華而
取實行不專在於言語文字間歟然不以文取人又何
以知其行歟今五經皆本之先儒又參之以四書可謂
知所務矣抑古賦與律賦均之空言何別歟詔誥章表
雖翰苑之儲也然豈非空言歟策以經史時務覘所學
也仲舒與孫宏並進裴均與僧孺同流用而後見歟伊
欲經學明而人心正辭章有用而絕浮靡之弊時事諳
練而無疎繆之譏何道而可諸生博古通今之才願聞

其說以覘所學

江浙人材

問江浙古揚州域也秦為會稽漢唐以來析為郡縣不可勝紀地產人材亦有可論者乎吳延州來第一流人物讓國不居卒亡其宗是歟非歟言游吳人文學橋猶存焉不仕吳而仕魯何歟伯言幼節父子與吳存亡走玄德抗叔子才畧如此不肯仕漢何歟建中之敬輿慶歷之希文皆間氣也論諫百篇天章十事有可施於今

日者歟閩粵谿谷之蠻古不通中國武夷出朱夫子而西山相繼其後四書詩易綱目皆成書也律呂新書讀書甲乙丙丁記古所無也學者於此有能究心者否與敢問

課試

問詔下賓興自甲至癸於是四大比矣澄江士淵藪前乎三舉乃未有一人上春官者何歟豈學之無素歟今茲戰藝不思所以刷前恥歟學校所以教養人才教養

所以備選舉也州郡貢之以行考官試之以文文固不可少歟月課堂試所以校文也所以擬鄉闈之試也前輩謂試者爭高下得失非義遜之風不若改試為課均之時文也課與試何別歟朝廷待士至厚提調有長官訓導有博士月有課季有試所以作成人也挾冊而吟泚筆而作者何少歟聞鼓而食指廩而賦者何多歟抑未有勲懲之道歟有司舉行于上或者沮遏於下又何歟豈高才不屑於應舉歟抑下才自棄於科舉之外歟昌黎有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將來闈郡不薦一人豈不為有司之恥歟吾榜得人最多豈不為多士之榮歟槐花將黃舉子不忙何歟敢問經疑何以免穿鑿之失經義何以免套括之弊詔誥何以及司馬代言之體章表何以不失告君之體古賦何以及司馬二班對策何以對晁董公孫試撫言之將以窺所蘊

水利

問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幅員萬里東南北皆距海而

止惟四海未有考或以瀚海青海當之是與否與登萊之市青紅變滅信有之與四明之巖光彩現相信有之與蓬萊之山在何許與尾閭之泄在何地與黑水西夷之水入於南海禹貢可詳與雲帆杭稻之轉來自東吳唐詩可攻與使節之崎嶇饑道之艱險至元以來嘗行之矣古道荆棘不知幾年蠻商海賈長年三老所不能知也創而開之者誰與姑以耳目所接言之西浙之蘇杭東浙之台明溫越皆瀕海也魚鹽之所出職貢之所

有其利不貲秦漢時自會稽以南以為不毛之地不收之民何歟陰陽氣數盈虛消息亦有時歟宋史載蘇公軾守杭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於是濬茅山之海以受江湖濬鹽橋之河以受湖水民獲其利然此特導江湖之水耳未聞滄海之為患也攷之圖誌青白沙鎮前後洋街坦頭沙坑皆海之漲地也自鹽官之邑北至秀之海鹽昔有以堤捍海今水利不脩龍宮失職井邑民居盡為所吞嚙齧之勢未已何以禦之歟之歟祈禳有

術歟厭勝有方歟隄防用人力歟消長委天数與朝廷有道宰輔賢明百神受職行見玄冥退舍川后靜波矣或者過慮試相與籌之毋徒曰土克水

水旱

問水旱之灾堯湯被之矣八年于外六事自責聖人之心也人皆知之畜積多而備先具其事可得聞與國不幸有數千里之水旱胡以相恤五行失性暘雨不時浙之西江之東渺為一壑自淮以北汾于宿毫彌月不

雨蝗蝻遺種二者兼之矣備禦之方抑有可講者與庸田之設所以築隄防浚溝渠亦既後時豈無益與抑豈可不為後日之慮與山川之神所以司陰陽雩壇之禱坊門之塞果有益與將應天以實不以文與賑廩勸分非目下之急與矯制擅發國有明禁何古人不之恤與大姓閉糴愚民強借官法兩施亦有良策與檢覈之令半是虛文貪吏受賑以十為百何以得其實與寬租已責通商惠工非權宜之策與田毛既空調度何出孝文

減半之今果可行與債有公私權行倚閣貧者之利富者得無怨與舟車所至負販通行非懋遷有無之術與關津邀阻價值高昂某之歟抑聽之與守令牧民牛羊立視其死黜陟之典可舉與漢唐遠矣富公青州蘇公彭城劉忠肅真文忠江東之政朱文公浙東之績諸生亦嘗講求之與此時務也其志心以對將以覘俊傑焉

備荒

問壬戌之秋浙西水旱相仍民食大侵朝廷軫念元元議賑貸之民獲更生有司奉行惟謹實惠猶未遍及何與然事已在前矣天時無常繼今豫備之策不可不講立隄防浚溝澮厚儲蓄修義倉之法嚴檢覈之令孰使孰否孰利孰害請條陳之將轉聞于上

策

儒學吏治

問嘗聞聖門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之與學每相因而不可相無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特子路率

爾之言致取諫於夫子鄭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取覆是懼何暇思獲使斯言非妄則
未之學者決不可使之仕也準選授契所讀何書伊傅
周召所習何業而所就無非有用之學于斯時也不聞
儒吏之說也後世儒吏之說興遂判學仕為兩途矣至
漢有儒術飾吏治之語儒吏之分其殆起於此乎蕭曹
丙魏之徒以刀筆發身其果能合儒吏而為一乎唐宋

以科第取士有不由科第出者輒共嗤鄙之而循良之
吏代不乏人吏而不儒或有之矣未聞有不學而仕者
子游聞之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蓋言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皆不可以不學也
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不報之間以為大故又曰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信乎不學而
仕者真所謂俗吏也何足算哉彼有猴冠麟楨鉗署尸

餐仰視俗吏之踵若不能以追而及者此輩更可憫也
嗚呼吏而不學可乎或者則曰周勃之重厚少文霍光
之不學無術趙普之半部論語寇準之不及讀書皆足
以寄大任臨大節若此者可無待於學也隨何鄴食其
以腐儒敗事張禹孔光以經術誤國王安石之徒又以
經學亂政因謂深於儒者未必能習於吏也遂使無學
者皆得借是以藉口然則儒又果無益於人國乎噫古
之吏非今日之所謂吏員也古者之儒亦非今日之所
謂秀才也不求夫古之仕古之學而切切析取舍於今
之儒今之吏祇見其扞格而不相合且當今聖明灼見
吏弊恣易以儒真救時之良法也然吏姦已極革之誠
宜而取吏於儒得才能幾願為酌中之說以俟觀民風
者採焉

儒不習吏謂之拘儒吏不業儒謂之俗吏儒請吏曰務
刀筆筮筮不如大體吏詆儒曰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
二者胥失之然君子不以為吏之過而以為儒之過夫

儒者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周公仲尼者荀卿氏之所謂大儒揚雄氏之所謂真儒也四海皇皇枕奠于京周公用於周之大効也齊人章章歸其侵疆仲尼用於魯之小試也豈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者耶儒於道最高與天地並烏可與簿書期會之間較優劣也彼之所以敢較吾儒者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耳周公仲尼以前儒之名未立也契敷教夔典樂準稷陳謨安得無書可讀耕野之夫開口說仁築巖之叟開端言學安得無業可習

特書非後世之書業非世俗之業耳自周禮有道得民治得民之說而儒始與吏為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合為師而儒大為吏所擯自漢人以經術飾吏事而儒又為吏所假司馬九流以儒者為一流劉向諸子以孟子為一子劉歆七畧以六藝為一畧彼司馬氏劉氏父子漢之所謂名儒而自貶其道如此毋怪乎法家刑名家之象喙爭鳴也吁有由矣泗上亭長布衣時蕭曹以為吏椽故鄴侯入秦相府先收圖籍而不收博士所掌之

之書平陽侯相齊避堂猶舍蓋公而不用齊老先生之說規摹大畧可見乃翁素不修文學而蕭曹贊之彼隨何鄙食其之徒正復說客之靡耳而例以腐儒目之腐則腐矣何儒之有周勃霍光皆重厚可托之人然勃少文嘗東鄉坐召諸生趣為我語其不遜如此一旦逮捕勃窘不知所為行千金獄吏吏以牘背示之幸而獲免勃乃嘆曰吾今知獄吏為貴也霍光不學謂儒生多窳人子喜妄說狂言心嘗嫉之一妄男子詣北闕公卿錯

愕不敢發言京兆尹至引春秋斷之光乃嘆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誣者吁獄吏受賕變易獄詞京兆證經誤引古義漢朝皆不知覺可笑也已史言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然丙魏與蕭曹又自不同少卿學詩禮皆通大義弱翁學易對策高第皆稍習儒業因孝宣好法律刑名故二人總領眾職奉行故事考核名實以稱上意然相業亦止此爾太子常侍讌請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奈何純任德教亂我

者太子也以當時觀之孝宣之言為過然元帝以後孔
光張禹用事依阿洪浚黨奸誤國卒如宣帝所料用儒
之弊一至此哉雖然漢儒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
吏長子孫非案牘之吏負也走馬看花浮薄是習雁行
鉗紙貪墨是營唐人又愧漢人矣內翰條貫隔裁太甚
中書吏額紛爭不息宋人又愧唐人矣人才不古每况
愈下少知治體者豈不為寒心哉或曰生雪夜地爐之
頃定先取江南之策即半部論語之趙書記吟野渡孤
舟之句收澶淵一擲之功即未讀漢書之寇同年人焉
用多學為哉半山老子垢面讀書異時青苗取役大為
民害是以學術殺天下也余應之曰趙韓迂為相焚利
害文字於通衢寇萊公用人叱堂吏不肯檢例簿二公
之所為亦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王荆公祖老佛之緒餘
談管商之末要未為知道者安得以此病吾儒哉大抵
近世一種議論上自臺閣下至郡縣以趣辦金穀為才
以勾稽朱墨為智以不報期會為大故以謹守繩墨為

無能納賄成風與奸為市習熟聞見以為當然至於巖
穴隱伏之人守道而莫前門戶孤寒之士無階之可入
羣非迭毀極力擠排儒風不振久矣未博謂諸生曰吏
奉三尺律令從事亡奈生所言何且持此道歸待堯舜
君出而陳之俗吏所言大率類此今天將興唐虞之化
而堯舜之君出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諸生幸得遭遇
其時當建萬世之長策輔太平之隆基毆一世之民躋
之仁壽之域闕朱博之口而奪之氣可也豈止明經取
青紫誇一時而榮一鄉哉雖然崇儒道者非止設科目
之謂也抑吏權者非止減資品之謂也崇化厲賢彰善
瘴惡孝弟申明於庠序之間勤儉儀刑於表著之位意
向招徠可以鼓舞羣動政教清明可以臨照百官詩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

牆東類稿

牆東類稿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四

策

選舉

問孔子四科曾子不與何與或曰參尚少也有若長矣亦
不與何與或曰是從我陳蔡之門人也是與否與德行
四人吾無間然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子貢有不幸多

尚友類稿

卷四

一

元 陸文圭 撰



言之譏其言語亦有失與聚斂也具臣也危而不持也顛而不扶也果足以為政事與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文學安在與三千之中取七十焉七十之中取十哲焉然而四人之外猶有可疑者甚矣才之難得也唐虞至今以科目取人始也選之以德行又試之以言語又考定其學問之高下既中矣然後責之以政事一人之身四者欲其兼備又難得與古之論人各取其所長後之取人不問其所短何與皆所未喻也諸君子試

評之

有聖門教人之法有朝廷取人之制教人之法有高下優劣之分取人之制有兼收並蓄之意孔門之四科以德行稱者四人以言語稱者二人以政事稱者二人以文學稱者二人後世謂之十哲而先儒以為皆從我陳蔡之人曾子有若子張之賢皆不得預孔門之高第弟子固不止此而此亦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夫子皆不及門之嘆而記此十人且并目其所長然其才品之高

下優劣則各因此而可見蓋顏子三月不違仁閔子之
孝無間言伯牛之騏且角仲弓之可使南面四人之德
行吾無間然矣予賜以言稱而聖人有聽言觀行之悔
有不幸言中之戒是言語猶未當也由求以政事稱而
聖人有為國以禮之哂有聚斂附益之政是政事猶未
純也游夏以文學稱而聖人修春秋不能贊一辭是文
學猶未至也聖人設教洙泗一時門人蒙被教育如羣
飲于河各充其量閭閻者侃侃者行行者達者藝者辟

者嘖者而聖道之傳以魯者得之是四科之說猶未足
以盡人才也吾夫子以庇覆生民之器歷聘列國輒環
天下卒老于行一時門人顏天於陋巷騫適於汶上牛
終於脯由死于臺子夏適於西河之上無一人得君行
道以少摠平生之學者蓋春秋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賓
興大比之制已壞諸侯弱卿驕大夫侈世臣專政陪臣
執命賢人在下無階之可仕無路之可升白首橐項於
深山窮谷之中理光匿彩終古不見可嘆也已陵夷至

于戰國大壞于秦經入咸陽之市儒入瓜丘之穿而仲尼之徒熄矣漢興諸儒區區脩補千瘡百孔綿綿延延如一髮之引千鈞時君世主或表章宗尚或厭棄鄙薄隨其好惡為之軒輊而吾夫子之道自若也由漢至唐以門地任子弟以科目取孤寒不出兩途門地之弊不過紈袴而已不遇膏粱而已科目之弊尤甚焉拘於聲病止於雕刻言語尚未能也況於政事畫餅充饑談河止渴政蠟言文學尚未能也況於政事畫餅充饑談河止渴政事尚未能也况於德行蓋科目之弊極矣天朝神武混一區宇科場條貫廢格不用一掃場屋向時之弊士始知有務內之學真人勃興天下文明斷自宸衷不由奏請遵成周鄉舉里選之法考賓興大比之制明詔有司必以鄉黨稱其兄弟朋友服其信義為先猗歟盛哉不圖今日復見成周也執事先生首主斯文之柄下策承舉以孔門四科之別而有感於今日取人之制愚不敏竊有歎焉孔門之教人一人各專一科而今日之取

人一人欲兼四科豈人才盛於古耶是不然一人各專一科者直指其實事也一人欲兼四科者髣髴其意也愚生固不敢厚誣聖代以為無人然四科以顏子為先顏子之下不聞復有顏子十頃之黃憲不足比也四科以子夏為後子夏之歿不聞復有子夏小冠之杜欽不足數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顏淵然何可以不希顏淵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子夏然何可以不慕子夏也今以孝弟信義取人縱不如孔門之德行而事親從兄交

友待人之際可跌蕩於規矩準繩之外乎今以五經四書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文學而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之學可視為空談止於套括而已乎今以古賦詔表取人縱不如孔門之言語而代王言而主諷詠豈上德而存忠孝可不以詩書為程準而止於宏博而已乎今以時務對策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政事而朝政之得失民間之利病斟酌於古便宜於今者可不以董賈為比擬而止於制科而已乎嗚呼以千餘年科目之積弊而驟革

於今日以百餘年文體之不振而更新於今日為多士者當何以稱明詔而奉隆旨哉勸學崇化風厲四方上之人責也行義達道尊主庇民下之人責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愚敢誦此詩以為今日賀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愚教誦此詩以為多士勸

農桑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

外本內末則財不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以農桑為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迫於人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絕其饑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制莫詳於虞周禹貢豳詩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秬秠粟米供於甸

服之內桑土既蠶而織文絲帛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舉趾盭婦同於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采繫荷桑筐女遵於微行九月授衣之收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為主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

民有殍為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鄒國一叟態、為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厭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饑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為田夫野老之俗務耕奴織婢之鄙說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售戰國折入於秦秦為無道虐用其民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鑲女子紡織不足於帷幙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草

創百姓思樂息肩文帝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親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務本者詔令數下一則曰為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纂組以害女紅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矣止酒靡穀而已不能禁倡優下賤之人不得為后飾矣止害女紅而已漢之為漢五六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晁錯擬捨孟子餘論復屢陳之誼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安得不屢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地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并天下一家烟火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

徵歛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實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祿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贏緇黃侵國之經費困窮失職貪惰成風長此安窮救之無術設使晁賈二子復生於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於今日者有司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菖葉東作方興戴勝鳴鳩桑土可採茲惟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誦聶夷中之詩者

田制

問孟子答井田之問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又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正經界均井地平穀祿誠為國家之先務矣自秦廢井田開阡陌漢因之無所改至王莽欲復井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買賣於是農桑失業百姓日以凋弊魏文行均田法最為近古歷周隋及唐而定均田口分世業天寶以後歸于兼并之家而口分世業壞矣使井田可復何為王莽行之而

弊使井田不可復何為魏唐行均田而便於民抑井田之法非口分世業之謂耶方今薦行仁政經理田土酌古揆今富貴國便民之事無出於此或者奉行未得其策滋以病民遂使良法美意藐然無成效諸友講明于此孰矣願相與推求其要以俟他日大廷之對

封建古法也司馬晉行之而叛者起肉刑古法也漢文廢之而人心悅井田亦古法也新莽倣之而失業者怨然則古法不可行耶曰不可行則古人不行久矣夫行

古人之法當得古人之意故有尊賢親之之意則可以行封建之法有尚德緩刑之意則可以行肉刑之法有損上益下之意則可以行井田之法不得其意而守其法是為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吾觀孟子答文公井地之問凡二章始言貢助徹之異繼言公田世祿之制又言君子野人之別而終之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朱文公釋潤澤二字謂因時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上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然則先王之意余

何曰恭以禮下儉以取民仁以行政其在上者如此庠以養校以教序以射而人倫明相友助相扶持而百姓睦其在下者如此當是時也白墳黃壤青黎之地皆聲教漸被之餘而隴上輟耕之夫安得鴻鵠之興嘆鄉師黨正閭胥之間皆德行道藝之選而絳縣老人之年安得泥塗之久辱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天意本雨我君之田我因蒙其餘惠耳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戒爾民當大發其力于爾之私田無尺

地之不耕也蘇氏曰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法禁以厲之歟號令以迫之歟刑賞以誘之歟亦君民相與之意耳阡陌開而貧者無立錫王田禁而市道有泣涕仲舒師丹限田之請不行於漢之民之不幸也魏文周隋均田之制卒定於唐之民之猶幸也塞兼并之路減田宅之價此議法之善者口分給老小世業傳子孫此立法之善者然亦徒法而已楊龜山嘗論王荊公新法之弊引明道先

生之語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大要歸於正心誠意之效龜山蓋深識此理豈鄙儒之所能語俗吏之所能知哉度田之法為之以漸持之以久本之以信濟之以寬嚴而從於寬權之以義利而主於義酌之於今古而宜於今慢經界者始于汙吏務財用者始於小人與其百姓不足不若君不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淵中察魚不詳置中掩兔不仁大絃急則小絃絕耒耜奪丁男之利絲續竭紅女之力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豈屑：計此桑宏羊宇文融之故智不可用也昔周世宗夜半讀元微之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來歲大均天下之田彼區々五代之君猶能留意民事如此况上皆唐虞之令主乎昔鄭子產為政一年國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彼區々列國之鄉猶能不失民心如此况願為稷契之良臣乎邇者經

理之法良法也有司奉行未得其意堯仁如天亦既與之更始矣快活條貫次第舉行執事猶以成效藐然為疑何哉僕也識字耕田夫耳願受一廛而為氓鄉校議執政夫我則不暇

流民貪吏鹽鈔法四弊

策者所以料成敗計得失明是非審利害也詞藻云乎哉記誦云乎哉科場廢不用四十餘年學士老棄林邱遺書束之高閣然時文之弊亦掃地盡矣天詔興賢策

以經史當世之務以求博古通今之才于是執事下詔承舉以四者之弊書生不達時宜頗諳往事管窺壁聽粗有十慮之一得敢因明問而條陳之蓋今日之弊有四所以救弊之策十有二救流民之策三一日擇守令二曰輕賦役三曰議賑貸天灾流行國家代有區畫備禦在得其人古之循吏所至郡邑浚陂渠立隄防課農桑廣儲蓄四民樂業安土重遷設遇旱潦恃以無恐今也為人擇官不為官擇人千里之師帥教令不先百里

之父母撫字不職郡邑無承流宣化之人朝廷無考課
黜陟之法常平之政不修社倉之義不勸勞徠不急招
集有功者不聞顯賞闔境逃移戶口稀疏者不必受罰
何必受人之牛羊立而視其死歟此守令不可不擇也
小民難保天亦哀矜本固邦寧若古有訓升平之時猶
宜輕徭薄賦災歉之後豈堪虐使苛征且鄉田同井誰
甘死徙維桑與梓豈不懷歸而餘糧極畝責之全租一
室縣罄算之口賦檢覆之額未寬追呼之費已重役半

饑之氓隸典不急之工役良由此邦之人莫我肯穀所
以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九重勤恤之肯屢頌田里愁嘆
之聲未息是謂上慢而殘下不能已溺以視人何異扼
饑者之吭而奪之食乎此賦役不可不輕也民以食為
天不再食則饑方其遇災之始倘為措置之方通商勸
分薄歛已責但有苟旦夕免溝壑之計誰無戀墳墓保
妻孥之心惟其守死之餘遂起逃生之念山墻野水露
宿草行蒙袂嗟來傍人門戶豈得已哉而所至之處不

能存恤官吏使文自營封廩不發驅之出境委曰無他
愚謂宜留者給之間田貸之牛種行者與之裹糧續其
口爰復業者返其田宅正其疆界利其家復其身可也
凡此破除之費一出公上之儲國家富有四海仁聖視
民如子豈與瑣分尾兮流離之子較是區々者哉此賑
貸不可不議也革貪吏之策三一曰清選法二曰均俸
給三曰嚴糾劾官之失德寵賂日章源之不澄其流滋
蔓方今大小之職頗稀清白之風良由入仕之初但由

保舉夤緣請託靡隙不鑽既仕之後不試賢能日月為
斷不推功效閤閱是先吏掌銓曹有如互市視闕之久
近計秩之崇卑倘未屬厭不無淹滯高下在手遲速在
心營求之力既殫取償之意愈急驅車在道見物垂涎
不畏莫夜之知殆成白晝之攫而况俸門旁啟中旨特
頒又出于常調之外者此選法不可不清也分田受祿
古有常制苟無君子莫治野人吏俸不足以代耕人情
必至於內顧雖欲潔身勢有不能故其廉精宜從優

厚王事鞅掌終窶且貧勤而無怨者能幾何人非禮不懷非祿不勸見便則奪者夫人皆是今越在內服取家遼遠不遑將父京師薪米旅泊良難月之所得不供日之所需故人思補外不樂內遷越在外服則大江以南優于內地圭田之多寡視列郡之肥瘠差等不為定制有無不能相補夫不足以養其身而徒以禁其欲欲無侵漁百姓難矣此俸給不可不均也總于貨寶古有常刑杖之朝堂罰不為過令列郡制于監司監司統于御

史又有監察之職迭司舉案之權然而根黨鈎連顏情易稔交通詭密寃狀莫伸當道之狼懾不敢問依社之鼠忌不敢言間有不畏強禦之才反招過為矯亢之咎未能致辟旋已報聞遂令碌々之徒思受容々之福甚至與姦而為市有同監主之盜財風憲謂何綱紀日壞豈所望于天子且目之官哉此彈劾之不可不嚴也極鹽法之策三一曰減官額二曰省職員三曰恤亭戶鹽者國之寶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晴風明日苦雨陰霾盈

縮有時消長不一自興利之臣圖進身之階但知數羨
違恤額虧視初立法不啻數倍歲煎之利有限官給之
本幾何輸既求贏出宜長價灰砂夾偽銖兩求餘况攙
越于官豪致抑塞于商賈出門之引轉嚮在場之數虛
色長此安窮救之無術不思公私之積務要流通慈父
權子情所不忍上損下益於益於計曰宜此官額不可
不減也轉運之職始於開元在後租調度支漕運鹽鐵
酒酤貢舉按秦之權皆隸此官今既分有所屬所掌唯
鹽似宜從簡而張官置吏有如大夫六曹分案動至溢
員公事既稀復營差委場官已備安事催煎案牘無多
豈宜典史如監運稱盤之類檢校管勾之名色目橫生
弊端百出一官之下必有數卒縱橫升邑莫敢誰何衣
食所須色苴所入鹽課之外他無籍乎巧為走破公然剋
剝利虧于官而不虧於此輩害及於下而不及於汝曹
設使盡汰冗員政亦何妨國計此職員不可不省也濱海
之民以牢盆為業勤苦尤甚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

暑潦天時不順則失其利官本不敷則失其利鹽丁逃役則失其利利耗民散亭場空虛于是遷撥之令行而亭戶重受害矣黠者行賂而規避弱者吞聲而受役倚權上交于臺府發憤變激于里閭破產立償輕生何忍令甲雖嚴于私販巡兵陰縱其橫行勢有相容情難獨禁莫若效古之法聽其與商人為市而官收其稅數年之間亭戶稍得蘇息而官亦無不利焉而其法又當熟議而行之此亭戶不可不息也稱鈔法之策三一曰住印

造二曰節用度三曰禁侈奢古者以貨為幣採銅為錢無所謂楮也漢以鹿皮薦壁民間未始行用唐有飛錢之制輕裝以趨四方合券而取京師楮之漸也今中統之造五十餘年矣物以少而貴多而賤，則折閱貴則寶重此勢然也易之以至元以五準一猶云可也更之以至大低昂太驟民聽惶惑已行輒罷亦勢然也故慮楮之輕莫若住造民間鮮得市價自平取數既多後何以繼或慮經用之闕則又有說矣此印造不可不住也

朝廷初平中夏是時未有鈔法貿易不過絲銀科差以是為準官府創立制度一新征伐西出調度繁興未聞有之財之憂也江南既平庫藏充溢金帛如山而用之者舒矣外而四方之朝聘內而千官之俸秩近而諸司之侍衛遠而邊庭之供億日增月盛時異事殊而况賞賜濫及于俳優營繕力殫乎土木商舶市寶價莫得名藏室翻經費不勝計山林莫供于野燒海水終泄于尾閭桑穀漸空工役方急楮輕物重職此之由真人踐阼躬履節儉力改前非然財散不可復收弊久未能損革此用度不可不節也勤儉者衣食之源奢侈者匱乏之本古者衣服有常上下有制今偶優得為妃后之飾皂隸可僭公卿之服塗金織翠佩玉曳縞物直如之何而不窮古者游末有禁務農為上今鳴鐘鼎食醜酒割羊何曾下筋萬錢不足毛仲請客百事皆備財產如之何而不耗今世以豪侈相尚俗以淫靡相煽上行下效風流波漫惟其取之無術用之無藝是以生者莫給作者

耀身類和

莫供蓋錢伯輕微百物騰踴之害小而工賈得志兼并
傷農之害大此奢侈不可不禁也故凡四者之弊已陳
於前而十二策之可行與否則在乎上之人擇而用之
耳然探本尋源又有所在而明問之所不及則草茅管
見亦未敢究極而言之也執事覽之終篇勿以為先生
之常談

牆東類稿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五

序

古今文孝經集註序

孝經大學二書先儒無有分經傳者離經析傳自朱子
始二書皆孔曾傳授心法二傳成於曾氏門人之手經
文首尾相應文勢連屬辭約理備言近指遠非聖人莫

書史類稿

卷五

一

元陸文圭撰



能及傳文分章畫句次第相承井井不亂其為覆解經文無可疑者竊嘗伏讀二書自心而身而國而天下自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庶人自格物致知至於絜矩自愛親敬長至於追遠大義數十若網之有綱若裘之有領顧自漢儒以來箋釋不明久矣東陽厲君直之參孝經古今文萃諸家自為一編西州史先生為之序先生之言曰自古治國而天下不治者文王是也家治而國不治者曾閔是也身治而家不治者舜是也予讀而疑之已而得其說曰文王之國紂之天下也曾閔之家定哀之國也舜之身瞽瞍之家也吾家吾國吾天下斯治矣二書本末古今不易之則亂申之則治以余之說讀厲君之書思過半矣雖然大學經文二百五字一字不可損蓋傳十章錯簡雖多存者皆格言也孝經之文四百六十二字已不免離析增加之失傳十四章多裂取他書之成文而格言所存無幾矣大學傳引詩十二朱子取其反覆吟咏意味深長孝經傳引詩

十朱子利去其文二書去取甚明厲君寔此設彼何也
君曰世以孝經為蒙童小學之書不知其兼大人之學
今吾本朱子之說闡而新之使為人子者知立身揚名
之義全而歸之父母之身庶孝道之一助云爾余曰孝
經為蒙童之書未害也張禹傳論語杜欽明五經童蒙
之弗如君方請闕獻書聞余語默然良久曰吾不負所
學

三國六朝事實序

嘗惟舜禹所都在太行以西黃河以東而巡狩朝會之
地南抵蒼梧東並會稽相距萬里何哉想其時風氣肇
開民物阜殷篤近舉遠四海為家無南北疆理之殊也
自太伯仲雍之竄而中州視荆蛮為陋自若教蚡冒之
興而荆蛮與中州為仇自巫臣子胥之奔而吳通於上
國自句踐范蠡之起而越伯于東方并兼於秦亡秦者
楚也總一於漢分漢者吳也自吳黃龍迄陳禎明三百
二十一年皆都建業遷武昌江陵者僅十年耳晉地最

廣乃承中原播蕩之餘陳地最狹實繼侯景喪亂之後
其間創業之君如權如裕下至蕭衍霸先之流皆有可
紀及其亡國則奢淫昏暴之所致歸今侯而下是也輔
治之臣如遜如安下至王儉徐勉之徒皆有可書及其
誤國則權奸諛佞之所致孔範而上是也是區々六朝
者其允祚之修短其風俗之美惡其法度之興廢其官
制之沿革其兵戎之勝負其盛衰強弱之勢其混合分
裂之形其得失是非之證上稽天時下察人事前列簡

冊後存龜鑑嗚呼悲夫潼川楊君子編江南六朝事實
畦分田列繁然有條其々嗣師文出以示余々三復焉
為之廢書而泣仰屋而嘆嗟夫余不幸而不生於舜禹
之朝身不及見太和之盛幸而不生於六朝之際目不
及覩危亂之形俯仰遺編神融意會楊君之作是書也
有心哉或者見其門分類別謂是可以訓童蒙利初學
噫童蒙所當知者奚止區々六朝事實而已不有班馬
諸書乎楊君不取乎班馬而顧為是區々者楊君之意

余能知之非童蒙之所敢知也楊君名某生端平甲午
春秋六十有七矣

喜雨詩序

壬戌之秋歲夏仲不雨秧苗漸稿里農皇々郡官僚各
出俸金議禱龍湫々在沙山之楚距城六十餘里衆憚
暑莫往同知州事理侯伯雍慨然請行即日買草履屏
騶從步出城東門至橫塘之西陰雲遂興雷雨交作衣
裾盡沾侯露次于野晨詣湫上焚香而退四顧村墅甘

澤沛然老稚迎拜懽聲載路士民爭為歌詩以獻而屬
吏為之序夫天之蒼々不可俄而度惟至誠能動之禱
祈之法一以誠為主求之而應自顧何以得此不敢以
為喜求而弗獲不敢迨吾心退而省其愆春秋傳曰閔
雨有志於民者也僖公務農重穀可謂有志矣故經書
六月雨而詩有馭亦頌之今之歌詩與古不類亦頌之
遺意也殆以志喜云

農桑詩序

泰定改元甲子制書下郡縣以學校農桑為急務官吏奉行惟恪是時秣陵路句曲令程君首勸率十有六鄉課種桑四十餘萬株布滿一縣、治後有廢園隙地荒穢不治君手摘瓦礫吏民爭趨焉旬餘平坦植桑八千森列如戟暇日引縣庠諸生觀之登邱四顧而嘆曰桑者衣之源而惰農弗知今吾先之勞之後人必有享其利者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於是諸生爭為歌詩以記之其事君勤于治民尤留意學校招師訓以規矩士競于教絃歌之聲相聞真能以詔書從事者其治行為江東諸縣最云

瑞麥昌序

大德改元之九禩春三月至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本養老卹貧議貸寬徭賜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金穀逋不能償者悉蠲除之萬姓大悅先是江浙歲比不登旱潦為灾有司體覈未能如戒元、懷憂膏澤隨下所以孚格天心導迎和氣信有兆也夏五月麥大熟甸人

獻麥一莖三穗得諸暨陽白鹿之原民許氏家其占為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詩之侈張其事請聞于上惟漢之漁陽吏善為政兩岐之歌流傳至今蓋生物一本乃理之常生二生三為奇為瑞今茲奇瑞視漢有加夫年之豐凶雖係夫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茲其驗矣守土臣不敢自以為功謹撫民謠列之篇次自附于唐叔得木之義以顯揚國家之休命

任叔實遺藁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衆慶元任君叔實籍之有文聲曩一見于南谷坐上恨不得傾蓋而語泰定間君之嗣子良吏于澄川因出先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觀君之文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句清推有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為文士畧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而獵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滿而君獨困躋坎壈布衣終身不霑一命也夫時也夫

命者厄于天也時者窮於人也每觀漢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有無一二非惟一時所作不足以傳後而宋以前無鈔梓手抄默記放為難得近世鐫刻尤多流傳至廣傳而好之者鮮矣况敬而服之乎叔實之文可服者也良金美玉定價於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於身後叔寔沒時忌而訾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楊子雲哉謄本脫誤數十字余一一是正而歸之子良慎寶之哉

玉田詞源藁序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生聲聲生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齊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昇平君生處樂郊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吳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

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秘書閔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數

送丁仲謙歸東魯序

山東之地古多君子守經學而矜節行其天性則然自齊魯建國以迄宋風俗不變矣不幸六七十年連厄於兵故家遺老典刑文憲日以湮墮然其間豈無特立獨行之士卓然不為流俗所變者岩居野處顧亦莫得

而知焉而江左僻在一隅聲問復不與中華相接乃未易知之也歲在丙子天下大定車書同文軌自南而之燕者道濟汴自北而遊宦者樂江浙縵節往來道路無壅於是周公太公之先烈仲尼孟軻之遺跡名臣賢士之風猶悉得于所見所聞而江南之士見聞日廣余嘗有太史公之志欲周流天下訪古尚友考德問業而困阨未之能也庚申冬仲謙丁君寶來中江君魯人也奈一見而知其為隱士君子矣已而交之愈深知君愈詳

君性剛介遇事輒發不屈摺於物君好折人短不少怒
權貴或君之辭不往或往議論不合拂袖徑去故見
者嚴憚之然聞人一善咄之譽之不離口誨誘後進獎
予人物諄之惟恐不逮間與人談時事先見逆料如龜
卜然人服其識所守廉潔非義所在一介不敢與人交
責以善道急難則以身赴之雖挫厄不悔其為人大畧
如此亦可謂特立獨行卓然不為流俗所變者矣以今
山東之地而有古君子其人豈非聖賢之流風遺澤尚
有可尋者哉余以文翰辱知於君間謂余曰吾老矣無
經世之志又性寡合與物多忤將屏絕人事耕田築室
退而老於濟河之上子盍有以贈我余應之曰君修身守
道老而彌篤余少年學未知方何以為贈自念今別之
後當益潛心增所未能養所未至使異時學業少自表
見於世庶不負知己而卒為善士也君其許之乎君笑
曰然因筆以誌之

送史約房序

陸子讀孟軻氏書至周霄問仕一章喟然而歎童子隅坐而問曰夫子何歎曰嗟乎非爾所知也曰出疆載贄禮歟曰禮也曰其禮可得聞歟曰孟氏固言三月無君則皇々如也仲尼亦曰鳥則擇木々豈能擇鳥乎曰左氏之言是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箕子過故殷墟而麥秀之歌聞者泣下終不臣周老死朝鮮之東武王非可事之主乎烏在其擇木也曰箕子紂之諸父貴戚之卿也宗國顛覆固無臣僕之理矣曰孤竹君之二子豈貴戚之卿歟踰燕而北不識朝歌之市也扣馬而諫采薇而食武王非可事之主乎胡為乎首陽之顛也曰武王應天而順人二子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夫特立獨行君子之高致非天下之通義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則天下從之不從者獨二子也曰殷士之歸周京猶夏士之在商廷也士之仕也夏不可則去而之殷々不可則去而之周々衰政龐土裂則之魯之晉之秦之楚矣仕如此其急也然則烈女不踐二夫之庭非歟曰何可非也

士固為知己者死女固為悅己者容也以衆人遇我則衆人報之以國士遇我則國士報之矣曰豫讓俠士未聞聖賢之大道聖賢之心亦以衆人待其君乎曰遲去魯三宿出晝孔孟固未嘗以衆人待其君然而合則留不合則去可則進不可則退未嘗滯一國而淹三年也曰孔孟之皇皇為貧而仕歟抑將以行道也曰固將行道亦有時乎為貧蓋諫行言旺膏澤下于民君子之心也抱關擊柝乘田委吏豈其所欲哉誠不得已也君子救世之心重而利己之心輕利己雖輕而所以自任者極重救世雖重而所以去就者甚輕學者宗孔孟是曰中道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曰後世之任也為貧而已矣亦有如古人之行道者乎曰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不可謂無人耳目所接則西州史先生者亦其人也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博學而篤志由義而居仁守先生之道以待後學之興宗孔孟之教者也曰先生大儒世莫能用其將遁世而無悶者歟曰先生之心以為一命

以上皆可以利物故雖褰裳而濡迹猶或屑為之然枉道以徇人則亦勿為也道之將行而斯文終未喪也先生進而得位斯民猷得以被先生之澤天未欲平治而歲月不我與也則著書立言俟往聖而期來哲亦先生心也曰然則用舍可必乎曰用舍天也童子何知焉居數日先生將如京師帳飲郡城南樓陸子為坐客舉其語先生微聞之笑曰余行亦良苦子自愛毋多言

送曹士開序

江南以儒試吏名不登禮部者不在吏部選其弊也士不能執弓矢而國以弱亡天朝神武混一區宇盡矯前弊以法制從事自中州而之官南土者大率皆資性純樸材力猛健之士故所至俱以吏能顯而精其能者亦自謂毛錐子無復用也歲在庚辰濟陰曹君士開佐暨慕府始至觀其議論州人相與驚曰曹公儒者今儒者亦為吏耶已而觀其政事則又相與驚曰北方儒者不徒以其名聞頗有實用如此耶君聞之笑曰儒之道顧

安止此於是益聘名士崇禮學校孜孜焉求所未聞公退之暇書籍不去手執贄而見者無賢不肖悉延納益將食舉著而廢者日率三四以為常其好賢樂善之心出於天性士亦以此多歸之故聲名籍甚同僚有志其異已者每加排毀甚則以謗加之君一不顧居之自如蓋君子進德修業如川之方至淵源深厚蓋非初來時比矣瓜已熟已代者不至君久任諳江鄉風俗益留意民事會開浚漕渠修東征樓船符檄旁午調度繁興跋涉雨雪中竭力盡瘁寢食幾廢民以不擾而事亦集邦民德君之深而君每自言權任不專恨不能盡致力也丙戌春東征事解始獲釋印其秋北歸祖帳于江城之隅士若民泣別者以千數擁馬首絕不得行或曰異日綰州紱乘使者車公其復來乎或曰公不來矣蘭臺寫坡橫飛直上豈再落南乎郡士陸某從旁解之曰留暨一陽惠止一州在朝廷惠及天下一州不若天下之廣也則皆應曰諾君：遂策馬徑去是日也歌詩以餞者甚

衆：屬某為之序故書

送何澤仁序

一潭何先生咸淳間橫經申浦余時尚幼習舉子業先生一見器重為忘年友朝夕相過從浩歌飲酒抵掌談古今事意人間世此樂常有也乙亥春潰師江上囂卒滿城守棄印綬去先生獨留州人奉以為主肩輿巡城叱亂卒歸營伍整闕自守閱月警報益急一夕余與先生對榻而卧逼仄無寐余曰時事奈何先生嘆曰吾妻

子附海舶歸守先人墳墓知得違否吾留有死爾會盜起西境上斬闕而入先生衣冠坐講堂上左右侍衛皆散盜不敢犯請與俱出遂東如海陵後有自淮南來者曰先生卒矣嗚呼天不予善人以至是也心事之落不能白於後世否耶自先生歿余更憂患家事益廢與世益弗諧索居十二年矣今年春永嘉二士扣門入謁視之其一則澤仁何君也余曰是非一潭先生子耶曰然因記從游時澤仁纔十許歲隅坐撰杖屨眉目如畫曾幾

何時而今之志氣聳壑而昂霄矣追思曩時殆涉夢境君顧不能以盡憶記也余方悲慨之餘繼喜善人之有後蓋不可謂天道之無知而猶冀其卒有成也則從而叩之曰君今何學今來何為君曰自昔之歸家國俱破北望泣血何嗟及矣踽々獨行之身尚賴宗親之老與鄉之二三父友克相以有立也黛井之西先人之敝廬在飲水讀書其上將終身焉又思男子之學壯而行之於是有四方之志吾先子死事朝廷嘗錄其勞不肖孤大懼弗仕願有請焉不識以為何如余謂四方之志非獨吾子有之余壯年亦竊以自負也心與事以交馳志與命而相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終不能以有為故不欲為之矣吾子之欲為之也齒方新而氣方銳人力無不至焉天其卒有以相之亦未可知也然吾嘗聞之士起徒步致富貴過家上塚衣錦畫行者季子買臣之為也下澤之車疑段之馬浮沈鄉里優游卒歲者少游林中之為也昔人各行所志尚謂者互有取焉永嘉

多名流雁蕩白雀意其有隱君子者子歸試以予之言復之其必有所擇也

送史德甫序

史自文惠起書生躋位保傅家傳鼎鼐門列榮戟漢之金張唐之蕭崔也二百餘年下逮德甫五世矣乃始被服儒者從諸生游調官暨陽學舍德人之容吉人之辭望而知其為佳公子也其文雅而不浮其行端而不倚退而服其為賢師儒也余於德甫有世舊交與余深聞

謂余曰李文饒薄進士而重先澤於義何居余曰文饒姑未暇論先文惠非進士乎文惠教授永嘉遷大學正異時勲業家乘詳矣君忘諸乎嗟夫書生未易少也六經之世之具庠序教化之源學官卑之無甚高論然抱闕擊柝之上也德甫曰不然抱闕擊柝為貧而仕爾官於學者大將以行其道而今莫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而又莫之行也吾有先人之敝廬一區有負郭之田二頃則不為是行矣余曰是顏子之意也彼顏子也居於

陋巷足不至米廩東序之間然一日為邦則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魯諸生必不辯此君其勉之德甫曰子言濶
遠於事情始相與論學事爾何至是余曰士不希顏奚
學而可德甫然居無何卒解官去祖道城南相與握
手舉疇昔語感慨久之遂書以為贈

送甘公亮序

歲在甲午僕始得廢地數畝于城東隅與老農圍鉉基
簞笠從事一日飯已憇息簷下鄉之耆士帥羣子弟造

廬而請曰郡博士甘君公亮老於文學講授有師法性
方介聞人善譽不容口嫉惡如仇讎朝夕飭脫粟肉不
兼味始至米廩告匱擇慎金穀者司之出納弗與聞已
俸外一毫勿取復捐半以繕學以故士競勸殿閣門庶
丹墀一新人皆稱其賢能同列有歎云、輒持不可皆
大怒久而見其無私卒亦心服居二年代者已至人曰
銓法以考計濟君未及格奈何君曰克讓美事也不知
其它顧小吏趣持印去多士太息固請留不可則相與

投牒有司請留君有議欲閉蕃空舍中者衆謂博士實知子今博士垂去子計將安出僕笑曰諸君奈何不聽公亮去乎吾聞公亮寓潯陽時終日徜徉康廬泉石之下恚取柴桑翁詩和之昔翁以乙巳歲仲秋守彭澤令冬十一月間督郵至即斂裳宵逝在官適八十餘日固不復為資格計也淵明本不計資格資格何足以得淵明哉嗟夫後世考課之法非古之法也後世學校之制非古之制也君子之仕也大將以行其道而莫之行也

次將以行其志而亦莫之行也則亦已矣公亮負三宜去諸君奈何不聽之乎出處無心久速無期見可而仕不可則止一宜去太夫人老矣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二宜去况柴桑以高風規我廬山以泉石要我三宜去僕年四十始學灌園不復聞當世事為我致意公亮何不尋君遂初賦耶衆聞僕言憮然曰是不達時宜不足與計者去之居無何公亮即受代去僕追而餞之南塘之涂上授以前說公亮嘆曰是吾心也聞命晚矣公

亮名某其先廣漢人僕江陰陸某也

送洪中行序

余讀宋史至洪忠宣公奉使女真始末未嘗不為之廢書而泣曰嗟乎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忠宣有焉假令尚在願為之執鞭而不辭者也乙酉之春始識公之裔孫中行父子錢塘清規雅量拔出流俗余敬慕之後又七年訪君湖上扣門沿花徑登小樓繙詩冊罷相與道忠宣舊事慨然久之君曰吾老矣功業不建懼

無以承先志奈何余曰君以樹功立業為先志耶先世忠貫日月志存社稷然早歲崎嶇於窮荒之北晚年流落於炎瘴之南吾知其有所不堪也世家子弟經明行修厚自謹飭無愧古人足矣功業成否所不問也君默然久之以書來言曰吾世居歙徙樂平之洪岩忠宣一枝在青田山中則吾之所自出也移家來杭頗更人事性疎懶寡合自計難與久處姑返吾屠羊之肆子宜一言贈我余記桓温嘗問客曰小草一名遠志何也客曰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安石在座有愧色每評此事以為安石之出志在蒼生異時匡濟危朝力過掠敵入公草木皆為疑兵其為小草也大矣則其出未可少也至於桓伊撫箏之際新城築壘之餘安石之愧其在茲乎君老布衣功業不就出山未久輒歸可無安石之媿然吾聞是行也實捧省檄而去畫錦之榮不亦微乎請卒辭之不然君自以為遠志或誤指為小草若何青田山中多異人隱士會有能辯之者

送曹子昭歸隱致山序

余友曹子昭幼有雋材通經史能文章尤工歌詩曹暨大族祖若父以文行鳴於鄉家饒財子昭施散都盡少豪氣銳謂功名可拾取屢舉輒不中久益困不得志挾所有走江湖抵錢塘愛其山川留居之乙亥歲江南大亂自錢塘復歸于暨奉其母依于族之廬家徒四壁立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子昭讀書著文不輟故學日進聲譽日高而貧亦日甚然性剛不以貧故屈摺又好議

論人短長故忌者日衆時天下方尚武功庠序廢壞吏不由科第進子昭獨俛首於文字間藝與時左愈鬱下得志一日慨然謂余曰吾窮而不達與人動輒得咎命也夫吾老矣不能與新貴人競敵山之麓誅茅三閭將歸守先人墳墓願聞一言以自寵予持酒與散候於道左祖其行而告之曰百花百艸之英逢春芳秀已而秋霜拂之顏色剝落物之所遭時也吾道在世間屈伸消長亦有時烏士之出處視時為之去就昔漢川什方縣吏民惡猾難制特不喜秀才每儒服謁縣門者吏輒坐門下罵辱之蓋宋初時沿五代亂離儒風不競如此至天聖嘉祐間宇內太平荒州僻邑誦聲洋耳凡曩時平江南平蜀名將家子弟皆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夫彼此各一時也其姍侮崇尚之意不同時有顯晦道有污隆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失志而不憂遯世而無悶岩穴之側溪澗之濱采美釣鮮苦調清吟使百世之下與盤谷少室齊高持

此以較人間世之毀譽得失也不猶鴻鵠之於鷓鴣哉
子昭行矣勉之山居暇日當和淵明歸去來辭以見寄
子昭曰諾遂書以為別

送福安梁學正序

史漢載甌閩之地谿谷水石深險不測篁竹叢生無城
郭邑里以為不毛之地不牧之民自漢迄唐始大通於
上國然其人安於山泉禽魚之樂不去其鄉不為北官
間有習文書吏事者止為本州之佐縣令而已閩士出

閩自歐陽詹始嘗與昌黎韓愈隴西李觀清河崔羣等游聲
名籍愈稱愈其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唐世閩士一人
而已自唐迄宋南方之學大興家通詩書鄉習俎豆
儒宗項背相望公卿胥此焉出如詹者蓋不數也福安
梁君以丙子丁丑之亂去其鄉僑居暨水之陽聚徒講
授一日泣謂余曰某不天夙喪其親宗族又殲於兵二
十餘年墓楨猶未樹也每對門人誦蓼莪之詩為之廢
卷歎歎今秋調官平陽學舍竊升斗之祿以糊余口而

吾親不及養矣言訖則又泣曰五雁蕩之田吾廬在其下今之歸掃除先生墳墓凡宗族未舉之喪竭力襄事讀書教子終吾天年而已干祿非吾事也况隣邑桑梓之邦非吾父兄即交友也安敢為人師乎余應之曰為人師者亦教之孝弟而已庠序所以明人倫也昔歐陽啓不能卒父母之養於違去京師之後昌黎哀之今君能舉父母宗族之喪於亂離飄泊之餘後世復有昌黎則必許之矣雖然人子之孝殆不止是立身而誠委質而忠撫衆而慈皆孝之推也師必師孔孟學顏閔如唐者終不數也君筮仕之始行矣勉之曰是處士之大言老生之常說大言者人所難言常說者俗所說也

送盧彥遠總管序

廉者準謨九德之七管子四維之三於四端屬義非止一介不取也廉有稜隅有分辨此君子之大節故漢世舉廉孝廉居家以孝守官以廉可以轉移風俗顧當相與言利之時不奪不厭於此有人焉飲冰嚙蘗玉雪自

持非瑞世之麟鳳也耶盧侯彥遠之尹繼陽也寬而不
弛辨而不擾敬士如賓視民如子人皆愛之而不忍欺
終三年私謁不至鈴下嘗曰吾以不貪為寶或笑侯不
能以脂膏自潤侯處之淡泊也代且至倒囊無歸貲餘一
馬驚之僦民居步出入間從士大夫游觴咏陶然不自
知五馬之貴也侯大參之子翰林之弟無一點紈袴習
被服受用如寒素太夫人年高左右侍養無違菽水盡
其歡心侯內行醇備金玉人也尤以庶著居家逾年起
擢州路總管府尹行有日士民咸惜其去辭曰餽贐侯
一受不受命貧者姑贈之以言維柯山郡趙清獻公之
故里侯下車必首謁祠下一鶴一琴千載高風侯視之
可無愧焉如嘉祐熙寧立朝之節成都會稽臨民之政
侯勉之

送李良甫同知北上序

天下郡國之吏可知已便文營私侮法以為奸懷利以
自殖是人也蓋十之九矣拘職而勿敢以不勤畏義而

弗敢以不廉懼法而弗敢以不謹是人也蓋十之二三矣若夫正大而不私循良而有守寬惠而能斷是人也十百之一耳高唐李侯是千百之一也侯世業儒自山東兵難衣冠轉移士族子弟失其故業流為吏商降為農吏者多矣獨侯昆弟皆以學行鳴于時歷揚中外二十餘年其為政以詩書為本以利民為心屢更繁劇才幹優裕簿書出納毫髮不欺聽斷審乞明察如鏡元貞中道守延陵威惠旁行適憲官廉問所部同僚皆以罪去獨侯以清白稱秩滿同知暨州暨與常隣縣侯之政聞其來而悅之延陵之民追送出境涕泣而去猶歲時問遺至今不絕其得民心如此昔社郊公自乾陵移守鳳翔二邦之民爭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歐陽永叔後書其事以為美談以侯觀之誰謂今人不如古也侯在二州治狀不可殫舉而二事尤著朝議括民隱田使者迎合增無名之賦十餘萬常民苦之侯執不肯署使者臨之以威卒不為動

民相率訴於上援侯為證卒蠲其大半侯由是大忤權
要暨陽東南古河導湖入江歲久湮塞高原不利侯建
策浚治議者憚役謗沮百端同列疑之侯自請督役往
來雨雪中與畚鍤者雜居民力不罷水勢大泄溉田十
餘萬頃會是歲境內大旱未得不稿人始服侯之識而
深德之是二事尤著者也蓋侯之為人喜禮接士大夫
常寬假之而所至多與僚窠不合喜為百姓興利除害
以身率先而豪猾奸民一毫不貸是所謂正大而不私
循良而有守寬惠而能者非耶侯為當路所知他郡有
疑事輒委審覈在暨三年席不暇煖代者至州人遮道
不聽其去侯亦愛其土俗簡靜山水明遠遂築室而留
居焉丙年春將如京師衆詩餞者盈軸余謂不足以盡
侯之美故叙其梗概於篇端俾來者有考焉

送黃節山序

永福黃君久客余鄉余屏居學道未之識也一日訪余
而言曰吾世業儒家乾道中曾大父魁天下子孫文行

相續遂為龍嶼名家不幸陵谷遷夷世祿之胄降同編
戶官吏特不喜儒差搖必首及之以故吾家無中人百金
之產而里中之役一二歲必間及焉曩者吾父因役
毀家吾幼而早有事焉長而又有事焉筋力疲于將迎
精神弊於期會泰山之虎搏噬不盡則不止吾不獲已棄
家北出與吾母訣泣曰兒以先澤殞墜大恐願今仕
者類徒手獲兒才不後人老棄荒陬自苦無益丐兒身
以往遭時休明人思自奮宜得所欲旋以報母束書晨
行北首燕路鉅公貴人咸訝異之居半載選部以不及
格報聞卒因而歸：慚其鄉人遂館于澄江里中今四
年矣吾日懷親知親之亦吾懷也吾其歸哉何以贈我
余聞其言而歎曰嗚呼好尚時也遇合命也子何戚焉
且士豈必於仕哉詩史以娛志畊釣以娛老菽水以娛
親庶人之職也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召之見則不往見
義也今鄉之出也是不往役也都之入也是往見也義
何居焉而况子有母哉議者謂溫嶠絕楮與王尊叱馭

事不同而上邛徠王已仕漢也北出晉陽温猶未仕晉也勸進之使豈無它人雖身都將相戮力江左終天之痛猶莫贖也子太夫人年高且喜且懼歸哉歸哉它年瑞石再移龍爪復花出有未晚也當子之時由子之道明善以誠身致命以遂志如斯而已矣

送朱南伯序

里中朱君南伯少余數歲安性穎拔進不可禦經子百氏書無不讀下筆無停思一紙數十言老宿歛衽不敢當去年秋策馬東遊燕齊諸公貴人欽其才剡諸朝得海陵郡文學於其行也客餞諸郊祖而祝之余亦在焉客謂余曰偉哉朱君是行也子何以贈之余曰吾將告之以講學昔張安公妙年射策第一聲滿江左入司帝制出典方岳張公欽夫送之以序不過勉其講學而已朱君才名雖不減安國然薦書之除非如射策之榮也文學之職非如方岳之重也余於欽天無能為役朋友琢磨之誼願豈以此為嫌哉夫氣質之美有限而問學

之功大名利之樂至淺而理義之味深語孟童而習之
微辭與旨闕洛不能備也五經聖人之成言闕文疑義
朱子不能釋也史氏往古之明鑑廢興沿革永嘉不盡
詳也講學講此而已游藝博文學之細也修已成物學
之終也昔為子弟今為人師矣昔教于鄉今教于國矣
此考德問業時也此多畜前往時也若夫終身布衣不
沾一命之也再命三命亦命也何足為朱君道哉海陵
江邵淮雄勝景德寺之東富公讀書堂在焉今之捍海
隄則范公監西溪鹽倉時所築也往事近三百年矣朱
君倘有志乎客曰朱君好古敏求之君子也子言云云
請書以問之

牆東類稿

牆東類稿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六

序

送宋春卿序

癸卯冬十一月春卿宋君自暨陽幕遷江浙行省掾州人咸惜其去先是君未至長官以喜怒臆決賞罰吏翼之以威州民重足而立君至之日風采立變事無鉅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陸文圭 撰

疏決如神兩造在前君一覽輒曰甲某直乙某當罪吏請託不及行睜眦相顧走白諸長、或不眦吏叩頭曰某官清直不敢違長又不眦君出幕廷爭曰事如是如是不如是不得行長愧謝乃已同僚或懟曰州事一由幕府邪君亦謝曰此公事也論曲直而已非較勝負也由是上下服其誠信州人有嘯諾之歌晡退即閉戶謁不得入豪右節朔以餽至門守者曰無汙吾門不速去且獲罪自後人跡絕不至人或疑其簡傲然喜與士大

夫游舉觴花竹間談笑賦詠陶然終日與臨政時如二人焉辛丑孟冬一日余與春鄉會飲軍將家日正午北風大壯江水怒溢入府寺漂廬居君策馬衝雨徑去家中家人散莫知處一不顧急詣府閉關徒囚按處其民明日大發倉廩官吏爭持不可請俟朝命君怒曰老弱棲苴上餓立死奈何不以一人救數千人命擅發之罪我獨蒙之不以累諸公當是時君自視如汲長孺閱數日廉訪趙公至嘉君倉卒處事有法力薦之君名益振

至是秩滿代遷老稚太息泣下雜然呼曰宋君舍我去
奈何余曉譬之曰一掾吏叙遷細事耳然所係重盍聽
之去衆曰何也余曰今郡縣官教救無素蓋蓋不飭
罷不勝任甚衆間有一稱職者指目為異反羣詬而非
之不少旌擢至滿歲碌碌代去是止以風列城也使今
之佐天子出令者自掾吏而上舉爾所知有部而下各
擇其人豈不足以致昇平使春卿既遷之後不變其初
異日立殿陛爭是非如在州時豈不足為賢大夫明者能
舉人賢者不負所舉非相為賜也各盡其道爾余老矣無
補斯世然憂民之心與敬賢之意一節未能忘也因是
喜而書之

送馬伯亨序

儒與吏不相入久矣漢起豐沛蕭何以刀筆取功叔孫
以衣製求媚帝之厭儒自是始矣解冠已甚何至於溺
之乎賈生有言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吏所能為也生謂俗
吏不知大體而大臣短之謂生新學欲專擅權夫定

經制興禮樂豈新學之所能當時大臣留心簿書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此正賈生所謂俗吏其不喜生也宜哉然生譏俗吏是已生於儒者之體亦未得其全也生精敏有餘而純正不及才比仲舒有餘而學比仲舒不及漢儒以仲舒為首兩相王國正身率下動以禮法治行卓然有儒者之效當時張湯趙禹顧以深文巧詆為公卿而仲舒卒老於家豈勝嘆哉晉魏以後選法不定隋唐以來科目大興而循吏之效不及兩漢則有由矣

國朝深鑒前代之弊斥去浮華廢科場不用一切以格例從事官吏日月資品累次而升上有定制下無覬心此所以謂善也及其既久用事者不_適于學：者不適於用夫學者不適於用是六經載籍皆事外之空言也用事者不知學是三綱五常皆法外之贅物也亦惟學不適用之之輒敗是以用事者不悅學謂學果無用也俗儒不知時變彼固以此藉口殊不知俗儒之無用今可棄也俗吏之不堪用今不可缺也以可棄之儒而視

不可缺之吏儒固不勝吏也薛宣有言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何可學也當時以宣言為然夫宣有子不能教乃謂吏不當學何其繆也衆以為然者真時俗之見耳善乎王通氏之論曰吏而登仕非古也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蓋吏而能學可謂之士已吏而不學執役之材爾鄴中馮君伯亨儒世其家妙齡志學經子之正史傳之博百家之雜靡不該貫古今之成敗人事之得失制度之沿革靡不考核高設媿：逼人持論畧不少恕好揚人之善而不隱人之惡以故譽之者不少而忌之者亦衆教授江南書院不數年入吏部選年未及格退補為吏待次六部君忻然曰吾儒者也吏餘事耳歸別其親未書北上人皆羨之余獨曰儒與吏不相入也久矣孤寒競進媚之階也黨親盤踞爭之府也其慎之哉清心可以省務檢身可以範俗非俊傑不足以識時非器識不足以致遠嗚呼其慎之哉

送蕭仲堅序

隋唐選士之弊至宋尤甚數尺之紙謂足以盡已之長三日之場謂足以考人之素文未必工也况實學乎學未必充也况實行乎行未必碩也况實用乎識治體者深病其故無術以救之雖文公私議不過改經義之式均州解之額而已鄉舉里選之制疑不可以復行也夫斯文閔陰陽之運而易代有好尚之殊國朝刊削浮華敦崇簡朴廢科舉不用三十年来一洗時文之陋場屋遺才老死岩壑後生新學無榮進之誘專心詩書頗知

古人為己之業當是之時立禮興化敬教勸學可以一變至道奈之何武夫豪卒詆訶於其前庸胥俗吏姍侮於其後以故士之自珍者遠引而深遁而嗜進無耻者屢却而復上主事者患其然於是創為茂才異等之法不拘常制所以求卓犖之器別庸常之品也大德乙巳暨陽以蕭君仲堅應詔君汴之考城人世為望族徙家南來客婺處間多從儒先長者考德問業誦學明理篤志力行夙夜不怠奉母以孝事兄以弟訓子弟以嚴閨

門之內肅雍如也君性寡言稠人廣會斂襟危坐恂恂如不能及其高論古今剖析是非逆決利鈍如指諸掌蓋有沈潛精密之功而無粗厲跌宕之習是可以當此選矣夫重己者不至於求人而用人者好人之求己以好求己之心而待不求人之士士所以不至也賈生之英董生之雅上不得於君次不得於相而絳灌以軍功顯田竇以戚屬貴杜張以刀筆進猶謂漢有人乎君負賈董之稱而膺茂異之選遇合未可知也余獨有感於歷代選舉用人之法與夫立法之弊詳為君言之掌銓衡者或有取焉則所以待君者當如何哉

送焦君實杭州學正序

杭故郡也三學盛時江淮湖浙閩蜀之珍萃焉橋門冠帶動以萬計名未登三學者待次于杭謂之天府之學升進之階視列郡為優校官選第一流非進士前列不與考未終旋入館閣故當時之士貴以肆其得也身持風裁口吐清議上攻帝躬次及宰輔儒有益於人之國

其失也雷同比周廉恥道缺章句流為小技行誼不以相先儒無益於人國也嗚乎法之弊六七百年矣而弊莫甚於六七十年之近學之士蓋千萬人矣姓名百無一二傳為文章亦百無一二存焉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未嘗不慨然嘆息於斯也氣運衰竭崇極而圯三學之地廢為官署鞠為園蔬過而問者莫知其處獨杭為江浙都會之府學得無恙亦復不如曩時盛矣游士散歸土著居民習為吏商廊舍悄然不聞絃誦華髮台背之老或三五人持鉢傳餐使柳子厚見之必不能仰視其徒而三十年來校官之選稱職者寡則亦無恠其徒矣嗚呼任是責者誰歟吏性不喜儒陽尊而陰嫉之銓選之初不復區別其能否例加摧抑幸其廢職敗事則羣誹而笑之夫士修之於身不以窮達易操行之於家不以古今廢禮措之於國不以用舍徇人若夫躁馬而與時競也泊焉而取俗也諧也貿焉而莫知世之軌已也則吏之羣誹而笑之不亦宜乎里人焦君實吉

士也好學而甚文入部選十年復出為杭州學正於其
行也為叙近世學校盛衰之故而及夫正已治人之方抑
野人之言非後進之君子所樂聞也嗚呼是烏足以光
子之行乎

送喬州尹序

冠氏喬侯仲山於大德丙午自杭來守暨夏大水居民
縛筏以居家且騰起侯下車吏抱牘以次歷階而上侯
却去不省曰噫吾受命馳暑塗五百四十里解倒懸急

緩之即斃今為從容理簿書時耶豪右幸歲災封廩自
殖細民晨入市携什器易斗粟日晏徒手返婦子相攜
泣牧不忍坐而視其議出粟勸分等質之高下勿強違者
以法繩之令始下豪右大聳各罄所有、無相通飢
者得哺糴浸平侯始視州事精明而簡靜嚴而不殘清
而能通私謁及門距不得入成牘來上剖斷如流獄無
淹囚庭無留訟綱紀初立明年丁未旱潦相仍歲大稔
穀比不登價復增倍侯曰今之必行先自上始首捐圭

粗糜粥以飼餓者同列效之州人不勸而化得粟若干
令飢民無出鄉之為設局分券以給之猶不瞻則力請
於行朝官為賑貸久之不報州有財賦糧額隸正官禁
鑰嚴甚侯輒發之吏叩頭曰不侯旨易官粟比擅興罪奈
何同列瞪目相視不下筆侯曰吾獨署字它日代償
不若累若等且吾以拯飢獲戾甘受如飴吾為汲長孺
矣既而劄下詰專發狀侯辨折數四卒無以加是歲飢
而不害明年春招懷流傭墾別萊蕪貸以種糧寬其徭

役秋大熟田社晏然州遂無事乃興起學言考覈隱田
先是掌計者去其籍士廩告匱侯分遣吏屬口授規畫
履畝而實之租額幾及昇平時惡其害已者譁然議之
主者利其利陰欲敗其事侯不聃持益堅籍既成藏之
有司副在學宮歲入大充公膳豐渥視禮殿卑陋跪奠無
所創增前楹高深廣長準昔有加皮書籍三千卷范
禮器五百斤前所無也教養俱備具多士屬心相率援
借寇故事請部使者以聞會秋滿侯亦倦而歸矣侯通

經術工文章明治體習文法幹畧優裕真公輔之器
而小試於一州、負侯、不負州也余以屢氓深辱侯
知余亦深知侯也歸有曰士歌詩以餞之余序其梗槩
焉古之為序者叙其所以然弗著美也著之所以勸後
也侯之美多矣大者恤民養士餘弗著畧之也畧之侯
志也吁龔黃之美班史叙之侯似不及也今州縣之牧
民者不及侯多矣此序所以有感而作也

送陶中山序

余舊讀韓文考異王伯大音釋至毛穎傳蒙恬代楚次
中山注云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此固寓言然
亦不為無失是固指中山為古鮮虞之墟矣及攷地志
則金陵之溧水有中山羣兔所出造筆者所資非定之
中山也况頃襄以來徙壽春城吳墟之楚非復子囊城
郢之楚則獵中山以懼楚雖寓言要自有據韓公博洽
未易訾而注書者亦難矣辛酉歲莫余病起負杖倚門
有客來過手携行卷則中山陶君鄧憲善之門人也余

驚問曰君冀方唐堯之裔而徙居定武者乎曰非也世居大梁而宦遊於昇往來漂水間以此山自號云爾然則韓子之文因君之號而益彰程子所謂不可漫讀者此亦一驗歟余因歎古中山雄跨趙地北撫燕西魏唐以來世襲為強藩近世殘弊荒涼霸氣銷歇韓昭文蘇內翰之流風遺烈無可攷而况于建業下州之培塿者乎則其湮沒草莽人不復知有此山者固其宜耳陶君齒壯學銳異時當以功業自見與山東西將相齊馳中

山自此知名矣

送張菊存序

人倫有五朋友居一其道大矣曾子稱昔者吾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世指以為顏淵然顏子二十九而卒卒時曾子纔十三歲始在舞雩童子數中已能追聖門第一流相與攷德問業於陋巷之中既沒而猶思之其篤於友誼如此士窮居百世之下尚友古人百世之上攷其學問自修之懿驗其切磋琢磨之寔豈無聞風而

興起者乎吾友張子仲實與吾交十餘年矣歲在甲申
余適錢塘君年少甚新有詩名風致清遠器宇高朗翩
翩佳公子也於是始傾蓋定交暇日命奚奴負詩囊竝
轡遊南北兩山窮泉源坐石上聯句掘野笋而煮之日
晏忘歸時事不一掛口余時隨計上省君敦諫甚苦又
作詩諷切之余感其言拂袖徑歸杜門不復出復數年
客自杭來者謂仲實經明行修諸生迎入學師事之省
臺貴人籍之道仲實名字余私念君人品甚高志不輕

就殆家貧親老將為祿仕計耳又數年余再適錢塘一
見相與道舊感慨久之君學識超詣世故精練余遂不
敢直以詩人命之間為余言自子別去得良友一人曰
鄧子善之善之性溫亮朝夕相勗以理義之學有過必
規吾愛而敬之子豈願見之乎余舊遊南北山時已識
善之歲月於邁余髮盡白落與世寡合如駕馬下垂
放之於隴牧之間無復驅馳千里之外志聞二子之高
誼深知會友誦學之益未嘗不自悔於離群索居之久

而不得日從之游以求聞其所未聞者也久之余還故山
仲實調官暨陽學舍乃得日從之游相得甚歡君又能
落其驕榮養之以冲和斂其英華英趨之以平實屏詩
文久不復為專覃思於六經由是其學大進余亦畏之
而衰惰之餘亦復賴以自警仲實以其親之在杭也歲
一省焉居二年受代去謂余曰吾以斗祿養親而吾親
不樂遠游是以不獲長在膝下吾罪大矣將告歸而不
得吾子一言非古人相贈出處之義願余不敏何以贈
君惟忠孝古人大節而君春秋方壯事君之日長事親
之日短矣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猶為僅可
者吾日三省能為曾子否乎惟子勉之小人有母願與
子交勉之子謂善之良友也歸而告之必以吾言為然
或謂仲實故王孫宜踐修厥猷志在勲業良亦至論然
處士無是言也仲實西秦人少余八歲云

送曹士宏序

荆揚二州山水清遠其土廣博其氣溫厚其俗輕揚昔

舜禹巡守所至然貢賦之外人才不見書傳考之左氏
門穀於菟為艾獵沈諸梁皆楚人公子季札吳人周以
前則無聞也三國而人才始盛周公瑾陸伯言其尤者
乎晉唐宋而大盛謝安石陸敬輿范希文其尤者乎秦
漢則無聞也近世以科目取士以資格任官宋過江百
五六十年不能破規矩用一士亦無一人能自出於
規矩浮誕補綴之詞童清高虛曠之議論垢玩姑且之
政事百五六十年而後亡者獨非幸邪嗟乎如吾與士

宏者亦場屋曩時場屋中二士也追逐好尚挽說得失
少年之悔多矣吾老且疎度不堪用屏伏閭里為村學
究日與童孺相周旋而士宏所知皆當代貴人所至從
名勝游聲望煜然顧俯首為巡徼吏不屑意今之所謂
品官者士宏不得而升也視學究所得無相遠矣嗟乎
士豈以窮達貴賤而動其心哉願吾之才可以用世與
可以用於世者何如耳今夫山東習於刀筆冀北習於
鞍馬而荆揚之人亡國之俘也固不敢與之度長較短

以並駕於當世奈之何庶恥寡鮮者嗜進而無厭材術
空疎者授試而輒敗嗚乎此固士宏之所以逡巡退却
緩轡徐驅於駿奔之後者乎古之君子窮不羨達之所
有達不變窮之所守仰愧於天俯愧於人雖宰天下有
不為也內省不疚則一巡徼吏可以抱膝而長吟嗟乎
此豈易與俗人言哉士宏辨博雋偉有志當世不知江
之東西浙之左右亦有與君上下其論者乎子文以下
諸賢之功業亦當攷論其故乎往者不復見來者未可

期志士仁人沒齒有餘憾矣士宏北上見當代貴人併
以是告之其不可告者慎勿告也

送丁師善序

至治壬戌夏浙西旱秋大水災沴相仍稼不登者十九
行省選官按視所部而丁君師善實來暨州北阻江
東高而南下以故旱潦皆及里胥旁緣或不以實聞丁
君疑之謂人曰貪民誠可憫奸民不可縱也牆東老叟
聞而告之曰牧民者職在於民不損猶應言損故當以

寬為本不奉法者義不容私民之情偽盡欲知之故當以嚴為本然仁意流行於密誓之中大綱振舉於節目之內嚴之中又未嘗不以寬也今惡檢田之不實而歸其責於州縣州縣則歸罪於里胥里胥未免取償於細民細民抑納而無所訴而里胥之所獲則自若也昔人有言檢放之弊在於後時而失寔後時所以失實也州縣近民者也稽之未歛驅車而出履畝而視之盡在吾目中矣時固未為後也獲既空矣種既易矣後來者無所考矣田固不能言也田不能言而里胥代之言里胥之言則為民也其意則為已也而亦不盡然也懷刑而畏法者間亦有之然則如之何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者何明德是已丁君學問淵源以經術飾吏事廉平而明恕不可干以私本既立矣尚奚以余言為哉

送陳無逸赴攸州博士序

攸故長沙邑賈太傅褚都督之文風治績意其猶有存

者近始陞州陳君無逸為之博士陳龍泉世家僑寓雪
上距長沙里數千將行道過友人陸叟之廬君慨然曰家
貧不仕非古之道也仕而為貧非士之志也是行也
吾得已乎哉叟應之曰往來屑：不憚煩者王良所以
見棄於其友也然良司直也太守也無忠言奇謀而民
大位友所以棄之也今君博士也其位卑也又初筮仕
未屑：然也吾未敢以棄吾友也吾聞之朋友之義出
與處皆有贈焉昔賈太傅之適長沙也前弔原而哀死
後賦鵩以輕生悲憤其本懷曠遠其寓言也移梁之日
卒鬱：而死褚都督之徙長沙也再遷而桂三遷而受以
蝼蟻之命乞憐於昏庸之主還陞下笏何其勇也上
表陳情何其愆也古之君子窮理精至養氣完厚用舍
無與於己禍福各安所遇憂世之情樂天之意並行而
不相悖今二子之仕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與存不知
喪與亡或激而憤或懼而哀然則生平詞藻之勁瞻翰
墨之精英煜然于當時者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嗚

呼惜哉雖然有才如賈有節如褚用之盡不盡老歲月於湘潭之境賈尚北遷褚竟南遷豈不悲哉杜少陵最善評亦有高名前後回首傷神之句重可悲也願君子成人之美春秋責賢之備二論自不偏廢况尚論古人而較其長短亦格物致知之一事處人所以處已不可恕也今陳君之行也涉洞庭下湘水登衡岳之峯覽古興懷豈無有感於中者南中多士豈無與君上下其論者先正清規勁節照映一代君之才之學克紹其美臺閣器也州博士何為者故以漢唐二子之功業望之望其出于二子之右也則吾之所以贈君者豈不厚哉君笑曰王良之友未能以是言也握手別去

送陳元復序

永嘉葉正則與周南仲孟良夫兄弟上下追逐庵廬擁被通曉詰難南仲論辨縱橫衣袖騰舉兩眼盡赤正則疑之後遂默然亦心服其文上折旁峻不雜今人之體也莆田劉潛夫與郭子益曾景建黃天谷語謂邵專

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惟景建浩博叩之不窮潛夫畏之二人者不足以涉其藩也前修往哲文獻相仍求益友之良規繹講師之緒論窮日累久此樂何可數得文運衰歇雅道彫喪流風百年不絕如縷今僻處牆東鄉中子弟南北勝士時辱與之遊雖其淺深高下不能一槩而未見有髯之絕倫者陳君元復自山中來長身玉立眉宇昂霄與人商論不能下氣一言制勝聞者撫掌所謂絕倫者非邪余朴學無師坐守章句如蠅

鑽牕不出故紙而君旁搜百氏橫貫九流悟性超入直詣津梁此學勝也余文思苦艱呻吟累日僅一二句不棘人口而君落筆奇偉如驟耳不羈自放于渥洼天駟之外此藝勝也余數奇不偶習隱終世甘與百草腐化而君妙齡馳譽籍甚方將詣北闕上書朝奏暮召建當世治安之策此才勝也君今而後致知而力於行明體而達於用循精粗之序審緩急之宜殆將進於道矣奚勝負之足言嗟夫潛夫正則今無其人也其亦未聞

道也余將與君遊廣信問鵝湖究當年朱陸坐中之爭
書中之辨以求真是之歸而余老不出鄉君北上有日
落之奈何君矐目不荅長嘯徑去

送家鉉翁序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性善則一修道之教所
以明此善也先皇帝武定內難文致太平舉中原百年
之曠典大比興賢天下之士雷動響應山岩藪澤之間
搜羅殆盡而殊方異俗釋擗掉甲理冠帶習俎豆來游

來歌蹈德詠仁莫不洗滌思奉明詔立躋膺仕然有司
事不素誨學識淺陋考釋不精故舉一遺百莫厭士論

知家君鉉翁輝和爾氏其先居北庭托克托

按原本作脫脫

師寧國公之裔孫幼穎悟自命不凡脫去純袴習修孔

氏之業讀文公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貢詣京師旋
報罷自是杜門養志闕憲聞其才而辟之君亦款以所
學自見不辭而就尋調行臺御史府掾泰定丙寅余自
暨陽出應容山縣聘授生徒於學君以六月慮囚隨二

繡衣至縣一見握手如舊友謂余曰知子名久矣乃今
胥會於此相與道家世出處本末慨然久之君貌寔
美髯如戟神采逼人必能曉暢官事顧御史職無不統
奚止訟獄而已今不幸南北方數千里水旱民且狼顧
賑濟之方未知攸出奸豪侮法官胥貪墨廣緣弛三
尺無所施君能援經守律引義力爭何事不濟漢掾史
多為三公當時流品未分士競節行避驄埋輪之舉非
一手所能安知在下無佐之者御史風聞言事耳目不
可無也君年富氣銳功業未可量余老墓木且拱惜不
及見之姑叙梗槩而已

贈朱自明序

龍圖授羲龜書畀以赤文綠字能讀者誰天球誰篆琬
琰誰寫凡是物也東遷於洛之時失之乎西入咸陽之
時焚之乎惜哉相府所收之圖書戶口阨塞之數耳竹
簡載之乎木石刻之乎皆不可考矣秦璽篆玉漢侯王
印章黃金者銷毀銅鏡至今猶有存者伯喈石經髣石

鼓之遺自洛陽遷鄴棄擲殆盡更以木鐸始於後唐不
意讀兔園冊子人其功乃出于蒙恬蔡倫之上四百年
來海內文字皆托之木矣書多而學者倦于讀坡翁所
為太息崔山屢作藏書記亦申言之弊豈易革哉丙寅
夏余來容山朱晦自明見于明德堂上鄱之浮梁人也
余叩之曰習舉子場屋之文乎不荅曰為刀筆簿書之
業乎又不荅徐曰吾祖敷文尚書穆陵之師也御書樓
猶存烏雲漢昭回之章則族多而散裂去之矣岸谷轉
移落拓不振浪走江湖性頗好古工書篆刻之學游
戲三昧而已儒幼而學之吏亦嘗試焉皆能之而不為
者也余聞其言而心怪之會縣庠立文宣王加封碑君
即解衣盤礴而周旋焉體制甚古乃如韜光晦迹之士
藏於醫卜枝藝之間者世多有之道雖小而必有可觀
未可謂壯夫之所不為也其秋余將歸朱亦西向秣陵
來求贈言余不知所以言也一笑握而別

送王君章序

阮嗣宗與阿咸為竹林之游任達不拘謝安石與玄等為東壘之晏屢費千金識者皆非之杜牧之譽阿宜之讀文韓退之誇阿買之能書其後二子亦無聞為高沙王君章挾其姪文憲文憲來從吾遊窮經稽古誦學習文刻苦勤勵雞鳴而起夜漏盡十刻不寐爰日孜孜其志亦可尚已記丁巳冬余過其里重湖渺茫蘆葭夾浦雁聲南北來墟烟蕭瑟猶不改昔年邊塞氣象欲訪故里遺民求孫莘老秦少游少章兄弟風蹟了不可得王氏

世故興化高平文正公嘗宰是邑必有異政而叔姪俱生晚亦莫之聞也時代更換人物衰謝可為太息吾子有意振起之乎魚蒲蠙稻之鄉生理初足無求於四方故雖孔道而賓客商旅之來居者少獨從師取友義不可闕則越境而來烏丙寅孟夏三子從予適容山之陽授業明德堂上久之余又將如金陵生告歸省親歲終將復來余呼而謝之曰嗟乎語孟庸學詩書易春秋鄒魯之學在焉述之者河南程子建安朱子胡蔡之徒

相羽翼之句為之解家有其書主足為矣學不出乎此朝廷設科取士亦不出乎此子歸而求之蚤夜以思窮探力踐希聖希賢之階治人治己之術當自得之何必借視於盲假聽於聵我百歲老龜方曳尾於泥塗之中而鵷鳳之雛溯紫霄而上征時或逍遙過之亦不復下視之矣

送吳仲魯序

天歷間烏江吳仲魯來與僕遊講易牆東之下將歸省

其親丐一言以為別僕病未能也其請至五六不倦乃為之言曰昔仲由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二子相與言不過墟墓間事何其不切於事邪蓋孔門弟子羣居仁義道德言行忠恕皆已講習無餘無可言者今吾子學博而氣銳宏中而彪外將有用於時僕請以易為贈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學以祿是三言者於已切於義當於時宜子其識之僕

年八十將槁死林下不及見子功業之成矣抑未死以前皆臨深履薄之日月也子何以處我仲魯不答太息而去時庚午夏至之日

送州同知序

至順庚午十有一月昭信校尉同知江陰州事納琳哈刺秩滿代歸祖帳城南鄉大夫士庶咸集牆東陸叟在焉或問之曰昭信君何如人也叟曰其先開國重臣列戟之家翩翩佳公子也廉勤而明恕心清如水門無雜

賓才幹優裕左具右宜泣事之初適鹽官海溢採石捍隄部丁夫以往時其寒暑而煥休之先期辦集民以不困未幾方隅倣擾人情疑沮馳驛上省參預機密事定而歸會舶貨集鄮山市易難其人旋檄君往目不視珠犀身處膏脂不肯自潤視元估倍增人服其無私最後藏室翻經泥金費鉅又以委君監視嚴密銖兩無參漏三考之中在州僅數月差委無虛日席不暇煖而瓜已熟矣雖惠澤之施未洽於一州而致之民事無頃刻

怠異時登臺閣東樞要河潤九里猶冀江浙蒙福也傳
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象賢也叟言夫既衆謹曰請
書之以為君贈且以為後來者勸於是乎書

送趙敏道序

吾幼攻舉子業剽竊律賦經義套括以爭名於場屋間
吾之大慚人以為大好烏已乃事大繆禮部條貫束不
用武夫健吏鴟張而儒其服者例遭訕侮吾故習弗能
改度世不相容遂屏居林谷取選杜而下詩韓歐而下

文誦而做之技短不克進念士之所學又有進於是者
旋為貧講授復取四書六經諸史百家與諸生相切磋
究之久之若粗有得其行已不敢有畔於道居家不至
獲罪於鄉黨朋友歷考古今成敗興衰治亂得失之迹
亦欲少自表見當世時不我與日月其溜幸會真人勃
興文運重開江浙以予克貢於是周覽山川觀光上國
公孫子之徒反目相視卒報罷歸暨庚申再貢則不
敢復往矣今年垂八袞墓木將拱然猶栖：不遑寧處

誨誘後進不息其志亦可悲夫鉅鹿趙敏道僑居桐汭不遠數百里來從吾游剛銳而誠篤勤苦晨夕不倦是可與共學者將歸省親求贈言以自勗吾應之曰學有序躐等非也學有本游藝末也必若文公大學章句序中以年之長幼分學之大小徹去記誦詞章之習專為修己治人之術然後謂之學我生平所業顛倒失序虛浮無本不足為法不願吾子之法之也蓋亦務其遠者大者乎或笑于列曰敏道之來將以學文干祿也昌黎讀書城南詩歐陽榮鄉亭記亦如是而已有是哉子之迂也吾又應之曰講學以明理修辭以居業詞達意而止不以藻麗為工根本深固則枝葉暢茂以此應試何告於道哉大儒程伯子：朱子皆登進士第橫渠張子亦應制科何害於道哉孟子謂友天下之士為未足當尚論古之人謂道若大路然歸而求之有餘師非求諸人求諸道也安用使吾杭顏為蜀之日粵之雪也

送程仲謙服闋回長興州序

至元中今憲使中丞曹公士開為暨陽幕長朔望輒率府司縣吏詣學誨習經史繼以夜分東燭而歸余時代博士升講習惰弗省者聽之往：引睡獨程君吉甫年甚少志甚銳與之語甚解若可與共學者余甚嘉之終以王事鞅掌役：州縣不得卒業於吾夫子之門有子仲謙卓犖不群然亦俛首於簿書筐篋間自吳興路吏丁內艱而歸閉戶讀書復遣其子羽從予學羽尤穎悟夙成通春秋經下筆嫓：數百言殆將以儒起家辛未冬仲謙服闕復如吳興來與余別求一語以自勉予因是有感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違乎庶民此良知良能有不待學而東漢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劉愷陳忠屢諫不聽夫公卿不行而百僚行之二千石刺史不行而小吏行之有下而無上何其顛之倒之也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况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故建武以一時簡易之政禮義之

方寔為彫損今天下一家自大德以來三年之制有詔
通行大臣以至小民無敢冒喪犯禁者此善政也吏無大
小皆可以為政孝弟政之本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而况於一偏州乎仲謙勉之矣余迂儒不堪
時用譴授鄉里五十餘年與君父子三世相周旋惜哉
今耄矣墓上之木拱矣將不及兩山見喬梓之榮矣吁

贈華玉谿序

昔馬文淵少有大志就邊郡畜牧積穀數萬既而嘆曰
凡殖貨產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施之轉
游隴蜀仕洛陽為建武名臣封侯取印綬人皆榮之其
弟少游獨不謂然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
車御款段馬死守坟墓鄉里稱善人可矣後伏波征交
趾往浪泊西里間仰看飛鴻跼跼墮水卧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馬氏昆弟所見不同出處亦異未見有文
淵少游合為一人如玉溪華君者也華氏錫山巨族羣
從數十人以財雄一州君尤奇偉不凡喜賓客重然諾

輕勢利義著閭里名聞江浙朝廷嘗命以品官不屑就
家居養志優游自得傲睨物表己巳庚午間旱潦相仍
歲大祲蒙袂緝屨者相枕于道君惻然憫之開發倉廩
左餐右粥一境賴以安憲府聞而剡薦民懷其懷士誦
其美爭為歌詩余謂救荒之政權在上則順而易在下
則逆而難然出於官吏之手則又有斂散不時抑配不
均之患出於卿大夫士而有司不與焉則無侵欺之弊
而實惠及民矣然大夫之賢士之仁者未易遇也華君
可不謂賢且仁乎或曰在禮家施不及國陳氏以家量
貸以公量收春秋譏之殊不知子貢之在聖門以一布
衣而問博施濟眾聖人告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事
蓋講明者學施行者政使子貢為百里之宰治千乘之
國安知其不能濟施特患其不能博且眾耳分有窮達
仁有大小勢使然也余年八十終窶且貧無復當世之
志異時有綸巾少年如周卽者來求貲糧君家何止兩
困能措一國以予之否

送朝請大夫江陰州尹序

暨陽一州如斗大北倚長江東西南距鄰境不百里地
狹而不衍土瘠而不腴樂歲郡計猶弗支况自天歷至
順以來兵徭繁興旱潦交作飢殍滿野癘疫闔家黎民
廩：靡有孑遺赤子失乳而呼父母宛陵張侯適於是
時來守是邦國乎一著死秤轉活於是扶摘弊端采求
隱瘼以賑恤為第一議親行閭井家至而口給之勸分
務穡公貸私助竭力盡心弗遑寢食灑風沐雨不憚

勤苦生意稍甦壞證畧補則以其暇日起建學宮延聘
儒宿教養兼舉風化驟興侯接納雖廣慶饋不遺訟有曲
直手無高下戶有消長役定差等為政三年五事告備
不惟巨室之所慕而下得細民之惟不但僚屬之所敬
而上延臺省之譽以為木之故家留甘棠之遺愛蓋侯
之為人也簡明而惠慈恭寬而信敏真良吏之楷模而
郡國之師表也古之良吏為治無赫々聲而所去見思
侯今未去而人已思之矣歌謠碑碣洋洋々盈耳侯何以

得此於民間哉於此見人心之不可誣而公論之不終
泯也至順壬申立春後一日闔郡人士設租帳於南城
牆東叟陸某書於席上

送唐子華序

水心葉公評天下山水以吳興為第一其山脉地絡融
液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每自
恨海濱之人山凡水俗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
嗟夫水心之恨亦余恨也吳興人物唐以前勿論宋徒

錢塘湖為近輔宗英戚畹邸第相望淮蜀閩廣之彥仕
於朝適行都而居者尤多壬申癸酉余始弱冠習春秋
受學於梅坡盧公之板以登諸老之門如存齋陳公本
心文公止堂高公陵陽牟公皆一時之望余俱得拜沐
下盧寓蘇臺晚歸閩陳以下聚居雲上曲阜既燼靈光
獨存雖清規苦節照映湖水而名陽古木日就稿摧人
之云止愜我寤歎至元以來子昂最穎出成甫之昆弟
無逸之父子皆辱與余交而甲寅舉首庚申聯貢則無

逸之兄而周氏之父子也後來之秀余不及識者尤衆
猗歟盛哉今子華居文物之鄉鍾山川之英而氣宇清
高幹局優裕詩文敏贍筆墨精絕亦後來之秀者也分
教江壖席不及煖臺省交委殆無寧日未幾而代者至
歸囊無餘貲餞旬有盈軸推年長者一人為叙余不敢
辭嗟余耄矣將從諸賢游於地下而君方強壯余不見
其學力之日充而器業之晚成矣俯仰百年興廢存歿
浮雲逝水往而不返悲夫一日之別輒數日作惡然豈

特為吾交友之私情也哉

精東類稿



精東類稿卷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七

記

江陰改州記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三日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臣公楠奏暨陽與毗陵郡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設立總府非是請改州隸毗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

元 陸文圭 撰



官吏俸數十千事理便制四可是歲十二月擢烏魯克錫布哈為州長官刺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土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徵役今以屬州事統府其情不吾察奈何侯曰第安之吾在毋恐既而急符數下調糞無虛日沂流供給回遠百里民疲于奔命訊報淹留囚多瘦死兵廩不時率有怨言侯慨然曰吾受命作牧民瘡即吾瘡也乃率州之士庶力請于朝願以州隸行省事得直達免旁郡牽制之虞未報會至尊新登寶位勤卹民隱宰執條具以聞玉音曰俞令下之日士庶呼舞思若更生侯亦喜曰今而後得專治吾民矣治之期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朝廷嘉之秩滿遷常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先是公嘗為此郡治中常民喜公之復來而暨民惜其驟去也于是述置州之顛末謹刻諸石俾來者有考且以寄去思之情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州民陸某記

江陰路重修總管府廳堂記

江陰故一縣隸常管下中析為軍至元丁丑陞路建總
管府：治枕子城北隅廳事直府治北迤北堂曰雙檜
經始本末郡乘逸不復錄歲月深矣棟宇彫落新者日
趨于故：且推壓江風颯來屋瓦皆震雨驟至泥潦沒
踝吏抱牘褰裳以登非所以崇瞻聽澄智慮也成德李
侯思恭來尹是邦一日視事庭上頷而嘆曰居館必葺
前賢所貴隸人之垣鄰國所譏吾受命天子作牧千里
居弗稱是何以見吏民乎顧調度方急供億日繁州力
竭矣安所從出乃召幕僚孫君昭牛君宏李君恭讓謀
之皆曰役不可不興而費不可強取也于是集州之豪
右大姓觴于庭而告之曰吾為若主若等皆有闔廬以
避燥濕寒暑而吾覆壓是懼不可以居今為此役非以
奉已也代至輒去豈長享此頷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
賢者而牧汝民爾觴半坐者皆起頓首曰願盡力于是
木植金石之具髹形黜堊之工一日畢集畚者甃者片
斤者朽者主給其直官無所預創始于至元二十六年已

丑之春正月夏四月堂建秋八月廳建役三時而民不告病既成廣深尚長視昔加倍基厚礎博楹栴豐碩鉅麗突兀直百年未見之偉觀也經營之力可謂勤矣嗟夫上之字下仁也下之奉上義也亦惟吏有勤于卹下之心故民有樂于趨上之心此一役也仁義具焉抑古之循吏如文翁召信臣之屬興起營造為美談不知當時其費一出于官耶或民樂輸之也今海內殷富文軌萬里而州縣厨傳蕭然常有不給之嘆亦復何哉當是時也賢侯良佐并心竭慮鳩工力于經常之外幻瑰傑于圯陋之餘于法宜得書矣圭版籍一氓力不能備謹記成事以詔來者

浙西道院記

暨居江水之陰東西南北百里而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煩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鬥訟獄之囂古稱浙西道院道院云者謂其清淨簡易無為而化如真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迥隔塵凡不知其為官府

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南則如臯崇川江東
西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漳廣之蒼
梧皆是也而暨獨稱于浙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
間列郡十有五六惟暨最微衆大不如杭奢麗不如蘇
庶富不如湖秀然暨獨彼美名者則以暨之俗非蘇杭
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讓之
節于爭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啟封于茲上而衣冠之藏
隸刻猶存香火之祠綿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入其
境農樸而嗇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窳拙而無
事商賈截通有無而無高貨厚殖之家士大夫處善循
理好學而不奔競入其官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職而
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散庭寂如水旁有老檜槎牙叢
立清風肅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圃亭故有
扁後遷之廳西已丑張溫父所書又七十有七年而郡
人陸某為之記

江陰修學記

暨陽文宣王廟宋景祐中博士范宗古立高平文正公
記之自是即廟為學紹興中王侯崇始立學官講堂齋
室略備迄今百七十餘年補弊架陋歲積月深大懼無
以妥先聖之靈示列郡之則至尊登寶位之首年至元
三十有一年也詔天下郡國修夫子廟立教養法越明
年元員改元復申明之于是同知江陰州事密拉建議
請以詔書從事廣平石侯穆爾布哈甫下車與州判官
陳君臯忻然戮力日率其工徒命博士范君搢董其役

闔州人士相與競勸輦材輸直聿相厥成金石土木之
具髣髴黜堊之工不日畢集廟南嚮前峙三門東西列
兩序繪先賢像冠纓甚肅後餘八載中立講堂翼以二
夾室崇其北為藏書之閣東序之東建學官廳事西序
之北築小學基下至米廩庖湍內外繕修斷斃朽椽無
復存者經始于乙未夏落成于丙申春役止期月而百
七十年之偉觀復舊功可書也衆議徵記于余謹識本
末歲月如右若夫設學命教之意入德正己之方前志

備矣故不書六月既望里士陸某記

江陰重修學記

皇慶改元暨陽廟學告成熟成之東平曾侯也初州有
贍學田散漫數十頃比歲以來利已者去其籍無以稽
數之多寡制用之未入米廩告匱掌計數易士患之侯
下車祇謁先聖延問諸生顧瞻禮殿棟橈將壓或崇其
軒敞乎前楹侯曰噫非制也盍徹而新之士撫然徐應
曰諾侯曰患力不足耶是不難命取古籍履畝而核之

扶廈隱量高平額均賦實樂輸相屬倉庾既盈侯曰可
矣召匠計之卜日蒞事以辛亥正月告遷于先聖遂毀
故廟增博其基廣碩其楚筏木于儀真輦石于蘓臺是
斷是斲是尋是尺高薨鉅楹摩切霄漢丹碧絢麗觀者
目眙期年迄工春丁上日釋奠禮畢在泮飲酒多士舉
觴于侯曰奕々新廟魯侯之功敢以為公壽侯曰未也
殿崇而廡卑勢不相及弗稱為笑顧吾力憊矣孰能為
我成之在席之士丘介夫而下四十有餘人起而對曰

公敬教勸學惠我無私疇敢不盡力凡東西廡四十有六間重葺而新之三閱月而成不愆于素斷斃朽椽無一存者望之如引繩如舒翼高深廣長面勢適平于是廟學成而後代者至矣相與謀請鐫石記侯之功以示後之人或曰是役也博士周君濟掌計趙由道宣力居多孺吏王應麟馬瑗實董其事合謀兼力以迄于成今獨歸功于侯何也曰著其首也為之首者為之功也侯聞之笑曰因其資而為之勸其人而成之吾何功姑叙

始末以識歲月俾後來者一食日必葺可也侯名定國安卿為治所至有聲云壬子夏五記

重作泮宮樓記

諸侯曰泮宮泮泮水也以節觀者魯頌八章、八句美僖公修泮宮也序以為修詩以為作、之功倍于修矣古有學無廟、以祀先聖暨無學即廟為學昉于宋嘉祐三百三十餘年矣宮牆之上面南有樓當塗而高不避風雨歲久弗支天壁已已宛陵張侯泣事之三日謁

大成殿望楼下車顧瞻棟梁凜焉將壓心惕不寧詢掌
學計曰祭祀廩膳外有餘裕乎對曰有侯曰可矣命工
視之楹桷朽腐瓦甃毀拆無一可恃者侯曰噫舊貫不
可仍也盡撤而更之輦石它材賦工僦直明年庚午落
成不愆于素高深長廣視昔有加欄檻憑虛簷牙飛動
丹碧煥出雲表前對筆峯旁資麗澤芳蓮淨植芹藻相
依風光徐來生香不斷二月初吉鸞旗泣止聿觀厥成
濟多士從公子邁咸曰邦侯之德惠我無私請紀于

侯績以配史克衆屬筆于牆東老人老人嘆曰吾幼入
小學及聞長者言茲樓之修百年間凡幾見矣金穀之
糜亦廣矣往、架漏補苴苟完一時未幾即圯主者驟
更幸身不及見之耳巍、宮牆豈傳舍歟傳舍猶當一
日必葺而况于近聖人之居歟今樓之成非修也作也
高明而廣大豈徒以遠眺望而已將以進諸生于尊德
性道問學之地二三子懋敬之哉思有以副侯之盛心
是役也前博士察罕布哈董其始唐君代之克相其終

咸宜書遂刊之石以詔來者

教授廳壁記

吳興唐君子華謂予曰近代居官者有廳壁記：前人姓氏暨陽廳校獨何無有何也予曰昔有之今亡矣亡者何代革也唐君曰噫五十餘年矣往者如電舊制可續乎予曰可乃自至元丙子以來追書之徐君元鳳而下得姓氏若干將勒諸石請予記之予謂教官不與他職等他官職乎民教官職乎士：者民之拔萃不當以治

民之術治之也仁義以淑其心禮法以束其身陶而鑄之存乎學博而通之存乎辭率而先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不難其人哉唐君清淳而文雅洽古而暢今和而不流嘉善而矜不能真修潔博習之士可以為人之師表矣歲存不登米廩垂罄君赴分憲百里外丐賑饑之粟以哺之守者曰此民食也君曰士亦民也姑貸以周急請代之卒受粟而歸既而官索其直君以已帑代輸士免填壑德之深有獻利者籍江沙場入官重征之

里脊旁緣學田數百畝亦在籍中君力爭數四且援舊碑為證主者莫能奪乃歸田此二者有功于鄉校當併書之或曰題名者直書某人某人美惡自見今著唐君之美可乎余曰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數百年專美張公形之歌謠且曰名氏遷次末也編以能者為首垂為後式請循此例士皆曰然故書君名君于天歷二年某月之任至順辛未良月卿貢進士陸文圭記

江陰州新作刻漏記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浮箭之器以水火守之水以沃漏火以夜視刻冬燿燿鼎也漏之箭刻晝夜各五十冬夏之間有長短焉故有四十八箭古法則然夫歷象以授時歷步天之數象測天之器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豈真有神人凌倒景薄日月往參乎其間而寸量之哉行度之逆順遲速其初孰從而知之且制器以象之耶蓋造端創始非上哲不能若成法已具則一有司之職掌足以專之矣然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從來已有不

得其職者而非挈壺氏之罪也近世州縣治所各寘刻漏于譙門之上與軍中鼓角相應所以節興居時號令所在廢置不常規制亦異暨之譙樓徐侯歲作于宋治平二年之乙巳明丙午銅壺漏刻成軍判官唐淑問記之距今三百一十有六年矣中更多故壺毀不存延祐中初置陰陽博士員而蘇臺王君寶來江陰搜訪舊聞懼為闕典請范銅為之州長官以下咸主其議鳩工集費踰年而就業驗如式俾郡人陸文圭識其歲月而為之銘曰智者創物循環不忒晝夜有經維政之則志其始貽後代善視之俾勿壞至治改元重光作噩之歲立秋日記

江陰什物記

立者郡國經費仰給縣官財得調用百姓無所與近世法禁益密官吏廩祿之外餘不得自擅故資用乏絕凡歲時燕享使客迎勞之具不得已取之民間旁緣侵漁民以益擾而事不集蓋通以為患而莫之能救也暨陽之

一小州尤陋而貧供億無所出州長官以下建議捐已俸斤餘財官造什物所需畢備同知州事理伯雍躬督其事凡而服飾器用咸精其能既成以授有司櫝而藏之理侯旋去衆議鐫石畫如右以諭來者夫其事雖微官與民胥便思其始之勤而防其後之毀以圖于永久是不可以不誌

重修安定先生祠記

子車氏歿洙泗無嫡派擇不精之荀楊粗有見之王韓

君子無取舂陵起而太極圖通書顯闕洛承而易傳西銘著斯文天畀聖人之體用具焉然水尋其源木茁其芽則自三先生始三先生者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也宋景祐寶元間三人讀書泰山之下以古經學為天下倡師道既立學者靡然從之而定安先生之徒最盛蘓湖兩學教法最備太學取以為式因著為令然先生累舉不中第因定雅樂兩被召而已以樂知先生者淺矣謂通水利邊防歷法者尤淺雖聖人之體用廣大精微

不止如門人劉彝之所言要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
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為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
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為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
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先
生生于海陵歿于杭葬于烏程之何山故湖有祠泰亦
有祠泰祠舊在郡泮之西宋景定癸亥提舉吳蒙更建
書樓齋亭內外完好海陵被邊日尋干戈遄定之餘吏
以柱後惠文為急先生之道晦而弗彰既一星終鞠為

茂草天歷庚午泰興陳敬叔由汴省貢士來長書院顧
瞻棟宇有惕于懷首捐圭租續以已帑不資旁助盡力
經營自堂及雷新構六楹長廊繼修遺像改飾祭器什
物皆復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梓人告備州尹
李某判官趙某實讚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
敬子也公裔尚數人賢者一人主祠于是敬叔來徵文
以志歲月余記開封曾監昔有先生祠紹聖中林自一
妄男子為博士聞諸朝撤去自乃主紹述者先生非元

祐人何惡焉吁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祠之興廢于先生之道何加損益焉夫是以見人之好惡相遠流芳遺臭皆當不朽雖美陳也實誅林也先生有知疑以余為隘至順壬申清明日暨陽陸文圭謹記

吳縣學田記

至元辛卯春三月余領吳縣學事始至進拜先聖退立廡下顧視壁宇蕭然衿佩簡寂嘆曰壯哉縣而學弗稱是何歟有士揖余言曰茲學之建始紹定戊子趙公汝

訕所為也六十餘年新者故矣視為傳舍日不加葺田疇多荒會計不當又稱貸而益之士廩無繼則衆散而去弦歌之音不聞久矣近歲里中趙君糾錄于學慨然閔之率鄉之右姓各以租助計畝若干方將嗣有建請未卒事代去故籍可復也余復嘆曰趙君今安在今人而能為此也耶利之入人深矣官于學者常祿之外姑取贏焉未見有能廉者也千金之家廩有餘粟則厚以自奉未見有能施者也余不識趙君何如人乃能閔士

之窮勸人以義卿之右姓樂與共成之其志可謂仁哉
是不可以無紀也昔三代盛時人各里居田各井授自
國子而下為士者皆出于鄉遂之夫家而入學有時故
士得自食其力不仰給于縣官自田制壞鄉治廢士失
其守反不如農工商賈之有定業也為民者四今加而
六異端之說由是入焉浮屠之室老子之宮鳴鐘擊鼓
閒坐而食者通都之內日不知其幾千人聚而給之者
誰與女嫗之敬信吾無譏也勇夫健卒固捨其身而奉

之矣閭巷之無知吾無責也士大夫之家固捐所有而
予之矣無他福田利益之說惑之也子朱子有言曰先
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
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趙君之舉行也舍彼
而之此其有得文公之心者乎抑學校之道二教與養
而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養者之責也佻兮達兮在城
闕兮教者之責也余愚且老婆娑此行竊承荒乏之餘
大懼教養有闕幸居是邦以友士之仁者樂趙君之事

書而刻之庶有聞風而起者乎雖然趙君信有德于士矣士之體于是粥于是何以報德愚聞之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有人于此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乃免素餐之譏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謂亡恒產而因無恒心者民也士則有恒心矣士有常產而猶無恒心何以自拔于民哉

陸魯望祠堂捨田記

唐陸魯望居臨頓里皮日休以為吳中勝處不出邠郭

曠若郊野為作趨趨泉澆竹侯兩種蓮之詩又有別業在甫里距城東四十餘里則先生自謂四鄰多是老農家網魚繰車之具在焉清風素節照耀江湖之上今白蓮院即先生故居而祠堂在其右里人指其地云此當時門鴨欄也裔孫元吉捨苗田五十畝以供祠堂祭祀繕修之費俾僧某主之夫捨田之事微矣微而必書者以見陸氏之裔今而尚存甫里之業久而不墜者也夫先生一隱淪之士耳同時若平泉莊之草木奇章公之石

其權力有百倍于先生者矣再傳之後已不能保而二家之子姓無聞悲夫尚論者固不以彼易此也先生之澤豈止五世而已哉元吉字安仲余所為作字說者好學而尚義與其弟德原字靜遠捨田建家塾以訓吳中之子弟時人美之于是魯望為不死矣

通齋記

楊侯伯通以中原世家出牧陞陽暇日謂牆東叟曰吾讀書之齋字之曰通叟為我記之叟曰諾然不敢請其

義退閱爾雅云通遵率循也郭疏云轉互相訓也通聿音義同說文通作吹從欠從日亦聲于義皆無當惟文王有聲之詩凡四通字未傳以為未詳古註云通述也孔李蘇民皆從之以為文王能大其先人之聲康誥之書亦曰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蔡氏云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之質之詩書然後喟然嘆曰侯之取義其在是與蓋侯之大父金朝進士第一器識宏偉論諫忠讜政事絕人貞祐正大間為臺閣

名臣見于闕：趙公遺山元公所志人品可知已從駕
大梁歿謚文獻昔齊王儉卒禮官欲以文獻謚之王晏
不可卒改平頭憲字宋三百年豐功鉅德之臣不少亦
無一人得此謚者文獻聖人之所重祀宋尚不足徵公
之得此此其人品又可知已今侯家世相傳踐修厥猷
追孝于前聞人不亦休哉或謂繼人之志述人之事非下
臣所能是不然繼述違孝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文
王大先人之聲康叔祇文考之德文王未嘗稱文方伯
也康叔諸侯也今之牧守古之侯伯也繼述胡為而不
可彼朗陵傳或以附曹太丘至羣而忘漢獨何人哉大
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凝道堂記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猶路也
路者人之所共由道即理也理者人之所同得二氣停
分五行錯布人得之而為人其端有四益之以信而為
五常其綱有三附之以兄弟友朋而為五品百骸九竅

皆有妙用萬物衆美必有要樞孰主張是道也非耶道之源遠矣經子可考者十有二人沂文武而上至堯舜而止沿仲尼而下至孟軻而止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是之一字果何所主此非鑿空撰語愈殆有所見耶執中之旨略于魯論詳于禹謨愈學不至此其見道分明豹一斑耳至謂軻死不得其傳則非也道散宇宙間無古無今有其人則聚無其人亦未嘗思荀楊王諸子謂非知道不可謂之知道不可得其一遺其一非不志

道德不至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而異端之說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道在我者也豈真有一物而待于人進已乎又曰失道而後有德是道德為二物而先後之分尤非也異端起正學墜愁：千四百年後道出于春陵再出于河南幾于顏子不死復出于建安幾于仲尼復生由其氣質清明學術純正窮探力踐默契道體而用工亦精密矣道備于諸君子之身吾聞而知之反而求之吾

身則無有乎爾豈降才爾殊哉德性不尊無以進高明
之域問學不道無以造精微之間道自道人自人血肉
之軀與義理不相管攝塊然物爾嗟夫道不遠人而人
去道遠矣鄭公鵬南家碣石之陽攬轡淮浙間掌行御
史府孝廉公直詳明果決風裁凜然名振一時歲晚倦
憇卜居蘭陵佳山水處誅茅作室衆書會友講習其中
揭以凝道二字夫道者修己治人之術上士聞道順而
行之中士聞道勉而行之下士聞道則笑之雖不笑不

足以為道而勉強者亦未易多得公于道有聞亦既勉
強而行之矣惟至聖達天德此古聖賢潛心不息者也
本于率性成于謹獨擇善以誠身而已中庸之學公服
膺久矣學固所以致道也然學道則愛人天下顯、方
賴于公、豈山中人乎中庸之二十七章既開修德凝
道之端終以明哲保身之義語憲前後不類朱子釋曰道
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嗚
呼此義精矣疵賤姓名未能望履為之餘先佻來徵記

盖有不知而作它日升能尚能為公敷繹其義公折衷之

止善堂記

趙相迂翁為句曲樊君子芳書止善二字以名其東偏之室義出曾子書儒先發揮殆無餘蘊大槩研精而未及粗究理而不言事其于天性人倫之本問學操修之益成儀德容之盛所以形容至善者極矣而行者止于王畿飛者止于丘隅各止其所而不遷以至仁敬孝慈信之目皆知止而得所止者就其說推之敬不止于陳善閑邪必以^辨之所以事堯事君則敬之至也孝不止于服勞奉養必以舜之所以事瞽事父則孝之至也觸類而通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然人人何以得如舜哉不得如舜則善未得為至也不得為至則未可止也人多誤認至善為善惡之善非也乃事理當然之極精微之至有不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若孟子所謂可欲之善樂善不倦其為人也好善則乃善惡

之善而非此之謂也然孟子之善學者可跂而致而大學之善則聖賢之極功未易以一蹴造其域也樊君居是室也仰而覩其名俯而思其義一經十傳皆吾几案間物講習復行如炊之熟矣近而求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友之際各止其當然之則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此謂禮之善物于止善之義為近樊君殆庶幾焉君積勤果行居仁樂義處閨門睦與鄉閭信子姪彬彬敦敏志學有東都馬氏少游昆弟之風為三峯名家樊君又進不已泐其粗而入其精著于事而依于理揭名坐右常惺法也昌黎有言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今雖未能及已將不得為善人乎吾于樊君亦云

明善齋記

明善齋者吳中周君子華讀書之屋也天下之物未嘗有無對者故善與惡對或曰善與利對利亦惡也中庸言明善不言去惡何也明善所以去惡也學先致知而

後力行明之也即明之德之明也能明乎善則能誠乎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身力行也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非不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也不能實用其力耳不能實用其力者不誠也不誠者由不明也明則誠矣子華之為人恢廓自信篤實無偽好讀書作詩然自幼即親簿書期會之事故精力為所奪宦途中輾轉二十餘年臨事不苟是非必辯所至與官長忤必得直乃已嫉惡之心太重故忌者眾自度不為時所容深有退休之志遣其子及甥從余遊有意于講學明理者間為予言學無精粗理無鉅細致知之極功可以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聽訟之末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君子小大之獄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手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人亦莫吾欺也嘗扁_中庸之語于宣以自儆子為我發其意余曰劉元德有言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此元德所得于鄭康成陳元方講學之語也彼

號為以經術飾吏事如公孫宏倪寬者能發此語否乎今子華則能行此語者也吾嘗以為中庸此章與孟子合而孟子利與善之間一章界限尤別白學者不可不體認而居官者尤不可不以為戒也子華忻然曰君言甚善當併誌

勤敬齋記

宋咸淳間中吳胡君壽擢第進士筮江陰尉妙年秀拔文雅政術表之一時守器重之羅致幕府郡事皆屬焉守

嘯諾而已余少君五歲時習舉子業間謁鈴下顧視燕坐之室扁曰勤敬余不敢請其義已而時事浸異君解印綬去自是不復會者十有七年辛卯春余如姑蘓揖君館下容鬢蒼皓幾不復識顧余而嘆曰與子別久矣昔吾自江山歸也家國俱破憂患併集獨行踽踽：費用不售今老矣遂無田廬可以具饘粥蔽風雨吾性簡伉不能效新貴人輒與時競間獨追念幼聞長老之訓惟勤惟敬以是立身以是居官則免于戾吾書諸紳將終

身焉今棄于時不復有進取意然行已無愧四十餘矣
年猶前時之處子也吾雖貧而不墮于志吾雖廢而不
怠于學吾舊知子斯義也子盍為我言之余生晚謝不
敢當不獲命則復于君曰勤敬之義廣矣昔者睿聖武
公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使人誦于其側其詩曰夙
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又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其勤且敬如是故詩人美公學問自修之盛
而綠竹猗猗之詩所為作也君年不及武公之半退然

若不勝衣而有任重道遠之意家無中人百金之產而
有畏天命憫人窮之心此自古志士仁人之所以為難
而後世放達豪俠者之所不屑為者也每觀魏晉易代
之際士以風流相命登山而嘯臨流而觴詠據柳而鍛
由竇而入抱甕而睡一時諸賢之心以為身不得位于
朝志不得申于時痛讒邪之害正憂明膏之自煎故發
憤而寄于斯也然其邁往不屑之韻習以成俗倚仗虛
曠望空為高正始永嘉之際國事日非諸賢不能救也

而甚者不免其身嗚呼悲夫當時學者明莊老之自然
賤聖人之名檢也大學之道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以
修身為本勤敬修身之本也烏有懈惰其肢體但耽其
手足以是為達者乎吾聞之處世之道惟自治可以止
亂惟遜言可以避禍惟勤學可以救俗惟持身可以範
世魏晉諸賢未之講也君讀書稽古窮學力踐此義熟
矣余髮種：視君瞠若乎其後顧竊有志于學有志于
當世請從君發明其義而相與懋成之君曰諾哉

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飲之渙然水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儒以為此數語非深知讀書
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
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
于議論而短于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叙
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
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大理之理左氏于文理

可謂順矣特不純于義理耳讀者尚為之怡然而況于
聖賢之經書乎而況于義理之至順者乎筌者在魚得
魚而忘筌蹄者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
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已樂、則鳥可已
鳥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
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皆中理解也其
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乎游刃有

餘地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即怡然理
順之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義理之理也桓公讀書
堂上斲輪者笑之斲輪之妙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
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至也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
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造其奧之深而為之
躍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強識稽古而能文與
其弟仲賓友愛甚篤于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

順昆季藏修于內焚膏繼日埴篲唱和棠棣之華韡然
鄉人皆稱之黃君子高為之作記亦既發明兄弟怡
之樂矣而于元凱書中雋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行其
義焉嗟夫枝葉扶疎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瀉
也今世之士負學問矜文詞煜然取光寵于一時者有
之矣反而求之閨門之內倫紀之間放利而多怨挾財
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妯娌之歡有耕夫販婦之所不
敢為者而讀書之家或為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
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其佔畢雖自號為通
儒亦何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為後
記

與閑堂記

舜之孜孜為善也雞鳴而起周公之思兼三王也坐以
待旦自強不息法天運也是故聖人惜寸陰衆人常惜
分陰志功業者汲焉猶不肯流連光陰廢棄時日昔
人流涕于髀肉之消辛勤于百甍之運何乃自苦如是

不如是不足以有為爾然而道德之味無窮功業與時消長徒竭智慮疲精神窮日夜之力以僥倖于萬一幸而得之震耀于一時春華過眼隨即推謝而況于下是一等析秋毫之利較錐刀之末以與賈人子賣菜傭爭者乎嗟夫人生百歲稀矣自嬰兒以至成童勿論壯有室矣強而仕矣三四十年間可喜可愕可憂可悲者何限未幾壯而衰耄而倦視聽減而精力疲漏盡而行不休蓋棺而事未定可哀也已豈造物者使之然哉以予

為此拘：也老壯之學者悟于此發為心齋坐忘之論室虛生曰湛如也彼雖無見于聖學純亦不已之妙比之拘：于造物者則天與壤之間也里中陸君振之好學篤行幼以孝謹聞性不與物競其先莊簡公四持憲節揚歷二十餘年晚雖倦游不及享丘園之樂振之當襲爵讓于其弟無幾微見于色又出居里第之西偏築室數楹以與閑名之蓋取堯夫晚涼散步詩中天與一生清閑之句意以蕭散自處也命余記之余考堯夫先

生始學于百源之上堅苦刻厲不就席者數年夜半深
雪山中危坐潛心虛靜見理明徹所以能推乾坤萬物
之情盡內聖外主之道其工夫可謂至矣初年取友周
流吳楚齊魯梁晉之郊年三十餘始居西洛蓬華環堵
逍遙自如嘉祐熙寧兩台不屈主簿推官豈足為先生
浼哉安樂窩中鶯花高卧天津波上酒月追倍蓋生于
太平長于太平者先生之身而俯仰天地浩然無媿者
先王之心也所謂英邁蓋世之豪豈得以散人逸士例
視之哉因述堯夫一生出處大致以告振之使知道學
自修之功不可以頃刻怠而營、于富貴利達以及其
身者固不敵一日閑居之樂也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居隱堂記

劉澹翁為周君國用書其坐右之室曰居隱而求說于
墻東老人老人曰春秋時王道衰天地閉賢者退而窮
處散之四方名姓不求人知如荷蓀之丈人耦耕之沮
溺狂歌之接輿或適齊適楚適秦蔡或入于河入于漢

入于海皆隱居以求志者而聖人以為聞其語未見其人何也蓋此與下句當對看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為近之若耕莘釣渭之人足以當此春秋諸人謂之隱居可也尚未知其志之何如而況于達可行之道乎宜聖人以為未見也國用駭曰非是之謂也吾世居田里飽山林之味族大而維僑遷暨城之北一簾之外闌闌也淮浦江濱之客弱莠之子負販之夫

旦暮出入城門之軌日深而吾獨鍵關下榻不交人事日高而起日入而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咏淵明之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安敢自附于古人隱者邪予曰是何傷哉古人以市廛為大隱而山林為小隱蓋地雖近而心則遠跡雖動而神則靜也君有子七人應門戶聚綵衣于膝下擊鮮奉旨更起舞獻壽樂不可支當此時君自視如陸賈：雖家居猶時與太尉丞相往來畫策君自幼無宦情布衣終身人罕見其面所以得安

牆東類稿

其居而遂其隱者諸子皆有助焉余髮皓：生子不得
力夜漏垂盡而役不休可嘆也哉

牆東類稿

卷七

二五二

牆東類稿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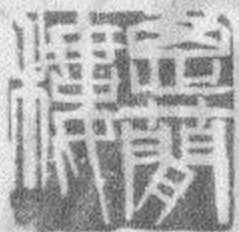
牆東類稿

卷八

記

悠然亭記

濟與漯交流漯久枯而濟旁出源西北來環齊之疆東
會于章丘之明水匯為東西麻灣而繡江之水出焉江
自縣東迤西而南故參政可與張公之別業在其左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陸文圭 撰



子元樸實繼先職構亭其上而命之曰悠然介李侯復初徵記于牆東陸叟曰噫異哉公之名亭也昔淵明字彭澤令僅八十餘日不肯束帶見督郵賦歸去來詞返柴桑里閑居重九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方其徘徊東籬之下悠然自得謂此中有真意蓋低頭採菊舉頭見山景與心會所以為奇而或人輒改見字為望字遂使此句神采索然以見之出于無心而望之則有心也此老曾襟洒落直寄興于山川之外

高情逸韻今古一人而已張公以家世入仕遍歷清要聲望煜煜三十餘年遂躋臺省長官值中朝多故國勢搶攘之際南北驅馳朝受命而夕引道詔書敦迫使者勞午馬足車塵不得休閒以疾辭冰床重繭鮮食而寢血氣未動不得免焉推枕而起皇皇馬未知稅駕之所豈復有倚憲寄傲登率嘯舒一日之樂哉李侯曰不然叟所見者迹也而未知公之心也王仲淹有言心迹之判久矣淵明之時非今之時也公之心淵明之心也世

以淵明為隱者淵明豈無功名之志哉觀其命子之篇
歷叙陶族之興追想桓、長沙之業自以晉世衣冠耻
事異姓義熙以後止題甲子故得朱氏綱目晉徵士陶
潛之書則謂淵明為隱者非知淵明者也謂淵明有志
于功名者亦非也公則深知其心矣然則黃金橫帶馳
聘于淄繩之郊人以為公榮而遙、白雲鬱、長松公
之興已在乎西山之西東山之東矣叟默然侯曰吾二
人問答即記也試以復于公何如叟曰諾敬書以授之

時天歷庚午上巳日也

本竹山房記

余讀書江山閉戶罕人事師君彥應自吳中來風度疑
遠器局修整望而知其為儒林之老宿行輩也余從之
游一日袖文示余曰此吾友人史君敬輿記吾本竹山
房之作也吾之先蜀眉陽人本竹則眉之永豐山名也
距州七十里而近其地產竹穹林秀壁仙官羽士之所
宮師氏永豐之望家于下數世矣始吾幼而出峽沂江

涉湖憂患風雨更數十年退而老于閭盤之內因結小樓二間榜曰本竹以識吾一飯未嘗不在瞿塘西也史吾同郡知吾為審記文云然子謂何如余應之曰昔峽陵城西有村曰濂溪周先生居焉先生晚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築室其下以濂名溪張欽天祠堂記中所謂寓于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者是也先生人品甚高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千載而下知有濂溪而溪之所以得名則魯直諸人未之知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處

父母國之道也古者井牧之法四民樂業安土重建中世士大夫離親棄戚墳墓宦游忘歸橋寓他境愛其山川樂其風俗留居之者十率八九歲月之暮所歷既倦則故鄉之思日夕在望蓋首丘之情有不能忘者每觀子瞻換氏之文見其兄弟壯歲出蜀飄泊彭宋之間顛沛嶺海之上憶喜歡而至勞遠夢指江水而誓欲歸田言不及踐而眉山之蘓遂為潁濱陽羨之蘇矣師氏以經學行義世其家百年之間文獻相承其功名雖未及

蘓氏當年之盛而優游鄉里沒稱善人亦無蘇氏當年之憂患雅德之論固不以彼易此也今吾彥應少年之出或者其有蘇氏功名之志已而落魄不偶終身流寓至于扁故山而自號以寄西歸之懷自附于周子濂溪之義君子固深嘉其志而亦悲其身之不遇也雖然周子從容道德而處心于得喪之外故其處也樂以忘憂非士所宜法耶蘓氏喜文章好功名而寘身于是非之內故其出也多憂鮮樂非士所宜戒耶既以此說復于彥

應顧兒居仁書而識之亦以自做云爾

碧巖記

王君實臣世居灤水之陽曾出金國完顏氏為漠北貴姓祖父昆弟列官于朝君總角趨安西幕府以忠謹聞會權貴人當國崇貨無厭利君宅一區使左右怵君且曰若欲宦乎與我即可得君辭曰先人敝廬也且不願仕君母夫人愠曰此言何為至我即不幸吾母子死其下權貴人大不樂時用事久睚眦立齏粉君曰不與必

懟我吾謹避之耳索馬疾去南抵江淮先人故吏多在
馬聞君至大喜爭致之君往來其間浮沉數年鬱鬱不
得志一日詔下東征君慨然自奮請具橐羽從軍提銳
卒操舟入洋中請先登岸擊賊會主將班師尋以君董
海道饗事由東吳轉輸遼碣鯨波蕩瀟歲一往復壬辰
夏五漕臣議更益法偕君出司道過申江訪予寂寞之
濱余前未識君為予叙出處本末握手出肺肝語且
曰吾州太行迤北古桑乾河側鉄山峙其左玉山聳其
右旁有碧落之巖穿林巨右水崖千仞吾兒時釣游其
下日宴忘飢當時以口語心異日買田築室終老于是
今四十年矣閩河隴海崎嶇萬狀二宅始見髀肉皆消
此志猶未遂也顧念得姓以來二百餘年積筭滿床不
可以當吾世而墜先澤以故勉從事不敢告勞然故
鄉先隴寒雲夕照夢寐每墮其間嘗即寓居榜曰碧巖
不忘本也子為我著其說余曰君侯知馬伏波之事乎
昔者馬伏波衣羊裘起從軍遨遊涼蜀間從弟少游嘗

謂之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鄉里稱善人可矣彼
伏波擊交趾女子住浪泊中仰視飛鳶跼：墮地憶少
游平生時語不可復得嘗對宦屬從容言之自恨歸計
不早言猶在耳及侯新息佩金紫復將樓船出九真將
騎兵出雁門據鞍矍鑠請擊五溪蠻卒之壺頭不進曳
足卧石室中終身不復踐少游之語今君侯春秋方盛
有茂陵壯士之風當其往來江淮此伏波遨遊涼蜀時
也及其征海東鑲遼碣此伏波擊交趾住浪泊時也碧
巖之號寤寐家山于是思少游平生之言矣今而後君
侯投簪解佩御款段馬乘下澤車過家上冢擊牛醜酒
以宴父老然後尋兒時釣游時處返吾初服優游卒歲不
亦可乎不然九真之南雁門之北五溪之西唯君侯馬
首是瞻則碧巖雖在吾懼蘿月之淒涼也君聞余言默
然良久曰子言有理吾方圖之子其書以授我乃書授
之

一山記

暨居浙尾壯瞰長江直郡治北枕江之下有曰君山以
楚黃歇得名山形小而勢踔無崇崗翳谷以憑阻其高
深然開郡千百餘年而君山郡主山也其西南則秦望
青高其東則由里啟故鳳凰諸山環趨而拱揖之故君
山雖小最甲于諸山每遇春風花時秋濤雪月之景詩
豪墨客遊人士女登臨而觴詠行歌而坐嘯山之勝槩
不可殫述余嘗欲卜廬其下為終隱之計而未果也趙
君鼎之家于山之左朝夕與山相接已而避地去家僑
居城西南隅距山數里所舍幽邃而闌闌疑若與山不
相聞也晨起推其戶故山之青忽排闥而已入數峯低昂
若遠而近若佇立以俟若顧盼咫尺而不得語也趙君
喜而嘆曰吾與山有宿緣耶何追逐而不相捨也因自
號曰一山而謁記于余：思趙君少時以故國佳公子
挾豪貴馳騁于當年謂功名可唾掌取時移事改卒困
阨不得志方求田問舍皇々焉無所之此固陳元龍之
所竊笑而歆卧君于百尺樓下者也然出處殊時老少

異見隱居求志遜世無悶亦君子之高致也試與君倚
浮遠之欄呼大江而問之自楚以來更國幾姓春申之
後閱世幾人彼之豪勢富貴朝榮夕悴殆如秋種之花
而一山蒼々千歲不改自古高人逸士所以定捨彼而
取此者蓋有以也趙君其遠返故廬母使猿驚鶴遠以
動草堂之靈余異時樵服拜于庭下負薪汲水以相從
請分此山一半鼎之名孟鑄少余一歲云

觀稼亭記

楊子築亭于野圃之上命之曰觀稼領客登焉客曰異
哉子之名亭也山有嘉卉隰有荷華漢南之梅涓水之
芎藭皆足以供詩人墨客之翫若稼者田里間事村疇
野老之所務且須襪襪之具在焉子何觀之有主人嘆
曰書無逸詩七月皆言稼穡之艱難周公豈欺我哉自
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以農事為本故孟春躬耕帝藉三
推孟夏司徒巡行命農勉作秋省斂而助不給若庶人
則三時之間沾體塗足盡力于南畝者也今吾與子命

名曰士幸免服田之勞偃仰一亭之上徘徊四顧開口而笑舉箸而食得無犯素餐之譏乎客曰然請為耕田之歌。曰昀：兮乃疆乃理春陽兮俶載良耜耕澤、兮或耘或耔甘雨祁、兮以膏我稷黍載穫濟、兮萬億及秭曾孫不怒兮農夫樂只歌罷主人大悅酌酒介壽而退

橫舟記

清暉堂之東得支徑出外圃行數百步曰梅臺：下為

池：岸種木芙蓉夏秋開華掩映綠岸迤北為橫舟閣閣礎入池與臺相直望之如畫舫然壬辰秋予侍公登其上徘徊四顧扣楹而歌之歌曰采芙蓉兮中塘羌歎濟兮無梁留帝子兮北渚阻美人兮西方擢木蘭兮雙橈清風吹兮野飛航晨趨墟兮爭渡溪口無人兮滿船夕陽夕陽兮奈何歸來兮滄浪波上兮寒煙水禽拍、兮葭莢蒼、倡漁歌兮和汝起漁罾兮鳴榔憶孤注兮倉卒尚不如老巴東之鄉拾澗草兮忘憂又何必森戟

與凝香歌闋而退

賓月亭記

永嘉山水甲東浙而南雁蕩占勝處第一山據平陽邑南林壑幽秘源洞紆縵衆峯唵呀互相吞噬巋然出奇者三十有六里人葉君家焉瞰江築亭面揖紫翠水遶欄角鳴一夕山空無人鶴唳松顛長天捲雲晴碧萬里葉君步至亭上手執鐵如意浩歌離騷九章歌未闌有客徑入坐山上寒光炯然神爽逼人清迥出塵俗表葉

一見驚喜頽謂客曰子非纖阿望舒之流乎吾聞鳳凰之樓鵝鵲之觀眺蟾之臺影蛾之池妙舞清縣宵樂未央子胡不往而獨于荒江之頻窮崖之下辱以訪予得無淮陰侯之過樊將軍乎客曰王侯貴人之家歎以延我亦未嘗不往然彼豈知吾之心者哉吾性孤耿每逢騷人羈士苦調清吟蕭然而長往者心輒愛之故今夕造子願與定交可乎于是主人大喜舉酒屬客酒半酣主人起舞客曰吾往年與謫仙對酌花間李謂吾不解

飲嘗停盃而問我以古人之事後又與雪堂老人遊于
赤壁磯下聞吹洞簫聲相與舉孟德烏鵲南飛之詩吾
行天下知心僅得二士今子成三人矣主人聞之益喜
笑語良久以如意指客示童子曰汝見吾平生有此客
否童子假寐弗應須臾太白西沒野鷄初鳴客辭主人
而退期以來夕復會亭下葉如期而往侯至夜分俄陰
雨驟興風雨交作客遂不至葉君悵恨久之後數年道
過蓉城以其事語友人陸某遂為之記

菊軒記

霜露既降秋芳獨妍香而耐久枯而不墜故其功益壽
延年人誰不愛菊然愛者即指為淵明則不可九日閑
居東籬獨酌興直寄焉耳世遂謂淵明愛菊然則松菊
猶存撫孤松而盤桓謂淵明愛松亦可演而伸之愛蓮
花者皆周茂叔邪况今時之菊殊非淵明之菊也陶宏
景言菊有甘苦二種花有黃白二色生南陽鄴縣最難
多得宏景梁人上距晉宋不遠度淵明所賦之菊亦止

此耳史正志范至能譜菊近六七十種已倍本草數十而陶未之見也然詳其名品俱甚平，無絕竒者近二十年海上吳中延及江左種，瑰異疊見層出幹高踰八九尺花大徑三四寸五色淺深金粉絢爛殆與西洛牡丹廣陵芍藥相伯仲史范又未之見也豈天地之氣時有所偏聚而人力之工巧轉移其間神功造化有不能違者非草木之妖邪使淵明復生手掇其英未必不疑其美而艷以為尤物而棄之也然則土脉之美惡植物之盛衰識者必有所感矣鄱陽葉君宗陶時菊盈軒持以示余，何言哉噫時今非昔花亦今非昔矣淵明之高山景行今猶昔也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及也

萬松堂記

芙蓉城東北可二十里有曾氏山庵後為禮敬寺，後有萬松之堂龍澤上人游方而歸介錢塘仇仁近詩為其師求記于牆東史，曰堂之鉅麗吾未嘗寓目焉烏

乎記他日過之門廡深寂花竹淨娟尋師方丈拾級登
堂坐語未竟忽聞笙簧之聲起于壁後琴、喁、高下
疾徐似中律呂方傾耳聽之雄風颯然衆竅怒號如海
濤萬頃浩、湯、澎湃觸石駭逸奔雷攏百川而東之
也為之悚然而驚主僧微笑顧童子啓扉但見蒼松滿
山修者偃者直者扑者聳者樹者磔多節者拳腫者
甲錯者虬鬣者披髮者蒙霧而膏染烟而黛枝若翔鸞
根若踞虎目覩之不能狀手約之不能數茲其為萬松

之上而築堂以臨之者取歲寒之義歟吾聞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自一生萬、不為多會萬于一一不為
少此物理也有以少為貴者故淵明喜孤松之秀務矜
獨樹之奇今師種松充牧巖谷將蔭堂階千歲乎將規匠
石棟梁之材乎將為樵夫斧斤所薪乎將受雨露所培
乎將遭霜霆所摧乎吾與師皆不能知也師曰吾佛法
悠久願力宏大叟無慮且叟以萬松為多乎芥子可納
須彌也叟不答是夕留宿山中顧憲上月影邊鬢皆為

龍蛇夜且半猿聲四起孤鶴長鳴擁衾不寐童子侍側曰猿鶴時々出自松間來聽吾師說法耳堂成于某年某月住山無極愚公別山參公今嗣孫某人某云

三皇殿講堂記

至元戊寅詔下所屬收揀明陰陽醫術之士是歲十月天雄趙珪寔來江陰領本路醫學醫始別籍為戶除徭役趙受代去又六年子德新來嗣父職武林徐谷陽副之先是太醫院奏醫學久廢後進無師謂宜隨路設學

置博士弟子員歲時講肄制可于是中書省建言各學創三皇殿春秋釋奠著為令符下本路施行間程李二將軍獻地若干于城之西南乃即其處度材鳩工趙徐二君躬董其役歲在丙戌五月辛未殿成越八月丁未堂成朔望師弟子跪謁如禮退而升堂相與講述其一家言矣夫素問難經靈樞等書其徒相授以為邃古之秘源遠不可追考殆與炎帝神農書黃帝兵法之說相類然其旨蘊工巧理氣融貫知陰陽之故標死生之本

濟人澤物其功殆出于諸子百家之上識者以為六經之外不可以無是書也世不可以無是書而技之精妙又非書之所能盡者昔長桑君授扁鵲以禁方而戒毋泄其傳公孫光授淳于以奇方而願毋以教人上池之水菑川之法今人不能知也然則堂之講是惟無斲輪者在下有則必笑之矣會其徒徵記于余：儒家者流挾其師之說以鼓動斯世力顧不及彼也尚何言哉

芹塘記

國朝仁育舍生周卹民瘼命京師郡國皆立醫學置博士弟子員以季春季秋之三月九月釋奠于三皇儀視孔廟前代所無叔見也暨祠在于城東南隅地迫民居涉堦而北不百武有兵馬司舊址前列諸峯後帶江水而勢寬敞廟食為宜延祐初守喬侯遷而築之正寢巍然廟貌甚古餘弗稱是歲久且圯天歷己巳某始至伏謁祠下顧瞻楹枅心惕不寧退與同列謀之同知州事劉君信甫慨然任責各捐已奉率屬鳩功傭匠僦夫民

不知役寫放鄰郡之制繪塑善濟公岐伯神應王扁鵲
以下十人侑享從祀如十哲門廡講堂下至泡福位置
得所又以餘力甃砌苦墻通渠引流百廢具興落成有
日囑記于某切惟古人所居之館一日必葺况古聖人
之居朝廷之所嚴事者哉某與劉侯則既免于戾嗣而
葺之豈無望于後之人哉或謂鴻荒之說聖人惡之者
楊雄氏之駕說也

常州薦福寺記

晉陵郡薦福禪院創于唐天祐間正清玄策二師坐寂
之地叢林儀矩甲浙之右至元乙亥用師江南常為兵
衝守臣以拒戰死破城之日升湮木刊而三百餘年之
薦福卒燼于劫火中惟佛殿鍾樓僅存涉江而北抵暨
陽界寺有田二千八百餘畝宣和中郡人卜居士捨以
飯僧兵後其徒散之四方而田為豪有力者所據丙子
春僧笑岩來居之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說出餘力以翦
刈其荆蒿殘碑斷甃幻出化人之居既又詣官訟理卒

歸其侵疆而寺之舊觀咸復壬午臘月過暨訪余具道
本末求余文以誌其起廢之歲月余聞而歎曰盛衰興
廢數存乎天而人力不預焉然所以盛衰興廢不假乎
人則數亦不能以自行昔唐之將亡也茲寺創焉其廢
也以宋之亡與干戈實相終始疑若有數行乎其間則
其廢而復當興也固有待乎其人今笑岩即其人也笑
巖雖為浮屠其學幹畧勤敏類世之有才者故所向如
願而其功皆得書余獨于復田之事重有感也自西域
王子以捨為行中州化之彼怵于因果報應之說本非
正道其用意則亦善矣世之貪者至攘臂而攫之取非
其有之謂盜其良心無從愧恥聞卜氏之風亦可以少
省哉笑岩名晉悅暨之永陵人

延慶庵記

距北江數里所轉柳巷而西石徑縈迴過野橋林樾扶
踈屋瓦參差梵音經聲殷々與海潮相應答而山僧野
衲之所棲東西行人之所回顧者潁川陳氏之精廬也

始榕山君既寢疾豫為終制粵瞻舍北樂哉斯丘既得
吉卜經之管之手植松檜成行鬱々佳城白鶴來翔既
又築室于其旁以為享祀焚修之地名之曰延慶招僧
可明如晦居之明來請記余惟禍福感應之理蓋天之
精祲之交而陰陽善惡之積相摩相盪反復無端而真
有不可誣者故釋家有福田利益之可求而易家亦有
積善餘慶之可必然求之說出于有心而必之說則無
所利而為之也每觀于公之高門王氏之三槐執券索
償如取諸寄而造物者卒如其所期亦若有陰相之者
豈其理之必然而氣不能不隨之歟抑氣以類相從善
感之者亦善應故人無不老之壽而有可延之慶壽止
于當年而慶流于百世故也榕山君富而不驕以濟人
利物為心時躋歲歉江淮間舍活甚眾種德深矣陳氏
而未艾也其在君之二子乎慕學而甚賢好施而不倦
天種慶于是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懿氏之占殆復驗
矣

報恩庵記

佛之道以無為宗以寔為安以身為幻苟利于物肌體
髮膚捨不復惜獨其所居莊嚴靚麗費億萬計通都大
邑招提蘭若無慮數百區鳴鐘而會擊魚而食澗立巖
石之下尊師老宿結精廬以依焉者亦復金碧煥出林
表與前所謂佛之道絕不相類余每恠之嘗試以扣其
徒皆不答講師智滿一日謂予曰吾祝髮時尚幼輒通
大義時、為人講說謂得三昧會失意權貴人擒致于

理事幸得釋擲拂子徑去一鉢游方幾二十年晚歸鄉
里吾老且倦念不可無把茅以蓋頭乃即售山之東村
曰張岐擇爽塏地幾弓右控大河左揖定山環流疊嶂
圖景獻狀鳩工賦役合岐夷甯數楹草創游息其中瀝
十指血書華嚴八十卷積而藏之扁其屋曰報恩嗣吾
法者惠日法澤與有力焉不幸早世嗣孫妙粹實繼其
役若思精志銖積寸累不數載山畬增衍林木陰合視
前所構十加八九追念往昔五十年間如一晝夜是非

榮辱浮雲散滅維是剏始之勤不有紀也後知莫知其
因紀之何如余應之曰佛之道以無為宗以實為妄以
身為幻幻是身本空君子何有無恩無怨不知所報余
與師處于今世夢也師之居夢境也又欲以是傳之後
世然則此夢何時覺耶師笑曰吾今日相與問答亦夢
中語也昔顯公謂天衣禪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此事如何余默然不答居數
日師命其徒來徵記因次第其語授之且曰吾二人問

答未竟百年後復當為叢林一大公案師曰然命刻之
召師未氏暨之雙牌人

永福庵記

僧友山介余友義夫來請記其先未諾也請至七八而
不倦余友之言曰師陳氏世居白鹿之新橋曰陳巷者
族所聚也師幼有至性棄家游琴川受業淨居久之棄
去主高氏之奉親庵高氏徵周氏以禮致之後主東舜
之行慶與周合謀崇飾其宇擬拾衣鉢俾匠石費居數

年猛省作曰吾陳氏子吾親安在而為他人地乎即日
挑包問訊家山汎掃楸松買田營室意想心畫種之莊
嚴經始大德之巳亥越丙午迄工佛法圓成聞者美之
今過東譽村望之叢林蔚然隱之聞鐘鐸聲者永福之
庵也其中有庭翼如有立曠如者他年求息之所也于
是師之願力宏矣請子志之以示其徒俾世守之勿墜
其勤無不可者余聞而疑之儒者宗孔氏立愛惟親奉
先思孝報本追遠于五性屬仁與禮墨者師矧曇斷愛
欲之源等慈悲之施屏棄六親逃居山澤苦形鍊志滅
盡衆有并滅而寂亦無滅者今師之云云殆用世法不
出于世卒墮世網中類家人子年少浪走不自飾晚依
田園家累百金顧景自惜惟恐于其子若孫一旦廢墜
而諄之遺絨及之也此其著想正與瞿曇氏之教相戾
至于敦族懷親結廬墓左孝思老而彌篤則甚似吾孔
氏之學耳世有墨名而儒行者豈非昌黎公之所願交
者耶抑文暢之序公從柳子厚所譖也余于昌黎無能

為役獨念子厚謫居湘中北望城南先墓所在寄托村
隣芻牧不禁自恨不得如馬醫夏畦之鬼受子孫追養
者每讀其文而悲之死者如有知聞師之風亦少愧哉
師名謙益求記時年七十餘矣

常州路玄妙觀莊田記

猶龍氏之道清淨無為齋心寡慾然為之學者聚其徒
以請其師之言又象其天之主宰而事之于是乎不可
無室以居無田以食夫人居而求安食而求飽此在吾

易中所謂神而化之也日用而不知者邪富者壤有餘蔬
貧則貸粟亦既清淨寡慾猶未免此又豈非吾有大患
為吾有身者邪延陵郡玄妙觀實故天慶元貞初賜今
額觀基晉永嘉中尉毛公捨宅為之觀田則宋端拱
中教練使陳公所施有年所矣乙亥南風不競師燔焉
一城為墟道士執左契藏之地中幸得不燬于是道錄
可道樊公帥眾先入披榛莽屏菑醫堂觀粗立莊田多
為豪右所據諸公訖理悉歸侵疆真靜闢公繼領觀事人

復核隱租修明故籍副在有司鈐以印章乃合元額并
後續置及道俗所捨條例項目凡若干頃田議勒之石
以垂永遠居敬蔡公又繼之創祠室具香燈以祀施主
之考妣師資且欲鐫其姓字以勸來者今住持雲巖華
公痛前人之志未就不遠百里踵門謁祀余嘉前後數
公之勤嗣續弗怠弗私其躬吾儒教中能自樹立鮮及
此者故為之著其顛末觀中人體于是粥于是以糊其
口者可不知所自哉或曰是則然矣抑曠潦之不時出

納之弗謹則如之何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自今以
始歲其有矣况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雲氣御飛龍能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哉若夫管鑰司存是其塵垢秕
糠奚故以為事天歷已巳重午日記

資敬觀捨田記

余賴前人餘慶襲箕裘之業顧惟鞠育深仁歆報罔極
不能守志盧墓手護松楸親扞採樵者以誓畢此生之
願規墓傍地可置萬家河流徑其左蔭以修竹樹之嘉

木垣而築之構宇于其上延道流居之請于朝以甲乙
住持著為例晨夕香火上以致封人之祝下以存豐氏
之祧又慮春秋享祀無以供粢盛而饘粥于是者無以
餬其口惟是先疇之畎畝不敢受籍而置之觀中者為
頃二十有畸為米豆若干麥若干石有畸制其出納為
之品節羨餘則儲之以給創修之費後嗣之賢者斥而
廣之以成吾志其不賢勉而守之母去其籍毋毀傷其
薪木可也昔李文饒記平泉莊有毀吾一樹一石者非

佳子弟而洛陽之亂醒酒石已為監軍所得劉夢得游
玄都觀桃花千樹後十四年重來則兔葵燕麥蕩搖春
風耳世故相尋人事相感令人悠然興嘆由前之說吾
子孫責也由後之說觀中人責也乃刻規約于左方年
月日嗣子某記

資敬觀記

資敬觀者永安華氏宜珍昆弟之所建也觀以居道家
者流而名出于儒書何也華儒者也儒者則合為從道

非慕道也慕親也宜珍之父指山君力本以起家力學以起宗樂施予不求名所樹立甚宏濶里閭稱德人不幸中壽以歿大德之未歲在丁未窆于梅里之呂橋厥施既遐二嗣競爽追孝于前人乃即其旁闢地十數畝築道士之廬河流縈迴地勢亢爽松柏茂舊水竹觀深道過西橋者望之如化城之居鐘磬聲時出林抄居人指曰此資敬之觀也夫敬一也適之事父遠之事君孝可移而忠能竭其力則能致其身矣傷哉華氏之親之

不逮養也而猶幸雨露怵惕之懷之有此託也事親之日止矣而猶幸事君之日長也華君致遠之器自今展拓此敬施之于家則男女正位勿嘻也施之于朝則責難陳善勿沓也施之于民則經營盡瘁勿燕也

是為資敬之義豈曰黃冠雅拜祝聖人壽而已乎豈曰深衣坐講席為國人矜式而已乎存之以不倦之誠續之以必葺之勤保之以勿墜之訓則此觀與天壤俱存可也或曰華氏之先有隱德焉其子孫又封崇之九京

可作安知其不邈颶風而上征載雲旗驂玉鸞以就羽人于丹邱乎而憐、乎茲土也曰是非儒者之言也夫孝子不死其親而非此之謂也劉盛讀孝經曰誦此能行足矣焉用多讀而不行乎嗟夫此儒者之言也宜珍名玠嘗為吳學正與弟璋俱以孝友聞

棲真道院七元閣記

潯江之浦昔有棲真道院宋嘉定壬申道士周志靜所建陸守玄俞至洪共成之歲久潮汐吞齧勢不能支至大巳酉其徒管元範徙居州治虞山之陽又十有四年至治壬戌王清仁香遠復建七元閣于殿後規制崇敞殊侈舊觀介余友李剛直求記于余：辭不能李不可數徵余文余扣之曰七元之義何居李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維北有斗其星七謂之元者尊之也事出道書余因思王介甫嘗作臨川祥符觀三清殿記止書其屋楹窗戶之深廣至作九曜閣記則又書其溪山登臨之勝與夫興造之歲月直謂此閣為游人之壯觀而已三

清曜九皆秘而不言豈非儒與道兩家九流各專其一
固有所難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
極之先而不為高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
為老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禹強得
之立乎北極蒙莊氏昔有是語也且天之蒼：其正色
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
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古之博大真人哉冲漠無形变化無常安知
其不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六合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以降福于下民則祈禳禱禱之地似不可
無也余曰然吾二人問答即記也視介甫贊矣歲在昭
陽大淵獻戊午月癸丑日書

靈芝記

至尊登大寶之十有三年歲在敦牂中外恬熙民物康
阜真元塊比散為休祥于是靈芝九莖產于古延陵郡
通守單某之室昭瑞應也公曹南人字吉甫貳郡有善

政秩垂滿一日洒掃東軒書榻之下得異草焉萌出土
中如玉笋踰月浸長敷葉二十有七如佛指如重雲如
虎拳如龍首五色眩目朝夕變見久之成紫金色背白
如雪脉理聯屬珊瑚交加勢傾西北朝揖天闕人士聚
觀請以上閣圖示四方佯來徵記憶歸附初延陵以僚
及受誅堙井刊木萬室飛灰遺民百無二三荆棘中創
立城郭昇平日久流庸漸歸府寺一新塵市復合蝸君
朽壤蒸出神奇嗚呼異哉氣化盛衰物理消息幽闡茫

味赫奕顯煥非至人莫能測非鉅人莫能當于是單氏
有隱德焉是何祥也吉甫子禧為僕言其先大父諱某
金國進士調陽穀令棄官奉母逃難絕食拾甚採薺以
自給晚節浮沉居畫錦里中講授義學手葺草堂名曰
甚薺反畫錦之義也嗟夫芝蘭之瑞其甚薺之積乎向
培其本根今暢其枝葉者乎予讀國風知薺之為甘讀
頌知甚之可食疑芝字獨不經見豈古有之而不為瑞
歟抑古無之而今出為瑞歟王介甫謂祥符中封泰山

民間獻芝者以萬數澗溪岩壑搜抉殆盡因以嘆一時好惡之異謂皆治道所尚然人之情多見為常間出為異今世不多見也治道雖不尚此非治世焉得此乎上聖道德甄和毓粹諸福之物莫不來庭璽書褒寵下延陵郡襄靖之後此其昌乎吉甫明恕而直老為吏師子禧好學甚文諸昆弟彬、馬玉笋之祥滋未艾也僕耕穡東郊味飽葵蕨不識芝為何物昔聞商山老人採以乎療飢本草亦謂五芝服之令人輕身延年誠仙藥之上品願未知服食之方爾願從老圃而受學焉或曰是殆不可以人力致也夫不可以力致者芝也有如商山之老人者又何力致之耶噫

非史類稿

牆東類稿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九

傳

朱家傳

元陸文圭撰

暨民有朱姓者以賣撲為業久之精其術輩流莫能及
呼曰朱家而不名朱挾其術遊貴人之門無不喜之者
重簾深院風微晝寂外聞闌市喧囂之聲於眾中必能

認之曰此朱家聲也朱家所至雖兒童婦女皆相相迎
笑競逐之其術善以寡得羸以賤易貴以物與人無吝
色戲取之亦不屑較至有負其直者一毫不貸也故所
得常倍以閭巷細民致中人十家之產嘗曰吾以十指
上起家市少年有誚之者曰朱家脅肩諂笑以求媚於
貴人俯僂終日在地獨不嫌崔烈之銅臭乎請易其業
朱家嘆曰吾聞勞力者食於人吾儕小人勞力者也吾
目不知書無負郭田可以具饘粥飢寒迫人且為溝中

瘠矣今吾鷄鳴而起皇皇焉適市燈昏而歸視吾所攜
具而醉飽之資在焉皆俯僂終日在地之力也然後具
斗酒七飯呼屠沽兒輩環坐妻子歌呼擊缶酣暢而罷
為一餉樂也吾何以易此哉古之人淮陰袴下高陽博
徒率由貧賤致富貴安知非吾輩中人也市人聞之皆
曰朱家有大志不可測已邠中秋暑一夕而斃行路喑
喑嗟悼有邑子作詩弔之曰孔方入手便通神使盡機
關誤殺人血指汗顏貪取利財多福薄喪其身人傳以

為笑因命其徒歌之為薤露以給葬云陸子曰朱家之
出微矣豈古大梁朱亥之苗裔歟其事鄙俚污賤無足
齒錄者然觀世之人巧力較利以術鈎取人貨財者亦
獨何異於朱家哉且彼惟目不知書故抵此則讀書而
行市人者雖與朱家執鞭亦何辭焉述其事作朱家傳

碑

常州路達嚕噶齊太中大夫德政碑

皇慶元年秋八月召太中大夫常州路達嚕噶齊達爾

瑪吉爾迪赴闕昭異恩也舊制郡縣官三載成考代至
乃更其有政績流聞素簡上知者璽書寵褒銜車趣召
超升內轉不以例拘所以旌良吏風列城也至大初公
自秘書出牧暨陽歲適大侵蒐講荒政首捐圭租務農
勸分輕刑簡役期年政成今上毓德春官雅聞公名遲
公入見勞問優渥將處以機衡之任公頓首力辭丐補
外增秩二等復出監延陵郡常暨隣壤聲聞素接熟公
教條甫至之日二邦老稚交迎境上擁 普不得行郡

當孔道使蓋旁午調發無虛日同列爭以嚴核為能趨
辦為功公既視事一切鎮之以靜馭之以寬庭無留訟
門清如水日晡吏散登郡圃多稼亭延接賓僚坐笑從容
不自知主將之尊也郡多寓貴素不戢下挾羣不逞橫
里中百姓苦之公至有禦物於道者碎其魁尸諸市主
為請不能得自是屏迹迄公之去無一人謹於市者焉
庚戌秋旱田禾將槁公訪知魏村之金牛山有龍祠晨
冒暑途走數十里抵湫上焚香未退雲氣郁然五色蜿
蜒翔導馬首公喜見鬚眉未及郭兩驟至御者進蓋却
之衣帽沾濕觀者如堵舉首加額謂公之有志於民也
舊歲客舟過昇之龍灣為盜所得衣貲盡沒昇府購捕
甚急擒十四人瘦死一人御史錄囚疑之徙鞠於常公
立囚庭下察其色有寃且肢體殘瘠不勝考掠為之惻
然取成歎閱實具得誣服狀因破械小愒之潛物色真
盜踰月晉陵捕江賊八人併獲其贓訊之皆龍灣舟中
物也盡縱十三囚還家一府大驚公之神政舉斯三者

他可知也昔廣漢知閭里之姦鄭宏致隨車之雨若水
辨女奴之寃前史以為美談今無愧於古人矣公行有
日吏民惜其去相與聚謀有欲援漢潁川借冠君故事
以請者或曰君命召不俟駕乃止有欲援唐寧州狄使
君碑故事以請者衆曰諾乃鐫石爲之辭且系之詩曰
九州之外人物瑰奇美玉如公簡明惠慈三年報政弗
亟弗遲泥金尺一命汝來歸臣拜稽首天顏不違蘭陵
西道五馬駢駢公歸無遽民將疇依維石峩，下有穹
龜匪公之美維後之規式崇爾瞻以慰我思

同知江陰州事韓承直德政碑

兩京傳循吏文翁而下幾人蜀郡南陽潁川渤海之地
不聞有片石紀牧守之遺愛寄吏民之去思者豈當時
有之而千載之下漂沒利缺不復可考歟抑古者風俗
質樸文未工於紀述也漢末魏晉間碑文始出尤盛於
唐通衢廣野龜趺屹立道傍過者指而問焉則曰某刺
史某縣令之德政所致也歸而考之史傳則姓名與其

行事有不合者矣惟羊太傅在荆狄梁公在魏名德最著當年懷之後人思之出其碑下者為之流涕徘徊而不忍去則其仁心惠政盖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今二碑之文卒不傳而二公之名與天壤俱則雖無二碑可也丁巳之冬余將有遠行鄉人請曰子少止同知州事青社韓侯秩滿代去州人德之將刻石以頌需子之文余曰侯之德政可得聞歟鄉人曰剛柔相克正直無偏侯之德也剔蠹除奸禁暴禦災侯之政也侯之涖職會

歲大稔務穡勸分恤貧賑寡豪右發廩細民受券是歲饑而不害杭民告糴省府令派江淞稅戶船粟往哺文移峻急侯屢申乞截留綱運止救一州久乃得請百姓呼舞米直頓減是其仁也主帥不職屯軍橫里中民有訴者侯命擒卒至於庭詰之有小校歷階上挾卒馳去侯大怒條軍中不法事將按舉之同列避去不肯署侯爭愈力迄取卒致於法城西有奸民假警邏為名橫行境上脅取民貲久之益鴟張罪惡盈貫敗獲收繫行賂

規脫去吏皆許之矣侯持不可窮劾奸狀得罪十數斃於獄竟除其害是其勇也公退之暇庭寂如水苞苴至門閤者拒不納倉庫羨餘例瓜分之侯獨却不受是其廉也有挾仇指平民為盜者笞掠誣服侯輒平反之解縛縱去訟不已推覈數四卒得實果非盜是其明也侯性忠懇待僚寮甚睦而不苟同長官縱其下受賄豪奪民妻侯戮於市歸其妻長官怒不恤也尤留意興學校修宮室教育生徒凡隸於學者不征於鄉儒服踵門者倒履迎不及俗吏有誚侯私於儒人者侯笑不答侯為政大畧如此鄉人之詞未終余曰止為官不當如是耶若有他美余不敢請是足以書矣請書之鄉人曰諾請為銘：曰洵美韓侯正直且仁敦我薄俗沃為陽春有攀其轅卧於城闔將侯毋歸留惠我民南墉之道江水粼粼孰去而思視此刻珉

題跋

跋李良輔傳

友光道示余李良輔傳大者述其盡忠外舅之家余讀未終篇掩卷問曰李父母在乎曰無之余曰免矣不然則能無於陵仲子之譏乎昔者韋相擇壻得黃裳晏相擇壻得韓國事業光明照映史牒良輔勉圖之杜富二公亦人耳社公詆執誼之奸富公斥元獻之黨良輔之所不肯為也然君子不以是咎二公之不義者以其忠且直也良輔之所不能為也若正常之事則無愧之矣

跋徐和父折獄比事

治獄之善三曰公曰明曰恕治獄之弊三曰誤曰酷曰賄夫治獄者習文法通經術明德化而已至如陰功惡報天地間容有此理而亦不盡然余讀史由漢以來治獄吏如張釋之于定國者蓋寡有則史必書之故為吏者不可不知書徐君和父折獄比事一編條分類祈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大抵存心明恕者上也執法舉公者次也畏遣而懼罪者又其次也今之為吏者得是編而師之不必求之殺青汗漫之中而開卷瞭然其為拯救

生靈裨助刑政不亦多乎徐君之用心仁矣哉蓋君嘗
吏湖之歸安徽服察情卒辨真盜開釋無辜不畏強禦
省府聞而嘉之有子早世其子婦能撫諸孤今其孫皆
克繼先志矣聖朝方崇美化節婦孝孫每加旌表然則
州縣盍上其事而觀民風者察焉他日泥金詔下華表
巍煌僕老矣尚能大書特書以記之但慮景純奪去吾
筆耳君名庭秀父誠甫名以忠號檜巖孫驥麟鳳曾孫
泰

跋仁軒訓蒙二書

漢郭林宗痛賢黨之不淑隱德不仕然猶周旋京師誨
誘後進不怠作史者悲之子昭訓蒙二書猶是意耶昭
因阨不得志歸遁敬峯之陰殆絕世高蹈者方將著書
立言以利後學非果絕世者也古今簡籍充棟凡經子
以言理諸史以言事大畧具是二書矣或曰言理者非
苟知之亦允蹈之言事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豈空言
也雖然初學豈遽以是責之哉癸未菊節前二日書

跋曹氏家譜

余幼聞鄉老言後涇曹氏自蘇之梅里徙居暨陽三百餘年詩書之澤延袤不絕由章橋迤西抵北至叢桂坊院如蜂房家有街道相通時節朔望往來鷄初鳴男女咸起盥櫛具冠帶黎明適父母尊長之所省問拜跪祁寒盛暑不輟既退男入師塾婦具膳羞閨門內外斷斷如也或遇諸途步趨端謹長幼推讓言語敦厚文彩煜然不問而知為曹家子弟也捧鄉書列仕版者金紫銀

青兩派而下累百十人盛極而衰近世老宿行輩凋落後世生聞見日寡習尚轉移家業頽墜者間亦有之然流風遺俗隱然未艾終非他姓比也余舊與君選德正古直斯立若晦交皆曹之良也年皆長於余皆棄余而死矣若晦有三丈夫子長無易從余學初若困鈍驟進莫禦思如湧泉余甚畏之一日袖攜其家先人所輯宗譜索余着語余讀之慨然羨其家世簪紱之綿長而痛吾亡友手澤之如新也俛仰疇昔人壽幾何他日獲從先大

夫於九原握手三嘆不知生平論辨之氣習猶未忘乎
否也噫

跋陸莊簡公家傳

東南人物采渡江前最盛渡江後則公卿將相胥此焉
出未有寥々如今日者也將天之氣數與國俱盡耶抑
地脉之盛衰不可測也陸仁重之材蓋浙以西傑出者
百年前後名監司如趙季仁楊伯子范西堂胡石壁指
不多屈仁重視之無不及焉問之江浙湖廣之人可知

也况諸公為之易而仁重為之難政事出於一人之手
而擊斷得以自專與同寮參署左右掣其肘者又不同
也余與公三世通家情好尤密讀振之家乘所載如其
人嗚呼九京不可作矣安得如公輩數十人布滿東南
使數百萬生靈病得甦醒得醒哉振之好學自重進退
有禮不競於時能世其家云振之鏞字也辛酉清明日
陸文圭跋

跋湯北村四六舊藁

北村先生袖示四六舊藁五十年前相與往復者皆鉅人達官問之王承福則所朽之屋今不知幾易主矣篝燈細讀掩卷淒然若文字典雅精緻在所勿論余獨有感於文字之外者矣翁年八十餘寒窓一榻坐閱興衰久無復康世志新學晚生直以詞人視之耳嗚呼翁豈直詞人也哉

跋周子華詩藁

杜子美為詩家第一非獨以句律之清新格調之高古蓋其一飲一食不忘君親厚倫紀憂家國傷時感事慷慨興懷惓惓不自己王半山題畫像詩可謂得此老之心中吳子華周君馭歷江浙以能吏稱余不知其工詩也來澄江幕聚首兩載一日出故藁示余伏而讀之歎曰此非詩也一以寫其性情之正一以鳴其不平之聲而已憂心慙惓終窶且貧者北門之忠臣也役使不均從事獨賢者北山之大夫也憂讒畏譏嘆老嗟衰此人之常態君獨且奈何哉雖然君之齒未也惜余年邁將

就木馬不及見君他日展手經綸腰金衣紫載功名於
竹帛此時得意之句又何如也

跋漫塘先生詩藁

崇禧方丈獲觀漫塘二詩手墨其一易小米詩兩字終
不可省其一送當塗令王大夫入朝八句以頌以規二
公皆居金壇去非在當塗治辨有聲後立朝出牧風采
凜然惜不大用以歿平國屢召不起至批印紙以自絕
終身不仕以壽考終俱端平第一流人物距今垂百年

矣王之孫釗劉之孫漢余皆與之友釗為暨學糾不知
所終漢今年八十一貧客村墅二公之後遂微悲夫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太史公所以傳夷齊也掩卷悽惻敬
識下方

跋林彥達詩藁

彥達詩數十篇落筆輒不忘凡或感慨或瀟洒或雄肆或
簡澹千態萬狀不拘一律蓋自成一家云余舊於錫峯
識彥栗適燕識彥廣何林氏之多才也他日得窺全集

為作小引

跋袁靜春詩

選詩唯陶阮近古神思清曠意趣高遠直寄興耳魏晉
宋之間廢興之事可感矣悲遇之詩以寫其懷詩不自
知也况寓之酒乎或譏其流連光景殫情花草似矣而
非也千載而下復有如二子之所遭者則知二子之心
者矣其區甫里之間近世有隱君子焉結茅構亭出蒼
茫之墟樵村漁舍混為一區城市之跡疏而麋鹿之性

馴嗜慾之機淺而鷗鳥之情親所交皆畸人逸士西鄰
北里詩筒往來清江白月舉樽相屬優游不仕者四十
餘年今來吳中與其子游而隱君歿久矣示余手澤一
編伏而讀之體制精嚴而不雕音響和平而不激仰攀
陶阮俯凌鮑謝而機軸自成一家余恨不獲登靜春之
堂相與上下其議論而遺風流韻猶隱隱紙上可掬惜
哉隱君袁氏名易字通父子泰字仲長敏學自修克世
其業云卒酉清明前三日書於成德堂

跋陳元復詩藁

余讀陳君詩藁，摘事充實，肆筆壯宕，如蜀山雪消，春江怒漲，萬里東注，灘瀨不已，魚龍蛟蜃，蜿蜒萬狀，錯出於其中，偉則偉矣，奇則奇矣，然詩有句句中有字，詩外也，詩有意，中有趣，詩內也。他日吾見茂之面而已，是外也。今吾見其心矣，是內也。此可為識者道。少陵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句與字也。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意與趣也。四體俱矣。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為詩，未易學也。騷選而下，徐庾不必學，盛唐而下，溫李不必學，蘇黃而下，江西不必學，下是非詩矣。非吾之說，考亭之說也。抑體有古今，性有好尚，子皮之面，豈敢如子產之面乎？甚欲與君究論此事。桂山秋風歸思，浩然他日，或窺續藁，雜子美某中，不辨當辟三舍。戊申改元七月，既望，牆東老叟書。

跋苔石翁詩卷

客况句云鴈沈秋驛雨雞送曉窓燈書壁云門當車馬
道簾隔利名心寄友人云病猶有藥扶持老貧為無心
俯仰人遣興云門因好客時、掃窓為看山面、開右
澄江詩人苔石翁得意句也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
最難刪前三百篇經聖人手後人議論不敢到建安稱
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於放翁後村號三
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
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社獨未有
澄江人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有人矣翁石
名鑑字君寶繆氏詩號效顰集云

跋蔡繪巖詩後

南史載濟陽考城之蔡年移四代不殞家聲信矣蓋司
徒謨生絲、生緄、生廓、生興宗其後有順有約有
樽至疑殆八九世高風素節不乏於時江左名族如王
如謝皆莫加焉今君俊豈其苗裔耶君俊為僕言世居
吳中徙秀之華亭家傳儒素大父棄世時祖母徐年方

盛終身柏舟之誓吾父事之甚謹晨夕不離左右以故薄宦精而遣其手出入世故故姻黨稱吾祖母之節而稱吾父之孝吾賴祖父之慶而又有子三人焉孫一人焉雖無銀鹿之弄而有綵衣之戲矣僕聞之嘆田何蔡氏之有餘慶也非積善之報耶嘗觀李令伯陳情表祖母劉九十有六奉養不離至言零丁孤苦終鮮兄弟外無菴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孿、獨立形影相弔讀者未嘗不悲其志而憫其窮也蔡氏一門之勝

李多矣重珪疊組之榮豈足為君道哉

跋夏瑞卿詩卷

戊戌歲瑞卿挾甘石之學訪余滄江之上丙午復邂逅於錢塘余尚記君君不余識也蓋相距九年矣君閱人多才非沈謝誰能摸索余久遁世偶出于市其友固不識耶君愧謝出一巨編南北名流咸在就而閱之有文行相副者有名浮一世而實不足者有實有餘而名不足者有死而不朽者有不得其死者有老而未死者有

幼而學者晚而學者有學之進者學之退者窮者達者明者愚者富者窶者命耶性耶知天之學必有以辨之嗚呼豈獨以詩文驗之哉以其時考之可矣余晚學而退者故云仲春上澣牆東老叟書於流福橋西之寓舍

跋蔣民瞻史詩

昔西山編文章正宗歌詩一門委之劉潛夫以世教民彝為主凡涉閨情宮怨者皆勿取後潛夫自作十臣千伎等五言百首句簡而括意深而確前無此體視胡曾

咏史直可唾去選詩如昭君秋胡羅敷等辭其鋪其事而已未有斷以已意者杜牧桃花夫人赤壁等絕則拗峭為工而斷以已意矣然僅一二首而止不如潛夫之多延陵蔣民瞻博學雄文妙年登第流落不偶卒老荆溪之下八十餘年手不釋卷作通鑑擬古七言絕句六百餘篇悉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參以先儒史評斷以已意從而褒貶之較潛夫多數倍篇之精詣可讀余擬其尤者數十首如咏田單云仁義寧容詐力欺

火牛計豈出神師自緣騎劫來何晚豈是田單智較遲
范雎云入秦已報魏齊仇功縱無成合退休豈是甘心
延蔡澤定應回首鑿穰侯坑儒云六籍咸陽烈緞紅諸
生方士一邱同後來猶有高陽客笑著儒冠揖沛公蕭
何云沛公諸將入關初蕭相謀深總不如秦府盡收圖
籍去不知博士有遺書陳平云一雙白璧贖君過四萬
黃金買主疑自是楚人愚易入誰言漢計畫能竒丁公
云鴻門舞劍甘為虜廣武杯羹脫若翁為楚不忠如定

罪未應項伯後丁公張釋之云盜環犯蹕得輕論廷尉
待平信不寃誰為絳侯書牘背此時何事竟無言王賀
云不堪漢法似秦苛狗鼠紛々觸網羅繡斧盡從天上
出赭衣轉見路旁多田延年云空倚前功羞唾背謾
追往事痛捫心慨車自謂罪猶小駭乘誰知禍更深魏相
云洞々天聰達四門清明重見漢乾坤方愆私室伸公
議更倚旁蹊借裏言二疏云都門供帳擁安車多少公
卿愧不如他日更憐蕭太傅晚年竟死石中書韓延壽

云此心元有吏民知恩信分明不忍欺御史他時來案
事可曾閉閣試深思元帝云豐邑貽謀數世仁奈何漢
政雜周秦亂由恭顯誰階禍儒用韋匡豈識真薛廣德
云中人情勢權偏重君子寒心道浸消空濺車輪污頰
血安危元不係從橋王鳳云漢火熒々漸欲灰一天黃
霧密難開昔年神爵書何瑞應為陽平獻兆來王章云
奏上囊封分死忠直排昏霧徹天聰牛衣女子區々見
欽永諸人政與同孔光云昭陽殿裏方專寵安漢門前

競貢諛後世無從窺諫草當時還有一言無梅福云一
尉孤忠鬱莫攄忍看漢室墮新都寧甘去作吳門卒猶
勝稱為莽大夫逢萌云冠掛都門海可航誰扶漢室立
三綱身名當日憐宣武官爵他年笑記唐鮑永云謾將
深意托朱絃寄與東鄰美少年玉骨終當同穴朽主裳
更忍為人妍桓榮云老更親往乘輿迎三歎儒風盛永
平漢治不蒙稽古力諸生徒羨一桓榮管寧云擾擾干
戈京洛間海雲空濶老龍蟠他時建業徵書至渾作蔬

畦瓦石看荀彧云萬騎潛驅走賊營子房可是善籌兵
兖州便作關中看九錫他時更死爭呂蒙云分取荊州
一半回舊盟赤壁冷如灰阿蒙不識同仇義夜半白衣
搖櫓來李密云聞道凌華醉撫床天邊鴻鵠且迴翔夕
陽亭下晉日短不及事劉光景長潘岳云潘郎信是拙
謀身甘作奴顏拜路塵謾賦閒情誇止足白頭終負太
夫人王戎云早年曾作竹林游身到三公未肯休誰道
清談多廢事不妨終日美牙籌張華云空羨鷓鴣托一

枝位高身與國俱危斗牛早識豐城劍星折三台自不
知張彛云銓選無分赦羽林當時有識共寒心洛陽運
去將分鼎懷朔人歸盡散金蕭衍云佛說當來割體膚
太平寺主老仍愚是身三捨非真捨：與河南一跛奴
梁元帝云同室相屠危社稷擁兵不下棄君親何言萬
卷有今日自是六經中罪人齊後主云翟衣馬上苦奴
：北旆南轅莫適從鄴下不憂無斛律并州更恨有延
宗并州平云秦王神武非人敵一戰盡收河以東棄地

債軍渾莫問在廷賜帛賞誰功秦王云兩矢臨湖太白
秋上皇方泛海池舟房謀早贖周公事魏諫終忘子糾
讐放宮人云玉顏空閉掖庭春君寵雖疎聖德新粉黛
三千棄如土何須與更進一才人武后云漫留富貴托英
公老将何堪制女戎長髮初來感業寺白頭直到上陽
宮平高麗云三十年間幾戰攻坐看諸將取遼東武功
幸可誇來世家事應難告乃翁李敬業云風馳一檄挾
軍聲可恨思溫策不行孝逸能為灌嬰計英翁何假子

輿名玄宗云樓西花萼倚雲端玉笛琵琶樂且湛百福
殿前晨省闕五王帳裏夜游酣肅宗云乘輿西去撫軍
東寶冊寧須屬使通良娣翟禕心更急黃袍肯釋望賢
宮德宗云猜心往：忌人言却要推誠待吐蕃自是平
涼多伏甲空教伐竹大安園高駢云成都冤婦訴將伸
延閣妖徒術豈神要向天邊騎木鶴那知地下縛桐人
王師範云小車載仗固忠謀遺質求降竟忍羞衽席一
言身族滅當時只合死青州朱溫云初被梁家新袞冕

盡臣唐室舊衣冠乃兄醉眼分明處祇作碭山一盜看
郭崇韜云位極功高讒隙開欲謀還鎮更徘徊后宮巧
結終身援誰道軍中教旨來李知誥云金陵城闕勢龍
蟠攬鏡時：發浩歎受禪老臣應恨晚更求益壽餌金
丹其餘佳句可摘甚多茲乃玉中之天球珠中之夜光
也余表而出之後之讀者慨然有感於其迹忻然有會
於其心其于世教民彝未必無補云

牆東類稿卷九

牆東類稿

卷十

跋

跋杜東州詩後

歲在辛酉始識東洲杜君於蘇臺見其魁岸英宕真奇
男子也不知其為詩人甲子夏五余自容山抵舍案上
忽見東洲詩集手不及盥快展疾讀盡一卷如入武庫

元 陸文圭 撰

戈甲劍戟森々逼人于是輒然笑曰此非東洲之詩乃唐人古句君拾得之耳五言律似王維姚合下及劉長卿七言如許渾崔灝絕句亦不讓岑參杜牧之蓋東洲好游北窮松漠東望海若有司馬子長足跡不到處宜其詩發揚蹈厲竒中律呂可附極玄又玄之後也欲為痛著數語而余駕方稅君舟已邁遂有餘恨他日寄全帙來鋟梓當以序引見囑庶蠅附驥云

跋陰德詩後

善惡之報有以理推之者以氣推之者理所當然而氣適與之符則其應也如響理所不然而氣之感也厚則惡亦有時而不報理雖正而氣之植也偏則善亦有時而不報若是者總歸諸天而天亦不能以自必故凡經傳所言善惡之積而祥慶殃之必至者常理也如伯夷餓比干死顏子夭則理之所無而氣之變為之也嗚呼此聖賢之所不言而存世教也其意微矣仲鼎父論鄧伯道之事謂謂之裁度義理不當棄其子則可謂因如

此而獲罪於天遂絕其子則不可伯道以石氏之亂不得已而棄一子天猶絕之則永嘉之末盜賊羣起殺人以千萬計天乃愆然不省而皆俾之橫行得志又何耶余謂報應之理天不可知而不幸者當歸之命人之為人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不易之性也然為善者尤不可有責報之心有所利而為之為善必不誠則欺天矣仲鼎父以為何如

跋般若心經

心者佛之別名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也神妙卓立不與物俱靈光獨耀迥出塵根不立文字不由見解風幡自動兒啼自止若夫向塔相輪邊走去西川看競度便被狐精看破此理如何天英上人示余措法心經余不通梵書讀之正自解其意據注家以色受想行識為五陰眼耳鼻舌身意為六入聲色香味觸法為六塵而楞嚴悉指為虛妄然則不妄者獨此心耳注家又以菩提滅道為四諦之者審也審其理也又以菩提薩埵為

覺而有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上正等正覺波羅密多為到彼岸以華言梵音又文之以理不知彼葱嶺以西諸國語果如是耶余獨愛其心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之語以為有合於仲尼觀呂梁伊川渡漢水之意然西方之教以無心為主魯東家之學以正心為主此理又何如各請天英下一轉語

跋邵僧坐化偈

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彼以天屬也安上人

念其親有疾弗療跌坐瞑目默齋翁不念其子方懽喜讚嘆真以為往淨土生蓮花也是謂之見解是之謂了空是之謂瞿曇氏之學其心術冷冰冰地其天性離矣安乎惜無以曾子易箒之事告者翁乎惜無以子夏喪明之事告者雖然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余之謂矣久欲與迎福老辨析此義當暑未竟

跋黃子高先誥

金鳳黃氏世為暨陽望族家譜傳二百年舉字子高余

同年友篤學力行克紹其家延祐甲寅初行貢士法子
高首中鄉試授常熟州學教授待次未上一日攜其六
世祖諱待聘誥二通示余盥手捧讀其一通紹興三年
七月可右延功即逸其首止云奉公體國宜加獎錄八
字是時官制分左右左為有出身人今日右不知其獎
錄之因攷之宋史元年六月邵青叛引兵趨江陰二年
五月浙部淫雨害稼先數日江湖寇多綱運不繼罷發
運司公之受賞意其非糾合民義則納粟賑飢所謂奉

公體國者此歟其一通則淳熙十三年四月可贈通直
郎因公之子安豐判官諱澣引郊赦恩乞賜其父者也
按譜澣字濟卿紹興十五年乙丑劉璋榜登第距乃翁
受賞時不過十有餘年後仕至朝奉即提轄行在權貨
務然則翁義方之教積善之慶槩可見矣君子之澤踰
五世而猶未斬子高方昌而大之嗚呼太行王屋之山
真可得而移也又嘗記渡江初陳去非與席大光避地
湖湘不過詩詠自娛無濟時康國之志相繼被召三年

陳自中舍除小天官席由吏書拜參政去年八月孟庾
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移屯金陵今誥中所書參
知政事出使吏部尚書闕者此也權書洪擬則當時在
禮部請兼用詞賦經義取士者也先是召元直自江上
歸過姑蘇守臣席益請去瑣闥黨魁呂大喜于是召復
相益入朝而給事胡康侯奉祠誥中給事中唐傳必代
康侯者也不著其姓史無所考捨經明行修之安國用
無所知名之唐傳將涉千里却麒麟而策蹇驢相業如
此恢復何望焉阜陵無宰相若王季海之奸邪梁叔子
之庸默在所勿論卷中姓名歷歷可指追思曩昔撫几
三歎使鄭叔則聞之必大笑曰何預我邪丙辰七月望
後閱董弁所著閩燕常談云建炎三年正月黃唐傳為
中書舍人然則此人姓黃數月後必又遷給事矣

再跋

余跋後數日因閱中興奏疏胡明仲言於思陵曰今典
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

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
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
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奏薦常租
之事一按而舉矣又曰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
持危其責任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然於文
具之末而已明仲此疏正建炎三月九月為起居郎時
呂頤浩為相惡其切直罷之今觀此誥呂書字甚謹推
賞一迪功亦親視之他可知也非明仲所謂常程文具
之末者乎覽之太息後五十年至淳熙間選人勅黃左
右相皆免書不知始於何人建明當攷

跋柳公權帖

盛明
卿藏

帖云近過雲安種：未及但深反側外日虛獎甚幸臨
行不敢詣某呈歐跋云柳君此帖清竒出塵在諸石刻
上深有晉人骨法數百年手削存乎其前景仰高風也
吾友石君孟光祕收修為跋之後又有臧彥發喬仲山
跋史不載誠懸出處不知以何年月何事到有杜鵑處

誠懸以忠諫自結主知亦何待人獎借未有呈字必上
達官惜不詳姓名耳廬陵公跋謂此帖出塵在諸石刻
上此墨蹟也以比石刻何耶况大和開成距宋昭陵亦
未有數百年也歐跋不偽但恐不在此帖上耳石君孟
光臧君彥發至仲山已三易主又為明卿所得君其慎
寶乃即數百年矣

跋麥舟卷

跋者多謂堯夫未稟父
命不宜擅予可笑也

范高平清規粹德精忠偉度為宋名臣第一忠宣為之

子豈不知父志與父之量麥舟之事乃其淺鮮者故誌
傳皆不載不足載也或者疑其不稟命想視此數石之
麥為重耳夫聞斯行諸有父兄在子路所聞所行有大
於此者矣非麥舟之類也又有一說曼卿年長於希文
堯夫視之嫡孫行也人徒知范公父子之好施而不知
曼卿豪俠之氣輕視富貴非大賢之賜則亦不屑受也
今人憤道一乞字而甘食嗟來之食夫豈知芙蓉城有
仙人哉

跋坡翁與承天明老帖

坡集板行甚多何掄所編三蘇大全最為叢雜該備皆不見此帖何也坡再游錢唐與南北兩山諸僧最稔所謂靈山高入自有緣契者然別去五年已有湖上僧舍不復往日之歎遼鶴重來當何如其感慨耶

跋放翁與文定劄子

始意文定公師越時與山陰往來必稔今睹墨帖所謂拜違崇仰者是此翁曾至吳鄉也又有假鉞視師語而封函之首呼制置資政同如此必嘉定更化後再起帥金陵時也三幅合為一通劄子提頭體當然放翁老矣舐犢之愛情類揚彪亦恃公知己也

跋蔣良貴梅堂竹亭二記

梅堂竹亭二記與鶴山書院拱極堂矩堂相表裏皆端嘉一時崇尚理學之文前乎曾蘇無是也又前乎韓柳亦無是也非無是文也無是識也嗚呼美哉文靖之辭精瞻文忠之辭明暢忠文之辭簡質一以世教民彝為

主藹然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豈可以文綸哉伏讀三
歎敬識下方

跋陳忠簡公駿與子帖

前輩謂不可觀人私則不可傳也弗私何害忠簡與四
九卽帖持身以潔訓子以儉藹然有文正公歐文忠家
法賢矣哉或謂後溪除命公實沮之疑黨韓者然巳巳
之罷與諸賢相前後終不與余端禮京鏗同升公豈黨
韓者耶疑史評未當

跋丘文定公手帖

戊辰巳巳年朝廷多故方隅不靜蜀寇未平西浙歸峽
東出利閩兵鋒所交積骸枕山壑流屍散江而下赤白
囊警報無虛日謠言煩興民聽惶惑夏秋旱虐赤地千
里餓殍滿野余老病卧家祈死不能適丘君立中攜示
先太師文定公與其水翁吳刑侍書得之渭陽家手澤
如新余讀三歎是時公自樞密院檢討予祠起知武昌
淳熙間巳亥歲也書中首言祈雨百方不應村疇缺食

言疆盜劫殺閩倖歸倖皆傳聞不得其死散榜捕輯而實不然然湖寇因此平靖有將錯就錯之語凡此數條皆與今日事相類殊可怪也上距百五十年矣然淳熙何如也天運回還陰陽長歌歌人事變更竟何如哉末言辰沅抄板價直緊厚者不易得之為僥倖余將就木猶未辨此季孫之櫝不可畧取掩卷愜然

跋趙學士書

宋廣平梅花賦有虛谷獻之仁近三先生跋公自叙云

垂拱三年戰藝再北客館東川觀牆陰梅花托根非所感而作賦皮襲美見而稱之竟失其傳三百年後復出諸老先生考訂精詳援據該博無復加矣於公出處進退之義未之及也余獨怪垂拱何如時十月為坤黃裳易位天地閉草木為之不蕃此賢人括囊而隱之時也廣平方欲出仕又恨其登第之不早何耶東川非其所鳳閣鸞臺乃其所耶公剛腸嫉惡勁氣逼人老而彌篤誠為可敬計作賦時牝鷄老嫗尚未得二嬖也羅織之

禍諸賢皆駢首就戮後人哀之而亦惜其才之輕試也
公鞠獄太原而出使方力爭之幾不免虎口設有不幸
不過洩治之徒終未合遽伯玉君子之道故君子貴時
中尚知幾若公晚輔開元正色立朝永保貞固相業居
第一則議者無訾焉余頃在吳子餘書凡見公梅花賦
未識偏旁讀不成句與今本絕異未知孰是所謂作賦
補亡則虛谷以為忠定伯紀山村以為文清太初二李
不同誠伯紀也足以配廣平然恐太初為是更考之宋

歐陽光祖壽丞相亦賦此

跋子昂寫韓詩一首與鄉貢錢子原求跋

昌黎屢舉不第遇陸敬輿知貢舉乃始得之感知賦上
光範三書皆貞元八年以後事遇不遇命也何汲汲若
是耶然識真者少世無敬輿將終身不第矣雖終身不
第而日光玉潔之文萬古不磨豈明水一賦顏子一論
能盡其槩耶趙學士所書古詩筆法雄健似不為子原
設諸君期子原科第者淺之焉知子原者矣

跋王本齋畫像

總管王公幼躋膺仕江浙淮湘敷歷殆遍每一官畫一像讚者盈軸莫不羨其金章紫綬之貴優加陟任今居嚴陵府幕他郡縣有事輒委君治之以廉能著聲江浙云君三衢士家今寓錢塘

跋三生圖

按三生圖出袁郊所記而坡仙嘗手抄成傳以補天竺故事葛洪稚川之歌可謂夙契守儒端士多不之信夫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非輪迴之謂也原始返終則知死生之說伊川謂當子原字上用工夫又曰須是自得使當元祐間館閣爭論時或及此則必當與坡力辨不尤甚於哭則不歌乎簡卿出千里臨本示余書此一笑

跋李良心萬里江山圖

前代畫山水名家如大小李將軍范郭諸人尺楮丈素價重連城千金不易以其所繪似真山川也而羈人逸士多君居山澤而貪夫籠山澤之利者赭山而採竭澤

漁所謂山深無計避征徭而魚蠻子告勿語桑大夫者不幸而遭之雖欲捐宅舍棄墳墓避地遠去而不可得可為世道歎息周子華示余李良心畫本余晚視之峯巒草木鬱々蒼々萬里江山一覽而盡余驚問曰此何境也其某州某縣界邪有長江之葦邪有空山之石邪吐舌久之手卷還客

跋十梅圖

靈隱老子跋云自召南說命言梅之實後梁唐宋詩人

止咏其花以為世道不古余乃為梅解嘲云古今咏梅多矣自水部至茶山一聯半句收拾圖中殆盡然有遺恨半山真字裝字韻唐律七言老坡魂字韻古風三首精巧絕唱皆不入選是不可以筆墨形容其標格香韻超出色空眼界如謂言花不言實為古今世變之驗莫大殺風景否昔吾鄉余卿一遊梅臺之下俯見橫枝蘸水嗟賞久之左右進曰覆侍郎此名消梅味極佳余不覺失笑由今思之當併入叢林公案也壬申建子月書

跋海棠圖有數鷓鴣集其上

沈香亭美人帶酒睡未足豈堪聞枝上啁哳之聲使九
華帳裏夢魂驚耶

題索句圖

咸平以後景祐之前結廬孤山有隱君子焉詩案無塵
維泓及玄冥搜物外隱几嗒然影香得句佳處參禪起
視湖光窓月在天梅瓶無香茶鼎無烟帳鶴夢之俄空
泣茂陵之遺編畫史雖工意妙不傳

題空隱和尚行卷并謝草蟲之惠二首

大隱非隱真空不空：在實裏隱在顯中儒釋兩家同
異曰將無同

蠢、含靈各有佛性活者即動死者便靜死活只在紙
上要人究竟

題畫牛小卷

枯梢淺草兩牯且行且啣童子困卧其上殊自得也視
其貌狀樸野必不能角上掛漢書讀項羽傳雖然日長

睡足欠伸時不識字更佳也

銘贊

存齋銘為金尚志作

存存之義本乎易繫君子存之庶民反是存之有道養
吾夜氣晝之梏亡則不存矣成性天與何待於存閑邪
則誠多欲則昏勿搖汝精毋滑而魂虛以待之衆妙之
門噫此求仙之術非吾儒之言

安處善齋銘

人之為善皆有四端意所由來尤貴審觀所由雖善必
察所安聖人知人如是而已薰生之論蓋本諸此孔以
待人董以處己人已雖殊善則均耳以危為安以安為
處曠宅弗居保于逆旅疑水焦火戒其傷汝

玉泉銘為琴士劉伯賜作

三閭之潔孤竹之清萬古空山化為泉聲洗月涓涓度
風冷、游魚出水誤作琴聽

石澗長老贊

精身類科

水流消：久滴石穿磨成鏡面底不是磚

右礪長老贊

苔封老樹槎牙藤穿怪石頑獷半夜山空月明倒浸一枝梅影

瑞芝贊

公車入閩仁風載揚協氣嘉生煜煜華粲紫金膚凝截肪繪以為圖播而成章咸曰休哉維公之祥匪公之祥邦家之光

枯木畫贊

石瀨涓涓細水無聲西風葉脫老木孤撐碧蔭叢茁青苔側生飛離兩山中來者見人不驚翔而復下此為何處莽蒼之野

文

勸農文二首

每歲孟春勞農於東郊此古之禮而朝廷之令典也州縣長官以勸農事三字繫之職銜之下於事為重詔書

精勇類和

每下率以農桑為王政先申明禁約惟恐不至句容一小邑土瘠民貧近行移坊鄉凡有閒田隙地廣殖桑棗爾民亦既忻然趨令二月始和農出在野縣官率其屬以延見父老非為文具務敦實業爾父老率鄉之子弟惟勤惟謹勿惰勿游勿好勇聞狠勿飲博爭訟惟耕蠶是務耕蠶者衣食之本不耕則飢不蠶則寒飢寒迫于身則放僻邪蕩無所不為伊爾父老之羞爾其訓教之西成之後農時有隙子弟各入鄉學習以孝弟忠信所以崇鄉里之化也若夫苛征慢令貪刻以厲爾民縣官所不忍為益思檢身繩下以無負於爾百姓父老在此吾不食言

農重事也州縣官以勸農二字繫銜每歲春月延見父老於東郊誠之農事禮也夫水旱之不時此天數也隄防必築以泄水患陂塘必浚以通水利修水旱之備也人事不盡諉之天時爾農所以重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桑或受之寒衣食不足而有飢寒之患則不

肖之心生爾農戒之哉古書有之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服字有用力之意力字有勤勞之意不用力不勤勞即是惰農情農安有秋成之望繼自今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妨農之事一切不為毋游手好閒毋沈酗於酒毋好勇犯上毋不孝不友有一于此官有常刑此又爾農所當勸者其敬聽吾言毋忽

戊辰勸農文

暨陽一小州土狹民貧官府治從簡易一毫不肯科擾

近者口益偏敷塘夫遠役出不獲已然且多方區畫害不及細民爾父老所親見也去春饑民在野為之貸糧接濟僅免流散夏秋蝗蝻繼發極力收捕幸無害稼歲小登一冬雨雪愆期深為爾農憂之二月初吉田事載興官長親出東郊勸耕雖循舊典亦欲延見父老巡省田里爾等一鄉之老當帥一鄉之子弟胥訓告胥教誨浚乃溝洫慎乃隄防利乃耒耜修乃疆畝事：有備有備無患又須孝養父母遜兄長毋淫于逸于游惰農自

牆東類稿

安不勤不勞越其罔有黍稷爾農戒哉其或好勇聞狼
博奕飲酒聚其淫祀驅誘良民邦有常刑罪及爾身弗
可悔

牆東類稿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十一

說

文說

西州史敬輿嘗為余言漢唐宋以來良相能吏謀臣武將代不絕書獨文章之士鮮得漢董賈兩司馬劉向楊雄班氏父子而止耳王褒崔實而下不論也唐韓柳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陸文圭 撰



歐曾王蘇而止耳李翱皇甫晁秦而下不論也宋渡江後詞章愈盛古體逾遠獨朱子詩賦本騷選文視韓蘇而理勝之其餘葉正則以下各自名家六十年來影響殆絕將盛極而衰歟抑待乎其人也敬輿此論上探前修下期來哲余聞而太息焉然嘗論之古之所謂文章非言語之謂也道德仁義之精華禮樂法度之彰著皆其具也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坦明溫厚已非秦漢經生講師所能道而三百篇章句皆出於微臣寡婦寺人伶官之口何其粲然而成章也蓋周召而上文章皆實用孔曾而下文章皆空言空言者言而不見用非無用之空言也以無用之空言而後世能言之士如向晨之星稀疎絕少豈不可大怪也哉自唐以來朝廷百司用人無方惟翰苑非文章之士不預所以承恩寵備顧問參謀議職諫諍位親而地禁非止典誥代言以風天下而已唐以陸贄李絳為之宋以歐陽修蘇軾為之人品可知也夫文本于理根於識昌於氣薰之者賈董而下

諸人雖不居翰苑名尤著也翰苑創於唐開元間六百餘年學士名不著者何限然則視文章之能否知翰苑之盛衰居是職者學宜益懋行宜益修名宜益著故居之而不作不然則昌黎氏必傲之矣因與友人論古今之文而併及翰苑之職縱書以贈之

靜菴說贈都瑚布鼎錄事

夫子言仁智動靜以其體樂壽以其效對舉而互言之無先後也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而中節則兼體用包動靜而戒慎恐懼與夫慎獨之旨則用工於未發之先未發體也體則靜也特不顯別之耳直至濂翁太極圖說方出主靜二字蓋太極分陰陽陽主動而陰主靜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靜居動之先也天下之動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生吉一也凶悔吝三為動之不可不謹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矣常人感物而動動不知止故流於惡而失其性聖人全動靜之德而本之於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無欲

故靜者非言人之欲也言天性之本然然欲之未萌者也此固造化之根底聖人所為主之者也人能寡欲以至於無則靜靜則可以希聖矣古澗錄事長官都瑚布鼎字成之登己巳第次檄至澄川訪余蓬蒿之下相與講明太極指要因求靜菴說於余余謂主靜之說先儒盡之而菴字獨不經見成之曰紫陽亦嘗以晦名之矣無傷也余曰然於其行書以贈之

心說贈凌湛然

湛然者存心養氣之學以靜為主而動生焉非如虛室生白心齋坐忘人非如枯禪入定常惺惺法如鏡之磨一塵不留如水之停一波不起雲影天光上下昭徹豈胸中擾擾終日昏昏者能識之哉宣城翁以此自號而松雪齋為之書其人可知

琴說贈朱老

唐郭琴師善者能鼓十二絃生雲中流落湘南子厚為之誌暮而悲之錫峰朱老年七十餘以能歌聞諸公皆

俎豆之然守古道不變不為俗耳所便故與箏師同一
不遇一日訪余齋中袖出詩數十首自言將道江涉淮
以游余時方與諸生溫舉子業取四十年前蠹冊子據
槁梧呻吟不絕聲諸生見之皆大噱余歎曰是奚噱哉
我異彼幾何王式老矣諸生強之出安知不被拘曲之
譏乎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朱之心余知之余之心
朱未必知也希矣

漁隱說贈顧仲仁

古之隱於漁者雷澤潛龍也物論當以磻溪為第一人
富春次之玄真子江湖散人以下不數蓋呂尚非隱素
負鷹揚之才坐盤石以持天下之清後車載去則牧野
檀車煌煌之事業立談可辨至封營丘已百餘歲矣子
陵與文叔幼同學龍上天而蛇獨處足加帝腹亦狂奴
故態安知其應天象邪建武不出則無可出之時矣然
雲臺中着不住此人今海陵顧君仲仁韜光于絲緡之
下其將有渭叟之志耶抑終無故人之情耶吾聞仲仁

富而好禮喜賓客重然諾有古烈士風朝廷方寤寐英
豪非熊入夢恐不免耳彼唐張陸之徒不過騷人詞客
聊以自娛烏足為仲仁道哉古之有道者在緇帷之林
湘江之潭河汾之亭姓名俱寂寂不傳其寓言乎或真
有避世之士也仰高山挹清風吾方尚友千載他日與
仲仁傾蓋當細評之與和李瑞卿將如海上訪隱君持
君說以往為吾致意仲仁慎勿披羊裘物色者至矣

菊隱說贈趙與民

菊有黃華色之正也夕殫落英味之烈也以制顏齡性
耐久也周濂翁以配隱逸之士得非以淵明故耶籬之
下山之北悠然其間興直寄焉耳意不在菊也祖為荆
州牧孫為百里宰官職高卑不論而郊金代典午矣靖
節仕焉是烈女更二夫也歸來詞不作可乎然菊一也
生於紫桑之徑則流芳百世生於南陽之潭則遺臭萬
年物固係其所遭故耶伯始為三公顧不如一處士耶
然則出處大節君子所宜講也永嘉故趙惠王七世孫

由道敏而好學退然自得不與時競來澄川游其外舅
張侯命之曰菊隱美其志也尋謁余求其說余謂君生
侯王家妙齡秀發不可當吾世而墜先澤邦有道則見
為三槐王為桐木韓世濟其美暨功名獲遂然後歸隱
在晚節之香不亦可乎今母太早計傳曰君之齒未也

梅齋說

唐垂拱中宋廣平隨叔父客東川觀墻陰梅花托根非
所為之賦後百餘年皮襲美見之疑其鐵腸石心乃解

吐婉媚辭殊不思梅於花中品最清高凌厲月霜傲睨
冰雪正可與鐵石心腸人對襲美雖知廣平恨不知梅
耳梅豈愛人嫵媚者哉燕山倪使君佐溧水長興兩州
廉介清苦挺身拔俗有梅花之風骨父宣慰公在常德
時實生使君庭有古梅一株異甚虬枝老幹圖傳江南
兒時憇其下思之不忘故凡所至輒以名齋昔孤山處
士以一聯得詩名王沂國以半絕為狀元宰相陳簡齋
以五首受知思陵參大政固係其所遭也哉梅不自知

也處士清流占斷湖山絕景使君今已貴宦固當遜渠
一頭孝先之事業去非之文章請在所擇若夫荒厓野
水茅屋踈籬此老夫得句處游者毋涉吾地使君笑曰
吾于此興復不淺

姚原魯字說

柯山姚君名洙友人字之曰原魯而求說於余原魯省
其外舅以吾先生於澄江學舍歲一再焉余與之接温
裕而甚文宛然魯國男子也名不虛得矣按洙水出魯

城北下流合於泗泗大而洙小故不濟於禹貢兗州濟
漯灘沮之列然所以得名者以尼父在焉尼父嘗曰洙
泗之間斷斷如也魯道衰矣當日魯國止有儒者一人
則吾東家是也凡為東家之學者必體忠信性仁義冠
園冠而知天時履方履而知地形然後可以稱縫掖之
衣否則齊秦之夸燕趙之雄鄭衛之靡未許其一變至
道也吾聞周大夫有原伯魯者不說學閔子馬譏之曰
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原魯賢而好學猶當以周大夫為

戒也夫

張仲易字說

永嘉張君耕叟淳慤端謹重然諾遠勢利善人也信人也客吳中與余交二十年君晚得子篤敏可喜既弱冠而孤遂從余游學進未止後婚于甘露林氏不見者十有三年今年春謁余於成德堂上氣局老成言動謹飭學益進而未止問其年曰三十有一矣問其字曰名彬字則未也余曰字朋友之職也請以仲易代子名何如夫易之道至矣仲尼七十學易猶未彬彬而待於數年之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幾豈易言之韋編三絕十翼乃成子年未及仲尼之半後生可畏然可自謂無大過而不學也哉夫文學彬彬士也文質彬彬君子也學易彬彬聖人也吾子慎擇之矣余老且死將見爾先人于地下亦有辭焉

徐宗起字說

余始至句曲之寓舍麻尉挾其鄰之子以見容止可觀

問之徐姓自強其名余笑曰不祥宋開禧宰相之名也
聞者唾去請更之歸而告其父父命之曰起宗謁字於
余余曰甚善請字以宗起或者怪之余曰事載北史昔
元魏專尚門地薛宗起以不得入郡姓碎戟于地孝文
帝謂之曰卿非起宗乃宗起也夫尚門地而不拔才能
魏之敝法也魯之三卿孰若四科故立宗起家士之事
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容山縣之徐蓓為著姓世有聞
人自崇明寺以西接棟皆徐也而君非其宗君年甚少
刻若力學卓然自拔于流俗從師取友孜孜如不及父
仲傑亦篤於教子屢謁余致意焉君肯構肯穫于公之
門將自此高矣昔昌黎作城南詩先輩皆謂退之不當
以科舉利祿訓誘子姪獨涪翁不以為然蓋恐此論淪
於高虛而不趣于平實也大抵古今之學不同鄒魯以
前是一種議論漢唐以來是一種議論如夏侯勝韋賢
桓榮之徒史為美談退之與魯直識見亦略同未可全
以為非也姑真勿論讀書自是關君門戶事君必勉之

陸安仲字說

易卦彖下係元吉者一象下二十有二元大也吉祥也陽剛則吉陰柔則不吉中正則吉不中不正則不吉元吉之義獨於鼎卦繫之者鼎器也夫器置諸安處則安危處則危安則吉庶人之吉求安而已无妄之福不可覲也无妄之灾不可值也故居仁由義心廣體胖一身之安也事親敬長宜其家人一家之安也鷄鳴為善夙夜終譽一日之安也家有餘慶子孫逢吉百世之安也富壽康寧天之所以與我者修身立命則我之所以事天也天隨子之裔孫元吉字安仲請其說於余余為之演其義云

曹氏四子字說

代若
晦

余生辛亥二十四歲得子甲戌年也明年遭亂又明年子以疫死余憐兒詩曰始意麒麟天上送豈期蝴蝶夢中飛後八年以某氏子為子名之曰易易性純謹沈靜不事華飾年踰志學欲從黃冠游余不許改名之曰無

易後十年得子曰玄又得子曰觀曰寧一日無易再拜請字余曰按禮字朋友之青也雖然靈均亦嘗受字於伯庸矣無易吾字汝以守一一則不可易矣玄名之曰無言字汝以守中汝惟多言余故戒汝時然後言則人不厭是之謂中觀名之曰無妄字汝以守常無妄者無期望也禍福無常唯人所召當守常以應之小寧名之曰無咎字汝以守貞無咎者善補過也過則有咎無咎則吉在其中非守之以貞者不能也四子來前汝皆知吾所以名汝字汝之意乎名生於義副之以實必敬必戒蚤夜以思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吾子將奚從貳以二叁以三非一也智者過愚者弗及非中也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非常也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非貞也有一於此鄉黨州里行乎哉吾族居暨三百餘年今傳在汝汝其保之吾老矣四子再拜請書訓于簡乃命長子無易書之

江子強字說

句曲江聲伯名其子曰南傑友字之子強求其說於牆
東叟叟曰義在中庸之十章子弗聞乎昔者仲由問強
夫子告之以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君子之強釋者謂南
方之強即君子之強非也南方柔弱北方剛勁皆以風
氣論南雖勝北律以中庸之中皆墮於一偏章內有兩
君子寬柔以教之君子僅對死而不厭之小人非強哉
矯之君子也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有道不變未達
之所守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是為義理之強是為君
子之強是則中庸之不可能者蓋南不及乎強者也北
過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長其善而救其失抑
其偏而勉其全子路為善問者夫子亦善告之也嗚呼
子強懋戒之哉以弟子之問為自己問以聖人所答為
自己耳聞此讀書法也舍是余無以告子矣抑論語載
子路好勇處皆初見夫子時事晚年進德殆不可量子
思論智仁勇次之舜顏回之後孟子論改過遷善列之
禹與舜之前游夏求賜不得與焉蓋子路乃曾子之所

畏故思孟皆推尊之傳載其屹然執干而舞者豈升堂之由也哉

程光道字說

灤源程君子敬以選為句曲令其子益從余游益字光道義取於易余演而伸之益之為卦巽上震下陽下居初陰上居四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先儒謂凡卦中有光者致堂皆屬陽如光明光大光亨皆是蓋陽則有光陰無光也然光欲晦晦則明欲潛潛則著欲損損則益書

曰謙受益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濟而光明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蓋謙中有益裒多益寡也益中有謙自上下下也兩卦相須君子象之若震兌之未光咸之未光大屯之施未光夬之中未光皆陰陽失位失中失正也嗚呼吾子慎之卑焉以自牧也歛然以自視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風雷交益木道乃行篤實輝光所以日新觀國之光所以尚賓體達用也馬存有云來春江南林谷之下聞北方有皦皦老必子

也夫

李叔成字說

燕山李繹侍尊人復初來尹暨陽遂從余游年未弱冠
立志超卓敏而好問進莫之禦同門之友字之曰叔成
義在子語太師樂之卒章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
也何止言樂學亦猶是何止言學道亦猶是學必時而
習習又當至於樂道不可自畫畫尤甚於力不足續之
則緝熙光明不續則間斷荒落周頌兩言繹思尋繹而
思念也商頌兩言思成思而成此人也斷章取義思過
半矣樂有八音獨奏自為始終小成也八音並奏始金
終玉大成也小成夷惠也大成夫子也乃所願學夫子
意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得見武仲以下四人之長亦可
矣復初天下士也今移守淮陰弓冶之子必為箕裘藝
成而下且然況德成而上者耶

朱子才字說

金鳳朱君元士隱居湖莊以行義稱年幾耳順一日謂

雪村上人曰吾名元士元士視子男古爵也吾布衣終身名不稱是請更之曰士元而謁字於牆東叟叟聞之曰可哉子生三月見於父父命之名二十既冠而字故子已孤不更名今日曰士元乙之也非更也字朋友之職也乃字之為子才昔魯子敬謂劉玄德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其驥足耳龐之才高於伏龍鳳雛第一流人也龐以才見用不幸早世君之年乃過之而困阨不求人知將抱才不用耶抑有待耶雖然犧樽青黃乃木之灾擁腫拳曲天年以永然則才一也將為有用之用耶為無用之用耶請上人更下一轉語士申夏五牆東老叟書

荆石和尚字說

晨坐容山齋房三僧入謁其一永嘉俗單氏名玘字荆石顧余若有所請余扣之曰玘珮玉也而代呼以石義何居師曰玉亦石也荆山之下以玉抵鵲人以為寶我以為石余因舉荆山有二條馮翊富平之山北條之荆

也軒轅鑄鼎處南郡臨沮之山南條之荆也卞和抱璞處師曰足既朋矣何不携隻履去空效小兒啼則麼余笑曰是真難滅是假難瞞師若不怕路滑他日迴荆山去拈拄杖擊石三石當點頭

法城和尚字說

有一比丘發宏願心手捧淨土提金剛杵自葱嶺西至震旦東築大法城內包須彌山以恒河沙為界開甘露門啓三途列寶坊創立精舍中有鴈堂青蓮花樹有菩提無根自生草有苾芻冬夏長青設小乘大乘大戒定慧守之統八萬四千有降魔無數來攻輒敗走世尊一日親至城下以鞋尖踢倒曰作麼障礙衆生一片閑田地凡聖同居自往自來下亦善乎比丘合掌而去南游金山登妙高臺指江水東流曰好一箇背水陣侍者執拂在旁跪而請曰收汝心兵師無言下臺去

賦

修泮宮賦

中山晉人氏容三峯之下飲水著書一日出游曳屣而

西訪古茅洲言至其閣有宮嚴嚴宅坤之隅蒼龍蚴蟉

渠黜切以行蟠紫鳳軒翥而翬飛華表遠停於鶴鶴馳道

橫截乎虹蜺兵欄畫祭乾衣也靈瑣金鋪銅環也山巖薛以為

基門閤音杭高也閭而無旁彤墀之內實為中唐廟中路也勢塏

而雄脈均土堅也而剛省穢綴萼以交芩音敷公槐駑廕而遠

揚瓴甌音壻壻也堅綴於鑿音黠美石也美甄甌音柏井甌也紺碧而泉

香循陔而上殿階序也涉拾音級以登扣玉音仕也阨也闕也徹朱扃

乃炳蕭燒香也而薦毛瞻司寇之儀刑鞞麝表之歌既往

袞章甫之貌如生四配十賢會弁垂纓降阼階而下庶

列影像之參差步周流而四顧手執乎化人之裾約五

采以熒煌紛頰赤堊色也以相輝殷烏闕切刻楠許極切

赤承椽音美畫棟黝於九切飾櫨柱也編爛上方闕切

不純色眩目莫知所如書聲哩呬呼甲切振于齊扉絲竹

在堂魯音尚遺見執經之童子衿青青而佩觿進三揖

心雍容呼使前而質之寢廟奕奕經始何時肯構乃艱

肯獲為誰豈尼山之有靈悼梁木之將危或見夢於匠石而擺指於工倅童子啞然曰噫吾邑有賢大夫維伯休父而弗聞乎大夫之賢也脫粟一器水薤一盂雞鳴視事琴罷而哺焉首蹻蹻孔庭是趨我侯戾止多士從止獻材輸直徒匠傭止筏者輦者繩者尺者鑿才敢切小鑿也者斲者斨鋸也者戚斧也者延者埴者塿塗也者墳也者俯而甃者仰而坻塗也者昏而瑩粧飾也者隨而壘者人徒見今日燕雀之賀成而不知往日鷓鴣之侮毀也鸞鑣寂寥

侯未下車羗兒牧豎于刈于芻鷓鴣雖啜其水苦爾角蹴於園蔬或蚪音斗峻也而戢音歇不正或窪而泐石破或窳窳不平而不平或飽艷音定切青黑也而無色風箔颺以颺颺並音流雨樛霹音嘶而靈雷音囊大雨凝塵黤黤音禪黑也停濁漶不分湯水敗物也虞房半給於晨炊焦尾旋供於夕爨簋簋不飾籩豆乃亂疑伐樹之不容似率野之興歎非我侯之廉仁執製錦而一新彼食桑之鳴鳩亦懷予之好音於是晉人聞之拊髀雀躍命童子泚筆矢口而作非能繼泮

宮之頌聊以同魯人之樂也

靈臺賦

原蒼錄之開基兮始於有邰之封塞向而墀戶兮幽原
之風去之岐山之下兮如歸市之從世世脩德兮至西
伯而作邑於豐天下三分而有二分七十里之圃而與
民同時游觀而節勞佚兮望氛祲而知吉凶經之營之
兮庶民來攻於論鼓鐘兮靈臺辟靡臺下有圃兮鳥飛
而獸伏圃中有沼兮游魚充牣乎其中樂民之樂兮不
煩於民力憂民之憂兮自朝至于日昃歌大雅之洋洋
兮知文王之有靈德自驪山之舉燧而鞏洛之東移故
宮廟為禾黍兮況一臺之遺基周道鞠為茂草兮我心
西悲嗚呼嘻嘻章華之長鬣兮楚敗姑蘇之游鹿兮吳
亡通天承露兮求仙沛邑歌風兮思鄉何後人之侈靡
覽陳迹而堪傷惟有惜中人百金之產猶髣髴於文王

天爵賦

墨卿問於楮先生曰子亦見夫曼倩之設難子雲之解

嘲益堅之答戲誇綬冕之榮羨卿相之位或釋褐而待
詔或紆青而游說當塗者升雲先驅者擁篲鋪張乎金
張許史之業希慕乎蕭曹平勃之智怨沈埋于執戟歎
落拓于給事嗟得富而失貧憂朝榮而夕頽間微審于
禍福稍推遠于散利或默守于太玄或誦言于六藝以
是為達人之大觀處士之高致口不道乎忠信躬不履
乎仁義何昔人識見之卑而議論之蔽也先生曰吁道
之不明我知之矣昔者尼山毓聖玉振闕里抗高情于

浮雲寓至樂于飲水知潔身之為非卒周流而不仕孔
楹既奠繼鄒孟氏謂萬鍾而何加眇千駟而弗視指義
路以必由擇仁里之為美性善而教于人信實而有諸
己曰人人之有貴非趙孟之可比登隴為人之所賤乞
墻為妾之所恥抱浩然而獨存凜聞者之興起孟軻既
沒無有乎爾正學化為異端斯文失其宗指氣質雜人
之性利祿薰人之髓迂儒坐守于章句墨客徒工于文
史縱不嬰情于人愛安得究心於天理抑徒謂夫數子

者學不知方吾亦請鄉不探鄒魯之精微而徒怪班揚之侈靡也爰有大物勢踰卿相位軼王公不輶軒而榮不袞冕而崇責非趙孟而莫能使之賤富非晉楚而莫能使之窮心既廣而體胖內自重而物輕靡名途之汨汨絕利窟之營營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非居安宅而弗危者耶由正路而弗歧者耶為人謀而內自盡與人交而外不欺者耶鷄鳴而孳孳與人而共為其人似子輿又似乎子車次是則樂正克之徒歟仁義既有忠

信不薄居之無倦為善最樂夫是之謂天爵

民巖賦

容城大庭尊盧赫胥結繩而治野鹿標枝居無所為行無取之鼓腹而遊舍哺而熙世德不衰至于伊耆微服康衢問於童兒在朝在野不識不知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擊壤之老何知帝力載黃屋兮非心除土堦兮三尺崇伯子之守邦始謂民之可畏貽厥孫而失之興哀歌於洛汭慨予懷之凜凜曰馭民如馭馬邦無本而不寧

民可近而不可下南伊闕而北羊腸兮予及汝以皆亡
左孟門而右太行兮不能遏擅車之煌煌何仁人之崛
起兮如磐石之安也弔二國之墜命兮猶立牆之巖也
茲太保之相宅兮祈小民之誠也思東山之滔滔兮何
庶殷之頑也且暨汝爽兮往新邑以觀也三塗嶽鄙拱
天室兮何桓桓也宅爾宅而改爾田兮從爾遷也歷三
紀而無虞兮固封守之難也奠九鼎于郊廓兮天命其
猶未改宮鄰金虎兮忽二周其安在據峭函而擁雍州
分臨不測之谿冒魚唱於大澤兮峽關之騎已西持灞
上之牛酒兮聽三章之初約喜劉氏之寬兮歎嬴氏之
虐信人心之嶮巖兮覽興亡而三歎知崇高之不可恃
兮當于民監

河圖賦

崑崙莽莽積石峩峩長源西來溢為榮波蒼精薦瑞龍
馬浮河赤文炳耀綠字森羅于是鉅窺天地之文微察
鳥獸之情鑿混沌之七竅剖系包于五行八八而畫卦

陳五五而變化成次一六而水會巽三八而木生四九
進金于乾剛二七合火于離明象數已滋文字不傳潛
羲文之一心開先後之兩天思鳳鳥之弗鳴悲魯叟之
暮年感會昌之妖符疑張掖之涌泉起安國于西京招
關朗于河東乘月到于天心訪華陰之睡翁翁手畫於
一圖寄百源之山中何竊更于劉牧幾混雜于龜龍賴
鄒訢之見還轟雷聲而啓蒙

河源賦

將遠行而無所止兮乘文蠲以周游指大陸而尋九河
分求碣石之所由而泝龍門而訪禹跡兮三十里而至
于積石欲窮源之所自兮路荒遠而沙磧想博望之僊
槎兮載漢節于西域究兩源之分合兮出葱嶺于與聞
之國又東注蒲昌兮一名洶澤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茫
茫兮阻脩揚霓旌之藹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於隴
西兮夕余至于韋蘭之山山中高而四下兮水澄瑩而
游淺流既遠而色漸赤兮混濁流而相連石壁峭立于

兩崖兮水盤東於其間忽山開而岸濶兮豁然奔放而不還聲如萬雷之噴薄兮擊沙石而靡林蠻吾令蛟鼉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得支機之巨石兮見天漢之織女濯余髮兮消盤聊逍遙兮容與

高祖斬白蛇賦

秦失其鹿兮天下並驅山鬼獻璧兮祖龍其祖罾魚剖腹兮丹書出叢林舉火兮鳴妖狐驪山兮桓桓送後徒兮入關慷慨兮悲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等死兮求生

何如竄伏荆榛間夜行兮被酒風蕭蕭兮澤水寒有物兮蜿蜒白質兮屈蟠行者辟易而不敢過兮矧可得而犯于亭長醉而起舞兮徑乘怒而往觀提三尺而一揮兮分首尾之兩端倏忽而不見兮惜莫知其故也何物老嫗兮哭散之載路也陰靈之連蜷兮揮霍而變化金天氏之哀兮火德以霸當是時也宮中之獻鹿未指灞上之降焉未迎而芒碭鬱葱之佳氣已屬之龍準之真人矣豐雲起泗水沸沛風揚丘載而帝業成擊筑而歸

故鄉於是仰悟東井之精俯協赤符之靈天人合應以
發皇明厥後彭城元王之裔實開江左劉宋之基方其
徵時人莫之知偶伐荻於新州射長蛇之委蛇見青衣
之童子潛擣藥而傳之謂寄奴之不可殺顯吉兆於神
竒信王者之貞瑞必獲助于神祇履巨跡而吞玄鳥兮
皆可信而無疑覽史牒以興懷遂援筆而鑄辭憶唐朝
之制舉嘗命此以為題胡白傳之佳篇反見黜於有司
然至今長慶之集猶存而一時中式之賦則磨滅而無
餘信乎文章之有定價而考官不得而瑕疵者也

木鐸賦

異哉鐸之為器也金口而木石維孟陬之月建為警衆
而特設道人在夏兮司烜在周日食必戒兮火禁必修
雷震發春兮先三人以令布行人采詩兮爾乃徇之于
路智者剖物兮命之以名或象其形兮或取其聲禹垂
鞀以聽夔假韶以鳴鑄師奏鑄鉦人司鉦茲鐸之制始
於何世嗟爾封人尚識其制方轍之環兮息駕乎儀之

野彼何人斯兮請見於從者既出門而嘆息兮必有得
於所聞悼天下之無道兮喜天之未喪斯文集大成兮
終始金玉聲振兮條理想聲容之美盛宜聞者之興起
鳴再求之鼓兮和季路之瑟取瑟何意兮擊磬何心匪
鐸之為鐸兮聖人之德音惜招搖而過市兮或仰視乎
蜚鴈遂行在陳兮歸歎之興歎曳杖而歌兮寄餘哀於
梁木升堂聞其無人兮空聞絲竹

萍實賦

發郢都而出脩門兮過夏口而東游凌陽侯之汎濫兮
將運舟而下浮舟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沅湘兮
無波漢水兮安流朝騁鷺兮江華夕弭節兮北渚采芳
芷與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騰
予忽有物以觸吾舟兮疑攬洲之宿莽其形之圓兮色
赤嗟荆楚之人兮莫識索瓊茅以筵尊兮命靈氛為余
卜之靈氛告余以吉占兮惟伯者可以獲之終亦莫知
其何名兮遂遣使於東國非玄聖之博物兮亦孰知為

萍實如斗兮如日味之甘兮可食信童謠之不虛兮吾
聞於陳之野何所獨無芳草兮烏得而嗜之也雜江蘼
與杜蘅兮搴芙蓉與蘭英雖信美而不適口兮又況夫
萍藎與芹羹岷江萬里兮日夜東注芋姓為虛兮竒物
千載而不遇今騷人之想像空援筆而為賦

牆東類稿卷十一

牆東類稿

卷十二

墓誌銘

中大夫江東肅政廉訪使孫公墓誌銘

僕耕牆東閩廣之士應舉北上者間枉道相顧言及憲使懶齋孫公之賢者如出一口善政數百畧舉而不及詳也至治癸亥公之嗣子良禎蔭暨陽判官寓舍與僕

元 陸文圭 撰

相鄰一日出公家狀泣謂僕曰先公官中大夫職三品
例得加封賜謚今將上考功太常而隧道之銘未立無
以發潛德之光吾子其圖之僕以疾辭逾年請益謹義
不可辭按公世家其先本女真人烏克遜氏居臨潢府
曾祖或隱德不耀祖壁仕於燕貞祐初從豐王南遷大
梁授明威將軍兼軍資庫使壬辰歲天兵收河南汴京
既破徙居大名始從漢俗以孫為氏復為稅課所詳議
官娶河東劉氏三子長子信官昭信校尉長社主簿次
子義博學試中儒科次子仲即公考也終大都廣濟倉
使娶天水趙氏二子長澤是為公次溫江西臨川三務
提領公字潤甫幼倜儻有大志以經濟自負遊金臺時
南宋既降淮楚未下道尚梗朝廷差官綱運寶鈔一十
萬錠赴江南人人憚行公請往徑渡江至瓜州行府交
却就辟充淮東大都督府令史至元十二年也十四年
改差行征東元帥府提控案牘駐軍寶婺軍府草創日
不暇給公究心吏事務其遠者大者治法征謀惟已足

出宋之遺民擁趙氏孤自立於福堂秋八月索多元帥
征南檄公為軍師進分水嶺剽建安批南劍趨三山宋
師潰遁入海島移攻莆陽既降同知軍事陳瓚復叛圍
之將屠其城公曰首惡者瓚耳餘皆脇從玉石俱焚可
乎且此州城池非有險惡易與耳不宜極吾兵帥然之
執瓚戮于市居民安堵已而知謀出於公咸以手加額
曰公活佛也宋兵復圍泉州元帥提舟師救之圍既解
是歲十月與江西達春左丞合軍自甲子門入海追襲

取漳潮二州至惠州頓兵海豐縣南軍猶盛公請濟師
於喬萬戶摘提馬軍隨元帥直擣五羊臘月至城下入
之十五年回屯閩中往復數千里水陸艱險舟車器械
之具糗糧芻結之供委公力辦戰勝攻取幕畫居多帥
府保申行省轉咨都省勅授福建道宣慰司都事未幾
改立行省就升都事元帥除叅知政事赴闕公隨至上
都代之占對進止詳度天顏喜悅叅政備言公勞績寵
賚甚渥賜錦衣一襲宣授承直郎知興化軍十六年改

路立總管府就升總管公前有德於莆人聞其來懼敵
載道方擾攘之初土豪姦民私相叛援各立頭項侵漁
小弱鄉人苦之或有追逮輒拒不納公至拘索付身或
軍前文字盡行追毀姦豪束手州縣之令始行瓚既誅
三縣之民以註誤受戮者三十餘家有司以為既受誅
絕盡沒入其產行省委官分揀官吏觀望以為不應繼
絕民間聞之逃竄鼠伏嘯聚林莽三縣騷然公既至散
榜曉諭叛首伏辜餘皆吾民先首降者給還田宅不幸

殺死無後許親屬承接官不得問於是遠近相應携持
而出各安其業省府聞而嘉之細民燃燈作佛事以報
公恩社立生祠至今香火不絕先時郡多盜強者至攻
剗城壁四郭之民團給義兵守圍鄉井事定後議者請
拘刷充籍置立手號公力沮不從乃親赴省為言此等
皆田野耕農自護室廬非有舊籍可稽聽為民便從之
民大悅郡經兵疫墟邑蕭條一日公出行見棄兒在道
枯骨填壑惻然憫之因割已俸給與衣糧以濟流離鰥

寡者立慈幼局以處孤兒下令各鄉設立義塚瘞埋無
主之骨以千萬數莆學最盛多士如林至是奔散過軍
屯聚毀齋舍為馬埕書籍焚蕩無遺公下車禁止驅出
兵卒汎掃堂宇招延秀異分汰學職刊補書版就道化
堂行鄉飲酒禮與鄉之父兄子弟幅巾深衣從容於俎
豆之間觀者太息以為復覩升平政聲流聞諸司交薦
福建憲司言公廉潔公平勉厲學校府恤軍民等事宜
慰司言公監造海舟招顧梢水起運軍儲覈實金穀攢

報戶籍創置站驛皆不擾而辦行省咨公留意民事及
廉能異績二十二事在任幾四年會例降驟遷官移公
通判永州散官如故百姓李公壽等數千人赴省乞借
公復任不報皆泣涕而返莆多故家名族風氣淳古而
後壞之方尤盛自目官起家至閣學忠惠公節行偉然
為一邦之望今運使方居安其後也公將去郡君安謂
公仁義長者似古循吏且有全城之功請以孫女女公
之子世相好也公從之其得士心如此以至元二十一

年抵零陵湖廣平章烏珠木挾權相姻姪恣逞凶殘吏民畏之重足而立一日遣其黨趙萬戶以取勘和買紗羅為由到州氣燄張甚公待之加禮徐為言新附民易動難安一有嗟跌牧民者譴死公獨得安平公言懇惻發于至誠趙亦感動不竟其事而去二十六年打算令下公曰吾不親行其禍不解即日詣武昌用事者臨之以威公不為動他郡之民根連株逮由此破家者十有三二永獨無擾民立石頌之武岡寶慶賊發聲搖境上省檄公收捕誅其首三十一人獲其徒五百五人釋驅擄良民百五十一口一道肅清逾年烏珠木敗行省保充左右司員外郎升奉訓大夫平章庫爾濟蘇雅雅敬信公謂公諳練軍事會征收生黎越海攻占城指授方畧一以委之供應不乏每戰必克行省驛奏其狀有旨增與名分宣授朝列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甫七閱月改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元貞二年十一月也海濱潦遠夷獠雜居吏民不遵王憲狃以為常

公創立司規二十二章簡易明白可守而行建立西廣
戶口稀疎連歲出征疲於奔命宜減併站驛攢那馬疋
以寬民力從之省二十二站又奏盜息民安五事內一
事稅糧太重况值災荒宜從優恤德音普免一年公每
出行部視民間利害事輒興除之孜孜訪問如恐不及
分治左江道經象州歲飢民流餓莩盈路取青官吏不
為用心辭以未奉明降公曰無反矣可便宜啓廩以救
涸轍擅發之罪吾自任之即出米二千石以賑之又至
臨賀訴缺食者擁馬首不得行公又賑米一千二百石
皆不待報當路者惡其專而莫敢罪也邕管議創屯田
委公經畫公不避炎瘴遍歷荒徼臨交趾界起雷白等
十寨陂堰八所開水田五百二十二頃編立排甲人夫
四千六百餘戶歲收五萬餘石公私便之憲臺保公發
官廩以賑飢凜然汲黯之風築塞堡而墾田克紹克國
之畧益實錄也搢人踰融州省地出沒為寇公親提兵
往捕諭以自新賊首榮三藍七帥其衆千六百六人出

降悉令解甲歸農有歐陽氏女自言良家遭掠公因根
具似此者衆皆訪其親屬還之符文真告元帥薛直千
擄掠平民奪要牛隻邀取金銀等罪委公究問公不畏
強禦請託不行躬入海島按治理出平民四百八十二
名牛五千餘隻金銀什物有差輿論稱快都元帥朱鎮
國目覩其事以公為難詳其前後治績保奏甚力嶺南
廣西道廉訪使舉公才任風憲宣授中順大夫海北海
南道肅政廉訪使海南新創司存公於大德六年四月
之任例得圭田米五百餘石公曰吾事未能舉行一二
不三四月遽食重祿可乎悉舉籍撥入路學以養士海
隅未知向方且經寇亂廟宇頽圯公首捐俸一十五錠
助修諸司競勸樑棟一新學田為勢家奪占公釐正五
十餘頃復歸之學朔望立賞格程試課藝文風丕變又
患愚民無知獄訟煩多印募格例三千餘本犯某事者
抵某罪名曰社長須知月集老幼以聽之做周禮月吉
讀書之意於是人知自重犯刑者寡重囚林德蘊等一

十四人無辜久繫公審錄其寃悉平反之按海康志州之東西有潮汐之害西北有陂塘之利宋何某為守開湖萬頃久之墮塞隄防不存亢旱為虐公深究水利決意興復州北有三溪瀉四十里公出私帑募二四千人浚通舊湖築二堤四千餘丈限之溪南堤旁置石閘七復鑿渠自西而東環而南長八千七百六十餘丈渠上復置小閘六通支流以溉東南際海之田新堤上復䟽二十四渠以溉東北之田長萬三千六百五十餘丈創八橋以濟涉者渠之首尾有閘官司之時其盈縮而出納之附城山曰水勢高昂又作石渠引西湖而注之築塘禡家梢以障海潮風濤不能為患撥水戶以守自後東洋萬頃悉為沃壤公之為政規置宏遠措意精密大率類此至大改元除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首劾萬戶馬某僧錄趙某不法事罷黜之書吏孫吳二人挾勢取賂治其罪復下學行鄉飲酒禮瑞芝一幹三苓暈生五色產澄清堂下諸生爭為歌謠美公之化

公讓不受尋請棄官歸養初至元間皇考既沒於燕無力歸葬公旋南邁留弟溫侍母都下在閩廣時隨參政平章再入都兩得拜母程彥明為汴省檢校溫往依之復奉母居汴公在海南念太夫人年登八袞旁無兼侍歸志甚篤值獨員不敢離任暨任監司即日奔大梁母子相持而泣自謂慈顏喜生還煙瘴之鄉人子得躬致菽水之奉樂莫大焉曾未數月又除閩憲欲援例懇辭而邊遠不行之任禁例甚嚴乃迎太夫人寓居長沙隻身入閩朝夕思慕寢食不安薦具選牘力請退閑且曰聖朝方以孝治天下焉用不共子職之人濫居憲長何裨風化又曰使微臣如母之壽則報國之日尚長請者感動未報聞公扁舟徑去本司首領官吏奏差分道邀請出西門至懷安河又至候官縣門堅意不回追者自厓而返公自此遠矣山容海思岑寂無聊老稚謳吟如乳哺之夫慈母也僚屬相挽士民敦告謂古人捧檄之喜板輿之奉正為親榮何必去職况湘水合沙道里適

均風景不殊迎侍回司未為非計公皆不聽至潭奏太夫人如建業迤邐北歸臺家聞奏除中大夫江東建康道廉訪使以便親公力辭不可黽勉就職閱十有七月而太夫人卒官下扶襯歸魏又北適燕啓皇考之攢紵于宅兆匍匐既行回遠數千里見者哀之公自無意於世有廬墓終焉之志旋被疾不起以延祐乙卯某月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娶霍氏繼室杜氏二男五女長即良禎次天女適姓某姓某公天資卓犖才智絕人歎歷東南四十餘年嘉謀善績不可殫數而君子尤於江東之事有感焉宋暮年儒風驟盛荒邑小聚猶數十家書聲相聞科場既罷士各散去經師老宿稿死山林後生晚進靡所矜式冒然進取者又濶遠於事情類為操刀筆者所訕侮有中人之產則役使之困辱之產不盡不上以故儒道益輕至元有詔蠲免身役州縣奉行弗虔差徭如故逮大德中有司奉淮投下戶計與民一體當差雜然喜曰儒人在內吾一網盡矣公時持節金陵

聞之奮然曰儒人豈投下戶計耶呈臺力辨其非遍行
諸路禁約科擾有司旁緣法意持之迄不肯從而公已
丁艱去矣公所擊淵源不可考而見遠識微所至表章
儒先扶植文脉有慕乎周公宣尼之事業嗚呼古人有
言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世固有以儒
進身及其得志反操吏之戈以逐儒者聞公之風可以
泚頽矣公於書無所不讀尤精天文陰陽物理之學練
達兵財講究農田水坊織悉至到諸葛木牛流馬之法

不傳公以意創為之轉運如飛渾天儀以水激輪公代
以汞晷刻不差著碁法十卷忍經一卷集字選玉二卷
游戲翰墨亦可傳世公性儉約一布裘三年不易夫人
裾不曳地子姓衣不華采三品之家一如寒士晚以瀨
齋自號宦游倦矣公豈自惰者耶某年某月杜夫人以
良楨奉公柩葬于大名祖塋之側夫人嚴整治家有法
良楨奉而行之左右無違公於是有子矣銘曰金源北
裔魏博東家儒學振華緼袍落落繡衣襜褕自朔而南

車不直回取不遽叱叩來之石維忠維孝維公兼美貽
爾孫子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誌銘

堪輿山川一氣耳凝為神物產為人靈其氣盛則遐陬
僻土人跡所不及之處異才錯出其氣衰則通都百城
大邑萬家之聚衣冠荒落而不振以時攷之不偶然也
皇元啓運神文御極意氣招徠薄海萬里悉為臣妾龍
吟虎嘯風雲感會名臣文武崛起要荒布列中外不可

勝數宣慰公其一人也公諱揚珠布哈字延真輝和爾
氏居哈刺和卓為北庭大族輝和氏列城五錫勒沁城
尤巖嶮北連沙蹟南撫諸羌公之先世守之曾祖諱布
克布呼托克托祖諱達蘭布呼托克托考諱阿布納托
克托相繼襲職開國初輝和國主齊達呼納款來朝考
君實從贊謀居多太祖皇帝嘉之就遷錫勒沁城達魯
噶齊使歸領其衆尋內徙留直禁衛公與兄庫春皆得
近侍時官制未定庫春累遷中書省斡事官恩幸無比

內舉不避親嘗面奏臣弟年壯方得備奔走效犬馬之力臣死無恨世祖皇帝奇公才亦欲試以事會舊燕土泉䟽惡將營新都劉文貞公經畫指授命近臣伊蘇布哈典其役興工浩繁置副難其人旋以畀公時至元七年也禁省院監城池苑囿規制一新鳩工告備是年九月命公領校尉十人卒五百戶巡隸都城迤北順州拜郊臺羔糜店咸寧庄等處首宿禁池兼典御廐畜牧蕃息天顏喜懌八年三月駕幸萬壽山伊蘇布哈乘間奏

公宣勞日久貴而能勤貧而有守由是錫賚有加再奏給真俸二千兩命尚方鑄印賜之至元十五年江南既平大朝會宗藩侯甸咸在頒物有差賜公白金五十兩戎衣一襲昭異渥也十六年三月創立太廟新守司天臺皇城內外橋梁中書省官諾海尚書等復以公為薦於是輦運材石指使衆工迄潰于成十八年廣陵郡立行御史臺遼揀廉能糾察諸道公首被選授朝列大夫簽福建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十九年十月出巡至臨

漳將渡番禺值建寧劇賊黃華嘯聚破政和松溪入古
田殺掠不可勝計聲搖閩粵公曰事急矣不可拘以常
法乃不待報擅發鋪遞分遣人騎調旁近民丁徼陳季
二萬戶會兵邀截建安尤溪路口賊不得逞卒就擒滅
行省方上其功會朝議以閩廣回遠難以兼制改福建
閩海道公以例革至元二十一年授簽山南湖北提刑
按察司事單車所至訪民疲苦除害興利知靡不為道
辰沅間自北寺前至白牛堡兩站相距七十五里由五
現嶺而上林木叢灌巖谷深嶮下臨不測過者必掉不
自禁公曰是豈置郵傳命之所耶於是鑿山通道四十
餘里南出嶺下直抵平州往而捷視故道半之公曰吾
始雖勞民後有樂吾成者後不憚也二十七年轉授朝
散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副使武岡路徭蠻依
綏寧縣青城為一十五團據嶮不下靖州軍官欲以討
捕為功越境挑之賊首李威賽不從鳴鼓相格湖南行
省劉右丞命萬戶孫定遠自寶慶會兵約武岡集義軍

千餘人迎敵勦殺公持不可且曰愚民無知宜以恩信誘之可使嚮化若草刈而禽獮之所傷必多且蠻亦一氣所生不宜以多殺邀賞乃駐軍武岡遣人齋榜入賊中撫諭之曉以禍福蠻衆皆喜有沈南强者以議事為名帥衆出降輸甲兵入官餘衆散入靖州等處以次受招蠻事迄息二十八年改立肅政廉訪司二十九年除朝請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大德元年除嘉議大夫葛蠻軍民安撫使馬牛寨苗蠻王姓作亂招之不可湖廣行省檄公調兵與八番劉元帥犄角捕之一鼓而滅三年丁太夫人憂出職久之除沅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大軍南征烏蒙諸蠻道經武陵委公開道給餽餉軍得不乏靖寇丁貴者潛給諸洞首尾相應欲沮吾軍公曰是不可恕宵引兵蕩其巢穴梟首于市遂濟師十年除通議大夫南安路總管府達嚕噶齊治狀尤著風憲舉人以公為最授正議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幾改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省臺交舉越

月兩拜恩命公感激知遇在粵三年留意民事誅鉏姦
強煦燠善良海波不驚農穀屢稔粵人安之公之子袁
布巴勒以公年高且喜且懼帥諸弟幾諫請公退閑就
養志之樂公不從則又移書司中僚友以諷公公太息
曰吾老矣豈耽榮嗜進者耶顧朝廷待我厚臣子之義
東西唯命馬革裹尸吾志也諸子乃不敢復言公素康
強視聽不衰未明出署事日宴忘疲一日感微疾起居
笑語如常顧左右索酒舉觴一飲而醕曰善藏之明當

復飲翼日扶坐榻上呼長幼來前再醕一觴遍酌以賜
如叙訣狀使人偵視譙樓漏刻日仄未曰吾可以行矣
顏色不變條然而逝延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命
圜人馭所乘馬戒騶從若將出者家人疑之已而市人
謹曰吾見公由城西門去矣嗚呼異哉公既歿廣人追
思肖公像于國清觀音寺中歲時祠之有訟必禱嗚呼
此豈可以人力致之哉公生癸卯死甲寅享年七十有
二妣某氏娶某氏子男三人長袁布巴勒歷西南臺內

臺監察御史南臺經歷以清節著既終喪除海北廣東道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皆不赴今為某官次達爾瑪先公一年卒次多爾濟巴勒同知江陰州事女七人長適襄陽路宜城縣達嚕噶齊呼拉布哈次適阿齊次適雷州路判官耀珠次適肇慶路達嚕噶齊圖們次適海豐縣達嚕噶齊努色爾次適多爾濟幼在室孫男二人拜住寶珠女四人觀音保明安皆長出拉拉次出鄂幹又次出家布巴勒匍匐奔公之喪于五羊攢于建

康路上元縣至治元年十月卜葬于縣之某鄉平塘湖西多爾濟巴勒以其兄之命來求銘辭曰先公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久居風憲嘉謀善政不可殫述不肖孤不能詮次昭揭以貽後人罪大矣先生哀之死且不朽文圭聞命悚仄禮辭不獲乃掇余公璉所書事實孔君濤所述行狀合而為之誌且系之銘銘曰漢竇氏融專制涼州建武來朝從以五侯維茲五侯功業卓卓鳳儀其羽蛇奮其角酒泉張掖漢地衣冠由余日殫迴隔河山

九服之外六籍之表竒才偉器政復不少創物為智擇物為仁左右具宜國之蓋臣帝曰欽哉汝莫衡岳公拜稽首夙夜惟恪西里之西南粵之南公車載馳聖化是覃山黎海獠膜拜公像穹龜業業百世景仰匪公之庸維帝之聰宴爾後昆福祿來崇

武節將軍呂侯墓誌銘

余居齊鄆間呂於齊宗姓其來尚矣山東瀉經兵火譜牒漫不可稽侯諱德字伯亨世居東原曾大父以上無

傳大父諱進始隸軍籍驍猛善射國初屢立功充掣手千戶有子數人諱成者侯父也不及祿而卒侯生長兵間少孤貧常負其勇跳躍出沒偽商賈服探刺軍事擒捉生口南邊苦之購捕莫能得楚總管守汶上招致部下出屯宿之符離至元初大將庫庫特依索多李家努南征募士往淮南間探侯應募而前與守順首提八十人暮抵泗之安河口劫寨入之獲宋裨將三人掠老幼三百餘口主將喜聞諸朝賜戎衣一襲至元六年九

月呼圖克將軍李總管攻六安挾侯偕行哨至焦湖而
李卒於軍侯北歸與大將鄂諾勒同赴京師獻策招集
黃河迤南達爾罕軍以備出征從之以鄂諾勒為統軍
萬戶侯以千戶副之招集降戶李夢卿等七百二十三
人就糧陳蔡十年樞密行院至淮西以侯克壽州等處
招討司鎮撫九月引兵涉淮抵六安至野人原與宋將
相拒月餘招降之轉攻六慶進泊丁家洲南兵阻江自
守侯進擊之獲閻都統十二年駐劄京口行省檄侯克
江陰鎮江路軍民都鎮撫供給大軍糧草不乏積前後
功擢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四年江淮畧定帥所部隨招
討李東渡浙江屯處婺問是歲八月永康浦江強盜竊
發侯往捕之獲其首張炎季文龍餘黨張三八陳壽三
復聚衆剽龍泉李公擊之馬絀木而止墜傷股遂班師
賊尾其後侯命反旗鳴鼓若將向賊者駭遁去侯攝招
討司事次於東陽十五年宣慰史公以大軍抵龍泉侯
以所部夾擊軍至浮陽張陳出戰擒之遂留鎮龍泉分

元慶元賊陳其姓稱招討使號頭陀軍侯提銳卒
數百人宵闖其壘一戰平之十五年陞武節將軍管軍
上千戶十八年處州賊寨平八鳩衆五千掠遂昌宣慰
高公討之命侯犄角平八歸復台其徒幾數千人侯整
陣疾趨就梟其首行省第功擬管軍總管咨樞密院不
報二十年十二月吳提刑者居青田之鸕鷀與政和賊
華通復謀叛用宋祥興年號鑄兩浙安撫司印聲採閩
粵侯與趙萬戶統兵入其境招之不至四面進攻賊負
山阻不下侯直薄先發手刃其徒毛總制何淮寧賊大
潰生擒韋尚五鮑吉獲宋陳丞相偽劄并賊首黃華印
榜赴宣慰司侯威望益振二十六年楊震龍反會稽嶼
縣壁龍興山構屋六十餘間飾以龍鳳爲造法物自稱
國主放兵四掠諸縣響應左丞相莽哈岱自維揚南討
調水兵萬戶呼爾哈齊元帥前路迎敵二月渡西興即
日以侯充行軍都鎮撫點視諸翼軍馬侯至新昌西南
二十五里遇賊直前搏之殺二百餘人擒其首袁九駐

軍蛟井賊入繼錦鄉遣搭喇海千戶逐之不得侯與元帥帥大眾出桃源賊萬餘屯一家樓器甲精明官軍望之失色侯笑曰此輩鋤田夫耳何足浼吾馬足耶大呼陷陣萬衆披靡悉奪其器甲明日復出戰擒其先鋒張九賊遂解散長樂太平開元義和諸鄉皆降居民安堵三月行大司農卿托克托領兵出貴門至玉山與史宣慰軍合侯及元帥偕來登龍興山瞰賊巢縱火焚之賊拔寨去諸軍欲還忽報黃連坑賊陳萬將至侯遣兵六百邀之大捷四月與圖呼勒萬戶會於天台曹榮等來降出仙居步蒼嶺入永康五月至婺州六月武義永康復叛侯與推官蔡某出撫諭之賊王小朱菊相顧曰弁而甲者呂將軍也相率拜馬首隨侯入城侯留百人屯泉溪鎮撫之十二月復回婺州侯往來東浙凡十三年大小數百戰其地溪谷幽阻夷洞雜居言語不與華同俗易挺動吏稍侵漁之即嘯呼篁竹中放掠無忌兵至即散兵去復合卒駢首就膠乃已侯知其然心竊憫之

所至先散榜招集降者甚衆不聽命乃殺之諸將或並坐論功侯嘆曰取赤子頭顱易賞級吾不忍也侯性沈驚寡言笑與士卒同甘苦所得虜獲賞賜輒分與壯士不私其家故人樂為之死所向皆捷然未嘗自伐其功以故久不益封二十七年正月呼爾哈齊元帥回屯暨陽侯中公麾下出鎮許浦十月道過東舜風疾作仆地輿而旋卧江陰寓第不復起明年八月除東平等路中千戶散官如故侯已不能拜矣尋請以子世英自代戊戌正月疾再作遂卒享年六十有四夫人張氏繼劉氏楊氏子男六人長世英襲父職次世雄世榮張出也次亡世隆世昌劉出也女三人長適崔次適昭信將軍元幼未出室孫男八人女二人侯幼有志不事產業劉夫人以勤約起家侯連歲出征夫人躬自蠶織家僮數十稱工藝廩食之無惰游者以故資用豐裕侯得優游養疾數年中饋有助焉庚子二月諸子扶柩北歸以七月吉日葬於東平汶上縣權家舖之原從治命也明年世

荆夏姜亦

英越雲南行營劉夫人俾其婿元侯來求銘辭曰先外
舅之墓有宿草焉而定碑無言則罔昭於後敢乞子之
銘余再拜辭不可乃次第侯功狀授之復系之銘曰渭
水非熊牧野揚鷹育世於姜載債載興有嚴虎臣躬秉
武節搃旗淮泗洗甲甌粵槎溪梯嶺兵不留行策勲飲
至緩帶江城將星宵隕空營聚哭素幔東歸平生部曲
東原之栢有碩其庭惠我後人降福攸寧

故武德將軍吳侯墓誌銘

節義天下之大閑故忠臣不立兩君之朝烈女不踐二
夫之庭然伊摯醜夏而就湯微子抱器而奔周何哉蓋
三代之士出處進退合乎道義漢唐以來士以功名自
見撫興王之運則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故陳平仗
劍歸漢馬援專意東方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矣嗚呼
吾讀西淮吳公之遺事不覺為之太息焉汴宋之亡也
康邨南守兩淮為邊障韓張楊劉百戰死守廬壽濠光
之間被兵多于東淮者地險阻也其民徂于金革習于

行陣目眩旌旗首卧鋒燧北風塵起三尺童子不介馬而馳之武夫健將由此焉出及抗宋之亡也權奸竊柄刑賞頗僻將士解體故天兵徑度長驅淮浙首尾不相救廬帥先遁安慶繼降是時吳公祐鳩鄉兵守壽春道梗不通遂以城歸附丞相忠武王引軍徇江東以公為向導由池口趨建康批溧水取建平長興兩縣據獨松關隨大軍濟錢塘江攻越台温三州入閩破莆陽以功除懷遠大將軍招討使大勢畧定從行省旋維揚時至元十三年也明年卒于軍子安民襲父職十八年泛海征日本授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先鋒抵島上颶風驟起衆散而歸二十年建寧黃華叛討平之移鎮南潯復移海鹽已而還守溆陽二十六年出軍江西討余賊鍾明亮破之就鎮和州大德四年卒贈騎都尉渤海郡伯長子繼文先卒次繼武字震之授昭信校尉壽春副萬戶延祐六年恩覃武畧將軍泰定初轉武德將軍戍厯陽如故于是兩淮之版圖歸職方氏六十年矣向之荒

城殘堡蔓草頽垣狐狸嘯聚其間今則煙火相望鷄犬之聲達乎四境桑麻被野桴鼓不鳴侯祖父握兵再世南征西鷺甲冑生蟻蝨畧無寧歲三傳至侯遭時昇平兵寢不用鬯弓釋柵起距蹠陶軍中作色而已蓋甲子一星終天道周必復治亂興廢陰陽消長疑有數行乎其間侯於是晦其韜畧從容樽俎留意經術教子讀書蓋侯家本壽春懷遠公先名棋曾詣鄉舉不第投筆試劍學萬人敵家傳黃石公兵法至侯之子孫將復以儒起家云至治二年流民千餘北渡淮白晝剽掠戕殺居民界上驚擾侯禁之不聽遂至無為之石礪擒其首常公乞赴州論如律天曆二年田旱民飢侯勸率富民出粟官吏捐俸賑貸為糜以食之全活甚衆明年請沛省漕荆湖米以贍軍得萬有八千石士飽而歌侯在鎮三十餘年軍民安之至順改元八月疾卒年六十先是侯豫卜葬地于祖塋之旁植一木誌之人莫知也疾亟始語諸子於是遵侯治命葬下蔡縣西壽河之原侯天性

孝友篤於親誼服用儉素輕財好施幼弟三人皆側出
侯以同產視之懷遠時庄田產業皆在壽春侯襲爵居
屯所以產業委諸第恣其出入不問久之諸弟議分析
止之不能乃聽其均搭而止取其一又以調族黨之貧
者故沒之日家無餘皆人以為有季文子之忠諸弟懷
其惠聞侯訃皆匍匐擗踵遠來會葬如父之初侯有四
子邦貞嗣職今為其官次邦詹應進士舉邦直邦獻女
三人適許允謝致遠沙圖穆蘇孫男五人得元得輿靈

壽餘慶餘善女三人銘曰鈞橫北海避殺歸周牧野鷹
揚世祚營丘侯給侯封廷伯春秋曷云三世將忘陰謀
續戈祖考戴揚玉休星一周天武偃戈修揚林西口擁
萬鏡鉢鞍門畫寢綫帶輕裘思侯不見江水悠悠世業
厓碑永福川流

同知立公墓誌銘

公諱定夫字景游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太
師封魏國公諡文定立公墓誌銘之四世孫也文定起書

生奮巍科躋膺仕踐敷中外三十餘年為宋名臣公生長世家能自拔流俗無一點純袴習好學聰明行已孝恭遇物誠信忠恕樂易不吝不驕出於自然表裏如一德人之容望而可即也早年有志事功祖蔭補登仕郎姑赴銓曹連丁內外艱會國有大故服既闋杜門不出至元甲午朝廷錄宋故官教授田州路總管府經歷田左右枕江蠻蛋雜居去家萬里人勸公弗往慨然曰班定遠馬新息何人哉瘴烟雖毒生死命也單騎而去再考而歸歸而指畫經行山川談說南中風俗以為笑樂氣貌勝常無幾微不適意再調同知武龍州事猶欲之官已而不果公中年有腫腿之疾在弘山時無恙回後疾浸劇醫藥弗瘳久之不良于行或經月不踰外相因自號為息軒甲第一區亘城東北隅高明宏敞累世同居弗忍析公天性友愛兄揚州教授景唐弟恣陽縣丞景南三人相處無間言親朋語兄所則弟具酒饌以從叅坐笑語懽洽終日弟有客兄亦如之一門之內怡怡

如也歲時朔望誕日子姪甥婚男女長幼羣數十人冠
綏摠角佩玉紛悅羅拜堂下問安獻壽舉觴酬酢鄉人
羨之公弗喜也退入齋間屏去左右焚香鼓琴清淨自
娛生平不廣貨產不畜珍玩家務一不屑意然時事更
革朝野動息亦無不知公學貫儒釋晚年尤味禪悅高
僧野衲延坐接膝默叅徑悟莫窺其際暨至屬纊神思
愈爽家人環泣問所欲言曰吾何言哉口頌佛號趺坐
而逝將卜葬諸子哀公行實來求銘謹按丘氏世居暨

陽文公次子諱壽邁宋大中大夫司農卿公曾祖也祖
諱汲宋中奉大夫知桂陽軍事考諱必恭宋承奉郎知
鎮江府金壇縣事母夫人馮氏公娶趙氏繼胡氏江氏
男五人長聖廣西路蒙古字學教授次基行宣政院宣
政理壘塏未仕女六人長慧明適鈕遂孫次妙淨適趙
德寶妙山適袁天麟妙琬適潘仲華先卒妙蓮適何之
植妙雲適趙元吉孫男五人長元鎮次海寶廣智普龍
樹孫女五人長淑靚適鈕遂孫之子敬實次圓適議適

何之植之子普賢端端如如引珠三人未出室公生宋寶祐戊午之四月卒以天曆己巳之正月享年七十有二是歲仲夏庚申公葬日也定山彌勒泉側公葬所也意公願息今息矣銘曰文定之友伯恭欽夫稼軒石湖皆當代之名儒今其後嗣弗競而遺垣故第淡煙衰草淒涼乎衡湘之下江湘之隅惟公之傳四世其昌而五桂聯芳又將迭奮於亨衢嗚呼休哉吉人之符種德有堂亶其然乎

清和令王公墓誌銘

王西淮望族也世居光之固始唐季王潮昆弟者挾百八姓自固始轉戰入閩據其地傳國數世其族留固始者依大山以居自唐迄宋蕃衍益盛宋遷江南淳光為極邊王氏生長兵間以鞍馬雄塞上諱傳淮西路鈴公皇考也公諱反迪字允迪生而雋邁及壯有大志文武兼長族祖鑑為殿馬帥穆陵名將也竒公之才常拔以自隨指公謂諸將曰興吾族者必此兒也公益自奮然

性不喜曲事豪要以故宦游江淮二十年備嘗艱勞仕
輒落落不偶公志不少哀清河當淮流之衝左顧豐楚
右盼濠濤北通邳泗淮間截築為城城成擇守難其人
公請行有旨立清河縣以令畀公邑當孔道甲馬宵發
車舡夕濟警無虛日公一鎮之以靜居民帖然如在中
州樂土至元乙亥師下江南諸郡邑各以城附公轉成
務郎舊令尹如故居無何遷同知招信軍府事公老矣
益無志仕宦丙子秋八月感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卒之
日公所乘馬悲鳴躑躅有頃而逝鄉人異之兩淮之士
聞公卒皆為之流涕清河邑人尤哀思之相率告於省
臺以公舊勞于邑遺愛在人請以公子文信襲父職慰
甘棠之思朝允其請始公之治邑也于邊瑣軍實餘暇
常留意民事為政本于仁慈濟之以嚴明不令而民從
化故邑人歸心焉公娶夏氏子三人長文用次文信自
盱眙尉升宰換授江陰路錄事廉恕有父風次文虎歲
在戊寅殞公于即石庄之阡介來請銘銘曰清流維河

壙屹其峙中有美錦製自公始公祠百世名遠淮水

故司獄趙君墓誌銘

重陽後五日友人沈伯亨來言曰趙君仁甫之子一初
往年識先生於錢塘今願竊有請也凶服未敢前予驚
問曰仁甫之母無恙耶伯亨曰趙氏母八十有六尚無
恙也而仁甫以八月晦日逝矣予失聲嘆曰天乎世寧
有是事耶仁甫孝於其親篤於友誼勤於王事善人也
乃罔或克壽天降之罰抑何酷耶翌日其子來拜且哭

將扶柩返葬東浙來求銘吁此後死者之責也何辭焉
君諱文榮仁甫字也宋故王廷美之十三世孫生而有
名在玉牒實咸淳八年壬申也宗室子孫世襲富貴多
怙侈不學君兒時獨修謹長通經史習舉子業獵獵有
聲會國亡家替仕進無階不得已釋儒服而從吏由海
古道憲司書寫文字入紹興路總管府掌簿書就充會
稽縣平江路錄事司杭州仁和縣三任典史升宜興樂
平兩州都吏目幕府簡靜以廉敏稱泰定丙寅北來暨

陽為馬馱沙巡檢職守之暇時時訪予談文論事予始知其儒者相得甚懽已而省差嘉會門鈔庫副使浮沉州縣四十餘年惜君之才不克致遠君處之嘆然不少抑挫至順辛未年及耳順始授牒除將仕佐郎江陰州司獄癸酉三月復至吾州吾長君二十歲別去九載怪其容貌枯瘠鬚髮蒼皓不類前時意君畏途跋涉久重累憂患多固應如此然不意其遂至此也夏中早曠予避暑過蕭寺與南山師對奕君未嘗不在抵掌擊節笑噱終日子語之曰君在刑曹何得乃爾對曰無疑讞無淹囚官長退食吾亦旅退間無公事故從子樂耳予心服其幹局優裕乃有餘地超然不為世俗所拘八月某從官僚以下迎詔使於南門之外君笑謂予曰我親就居杜橋之西已約南山師幸偕過我將拂琴整局以待予諾之弗果往自是不復見君亦不聞其有疾也伯享又曰君驟疾豫知不起走价越上呼其子既至屬續三日矣哀哉哀哉君真棄我而先耶吾尚忍銘吾友耶接

趙氏起涿郡王邨一派居開封之浚儀六世祖恣之以
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團練使從駕渡江徙居越之上
虞嵩城里至元初又徙城之西南隅文林郎秦州判官
諱時寬君曾祖也國子監進士諱若墩君祖也承信郎
諱嗣揆君考也母李氏男三人一初一中一德女一人
未出室銘曰王宮侯邨降庶族兮噫州縣勞勞抗塵俗
兮噫不卑小官不苟祿兮噫大雅卓爾立於獨兮噫百
歲閃電往不復兮噫

縉雲縣上簿朱君墓誌銘

人之生或哲而大或愚而壽偶自生耶有生之者即愚
而壽者樗耳至於哲而夭者則氣有所甚偏而理有所
可疑天漠然不可詰而人盡然以悲此吾於里中朱君
南伯之喪一不知其涕之所從也君諱申長壽鎮人幼
性敏悟天才脫穎伯叔父咸竒之曰是兒驚驚也必瑞
吾宗年十四入場屋籍籍有聲諸老生歛衽避之既壯
問學大進文思泉湧憲使陸公招致館下誨諸生主賓

相得其歡偕入京師歸復侵疆職業修舉確齊苟公忍
齊申屠公廉按淮東西二公中原名儒不妄許可見君
之文咸擊節稱賞薦君才可掌冑監不報秩滿授將仕
佐郎慶元路鄞縣簿人疑君儒懦不更事且鄞劇縣負
山瀕海民恃險為姦殆難治君至之曰縣長官因賄奪
職已而同僚相繼敗績君獨署事從容治之猶有餘力
郡檄往昌國體究賑糶君覈實欺隱官吏獲罪者自以
為不寬復往定海葢造軍屋百三十間旬日而畢不愆
于素民不知從軍遷如歸鄞素多盜不時竊發巡尉之
官君攝逾年逮捕不煩私販不入境一日海盜出沒洋
中聲搖旁邑令畏弗敢出君鼓棹徑去直前搏賊獲其
首并從者八十餘人自是客商往來如履平地君性嚴
明不受私謁尤惡豪右侵細民一繩以法民有竿舟入
浦者遇雨輒刈道旁禾以蔽其首田主見而擊之斃曰
盜吾禾吾擊盜耳更數獄不服府以委君君擬斷曰本
圖把禾以禦雨初非竊食而克飢當論如律一府大驚

更相傳誦謂君治獄平允自是帥府憲司轉委無虛日
一月坐縣治事者無幾耳君盡心為政居官以廉能稱
四年代者至民遮留之泣曰復有洗冤澤物如朱君者
乎有送至境上不忍去者居一年轉將仕郎調慶元路
司獄丁內艱服闋補江浦簿繼丁外艱君齒未宿憂患
并集鬚髮盡白毀瘠之餘弱不勝衣人為君憂之君亦
杜門絕進取意緇經教子將終身焉閱二年再調縉雲
簿命下君嘆曰祿弗逮親吾且休矣人謂君薄縉雲不
赴君亦不荅俄感微疾言笑如平常踰月浸劇神爽不
亂顧謂諸子曰生死命也吾死布衣幅巾以歛侈靡不
度之物慎勿置吾棺中吾儒家慎勿以緇黃治喪若等
自愛以詩禮自勗母惰母傲語畢而逝君生宋景定元
年庚申以延祐五年戊午三月甲子終于家之正寢享
年五十有九君自幼以文鳴著作數百篇號淡圃集清
新典雅動合法度雜前賢文集中不辨初習學業鄉校
月書屢占上游每一篇出入爭膾炙已而廢不為兩為

校官輒自詫曰惜不自進士中得之甲寅科詔下君忻然有子玉馮軾觀戲之意余長君八歲才不逮君君過相推敬丁巳余中鄉試將如京居時已被疾聞之甚喜遣其子來饋贐侑之以詩致殷勤烏明年春余旋至廣陵間君訃驚失聲曰噫鮑叔死矣既抵舍君之子德育哭來告曰先君寢疾時忽呼諸子曰陸先生其歸命筮之意若有所囑者易筮之夕始曰吾銘托之斯人他人慎勿與也哀哉伯牙之琴絕矣死者若有知也猶能為

君一再鼓之謹誌曰朱氏系出維揚徙暨之長壽鄉二十有餘世矣君曾祖諱瑛娶蔣氏繼蘇氏祖諱慤宋迪功郎娶吳氏繼周氏父諱慶宗宋登仕郎娶戴氏君娶張氏子男四人長德肖早卒次德育德脩德能女二人長適楊啓次未出室孫男一人女二人俱幼君歿之明年歲在己未德育等卜以二月二十有三日己酉窆于長壽鄉之觀庄祖塋之側治命也銘曰登彼觀庄之原古人可作其惟朱君乎洵美孔碩卓雅不羣清淑之氣

牆東類稿

升為浮雲體魄所存既固且寧以穀爾後昆

二二

牆東類稿卷十二



牆東類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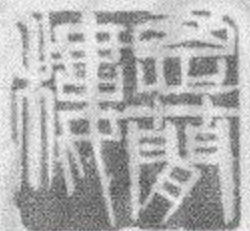
卷十三

墓誌銘

廣平張公墓誌銘

延祐改元之二年中順大夫廣平張侯國綱來尹暨陽
至之日迓者未出城侯微服先至學宮延見諸生問民
疾苦既視事聽斷明允吏民驚服爭問其爵里家世或

元 陸文圭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侯嘗掾江西省又為其屬歷州縣所至有聲其先則
洛之隱君子淳德不耀鍾美於是者也家世從來遠矣
居數月侯訪余牆東田舍勞問良苦意若殷勤者已而
泣曰吾先君子賡志九原墓木將拱瀧岡之表盖有待
也今吾老矣功業不建夕陽西流大懼無以昭前人之
先發揮幽潛以垂不朽瞑目猶有憾吾子其圖之余再
拜辭不可則敬復於侯曰中州兵燹垂二百年譜牒無
傳名公鉅卿罔或登載况林丘逸士閭井間民不求聞
達姓名湮沒何限嘉言淑行孰從而求之侯喟然曰先
公幼有至性事二親曲盡孝道昏晨定省冬溫夏清率
循禮經一無違者慈親先逝事繼母如所生有姑年邁
孀居無嗣迎歸侍養禮之終身女弟繼出適薛而寡二
甥幼視如己子撫而育之侯其成立為其冠婚閨門肅
睦內外無間言業儒不喜章句通古今治亂兵財大畧
有志當世逢時捨攘蕪于進取浮沉州縣間歲月淹久
在潞磁幕府時與何公繼先同僚相好也何驟貴顯晚

年平章政事或勸先公自結以求援且曰公縱無宦情
曷不為子孫計先公歎曰窮通命也吾其如命何卒不
許久之授韶州路蒙古教授聞韶佳山水將往游焉以
親老不便而止遂不仕侯又曰吾掾江西省時年尚少
休沐日或與其徒游宴先公聞之怒曰江西二十八省
生靈之命懸於一省坐上皆貴人政在若曹若今怠惰
其體漫不省事行獲譴矣尤留意刑獄公事每曰人命
至重論死者必先求其生求其生則我得則我與死者
俱無恨矣我為小吏時不妄笞一人汝宜誠之一日吾
自省戶歸侍次忽顧曰近聞某州獄請讞若何吾對曰
已平反之矣先公喜公見顏色吾自是留意獄事後以
左右司官從僉省平南安贛城之寇禁止殺戮開釋無辜
招安餘黨頗有力為洎審廬陵疑獄辨誣服為盜者十
九人又慮因於湖南理入失者十有三人明恕而行非
曰能之嗟乃先公之教也語未既余再拜謝曰謹聞命
矣遂次第候語復依其世系而誌之公諱弼字輔之世

居汴之元武縣大父以上逸其名父諱清母鄭氏繼母
劉氏壬辰之難避地於邢遷于洛水因家焉今為廣平
人公鄭出娶司氏前公十七年卒公生之歲龍集甲申
以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五月捐官享壽六十有二子男
三國綱前任奉政大夫鉛山州知州國輝志不願仕國
享同知常寧州事女三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五達遠造
遂遵孫女七長適泰州監鹽倉汴梁袁傑次適察院書
吏河南楊孟次適同郡徐希文早卒次適臨川縣丞遂
寧焦昇次適龍興路學正同郡李輔次室聊城丁某次
在室曾孫男五海孫壽孫買孫引孫真孫曾孫女尚幼
至大三年庚戌國綱偕二弟卜葬公永年縣之嚴村先
是上世諸喪皆攢淺土乃悉遷而祔焉卜其兆域而叙
之昭穆禮也銘曰登此廣平之丘綿亶生之瓜不在其
身昌于而家降福孔遐

郭雲仲墓誌銘

古古建功立業之人率少壯為之蓋年壯則膂力方剛

志氣初銳視天下事以己之精神運掉如意無不可者
及其春秋既高閱歷寢久世故熟而機愈深思慮深而
見方定老成遲鈍與少壯剛銳之時如出兩人端居深
念直視無所見曠曠若不聞此固非狂夫孺子淺見之
所能窺也始吾與同郡郭氏昆弟交時競習場屋舉予
文字長君子炎字明仲妙齡挺秀獵獵有雋聲甲子丁
卯兩貢于鄉弟雲仲癸酉貢吾亦預焉雲仲工詞賦與
吾同歲少数月爾學同志同甲戌同上春官是時君兄

弟如神馬出渥洼平步十里如太阿拭土直上無前餘
子皆避三舍吾雖不敏亦摩厲以須其後諸侯軍從壁
上觀秦項戰人人惴恐已而俱北余亦垂翅而歸雲仲
殊不少挫將復進期年國有大故舉場旋廢士抑不用
明仲鬱鬱不得志周旋鄉校間抗顏為師不幸早殞雲
仲相繼糾繇子學修葺俎豆呻吟帖俾抉剔隱祖學粗
成立人以為難君已六十餘矣力漸不逮心藝與時左
鮮克舉之復長南徐之濂溪書院堂廡荒涼士散不收

式過其歸自是十年不調局戶謝容明晤窻下足跡不入官府至治壬戌之秋勅授無錫州教君笑謂婦曰鮎上竿矣余屏止樊五十餘年卑校官不為鉏耰之暇時與君往來勸君勿出君不荅明年春赴錫山時前宋舊貢士江浙間不數人聞君來以為異事先見之君鬚眉蓬皓音吐鴻暢衣冠步武規制落拓見者驚嘆君視學舍已不可為為之輒沮謝事不可默已而已黜其聰明養之以虛白墮其智慮示之以天倪士方適然從之而

君已逝矣啟手足之夕諸子侍側顧曰吾夢與諸同年探籌吾先得之噫生不如死之樂君知之矣幾日而不女從也君生淳祐壬子十有二月卒以泰定丁卯十有一月享壽七十有六訃至之日余哭之哀諸子辨且拜請銘謹按郭氏其先汴之祥符人人諱某中奉大夫安仁開國男女真擾中原護宋寓南遷占籍于江陰高祖某通直郎知高郵軍事曾祖某蔭承直郎祖某隱德弗耀伯父某生四子君第二子名登龍出繼父某為嗣娶

王氏樞密使駿之裔孫性明慧佐理其家子六人長縉前卒次綺綬紳椿楠文學彬々然女一人適劉某卒孫男二人留孫閔驢女五人長福娘適范某次繼奴迎娘佛娘引娘俱幼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己酉葬于由里北山之岡從治命也銘曰先雁門距汾陽胡原之長茲由里卜允臧在後之慶

王德秀墓誌銘

壬子夏五余素車出城西會友人王君德秀之喪于申

甫君二子拜墓下哭而起曰先子齋志九原功業不少表見于當世獨行實猶有可考先生累世通家宜詳知之將丐文以圖不朽方事之殷未敢以請余答拜辭請屬筆當代文士不可讓事甫訖又以為請嗚呼吾忍銘吾故友之墓也夫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曜考諱申字仲遠經明行修其人如玉宋咸熙淳中余始弱冠仲遠辱與之游為忘年友歲在癸酉同領鄉薦仲遠以禮記義占名第一明年春偕上春官君侍親如杭余始

熟君君長余一歲好學篤行如其父而通敏過之仲遠不幸終于乙亥之亂君匍匐葬其親遂屏居里中閉戶絕交棄科舉業于經子傳記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喜陶朱丹圭之術研精其奧初仲遠性儉素不營生產有田一頃室廬僅庇風雨君辛勤三十年力穡務本以貲雒州里好施不倦求者如歸嘗笑謂客曰益嘗不能自焚其券而使馮驩因以市恩浪得為豪士矣故君家每歲積空券數百度不能償者棄復不取丙午丁未歲大饑君倒廩出粟賑之全活不可勝計時募民入粟拜爵君不自言雅尚簡樸不以富驕人布衣糲食泊如也匹馬一童往來阡陌與野人參語襟坐見之不知其為儒者也酒酣劇談貫穿今古遇知己握手出腳肺腑語自負一世之豪江左隱然知名晚年新居落成二子宦學自立將以優游卒歲而天不假之年矣所居鄰季子墓謀創延陵書院以待四方之遊士興義學以教育鄉里子弟跨夏浦建大石梁以濟病涉者俱有志未就而卒卒

後數月朝廷錄君賑施之勞賜以初命之服非君志也而已不及拜矣君名茂宗德秀字也生辛亥壽六十娶丁氏繼室余氏子二人天啟勅授盤陽路鈔庫副使昌道舉茂才異等女一人未出室卜四月二十日乙酉葬君下港西之原去家百武而近懷親也嗚呼君遂止于斯耶始與君父子以志業相責望仲遠既不幸早世君才不用於時而以其餘力起家余獨偃蹇困躓老而衰矣俯仰疇昔感慨存歿泫然泣下嗚呼吾尚忍銘吾故友之墓也夫吾忍弗銘也夫為之銘曰考鍾慶厥嗣嗣昌厥家胡福孔殷而壽弗遐數耶命也耶嗣又競爽殆復盛耶

榕山君墓誌銘

岷江西來演迤數千里中流巨浪衝突擁沙為州以百數而馬馱最大東過暨陽為南江北抵秦興之滢為北江東入于海馬馱據三江之中風氣融結地脉平行人物阜蕃土俗龐厚廣陵陳氏家其上數世矣至榕山君

而始大君諱傑字漢臣其先自潁川徙有諱德以孝弟力田起家者君曾祖也諱清祖也諱端明考也曾祖妣張氏祖妣沙氏妣胡氏君生而不凡身長七尺狀貌奇偉深沈有局量欲馳驟當世會考君病廢左右奉養志不克就嘗學書鄙俗儒齷齪不足為法從計然丹圭之術觀時取予積粟如坻家累千金施窮周急畧不少靳晚歲田廬子孫之樂幾無遺憾而不獲躋上壽者病奪之也初調江征官未起適汴梁相王聞君名之欲往竟不果俄患風痺偃卧里中優游養疾數年而卒君生壬子終己未享年六十有八榕山其自號也娶張氏子二人簡範皆好學卓立女四人適劉垣陸庸李寅孫餘在室孫三人稱臨壯是歲十月二日癸酉葬于洲上延慶菴之西距家二里許君自卜息所也未幾張氏亦卒祔焉踰年其二子來拜且泣曰碑陰先友無在者銘以累執事余荅拜曰諾君與余同生少數月耳意氣頽頽相得甚懽時渡江握手笑語磊磊落落青天白日我知君

心一夕痛飲古梅下慷慨劇論古今事旁若無人自是
不復再會嗚呼而今而後此士不可復作此樂不可復
得矣發渾潛德非後死者之責與遂不辭而為之銘銘
曰自幕至虞明德始大太皞之墟元姬作配鳳凰鏘鏘
眉于齊姜家貸公收陳世其昌中洲有廬江水瀾瀾厥
上孔良之乎洵美我田我桑我始我勤無秩與祿等之
封君孰饑而啼子粟汝哺孰負而寃汝直子吐布衣長
者名著江淮或縻以爵招之不來渥洼神駿逸駕千里
竟尼其轅跬步而止西原植栢鬱々蒼雲泉局間寥呼
君不聞宿草芊芊過者下馬龜趺不磷百世之下

故稅使陳君壙誌

按此即陳傑壙誌為其子
代作故附次前篇之後

嗚呼孝子之事親終矣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不肖孤銜
哀忍死匍匐以襄事大懼無以彰先考之懿將乞銘于
當代鴻筆而又儼然在衰經之中未敢以請姑識歲月
姓系納諸壙哀哉惟有媯之後國于陳子孫其昌代有
顯人族居潁川者避五季之亂南徙維揚占籍揚之秦

興江心有土可居曰馬馱沙首起南徐尾盡東海土宜
耕桑聚落繁盛吾家於此數世矣高祖以來隱德不曜
至先考而陳氏始大先考幼失所恃二弟俱夭親被疾
不省家事先考隻影自立奉養無違備嘗艱辛以儉自
立扶植門戶經理產業田園第宅井井有緒晚年事力
充裕捨施不倦以信義行于鄉黨平理曲直賑恤困乏
鄉人有患挺身赴之有便利事必舉倡之人皆悅服有
鉅人長者之風名隱聞江淮間先考性沈毅寡言笑
重然諾慷慨有大志本以功業自負讀書不守章句史
學貫穿詩酒賡唱落筆驚人招師講學訓子嚴甚中更
多故壯志不遂頗不樂仕進歸附初省府貴人有相知
者拔授樞密院宣使不就丁未戊申歲大祲出粟數千
石飼饑民全活甚衆官錄其勞勅授江陵路稅課副使
未之任丞相河南王檄召保充本授下戶計總管宣命
將下先考至維揚將如汴梁謁遽得風癘之疾輿歸里
中手足不仁臥疾八年禱藥備至聞有善醫者數百里

外迎致然卒無效家人憂泣束手無策先考精神不亂
從容治家務如平時顧二子曰死生命也吾生平無大
過失粗有成立汝等慎守之吾無憾矣歲在丙辰呼善
地里者親卜葬地于所居之西北二里許手植檜栢成
行築庵于其旁時一省焉己未七月告成閱月而先考
棄諸孤實八月之九日也哀哉先考諱傑字漢臣生宋
淳祐壬子之十二月享年六十有八曾祖諱德妣張氏
祖諱清妣沙氏父諱端明妣胡氏娶張氏今在堂生四
男伯泰叔庚皆早死世仲簡季範六女長許適李某未
嫁而卒次適劉埴次適陸庸次適李寅孫而寡次許適
沈某未易孫男三人稱孫臨孫杜孫簡等謹擇是歲十
有一月甲申出祖柩遷于新庵十有二月癸酉下窆嗚
呼孝子之事親終矣自今簡等上侍母慈協和昆弟共
保先業一遵先孝之治命江水在此不敢言嗚呼哀哉
嗚呼痛哉簡等泣血百拜謹誌

慈悟居士墓誌銘

幽冀古燕趙國土脉深重習氣剛猛人生其間雄傑魁
偉毅然有烈丈夫之風可與共功名者顧自遼宋以來
南北殊疆譜牒散逸所聞所傳聞朝市山林之間姓名
晦而弗彰者何限有志之士所為慨然太息者也范陽
張仲威一再仕于暨慷慨急義人也清而不隘剛而不
傲輕財好施與人交有終始暨人愛之君以暨人之愛
已也遂留居烏墾田築室于南壩之外讀書教子與余
往來相好也間為余述其先考君之賢長身玉立鬚髯
若神便鞍馬射命中軍中號為萬人敵隨史丞相南征
斬獲甚衆攻釣魚山先登陷陣第功賞將命以官一日
單騎深入岩谷若有所遇亟歸焚其弓矢懺悔事佛終
日趺坐手不釋經卷與人言恂恂如恐傷之無一點豪
武氣鄉人稱為慈悟居士嗒然有厭世之心病革口誦
佛號不絕瞑目搖手而逝吁異哉傳稱韋應物初為三
衙衛士驕橫不羈晚年折節所至掃地焚香清淨自居
世果有斯人也仲威急流勇退卓有父風泰定丁卯以

從仕郎台州路黃岩州判官致仕會朝廷推恩考贈從仕郎大都路良鄉縣尹命下之日余率衆往賀之仲威愀然對其先人遺像而泣且告余曰先子沒四十餘年歛柏之實久矣不肖孤朔南奔馳不克歲時洒掃且墓左之銘未立敬以囑子尋授余以家狀余不敢辭謹案燕山張氏皆祖翼德散居山後諸州君曾祖諱建中占藉永清縣之統和鄉家饒財畜牧滿野上腴居邑之半散邸孤貧延納賓友其門如市朝廷下令家餉官騎二十四匹者與循一資君餉如法歲且蕃息與之官不願受人以比卜式里居一盜闖其門聲甚惡君呼而進之曰若等迫飢寒非獲已也吾素不儲珍產所有者絲繡耳悉輦置庭下恣所取盜驚駭欲棄去君徐以溫言撫之各負重而奔未幾兵寇搶攘君出避地卒困于沙漠垂殆逢三十餘人不知所從來翼而出諸險乃脫問其故對曰疇昔之夜受君賜今是以報詢其姓名不告廉得為首者二人曰王庶劉琮云君既免于難遂不問

家事蕭散林壑壽九十七祖諱益相繼隱居習岐黃之
書收畜良方務以救人不邀其利州里德之晚授朝奉
郎太醫判官壽九十六父諱德林始以良家從軍天兵
攻信安四方阻水久之不下君策馬環視白其帥曰城
如卧牛形背有廟焚之吉從之即日城破帥大奇之挾
以歸朝賚馬四匹羊百口俄謝病去壽百有一實生
居士諱山字某至元十三年卒壽纔五十有七葬于水
安鎮曹家務娶完顏氏追封宜人壽八十三子四人長
仲祥次君祥次政仁次政儀即黃岩州判官仲威字也
女二人小奴素兒適盧某王某孫男六人思慶思用思
善思道思遠思進四女適王某王某杜某桑某會孫男
五人女六人俱幼銘曰君之祖若父三世皆登耆願豈
昌黎所謂未有佛之時耶君一超徑悟求佛益利乃罔
或克壽髮半白而早萎豈命有所懸入固不得而移耶
將覺性長存雖亡而不隳抑不在其身而子孫之貽耶

竹隱居士墓誌銘

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提躬可以範俗敦仁可以處里閭門之內父子兄弟雍々如也族黨之中長少皆順而聽也頑薄之夫見之使人之意也消則一鄉之善士已如處士何君漢卿是也君諱劉發其先開封人居汴之陽六世祖大理評事逢士宋元祐中徙常之晉陵建炎初常為兵衝高祖中奉大夫俊升北徙暨陽曾祖武仲四領鄉書登紹興庚辰第累遷朝議大夫通判建康軍府事贈中奉大夫妣商氏封令人祖潤朝散郎通判池州軍州事妣闕氏繼惠氏俱封安人父龜年將仕郎妣闕氏封安人何氏世以文翰起家家饒財土腴華第甲一州先緒中微鬱攸繼作族遂分散君幼失所怙受學于舅士感激奮厲長身卓立音吐如鐘出則從師友入則經紀家事中年田園粗足或勸君謀什一之利厚自封殖者君笑曰貧富命也資性朴素褐衣布衾數歲不易屏五綦之好泊然無營見後生靡服炫飾輒閉目不視聞人小善喜若己有有不善事愀然不樂其言不諂其

行不悖其舉事不悔好施而不倦亦不妄與人救人之
急息人之爭而無伐德之色尤重然諾出語可復不務
取進不競勢榮嘗為松江學糾旋棄職去調會稽學正
遂不赴晚年益斂晦不預世事有問不荅權貴人欲識
其一不能屋後竹千竿誅茅三間杖履逍遙觴咏其下
自號竹隱居士鄰余墻相去不百武時時過從君輒嘆
曰白首唯吾二人耳今者不樂如逝者何余凄然輒為
引醉將別必曰數見無相忘歲不能我與哀哉言之不
祥者君絕嗜慾早善攝生鬚髮黧然顏渥如童筋力雖
衰精神充溢晚年飲食小損俄苦痰眩終日嗜卧親賓
之問疾者皆在顧余若有所言余不敢請正月晦日疾
亟呼家人囑以後事恬然而逝訃聞傾城之人咨嗟涕
洟俱懊惜曰善人亡矣君生宋淳祐七年之丁未終於
至治三年癸亥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同郡化成鄉探
花校書趙公發之孫女前卒子二人皆從余遊長巨源
博敏可喜不幸早世次天溥尤嗜學三應進士學孫男

四人之植長出也亦習舉業之橫之格之楨次出也彬
彬就學高會之澤未艾也孫女三人皆未出室曾孫男
一人普賢奴女二人尚幼初君事父至孝奉先追遠必
躬必敬老而弗怠義方之訓嚴整于若孫晨入塾夜分
親自課督卧起必諧詩禮閑習故君之喪棺衾宅兆曲
致其情卜以是歲七月二日葬君于昭聞鄉由里山之
原先期天溥之植來拜乞銘且曰治命也余荅拜泣曰
五十年故交也曷敢不諾敬次緒君世裔實行且系之
銘銘曰陟彼瓠子之岡望其壙濔如也猗嗟先生息其
下子孫其昌錫爾純嘏我銘不磨永詔來者

莘隱胡君墓誌銘

余始至容山詢邑之賢士大夫而願納交焉或曰胡君
宗尹醇儒也子欲見之乎余曰諾介其友江聲伯請見
君使其子長卿應門肅容余舊于舉場中識之矣少頃
君峩冠大帶而出揖客中雷退讓不自勝坐而言姁姁
惟恐傷人記憶前言往行酬荅如響娓娓不倦時復嘆

息形于言外扣其所學淵源深不可測儼然至元以前人物也余心敬之一再造其廬情稍歎猶未究其議論也其里中人為余言君居家奉親篤孝昆弟胥敬如賓掩關不出官府罕識其貌獨嚴于教子日有程課夜分相守不寐賓興詔下喟其子其子曰吾老矣尚憶兒時場屋汝力學勿惰尚及見汝成名乎子再拜受教家畜書甚富邑士求書者必之胡氏性儉約布衣終身敝居纔庇風雨晚年稍加葺治明憲淨几湛如也癸亥日長至余約客芳潤堂小酌期君不至傳者曰君死矣客皆弗信也而傳者衆曰晨起固無恙日向晡瞑目而坐家人環呼之不應乃逝吁異哉吉人而凶可哀也夫君生宋寶祐丙辰之五月卒于至治癸亥之十一月享年六十有八君諱澤民曾祖元震祖南父庭桂娶趙氏先卒繼王氏子體仁長卿字也孫二人尚幼卜以甲子二月甲申葬于城南五里之岡君未死前數日謂所親曰吾欲以莘隱自號求文于陸先生以記吾平生何如既不

果至是其子來乞銘嗚呼吾之文徐君墓之劍也銘曰
胡氏望安定建安猗君言行古奧璠內希先賢卓爾志
外愧薄俗賴乃顏暮年拮据室苟完高丘宰木歸荒寒
我評一鄉之善士山石可移銘不刊

處士單君濟之墓誌銘

山南水北穹林長薄之下哲人元夫鉅公長者往往而
在命與時左浮沈問蒼化行于家義著于鄉功業不暴
於當時姓字莫登于簡策鮒背皓首稿死牖下者不可

勝數而蒼頭盧皂洒消馬醫僥倖得志於一時此志士
仁人所為扼腕太息者也余卅角時與城南單君伯恭
游伯恭學銳甚倜儻不羈乙亥之亂里寇竄發憚其名
首燬其家伯恭及考皆遇害季弟濟之字君濟年尚幼
挺身丐父命不獲焚其體半救至僅免尸而攻盜糾合
民兵借助鄰壤卒擒賊磔之既復父兄之仇遂闔門不
仕非慶弔不入城市力田治圃將終身為特不喜與官
貴交駟騎闔門輒避匿不見輸納井賦必為鄰里先佃

貧負祖者貸弗責歲饑糜粥以食餓夫全活甚衆鄉人
德之痛先廬不存手自拮据堂構丹雘煥然增舊君無
他嗜好收畜書史尋師取友優游辛歲而已性純謹質
直與人無競對人無一妄語默坐一室終日欽欽人莫
窺其際或登高臨流嘯咏自適志所存遠矣中年得二
子皆卓然樹立始弱冠俾從余書塾誦詩緝文君命之
習舉子業余謂場屋廢久習是將安用君笑不答延祐
改元科詔始下君於是老矣且嬰末疾手足痿痺顧謂
伯子曰天將興文明之運吾殆不及見之矣汝雖績學
姑留左右嘗藥幹盡州今貢士遣而弟以往又謂叔子
曰城東陸叟吾所敬也汝往復受學焉名不成勿止也
丁巳之秋君疾浸革勢不可起家人環泣君喟然曰吾
讀昌黎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之語未嘗不撫卷
嘆悼今吾年垂七袞家道粗立兒孫滿自得正而斃夫
復奚憾汝等薦學力行勿交游非類勿墮先訓吾瞑目
逝矣又曰我死幅巾布衣以斂世俗靡麗不度之物勿

為吾累屬續之夕索筆賦詩其警聯云人皆有死豈我
獨仙霧散雲收白月在天嗚呼可謂達生委順之君子
矣訃至余往會哭葬有日二子哭來告曰碑陰先友零
落無在者銘屬之子矣余嘆曰子之先君子齊絕叔也
最知我者銘曷敢不諾按春秋單為王畿采地諸侯襄
靖穆最著後以邑為氏徙暨陽者不知始何年今所居
暨以單名山名單孿田名單尖則族大而遠矣曾大父
諱應里娶須氏大父諱從仁娶王氏考諱良輔將仕郎
娶鄧氏子三人長作肅字伯恭次澤之君最穉早失所
怙事母至孝至元中調晉陽縣學官內艱不赴廬冢三
年娶高氏繼時氏皆先卒子二人高出也長曰祥次曰
瑞女二人適黃通焦亨孫男五人恩同不花充延女孫
三人俱未出室君生於宋淳祐九年十一月終於延祐
四年九月晦日享年六十有九是歲十有二月某日葬
于太寧鄉秦望山上鬱之原與高氏同兆異域從治命
也銘曰鬱之素原吉人之藏上有雲氣雙鶴來翔卜云

鼎身類考

其吉子孫永昌

異溪翁墓誌銘

歲在昭陽太淵獻嘉平之月余館容學且有哀經褰簾而拜者進而問故則曰澗西張氏子也先人悼棄諸孤于月其邁以支干之弗協弗克襄事滋不孝是懼我乃卜明年甲子孟陬之己酉寔吉我又卜黃塘原食惟是寔窆有期壙石未具無以昭潛德之懿且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以狀授執事者敢泣拜以請余荅拜固辭不

可則敬曰諾按狀張氏其先清河人宋建炎避地徙秣陵之句曲山西有澗清源穹薄望之鬱然張氏家其下數世矣族繁而昌代有聞人君諱文盛字彬之曾祖慧妣巫氏祖伸妣樊氏父端信妣谷氏端信生四子君其仲也性穎悟纔數歲屹如成人不隨羣兒戲弄稍長自力于學讀書通大義工草隸尤邃于醫務蓄方藥以濟人卓犖有康世志每閱史傳見忠臣烈士成敗輒慷慨流涕時人皆異之居家孝于親友于兄弟始終無間言

閨門之內雍々如也至元乙亥君年三有有六會天兵南渡破建業守者宵遁兵四散掠旁邑居民出走竄伏林莽君時以母寢疾與其兄文浩侍榻前守死不去黃頭先鋒至叱曰是何敢然欲兵之君泣告曰母在是也病不良于行請以身代死帥義之曰巨孝也遂去之且禁麾下勿望其里既又予之檄使招集流散一境賴君獲安抱子携婦望君之廬以手加額曰君佛子也時事浸殊君太息曰是不足展吾志矣乃棄其所學從計然之術研得其精為大區廣陵市中家僮數百指北出燕齊南抵閩廣懋遷絡繹資用豐沛散施不倦遠近赴之皆嘆如志里有爭訟多就君咨決君為剖析枉直諭之以理皆愧讓而退生不解飲而酷好賓空壘對酌自得其趣晚年獨喜吟咏句意清佳迥出塵外客游淮楚間與名士結交如長平李克敬克誠全臺倪廷章濟南張正叔長清王啟宗皆相與唱酬詩筒往來無虛月閱世既久昆季凋喪獨享高年蘭玉森立食指日衆至無所

容或議析處君平生質儉不營居室至是聞之頗不樂始命伐木輦石相舊廬之北闡而新之門廡堂營內外數百楹既完既美賀者踵門君憮然曰張老有言吾聚族于斯將歌于斯哭于斯矣或謂君言不祥居無何疾作家人迎醫醫至曰疾尚可為君笑曰吾年及此邯鄲之夢覺矣尚何俟焉却藥不進客問疾猶正趺坐好語如常有頃瞑目而逝君生宋嘉熹三年己亥之十二月卒以至治三年癸亥之三月享年八十有五娶戴氏先

四十六年卒繼唐氏王氏亦卒子男四人長才冠次才茂才富皆卒次才雄女一人適王德用又卒孫男十人長德新次德昭德賢德驥德輔德方德潤德壽德溥德純女七人長柔靜適笄至道次柔貞適許文彪柔淑適孫德榮柔潔適湯元善餘未出室曾孫男十三人長邦彥次邦智邦達邦傑邦本餘未名女八人長妙靜適笄某次某君舍東南泉流向巽故自號巽溪翁兩繼室殯黃塘木以拱今從之治命也銘曰鼓瑟宴坐清溪之下

吹簫祖送方塘之野人生逝水溜、不捨達人所務遠者大者醫翳、長松陰、美檟歸寧爾體錫爾純嘏

嚴氏壙誌

子代其作

嚴氏盛于漢望于天水居暨陽之花橋者不知世所徙先考諱起字伯震幼失所怙自力起家隱晦不仕生宋嘉熙庚子終大德庚子享年六十有一宜人劉氏生三子良恭敬良好學能詩仕在錢塘縣幕早卒宜人慈惠幼儉手撫孤成立敬宦學四方留兄恭偏侍敬辟司徒

府掾解職歸養宜人弗善也再掾兩省出宰陽翔改番禹去家益遠懼宜人年高不欲往宜人怒曰而起寒族被遇寵祿向心報國何以家為且近制弗許汝何敢敬不得已入南白雲在嶺晨夕北望逾年宜人寢疾竟不得拱奉醫藥不幸泰定四年七月十有三日疾不救終冬聞訃哀慟隕越匍匐萬里撫棺澣血何嗟及矣嗚呼不肖孤不孝之罪終天莫贖忍死襄事以泰定五年戊辰三月九日壬申祔于城北廣山之原先考墓側宜人

生甲辰享年八十有四二女長適何宦次適黃鑑孫男
二人炳間孫女二人長適章立權次適楊邦達曾孫男
五人觀孫聯孫真孫圓孫歸孫女二人僧奴闕奴敬今
濫授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泰定丁卯正月例得蒙恩
追贈先考承事郎建康路上元縣尹封母太宜人嗚呼
漏泉之澤至矣不肖孤生弗能養歿敢以為榮謹以黃
副本并納諸壙先考妣之靈尚有以鑑之孤子恭敬泣
血謹誌

先考陸府君壙誌

代姪
孫作

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止吾不自隕也夫而咎鍾於先君
忽焉棄諸孤日月于邁惟是寃宥之事未得吉卜是用
痛心疾首賴天之靈蓋踰年始相地於定山之余灣乃
卜以延祐改元之閏三月甲寅朔越七日庚申遷柩而
塋焉匍匐將事未暇謁銘于當代詞宗以章先君之懿
姑述梗槩鑒諸幽有俟也嗚呼痛哉先君諱某字某陸
為吳中望族自青鎮徙江陰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

妣吳氏父諱某妣俞氏先君幼失所恃逮事祖父供養
繼母孝性純篤春秋忌日事亡如生齊潔祇事至老不
怠博通書史工舉子業自場屋廢嗒然無他岐進取意
韋布終身忱恪自守鄉里稱善人與物無競莫窺其際
終日恂恂無疾言遽色家人不見喜愠然人有不善意
所不愜稠人廣坐忽正色譙責不少恕已乃歡洽如故
人亦亮其誠不怨也樂施與喜交游賓至如歸倚樓笑
咏觴來引滿陶然就醉不知月出欄之東也優游自適

日夕以為常晚益韜晦以家政傳諸子不問有無出入
惡聞時事若與世相忘者癸丑六月感微疾滄泄不止
飲膳日稀意忽忽不樂閉戶絕客家人憂之醫禱備至
久之疾遂亟諸子環泣張目曰若等志學無倦母墜先
業吾瞑目矣又曰吾志丘壑死則擇亢爽之地葬我焉
又曰無儒家慎勿以緇黃溷我去以皇慶元年仲冬之
望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嗚呼痛哉先君娶杜氏
繼吳氏皆先卒子八人曰魯曰青曰質杜出也青出繼

舅族質早夭曰常曰庸吳出也曰和曰雍曰渙皆側出
女五人長適萬次適朱卒次適高餘未入室孫男七人
女五人先君勤約與吾母起家訓諸子嚴而有度勝衣
者即就學手自課授未冠娶者不得出外舍相過從婦
女不踰柵閨門之內肅睦如也嗚呼義方之教今茲已
矣先君之嘉言淑行又可數乎灑崗之阡曷日可表也
孤子魯等濡血銜哀以誌諸石石可泐哀不泯嗚呼天
乎

杜夫人墓誌銘

婦無公事內言不出諸柵雖有懿德人焉知之銘非古
也然共姜孟母詩史登載後世無若人則已有則必書
之况人子思顯其親禮也嗚呼吾于杜氏夫人之銘不
敢曰不可夫人家於魏世為宦族父某早年棄家從黃
冠游呼通真子母韓氏大司農某之女夫人幼而聰慧
在孩抱間知孝慕其親通真子初渡江見文公四書喟
然嘆曰此吾心經也道在是已自是日誦一書盡卷日

不足則夕繼之誦已輒焚香再拜率以為常至老不倦
夫人在旁習聞其讀粗了大義久之於性學若有所悟
父詭曰恨汝不為男子及笄以適同里憲使懶齋孫公
公時通判永州軍府事殷酬接不暇家一不問夫人治
內米鹽滌髓之奉麻枲織紝之供織悉必具躬儉率下
惡繪大練靡事華飾動循規矩事姑如母敬夫如賓姑
趙夫人年高性重夫人竟日侍側祁寒盛暑不輟得其
歡心公年五十未有子夫人以為憂仕西廣時有王安
人者寡居公謀聘之夫人曰為嗣續計何疑焉既至相
處甚睦王氏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避正寢以居之公
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男良楨公曰向吾再聘懼無後
也今有之矣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汰乎乃歸王氏奩
資萬金速返之夫人固請留弗許人兩賢之後持節金
陵趙夫人有疾夫人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跪進湯劑十
旬弗倦疾卒不起扶柩北旋甫襄大事纔七閱月懶齋
遽捐館夫人哀毀勅左右停舍玉曰吾將以身為殉粒

食不進者五日親舊交勸六日乃斂絕食如初越十有三日不死氣自憊然乃呼家人而喻之曰吾聞醫書云婦人七日不食則死今吾倍之而又不死幽冥之中或陰相予其為吾兒尚幼而失所恃乎吾貴殆未已也起強加一餐終以此得羸疾公既葬夫人以其子自大名如廣陵尋師授業親自程督夜分乃寐時時為說四書謂此而外祖父焚香所讀之書也汝服行無怠勿交友非類為不肖以辱而父夫人晚止一子鍾愛至甚然未嘗假以詞色家素廉貧束脩之問或不給至期必備子疑所從出夫人曰兒第苦學何問焉蓋脫簪珥質之其薦學教子如此良楨蔭授承事郎江陰州判官夫人就養視事之日夫人誠曰汝何修至是亦惟蒙前人休惟公惟勤世濟其美吾旦夕從而父於九原亦不忝為汝家婦不然吾目不瞑矣汝敬識之良楨再拜受教故初筮仕即以能稱乙丑夏夫人故恙復作似瘡而非醫拱手莫施病日侵神色不亂坐起如平常良楨捧手親診

其脉夫人微顧曰汝盧醫耶脩短命也吾行矣趣具湯沐有頃而逝五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夫人平生資性恬淡晨起盥櫛閉閣靜坐無故不履中庭父歿後不復歸寧親族有喪則弔若慶賀則不預不喜聽音樂待婢僕嚴而有恩閨門整肅余居去夫人寓所不百武與承事君游相好也故聞而知之至是往哭君釋杖拜曰某不天母氏棄養將卜日渡江返葬于鄉惟是瀧岡之表不待也銘以屬子余荅拜曰諾夫人生男一人女五人長適某次適某某次未入室銘曰余讀草虫采繁采蘋之詩能以禮自防而循法度也豈止為大夫之妻亦女中之師傅也展如之人兮惟古之慕也象服是宜甘荆布也靜安婉婉何慈煦也春暉未報白日暮也同穴有誓遵吾素也異時天雄道上過者下車而指曰此化鶴雙飛之墓也

亡室殷氏墓誌銘

廬陵歐陽公銘其友梅聖俞之婦之墓謂聖俞能不以

貧賤富貴累其心者蓋亦有內助焉聖余亦自譽其室之賢能安貧處困樂與偕隱也予讀其文而悲之嗟乎丈夫處世或致身於青雲位以與金驕其家人者無足多尚或辱身於泥塗卧牛衣而泣見車服而慙以仲卿儒仲之賢其識度及出二女子下嗚呼二王之妻亦賢矣哉夫家貧之思賢妻猶國亂之思良相也嗚呼今我無望也夫昔歲在辛未吾始弱冠納幣于雲亭殷氏既聘之三月先府君棄諸孤吾母傳事于冢婦殷氏事姑

謹順待族睦嫻過下慈妯乙亥之亂余奉母竄山間婦以其帑歸寧已而俱免余自是落魄不偶杜門索居獨喜誦詩作文呻吟累晝夜不絕畧不事生產作業婦乃力勤紡績手自紉綻以補余乏猶不給則謂余曰以子之學誨授生徒聊可卒歲何自苦若是從之稍自給則又靳余曰稽古所蒙止是耶余報不荅君性儉約不御華采余雖貧頗樂施君助之施友人妻喪窶不克舉脫簪珥解裙襦斂之里婦嘆服居無何驟感風眩忽忽不

省事稍甦誠侍婢慎勿走白諸姑自後手足遂不仁朔望令左右扶拜堂下吾母憐而憂之居二年卒不起余時以事適吳聞疾復作亟歸君張目曰吾忍死侍御顧堂有老姑室有羣稚逝不瞑目矣余執臂慟哭余母八十有八聞之泣曰天乎吾不獲終于此婦之手也余懼輟哭時丙申七月二十有六日也距納幣之歲二十有六年君以辛亥八月生享年四十有六是歲十一月甲申殯于城東十里綺山之岡子四人雲孫辰孫霆孫暘

孫女七人銘曰花綺蒙茸白石青峯壽姑在寢予弗女從

妾陳氏墓誌銘

妾陳氏暨陽悟空鎮人也生而秀慧里之豪強委禽焉父靳不與曰吾女當擇才人事之豪怒燬其家父與余外氏同里閉往來識余遂與歸焉年十有八矣乙亥江南大亂暨為兵衝余奉母竄山谷間陳實從焉跋履草石蒙犯霜雨困阨流落之餘濱於死者數矣余謂之曰

吾或不免命也奈若何陳泣曰願以死奉君無他適已而皆獲全間闕抵舍自是余閑居八年素不事生業久之家益落左右散去畧盡陳獨侍余無倦色每規余以儉德避難曰簿宦徒自苦耳性警悟頗涉文學賓至立屏後聽其議論退必白曰某也忠直某諂佞人也觀其言然余交朋中由是皆知其名壬午春歸寧久欲奪其志輒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趣之而歸夏四月感微疾卧經旬容止不類病人索坡集閱之一夕而卒享年二十有七迨事余九歲矣卒之日奩無粧珥囊無襦帛聞者哀之子三人長韶孫早卒次星女次孱孫生三歲臘月丁酉攢于城北五里之黃山原銘曰薜英兮秋暮悶芳容兮幽土六如亭兮梅花路別朝雲以終古

增東類稿卷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東類稿

卷十四

行狀

總管王公行狀

元陸文圭撰

公諱顯祖字繼先姓王氏其先澤州之高平縣人也王氏為高平望族宋遼之間簪紱不絕女真有中原或仕或處壬辰之亂盜起河東澤潞孤危祖定避地于邢臺

因而家焉定生明字光庭幼有大志燕趙豪傑悉與交
結金遼汴梁河北隔絕州人奉為節度判官幽居被圍
天兵南下太師國王狗地至邢邢人擁州官出迎奏聞
太祖皇帝賜明金符陞本州節度副使明年薨于位明
四子長先卒次即總管公公生庚子九歲襲父職為邢
州節度判官戊申歲也公追念志不就痛自激勵力學
勤苦敏於政事聽訟斷明審如老成人己未冬憲宗皇帝
出征軍次鉅鹿時世祖皇帝龍潛護駕太保劉文貞公
實從與節副公有舊引公入見公年十四狀貌屹然有
奇偉氣天顏喜悅酌酒賜之謂太保曰此兒不凡汝其
子之中統三年邢改順德府公為府判官如故始受宣
命會山東李直叛據濟南河朔震動公隨大軍往討先
登陷陣李迄就誅公不言功調衛州判官衛與邢相聞
熟公治行不令而化至元四年調汴梁路同知鄭州事
鄭土挾民貧公撫卹有方鄭人德之七年調宣德府判
官秩滿同知濱州事公進不求名不喜結勢援連為州

佐貳泊如也十二年江南初附維揚久圍不下主帥檄公領所部濟師城既降公歸復濱兩考終代者不至遂棄職而去居邢三年復起為同知德州事尋除汴梁路鈞州尹在任六年威惠旁行陽翟故無廟學剏蓋一切招師取友勸學興化會州境大旱公露禱輒應甘雨驟降田苗勃興士民各為立碑紀其事二十七年丁母夫人憂時服制未定公首行三年喪解官廬墓二十八年服闋行省平章約蘇穆爾以貪刻失民心湖廣騷然世

祖震怒命順德忠獻王達爾罕往按之除公行省副理問窮治黨與次第誅殛追贓以鉅萬計民大悅官庫被盜不獲訊及平民株連甚衆公推問得實乃守庫兵自盜贓證明顯遂伏辜其無辜在縲絏者百餘家盡釋之皆喜舞羅拜而去三十一年行省委公整治湖南等七路錢糧蠲無名雜科之賦除有徵無納之額至今民間便之元貞元年改差濱州州尹公去濱二十有一年矣父老聞公復來夾道懽迎公究悉一州利害知百姓苦

食貴鹽申請所司今後先散鹽而後支價較之常年可
省民錢一萬二千餘錠官亦無不利焉從之州人受賜
刻石頌德時山東鹽法壞亂民大擾朝廷以公才堪繁
劇就俾整治選除山東東路同知都轉運鹽使司事首
尾六載增益引一十四萬有奇商賈通行公私兩濟大
德九年自山東回除少中大夫江西袁州路總管公慨
然曰吾自束髮出仕至於白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頌
先人遺澤幸得不墜今吾老母日迫西山尚夜行不止
耶力辭不赴任十一年公年六十七請致仕不報五月
某日薨于私第之正寢公父子有德于邢邢人聞公子
喪如悲親戚公性沉毅度量開豁騎射冠一時好古博
雅善屬文結交當世名士如易濟趙公肯堂王公秋澗
盧公疎齋李公受益陳公吉甫張公孟符郭公百川劉
公端甫董公朴皆深知公者碑陰先友不可勝載卜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山之原公娶同郡張
氏夫人先公二年卒繼室范氏夫人後公九年卒子四

人長曰都囊父爵授忠翊校尉同知州事曰山曰允曰
信山早夭女三人曰璋適侯某曰英適侯某曰娃適李
某孫四人曰祐曰延曰統曰寧皆長出校尉君再任江
陰州判官挺挺有父風一日泣告余曰余不夭早孤失
業唯是先考君筮仕五十八年歷任一十有六不為不
久嘉謀善政不為不多家乘散軼弗錄不孝是懼今僅
哀輯一二大畧敬以授子子為我狀其事余辭有二難
為南北異疆隔絕久所傳聞異辭一難也先太師鴻名
盛烈宜牒考功請謚牒史館編錄皆於狀取信必得當
世鉅筆以發揮潛光顧衰老淺陋弗稱是二難也君曰
毋庸吾屬之子矣不獲已乃撰具歷官行事次第登諸
冊以授使者有司採擇焉謹狀

家傳

陸莊簡公家傳

代子
鏞作

先公諱奩字仁仲陸氏世為吳郡著姓常熟一枝不知
始所徙八世祖諱景山遷暨之化成鄉今為江陰人曾

祖諱英才妣王氏祖諱大昌宋承直郎監慶元鮑琦鎮
妣李氏考諱渙江陰軍安撫副使妣蔣氏先公資性英
悟學問絕人有經世之才既冠值乙亥丙子之難江浙
寇盜蜂起安撫公招集民義捍衛鄉井公實左右之天
兵南下暨當衝要公隨機應接境內帖然版授江陰軍
判官事定朝京師授四品官朝列大夫同知徽州路總
管府事時至元十六年也始至新安人疑其儒家子少
不更事易之公留心政事發擿奸伏人皆以為神有訴
其山鄰軼畧若干丈者官驗之良是命歸之公疑焉曰
吾聞揣高者以約法不以尋又計也安知訴者不更羸
乎合兩家質劑互審之果然訴者乃伏又有爭山葬者
各指一塚莫知歲月遠近公視之曰必發而塚爭者曰
法不許也公曰吾故欲發之何如爭者變色公命具畚
鍤爭者逸迫而視之虛塚也縣解官錢止驛舍或竊負
而去莫知主名公呼在行者詰之指其一日訊彼一訊
即伏贓具在或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覘其容止耳官命

造舟江東諸郡集昇之龍灣公白宣慰司歛居萬山中
道遠莫能致請就太白渡便從之役中止又欲運材之
良者赴北公又待不可未幾宣之旌德卒以募民徙木
召亂至調軍招捕乃定公在郡四年始代人追思之二
十五年授朝請大夫江東宣慰副使時權奸秉國罔利
祈秋毫符檄旁午公据義力爭度不勝遂謁告去二十
六年改除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使副浙西人物浩穰
土俗浮侈公風裁清高剛腸疾惡一繩之以法無所迴
避海運萬戶之子緣私逋久繫編民公捕而笞之州縣
吏坐侵漁百姓者劾去數十人追贓以數萬計單車所
至貧饑側目豪右斂跡最後分司杭州杭故都尤號繁
劇難理是歲饑詔發廩粟十餘萬賑之公親監視給散
人蒙實惠都侯及通守挾威恣橫公廉得賣鹽鬻獄等
事捕繫其人各官稱疾不出公操之益急申行御史臺
停其職時權奸既殛奉御帥行省官兩監察御史就故
太常寺超詔獄窮治其黨與籍其家貲差委紛然通守

因求自效竄各寺中反以飛語構公公面對白發其奸
奉御以下皆是公然事浸解會織染局官以賄敗事連
行省驛吏及胥典十餘人公移文右司指名取之既至
一夕歎服左司不善也詎叅政公謂分司不當按省吏
以違制論將奏其事先使人詰公曰右司吾子也又詰
右司左丞公獨曰分司不得按省吏固也吏果受賂御
史亦不得問耶乃以成歎上御史府營救者甚衆御史
迫清議具獄已成不得變乃速決之叅政及左司怒然
無如之何適使者至叅政以他事獲譴胥靡之而去有
識相謂昊天不祐凶人矣居無何按察司罷改肅政廉
訪使公以例去既抵家乃營舊圃按行松菊建閑居堂
燕喜亭歲時奉親與逍遙娛宴堂後古梅數十株苔幹
槎牙築臺其上本心文公書其扁曰天與清香日與賓
客吟嘯樂飲若與世相忘者久之起除中順大夫同知
台州路總管府事入境聞簫鼓聲訝之乃郡人聚衆立
社以迎鬼神者殆數千人公杖其為首者舁諸木偶投

諸江人大驚視事未幾閱牘有未具者悉釐正之罪人有淹禁者立理出之州長官束手受成然以其清直弗敢較在郡六十餘日以元貞元年改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公治弊有聲故省臺交薦爭用之公益感激自奮風采愈峻部使者因市紅藍受賈人金公首劾之有奉特旨造浮屠像者威脅官吏攫取金帛逾五萬錠公又劾之其他糾彈甚衆人多怨者值檢覆諸縣水災檄一令與俱今實病不自言扶曳上道邂逅身殞怨家

挾其子訴謂公實死之公不自辨用事者將中以危法公不知也在鄱陽日思太夫人年高陳情歸養士民泣送舟過湖口行省使者將命逮公不知公在也風帆迅駛交失之暨入城公已去使者曰余知其無罪也而用事者遣余天相之矣以追不及返命使者獲罪公不還家徑北入都詣臺自理臺中人皆知其無辜畏用事者莫敢言會國有大需乃得釋尋降三官授朝列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公辭不可不得已就道湘楚

去京師遠蠻獯雜居人不知法俗尚競渡歲多溺死峒
丁盜牛畜因相鬪訟公皆屬其禁警捕官捕盜拒捕格
殺而取其首盜反誣以故殺久繫獄公問釋之里婦獨
居夫不在僧出入其家或誣以與婦謀殺其夫指道旁
尸為驗僧不任答乃誣服囚之六年公閱其牘尸死以
夏月猶衣冬服疑之根問得實乃何人先數月受杖而
踏於道者非夫也破僧械留囹中公歸之明年吏有部
送征蠻糧過湖北者見其夫實存與之歸僧乃免公所
至平反非一事此其尤著者也長沙部十郡公按行其
九所至宣明風化敦厚孝行禁浮祀為首溪翁山獠駢
首聚觀至今談公名者以手加額先是宣慰副使其受賂
覺誣罪其下許代之償既而斬之無贓可徵其下自言
公閱實卒正主罪先是行省欲削風憲之權請自今有
罪者分司與民官居廳審問然後結正迨同審輒翻異
公患之及宣慰副使敗公以為言御史臺奏聞有旨革
去新例廉訪使復正其體自公始公回倦游又以侍親

棄官歸逾年陞中議大夫海南廣東肅政廉訪使嶺南
有討叛積功至大官者皆累鉅萬奸賊狼籍民重足立
不敢言臺憲纔一舉按輒反嗟至是事發御史置獄維
揚逮者相望某官岫強不敢出嶺公至行臺稟方畧人
為公危之公曰是何敢然吾杖國法驅之耳船至番禺
遙望有盛服罄折俟水濱者偵視之曰某官也公使辭
焉至駟請見又辭視事之日某官來賀升階請受事公
辭曰均王官也不相統攝請毋勤姑歸治行明日訴某
官者至公視其牒皆調詞却之不受又明日訴者沓至
如前復却不受某官喜曰公不害我矣蓋前告者皆某
官遣為之以嘗公公識其情置不問乃肯就逮北出英
德百姓覘其去始稍稍出自言敢吐其寃公按問得不
法事數十條絡繹呈臺某官聞之嘆曰吾他日復得南
歸若種當無復遺其暴如此御史問未竟索其獄赴都
尋赦不誅人以為恨公在廣南修古廉吏祠免儒籍差
役增贍學地租請復恩館田賙北客之死南荒而妻子

不能返者請留船貨在州市易免擔夫跋運之勞請禁
官吏詭名行盜奪估客之利者為政暮年復以侍親棄
官歸公自初筮仕凡七拜宣命四握憲節持身廉介遇
事果斷洗冤澤物興利除害不可殫舉性至孝居家侍
太夫人旦夕不離左右親嘗甘旨三仕皆以就養去職
諸子纔勝衣者即使就學招明師訓之身自程督嚴甚
治家整而有法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家人十
指廩給稱事喪祭一用朱子家禮不詢鬼神不佞老佛
扁所居齋曰義嘗曰吾平生受用義字不盡待宗族尤
有恩捐私租做范文正公立義莊法計口而散之婚嫁
喪葬皆有助農隙則聚里中子弟設塾而教之患差役
不均為之區畫先所居化成一鄉始立式推排除詭寄
虛椿之弊分戶九等各出助田若干計粟若干以身為
率先後差次每歲以三兩戶應克里正主首即以義粟
與之收斂破除皆有籍輪一人掌之歲終會其成約數
年後義粟有羨乃以置良田如義田之數以所助田還

其主行之二十年鄉民享其利皆讓不爭守其法至今不變他鄉以後破產者多矣皆追思之而莫能繼之者凶歲發積散財糜粥以飼餓夫不足則貸諸姻家以續之故家無餘畜佃僮周急樂施不倦豁然也與人商論不能屈指皆鑿鑿實語不相褻狎亦不可干以私公家居官府不敢為不善事有疑輒質於公公亦檢制下人不以一毫擾官府閭黨有爭多不詣州縣來取決焉公平心剖其曲直勸之以善皆悅服而去尤愛敬士類迎門倒屣討論經史妮妮不倦作詩學少陵詞喜稼軒下筆往往逼真在五羊任所得瘴熱疾醫投以附子乃愈洎出嶺精神稍減於前踰年舊恙復作不敢復以烈劑繼之瘦疾數日而歿弔者皆哭失聲識與不識皆歎息曰善人無所恃小人無所忌矣公生寶祐六年戊午之九月薨于大德十有一年丁未之六月享年僅五十是歲九月葬于州之寶池鄉定山之麓延祐五年覃恩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吳興郡侯謚莊簡公初娶江陰

縣丞趙公慶胃之女早卒繼娶昭勇大將軍廣州招討使湯公忠信之女俱吳興郡夫人子男七人曰鏞鏜銓鎰鑄鉉錡女幾人孫男幾人女幾人初鏞與先人昆弟也先大父安撫公棄世時鏞尚幼先公未有子大父謂之曰以是為而子善視之故先公愛鏞特甚不啻自己出嘗曰吾非利其財異日當以田產半予之先公既歿鏞次當襲爵讓與弟鏜又以所居大第讓與諸弟而出居屋之西偏於是湯夫人畀鏞以先疇之半遵治命也鏜今為承務郎湖州德清縣尹銓為登仕佐郎規運提點所大使餘未仕先公之葬也速故不及請銘于當代名士日月逾邁往來于懷姑述梗槩藏諸家乘以俟太史採擇

祭文

祭運糧陳總管文二首

嗚呼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通家子弟異邦姻眷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談笑在耳慟哭失聲瑰竒之能卓犖之器

居家而理居官而治駟車伏老塙晏華終哀榮始末世
孰如公胡不百年云何一夕聞訃罷布行路喑喑生葛
致奠匪我愆期哀疾無堪止或尼之乃奉帷堂肅拜公
像追念疇昔吾將安仰魚龍海水忽變枯桑白骨無言
寒沙茫茫朝華夕悴古今共歎沒寧幄下公復奚憾
嗚呼生死之道通乎晝夜之道辰自子以至亥人自幼
以終老達者觀之則商彭不為壽魯顏不為夭蓋福祿
之易求而身名之難保寄空榮于華屋棲餘寬于衰草
長夜漫漫白日杲杲百年鼎鼎萬古浩浩如公學問之
素充才器之獨抱負萬斛之舟而自任者重養千金之
軀而不銷其寶蓋其胸中所得已多彼蟪蛄青松是區
區者俱無足道某之所恨前哲之日凋而典形之莫考
念通家之契闊空臨穴而哀悼死者有知觴為予醕

祭袁國華文

嗚呼哀哉生死有數聚散無端中身之壽行矣樹檟同
心之友傷哉刈蘭憶凌雲之雅操懷竟日之清歡得句

花落啣孟月殘止客投轄倩人整冠置駟慕鄭命車奉
驢提博局以爭長擲布袍而戲謾或掣牀而怒弼或賭
囊而負安抱雋才而莫試聊放跡以自寬奈黃梁之未
熟驚落枕於邯鄲自悼亡之戚戚鬚中白其似潘耒疾
浸淫尊足蹒跚遂放柳枝凭几靜觀一夕昏霧入人鼻
酸君乘葉舟冒此奇寒正脈中虛厲氣外干扁虛束手
藥盡枝殫棄白日之旦旦即厚夜之漫漫嗚呼哀哉某
等交如金石語出肺腑死生契濶況也永歎薄言往奠

一慟撫棺傾淚填膺書此血丹

代祭朱南伯文

嗚呼巨卿元伯之約素車白馬之馳載在史漢人以為
疑要之朋友之義垂死不變而精氣游魂之感理或有
之嗚呼友誼且然而況於親戚之悲乎君之妙齡問學
勗優諸老避之皆遜一頭嗟予生晚又不及諸老之門
唯視君為前修君既忘年辱與之游而三星束楚方結
好於綢繆昔歲在蛇君疾弗瘳我登寢門竟日遲留握

手別去遂往南州聞訃旅中涕泗滂流梧桐再華歲籥
已周君歸玄宅青松一丘祖道持觴君能飲不

祭趙一山文

代其子作

嗚呼哀哉吾父生平竟有何樂宦途齟齬家事蕭索淒
其老懷寄此清酌忘形一醉適與自然嬉笑怒罵白眼
青天中山千日屢呼不醒豈期一夕無言長瞑嗚呼哀
哉祖母年髦弟妹童幼不肖何怙號天莫救日吉良辰
輜車啟行薄暮一奠血淚如傾事死如生情敢不厚哀

哀我父能復飲否

代祭叔父文

嗚呼叔父壽七十餘不為無年子又生孫不為無傳縉
經閎古畜學不為不富杜門掃軌杭節不為不整堅所
可痛者宗族無睦姻任恤之老鄉閭失仁厚忠信之賢
攷叔父之生平感世事之輪雲俄千金之易散惟一瓢
之獨存雖室人之交謫公談笑如不聞豈小智之可窺
信大雅之不羣今茲已矣空復何云某等幼蒙教育頭

已白紛追念疇昔幽明遽分輶車祖奠漠漠營魂血淚
落俎言不能文

代祭南坡文

原注甥
祭舅

嗚呼我先君子講授於鄉舅氏從遊入室升堂實以伯
姊來嬪于楊婚姻之重師友久之良百年相好一日可
忘遭家不造孤在新喪舅氏獨存魯殿靈先我見舅氏
我心悲傷如母存焉感詩渭陽今其既亡使我涕滂嗚
呼哀哉如公心平而直氣和而剛稟質之渾厚操履之

端方宜乎善積而慶壽永而昌義氣聚一家之樂文字
發諸孫之祥天之報公八十之年不為天人之望公千
歲之日不為長奈自非比於金石安能保于無疆嗚呼
哀哉公之將殆易華院於正寢屏粉黛於洞房自誌墓
銘生求挽章哀怨盡消於淮海曠達尤過乎柴桑挽古
道以自期豈今人之可望某所痛者喬松已老凋零繁
霜弱羽無依中野徬徨懷舅甥之繾綣隔生死于蒼黃
滴茲血淚來奠一觴同心盟在白水茫茫

代哭外舅杜威州文

某昔官於公之鄉乃識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夷
攷其行其鄉之人曰如其服若容訪其親知則皆賢士
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交也後數年取公之長女公
不我棄遠道送將暨余於居凡三日穀敷衽論心情義
歎薦始至如平生且別戒其子曰往之汝家善事爾長
相爾夫子其儉共是務既去則又數以書來會期我乎
莫之眷要我乎其家其悃悞無華亦如其服若容余將

撰日月以婦邁乃季春之四日致土之毛遣人問無恙
未三十里而反公之家之隸於遇諸塗來訃公喪矣致
書之日而公死之明日矣踉蹌挈婦晝夜倍道行百八
十里逮至而不及馮其棺矣余外姑以公之二子哀而
逆我矣吁嗟天乎為善者果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
三十年州縣以考進階階不過外郎以資授任任不過
二千石今日藩臣以威州奏可而明月公寢疾病以死
天胡奪之亟乎循公迪彝不事矯競不見知于世固也

而蒼蒼者未知之乎善類惋嗟里閭驚愕而况余舅甥
之至情乎薄奠不腆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疇昔將爾
子以過余之日乎

代弟姪甥祭亡者文

先君鍾慶一女三子季弟先亡唯兄是侍兄之才德妙
年挺出孝於事親友于弟姪舅密之情尤親而密意團
圞于晚歲舞共樂于斑衣胡傾逝於一朝空物是而人
非嗚呼夜雨之淋猶疑對話白水之誓無復同心棄杲
日之耿耿即厚夜之沈沈命也余何天乎無辜惟堂泣
鶴髮之母聖室抱雛嬰之孤某等親親之義生死不忘
有淚如傾敬奠一觴

代人祭王郎文

嗚呼才子王勃舟次南昌詠落霞與秋水弔陳迹于滕
王知閻公之得婚殊不讓於子章奈陰幣之雖焚嗟宿
備之未償豈行儉之先見偶墜舟於海洋嗚呼人事悠
悠天理茫茫彼愚而壽此哲而亡予牖下之季女萱草

凋於北堂求君子以偕老嘉坦腹於東牀差穀旦於鴻
雁期桃夭於春陽忽東野之馬使欲濟川而無梁痛逝
者之如是慨予懷之永傷嗚呼白日冥冥碧水泱泱結
挂為旗芙蓉為裳乘雲上下與波翱翔儼雀屏其改素
昏玉鏡而無光予女身未得以奉箕箒之役義不得以
薦蘋藻之芳生芻一束予子是将敬酹馮夷共此一觴

代祭懷德岩長老文

嗚呼佛法本空來無一物去亦無一物隻履翩翩行彼
西方日沒處乃沒我等大眾不了生死猶惜此枯骨愛
緣心生禮緣情起不恁麼不得桑下三宿猶自戀著况
同居一室運水搬柴諸妙用喫盡師氣力茶毗烟裏先
明現成佛不成佛

祭袁國華母文

嗚呼昔者孟母其居三遷有子如軻遂為大賢軻之喪
母也後喪父也先所以棺槨衣衾之美貧富不同後踰
於前惟靈淑懿之資慈儉之性不可得而見烏然積善

餘慶素鍾於天故身沒之後子孫百祿如瓜瓞之綿綿
春秋享奠牖下之履幾滿而惟堂之殯弗克舉者二十
餘年豈陰陽之避忌或時月之拘牽今者協禎祥于龜
卜啟吉兆於牛眠爰停車於中野永瘞玉於黃泉某等
鄉邦子弟獲締姻連薄觴一奠生死怛然隴岡宿草方
表新阡

祭袁國華妻文

惟靈游官從夫于蘇于杭春花亭秋月房聚散有

期哀樂無常百年偕老一夕云亡昔日辭家羅襦下堂
人今不見丹旌回鄉嗚呼哀哉續絃無膠返魂無香賢
哉伯鸞失此孟光西風流水不哭神傷靈兮來歸歆此
一觴寒花浙漉曉月微茫嗚呼哀哉

代祭孺人湯氏文三首

惟靈生自儒家嫡於名族姆傳婉婉閨門雍肅采芻歸
寧之意樂舉案齊眉之義篤于策駿以游宦孫垂髫而
習讀期六珈之偕老享五鼎之厚福夫何藁砧先逝惟

堂遂哭未終日月之制復值木風之酷驚疑甫定憂患
相續嗟百齡其未艾遽一夕之不淑某等同里婚聯通
家姻睦痛死別之傷懷想音容而在日薄言難絮一奠
江曲

嗚呼哀哉生存華屋零落山丘古人同悲今此其尤葉
砧之喪相繼於中壺同穴之義尤慘于柏舟寡惟堂而
重帛不歲簷之再周某幼而同里長也依劉受上牀之
獨拜陪東閣之英游晚締婚于仲氏托松羅之綢繆云
胡一夕闕此千秋嗚呼哀哉年光過隙人世浮漚感念
疇昔我心百憂隔州之山鬱々松楸殞宮雙奠淚灑江
流

嗚呼哀哉先君之喪靈几未終女兄之卒血淚沾膺天
乎何罪降此鞠凶惟靈體閨中之秀有林下之風溫柔
良善貞靜懿恭幼鍾愛於家君長擇配于華宗教子之
嚴斷機於孟母事夫之敬舉案于梁鴻意百年之偕老
何一夕而俱空匪桃李之家宜乃大車之穴同嗚呼哀

哉手足之情抱恨無窮舅甥之義敢不盡忠冀死者之
有知俾降心以相從此言可質白石青松

代夫祭妻文

嗚呼哀哉夫婦之義著在三綱死生孔懷不言神傷昔
君來壻逮事姑嫜孝廉養無違迄于終喪手鞠二雛訓
以詞章長也不淑季也在旁女歸寧家歸饋下堂意其晚
節享壽而康豈性太慧故命弗長嗚呼哀哉君疾甚危
醫庸弗詳始於憂勞七情內戕乘以驚疑至於膏肓回
生無丹返魂無香嗚呼哀哉舍西百弓水遶瀧岡汝生
所命卜吉而藏輜車在野寒日無光嗚呼哀哉吾今而
後撫汝子女念汝之自出眷汝姻戚如汝之夫亡百年
同穴此誓不忘靈其有知來歆此觴

代祭某氏文

嗚呼上壽百年止三萬六千日靈之享壽八十有九去
百年而咫尺雖蓋棺而無憾終遇變而哀戚惟靈生自
名家壻於華宗溫柔良善貞修靜恭懿厥哲婦如冰如

玉洵美且仁命也不淑藁砧先逝衆雖亦飛煢煢弱質
靡室疇依瞻彼西方瞑目長歸某遠道言旋入門驚訃
總車素幔空堂日莫寄哀一奠寫淚如泉清酒在壺嘉
實在邁魂兮來歸有風肅然

增東類稿卷十四

牆東類稿

卷十五

四言詩

題鄭子實秋溪釣雨圖

江晚漁歸鄭谷能詩未能畫也今子實乃能之耶

言八句聊
啟一笑

水墨淡淡煙雨濛濛溪抱前山人倚孤蓬我懷李鷹感
慨秋風身羈洛下興寄吳淞

元 陸文圭 撰



題猿石手卷二首

空山暮雨枯木曉霜此處聞聲若為斷腸
楚山無人羣戲樹顛或據大石如君長然

五言古詩

讀史

魏延及楊儀兩人蜀俊又各懷專妬心曲直竟誰在孔
明惜其才未嘗輒偏廢渭南反旆歸師在千里外朝臣
意在石魏為揚所害揚亦不得死晚用姜維輩蜀竟以
是亡束手付鄧艾艾復矜其功受制于鍾會四人共一
律皆以專妬敗家國莫不然嗚呼可為戒

李杜

子美坐同谷太白走扶風雖遭倉黃急轉覺吟咏工首
亂者羣儉貽禍及二翁因知漆室女發論乃至公觸事
機難審臨危計易窮川原愁夕照草木困西風鬼馬如
龍游鬼妾如花紅變滅不須史焉能保其終擇禍莫若
輕老遁林谷中

賦蕭仲堅所書汴梁節婦事

汴水流獨黃美人如冰清案無伯鸞夫袴無趙氏嬰姑
老扶上床夜寒機杼鳴停梭獨太息莫把鴛鴦織織成
孤飛鴈離羣不再匹河東柳家兒扶眼去其夫愚者生
不諧直者死不渝太師漢復周相國秦又楚嗟哉二丈
夫愧此一嫠女

謝詹中美惠五典毓蒙書

山上有佳木春風抽薪萌勿縱羊與斧條葉隨敷榮山
下有流泉涓涓滴深清勿投泥與沙支脈任縱橫物爾
人亦然習與性俱成位可望賢聖教乃始孩嬰五典叙
千古一編粹羣英屬辭不厭巧立義不厭精金玉二三
子源委諸老生寒燈讀未竟眇眼開雙明惜哉書晚出
會使世盛行價知貴洛紙報愧乏齊瓊

得已堂

為已終成物為人適喪已得之以為重喪者深可恥與
其乞墻生不若蒙袂死貧賤勿失色富貴亦勿競窮達

本無心安於義與命人受命於天顏孟獨能正

性齋二首為分湖陸提舉作

孔門性不聞學者失其義上中下為三善與惡為二鄒
路異而同韓揚同而異不指理不明不兼氣不備理無
智無愚氣有馭有粹本體在涵養工夫由克治立義以
居敬存誠以去偽曾思兩卷書學問千古事性外無餘
天齋中有樂地

吾宗家湖曲虛齋納天光清源瀉活水中有菡萏香我

欲袖兩圖再拜升公堂先天揭右序太極列左方見草
憶春陵看花思洛陽花草各有性指圖試叅詳

怡顏亭曹若晦子無易為奉親作

冬青有何好婆娑歲寒姿每受淵明句獨樹乃為奇朝
陽紫翠交夕月光陸離幽懷聊所寄宴坐輒移時陶寫
得真性絲竹亦何為歡趣不自覺况今兒輩知

雜詩五首

田叟不知書指望升平時一生把鉏犁忽聞鑄戈鋌早

晚征徭起驚訛走相傳腐儒寒窗下風雨正勦眠
夜半更相呼巷南連巷北人語何喧喧陰風何宰宰猛
虎下山來搖尾逐不得村中雞犬盡行擇小兒食
何處人夜歸一犬穿籬吹信信聲四起似各應其類月
寒人影空帖耳循牆去家家防穿窬披衣不得睡
秋聲何颼颼乃在枯柳邊疇昔韻鷓鴣歲晚棲窮蟬張
緒少年時春風正可憐流光不相待白首淚潸然
定遠未封侯發憤投其筆老儒七十餘毫髮手不釋才

器有長短志趣各自適遙思玉閨外萬里風沙隔

次善卿雜詩五首

貞女不自媒蛾眉為誰掃奉風吹年華閉戶綠芳草靈
修不我顧覽鏡紅顏槁馬得北堂萱聊用寬憂抱又懼
青蠅讒善使黑白倒遂令親者疎我欲俾有昊
東坡譏舉子有類侯虫鳴退之譏詩人謂作蒼蠅聲制
策直而核聯句新且清自作腹自譏持論終未平無人
解此意起我懷古情

蛙從井底語約在管中見若遇大方家一笑真自獻饋
漿意已驚抱甕力殊倦因知巧若拙頗覺狂次捐玉以
德保瑕玕以多故賤

火雲吐赤日旱勢千里濶古人救荒術貨食知本末家
象莫口賦殆類僧持鉢激水活肆枯植木蔭道暘諸公
善努力赤子正飢渴

棄兒啼莫間瘦委卧路傍公廩已告匱私戶猶多藏嗟
哉守錢奴竊盜勢且昌莫保千金軀汝當安得長鍊炭

不及炊寶玦空自將獨有黃巾寇不入鄭公鄉高賢古
所貴薄俗今可傷

婺州傅仁贄詩求見依韻和之

髮燥始出游心期結明主天方窮畸人世不喜生語絕
絃恨伯牙抱璞泣和氏獨憐身皓皓不救俗靡靡競趨
聲利途孰蹈仁義軌寘之勿復道作者敦竊比來詩鄙
班馬而
况孟 婺女寶氣明箕尾德星聚謂傳
說也雜還貢棘闈高明
識芝宇鑑衡付有同尺度失竒士少需知我者一第溷

子耳瓠樽嗟無用車斗可勝數老矣何能為歆然徒自
視安得善及人共勉學為己

和陸振之見贈韻

我懷陶元亮早棄彭澤令寧甘柴桑餓不受宋人聘晚
詩題甲子統著義熙正得書晉徵士千載論始定吾宗
佳公子世祿讓千乘高眠九思齋清節故可敬寄來停
雲篇詞與意俱勝耿耿好賢心頗似緇衣鄭居家未得
閒歎歲講荒政良苗困蟊螘暴遇梟獍閭里不聊生

一髮寄微命閉閣憂攢眉懷哉我同姓惜無勲業志不
必頻有鏡吾衰畏殘暑一雨杖意盛擘舟沂流歸帆飽
風力勁田蕪且莫問但恨荒菊徑明月近中秋雲掃天
宇淨素蛾惜皓髮把酒呼不應何當共攜手盡此南樓
興效顰輒捧心拙句酬佳詠

和丁師善韻

時奉四省
徽檢突

轍鮒活斗升莫向肆中索已無秋成望况復歲暮迫蓉
城一小縣舞袖折施窄針芒萬畝青席卷一川白若腸

真食蓼枵腹思啖柏蒙袂嗟飢氓怯篋畏暴客將懷轉
壑憂誰任求芻責為政推仁心匹婦無弟獲登途祇王
命東西固不擇漢網殊濶疎掛一直漏百但令大網正
潛使宿弊草斯民本同體難以一膜隔發奸雖有術救
急豈無策不憚原隰驅要知閭里阨消平蛇龍居安集
鴻雁宅庶免愁歎聲謠誦沸黃陌

辛卯二月記異

客子遊吳中步上姑蘇臺是日天雨土四面集墜埃微

明日漏出半浪風吹開癡兒喜團沙智士疑刮灰天意
復如此人事信悠哉

有感

六月南風盛秋意雖未多長養會有極搖落將如何高
槐鳴衰蟬况乃蒲與荷一老坐太息羣兒笑且歌笑歌
恐未終歲月已蹉跎

春日不出

春風不著人微寒帶微和落梅枝上稀桃李園中多桃李

尚為容青草彼陵阿時至氣自應美惡同一科無聲
花蝶拍有韻山鳥歌老人閉門坐如此景物何

清明日借趙雲壁張仲實顧伯玉張見山遊分韻
得好字以百家衣補之趙故嘉禾宰今為學官坐

中多及學校事

清明花亂開今日風日好吾得及春游相期拾瑤草城
市多蠶塵客衣日杲杲何時一樽酒且試開懷抱玉孫
丈人行生世何用早為樂當及時蹉跎覺年老虛名復
何益棄捐勿復道但願崇明德藏身以為寶

三月旦日出遊

季春已一日寒氣猶襲人齋中偷小暇陌上追餘春金
華古精廬幾劫化微塵入門何所見修竹出牆鄰迤北
過崇明殿閣何嶙峋山房閉不啟俗客來輒嗔徐歸偃
籐床息我定力勻殘書了一卷古意含酸辛山茅聊止
渴起淪石泉新

三月一日偕善之無逸遊南山桃園分韻得源字

白雲起南山隨我渡溪園
園丁荷鋤去李女出應門
汲泉供泉茗掃石開清樽
人靜禽聲樂春深花事繁
蛾眉映修竹掩袂嬌欲言
吾親白雲外未敢訪桃源

癸卯二月仲實諸人游野外飲花下得家字

散步逐芳草小酌慰殘花
土銜野人居茜裙蠶婦家
汲澗水渾挽樹花梢斜園
童貢新蔬復邀啜盃茶我
興偶然盡汝意良可嘉

申港道中

兀兀乘肩輿西風掠老髻
雲凍山色暝水寒江聲近
蘼根盈尺雲晴釋纜及寸
人事日相酬客路歲將盡
急歸掩柴門地爐撥餘燼

茅山道中

蜿蜒西北來土阜餘百里
怪石聳巉岩勢距三峯止
大峰東南頃中峰伏龍起
綿綿亘不斷小峰平而峙
名雖漢代立山自開闢始
我來春雨餘峯色有如喜
綠鬟光可鑑擲沫初出水
縹緲三仙人婆娑一老子
情知隔几

聖顏亦達生死埋金何必問採藥聊復爾洞乳滴丹泉
手掬嗽吾齒

游崇禧觀南塢真人置酒索詩

粉牆繚而曲轉入寶珠林卷簾爐香出竹日淨沉沉天人
一代師功行夙所欽掀髯顧我笑呼酒得細斟雲厨荐
黃獨飽慰飢蟲吟相攜鑑正室試聽玉泉琴

京口訪郭儀山出示陸丞相遺墨

寶祐丙辰榜季世尚詞章功業已衰謝氣槩猶堂堂壯
士死海島尤勝死維揚遺翰落人間姓氏透紙香甲子
行一周復見文運昌遺黎存一二往事空茫茫寒燈客
憲夢飛墮碣山洋留眼看中原且勿悲故鄉

渡黃河舟子作難久之乃渡

四瀆水中大尋源河最長未必得漢津支機事荒唐導
流始積石以西入要荒龍門久東挾橫潰走徐梁奔流
俟其定勢可一葦航我來桃源渡渾渾流濁黃艤舟不
肯濟柰此黃帽即石瀨投千金貞女可憐傷

宿遷道中遇雪

登車宿遷北萬頃鋪瓊田黑雲湛水光上下玻璃天六
花時時飄集我車上攬左右拍手笑翁似白鶴仙失却
翁白髯頓覺翁少年

入杭苦雪二首

雪天無晨昏尤難辨西東高低賦萬象偶爾一色同會
觀日與月終愁雨兼風居人掩闥卧况乃逆旅中買薪
呼斗酒顰頰生微紅

年年西湖上梅柳得春多新正十日雪重陰壓微和皓
潔混泥途輕盈赴寒波危橋驢失脚不如坐吟哦推窗
無傑句奈此玉峯何

至元重光單閏之歲春正月隴西郡太夫人介壽
八十子侍郎率其昆弟子姪內外姻族寮友賓客
奉觴上壽如儀州人士相與嘉歎爭為歌詩詠其
事而繡使紫山胡公為之序云

斷機碎錦纈短髻剪青絲殷勤謝師友老婦得佳兒長

官客四方鶴髮在高堂安得凌雲翼高飛至母傍
暉暉不得報萱草日日長今夕知何夕門有車馬跡堂下羅
鐘鼓堂上合賓客春風吹綠酒起舞兒獻壽客問年幾
何舊歲七十九此去三千年蟠桃始開花花開又結實
瑤池度歲華客起再拜言遺核幸分甘小人亦有母八
十又加三核中有瓊漿飲之勝啜菽懷歸滿袖香仙霞
燭幽谷

壽理伯雍同知

理侯人之父亦復兼母慈束吏如頑奴煦民猶嬰兒闔
門無雜客鈴下生蛛絲內聞讀書聲日晏志晨炊上馬
出署事生看棠陰移人靜報休衙閑閣方退思廷中相戒
言慎勿干以私但祝公百歲長為良吏師公言撫字
勞良吏安可為方當上印綬自與赤松期

壽李仲明同知

新息父賈彪南陽母杜詩束吏如官奴護民如嬰兒李
侯妙政術千古同襟期高寒月半弓清粹玉一規握菜

朝為蠶脫粟暮作靡但聞讀書聲不聞兒啼飢褚衣敝
再浣捩馬瘦莫騎今朝候生辰父老持酒卮厨傳寂如
水不知侯所之介壽古有言此意亦復辭獨立古梅下
遙赴天仙期

庚寅臘月二十九日餞孫晉卿宿清孝里晨起呈

巖隱

駟馬四十里悵然臨別情舉酒坐太息歲月空崢嶸河
流日浩浩此地幾送迎老我白板扉鄉等致太平窗風
吹酒醒起視天未明小星爭餘光殘月西南傾

皆山樓分韻得坐字

無詩山不喜無樓猶自可樓上著詩人青山皆屬我得
句山禽鳴落筆山花墮翠屏招我隱欲住輒不果推窗
呼與飲醉吸雲一朵須臾成五采吐出驚滿坐

為劉君符賦樂山詩

山體本至靜仁體亦如之樂者有深味魯論無費辭目
玩唯自得心契若有期逝川同一旨妙理無容窺劉公

本好古雅志非好奇諸君為著語殆類愛山詩泉石涵
清思松栢媚幽姿古山來山中入此道未必知蠟屐母
乃癖挂笏殆成癡獨有首陽山薇苦甘如飴得仁即無
怨千載真吾師

壬辰端陽後一日會潛齋以竹深留客處荷淨納
涼時分韻得淨字

日透朱櫻明雨拭白蓮淨布席開清樽授簡遞新詠謀
樂須及時養拙聊適性傳聞度遼師鎧甲冒暑盛

贈劉宗道自金陵來遊茅峰

君家汴水陽弔古遊秣陵秦淮映江月歷代幾廢興古
人所樹立今人愧未能嗟我搔白髮空齋對書燈邂逅
接條論談笑得良朋我如蜩與鳩晚鯢化為鵬歲晏落
蓬蒿安得齊飛騰東望積金峰春遊記吾曾鶴仙遲子
來丹井漱寒水

贈翟良甫洛人南遊

溫洛天地中父老升平時清游盤石坐

謝絳游嵩山
寄梅聖俞書醒

酒落花眠

卽伯溫聞見錄

勝地已陳迹故事空遺編銅駝泣秋

雨禍機始杜鵑者英日凋謝蒿少無人烟懷古笑我迂
慕學嗟子賢購書或千金卧榻餘一羶低頭肯揖吏閉
口不言錢情已寄丘壑足猶履山川駕言遠尋師胡為
近捨梅煌煌卽程業百世誰能傳

贈柯山夏梅月

五星配五行占法具春秋參以四時耀不知始所由經
緯十二辰一國係一州三河即豫地係宋復係周晉自

居太原衛本都帝丘借問益與并古有二國不三晉俱
屬冀韓衛不見叔嘗以扣日者不語輒掉頭渠未通古
今敢問儒者流氣化互生尅躔度有遲留因之別貴賤
庶人與王侯既云命在天何以身不修經籍古格言較
此殊不侔殃慶有所積禍福皆自求理數各一家二家
果孰優論數每多驗言理或不讐忠信人爵從孟軻老
於鄒仁者必有壽牖不死伯牛殺人取卽綬嬖主乘軒
輜將貂續狗尾以冠加沐猴市朝日洶洶乾坤竟悠悠

璇穹列高真星月侍宸游朝居曳明霞從珮鳴蒼璆居
然視世濁不肯分天憂以此司罪福及自招愆尤我願
叫閭闔再拜面凝旒貪淫并月宇克惡驅羅睺仁賢迭
生旺儉邪水休因帝閣不可扣金鎖閉玉樓龍眠正勳
睡鳥語徒喧啾路逢柯山翁深碧明雙眸笑我地下臣
何豫天上謀今夕有佳月且共登羅浮

贈李清隱道人

虞山桓西城尚湖遠其趾青屏照玉鏡屈摺十八里傳

聞漢真人丹成飛入水到今水不腥魚鱉長而美往年
山中人夜半勿驚起神鋒閃烈電煜煜光不已平明斲
山骨石函羊鏡毀土花食蒼龍歲月不可紀玄靈啟幽
秘結構此經始雲香染衣佩嵐翠襲巾履道人方晏坐
秋葉打紙窗西風送詩句吹入千巖裏收拾費工夫遠
來將舉似見叟却忘言爐烟生棊几徐去乘興出興盡
行當止山中有緣事比欲相料理白鶴數日飢吾今且
歸耳

贈筆生揚自新

雪屋夜明寒引紙一長吁貧無食肉相頗悔身業儒晨
出生謁入被褐而長鬚穎脫殊可喜文翰定自娛自言
中山徒常與陳玄俱醉曾揮草聖閒或寫桃符最愛王
逸少勉隨劉寄奴嗟生不自惜貌澤神亦枯世多宏肇輩
幸我非二蘓

贈筆生林君實

我愛古人巧創物揜前聞遐哉蒼頡氏賴此蒙將軍將

軍絕地脈乃解開人文模寫不得力制作空云云祇今
千載下藝圃專策勲黜毛錐子褒進中書君工拙無
定在好惡有殊分老我翻墨藩落紙無烟雲有有來被
褐清客試書裙雙金慙報贈隻字寄殷勤

題宋學古九天玄女數自云其師鍾堯臣得之襄
城柳下老翁所授

天九積陽數玄女夫何為廣陵亦健將乃或一用之彼
術信誕謾此遇猶希奇珍重柳下翁仙隱未可知言天

以人證言數以理推守正死不避居貞凶可移堯富與
堯壽此理始無私顏貧與顏夭此性終無虧姑慎君子
術勿與老人期

別李宰

句曲一山縣東西俱百里三茅地有靈出宰多才美前
有趙與謝今有程與李李為山東望聲價高莫比清明
一古鏡冷浸玉泉裏敏哉掣錦手洗却鳴琴耳仁心非
邀譽直道不容毀慈幼牧細民謙撝揖多士學館盛文
風講席究經旨有客東北來空齋兀書几彈缺笑馮驩
下榻慚孺子樂雖足一瓢飽不望四簋既為邑之氓是
亦吾所恥飢餓欲調之餽曠斯受已將歸重回首決去
負知己冉冉楚山雲悠悠斷江水

留別義塾諸公

婆娑七十翁已矣將焉求麋鹿違本性一朝出林丘故
園在何許駕言東南游人才盛吳會講貫多儒流內顧
衰朽質汙渠映清溝坐有歌驪駒將貽識者羞溽暑困

朱夏偃息時休休南窓小容膝卧對紅葵榴年華不我
待青鏡照白頭祇今已後死巨海吹浮漚諸君幸少壯
勗學追前修

寄申屠御史

時謝御史被誅按申屠御史名致遠字大用以至元二十年庚子拜江南

行臺監
察御史

御史帝耳目監察沁隋唐臺閣迥清風筆簡凌秋霜澄
清一攬轡驅狸走豺狼賢哉故安侯廉介尤剛方閉門
杜私謁上殿肅朝綱今侯有祖風學術尤章章出擁簿

書塵入薰書傳香胸襟漢右渠人物魯靈光終然百鷲
鷄不及一鸞凰奉國信孜孜問途何皇皇往歲今陵轍
前年古浙杭鳴犢有餘哀河水空洋洋行役山川苦歸興
桑麻長廣陵挹雄勝平山弔淒涼瘦馬之芻捩寒妾
無帛囊家瘠道愈肥躬瘁名逾芳昔在東都李儉佞沉
忠良知幾獨子龍絕迹接梁碣瞻烏止誰屋亦復可憐
傷

寄錄事王君玉

時管押北人歸鄉

風沙眯行人日脚黃無光愁鴟蹲古木凍鴈拾餘糧荒
城鷄犬寂古堠荆蒿長瘦馬兀冰塗龍塞天一方今晨
發申浦何日抵漁陽道傍轉徙坻啼哭勢蒼黃情游散
不歸信美非吾鄉錦衣雖云樂無禍可憐傷南泝江悠
悠北視大茫茫遠煩公護視雨雪上河梁從事豈獨賢
蘭言距能忘嗟爾居者逸擁氈坐高堂且置勿復道擊
筑飲離觴

送周宣差除陝西廉訪僉事

長安人

昔人比貴官繡錦以為衣當晝與夜行故鄉歸不歸每
評會稽章不及相州記公今往三秦身是繡衣使玉衡
直而平竇瑟和而清當知九州外生此千人英南人去
勿悲西人來勿喜明年當入覲垂紳佐天子

送陸同知北上二首

浙尾帶荒江土與村俱薄吳季獨終隱楚黃亦晚錯餘
子不足數眼明見卓落綠耳初歷塊青萍新淬鏑齒少
逾老心事邇存遠略百金重氣義千里赴言諾可期功

名會兼受生死託宦途入幽蘓詩句留殿閣出佐紫陽
城一麾真小却炳燭照吏奸良劑痊民瘼一庭秋水淨
萬戶春風樂河內泣留恂并州永思郭歸裝乍林丘趣
騎已沙漠梅花古驛寒別酒故人的徑北道即徐迂西
趨汴洛宮闕觀盛麗山川想寥廓成臯歎楚戰砥柱窺
禹鑿舊邦弔二統古邑辨三亳望諸墓猶存戲馬臺如
昨燕趙誇蛾眉雲代珍狐貉壯士多屠沽逸人或巖壑
訪古記宜勒登高賊須作訂記青簡在得句錦囊着明
年衣繡歸頗願聞其畧鴻鵠看高翔茗枝伏燕鵲贈言
愧非顏出處其忘畧
淳風日已薄思義不相維吏無得於民民顧吏有辭政
化本不立力筆事愈卑字候今之人而行古所為外有
屠嘉直內作五倫持鋏奸如惡草護民猶嬰兒淪河甦
彼早勸粟哺爾飢從容方報政代者俄及期庸吏推不
去良吏去復思誰歟觀民風入境採吾詩

送郝仲明代歸

古之州縣吏久任各稱職任久則化行吏與民相得民或不
不安業咎在吏數易代者如傳舍吏民不相識王嘉
朱浮疏每讀三太息豈城有賢佐溫良而端直為政知
大體人方飲其德爪猶未及期旌已催行色中州固多
士此士去可借老稚侯城隅相邀卧車側

送葉仲實赴鹽關州判

我舟餘杭遊君馬薊北驟我衣素染塵石衣錦炫畫江
湖著閑散郡國需雋茂才高真小試儒腐乃大繆鞭讓

祖生先策甘之反後

送王安之無錫州判

龍峰隣吾州赤子久色乳或加手斲削誰肯頂摩拊有
客來嘉禾談我讀書塢口稱王侯賢可配循吏古庶不
受私謁公不畏強禦素秋下嚴霜陽春沃膏雨澤國鱸
正肥山泉茗又苦州縣徒勞人揚歷安足數莫思金帶
橫長學彩衣舞

送宋春卿之官湘陰

乾霜落丹楓潮水清且淺稚志君山高離思湘江晚利
名登津要孤介分去聲踈遠來暮彼雖嗟去思此難挽何
當升臺端繡斧煩臨遣

送顧伯玉麻陽簿

故州清河間及此新雨涼故人得邂逅好語傾肺腸惜
哉廊廟器漂泊落湖湘前途祖勲業未技呈詞章營營
百年短浩浩萬古長共惜天下寶得志無相忘

送陳茂知赴興國教授

彭城陳師道三州一學官高文曾蘊敬偉節章趙歎百
世有斯人嫡孫承後山君材中梓漆壤錯榛與菅蕪芹
味苦淡輒當梁肉餐莫終三釜養竟墮一羶寒榮枯數
前定出處身兩難腐鼠或青冥枳棘洒孔鸞升高足易
蹶恬處寢亦安逆君散花洲西上捲雪難臯比第一義
子佩正聚觀士方從北學音已變南冠俎豆器疑樸詩
書味轉酸何人力不變此道獨迫還金谿有陸叟昔仕

乾淳間

陸曾為
興國教

送焦君實之米石學官

江水日以逝山花日又新先吾不復少後我皆成人之
子如良金出礦以精純又如山中木始遇雷發春送子
啟長途跋子升華津青雲題柱客白髮倚閭親有志皆
騰逸非才獨隱淪山林雙鬢古井向一生貧宇宙無窮
事行藏各自身因風傳短句望月吊詞臣

送王行可赴宣城學官

閉關坐十年扣門得一士自言貧為養非謂學優仕執

手問何之贈言聊復爾清溪生芹藻流入泮官水先令
我清心次令人潔已太白宣城詩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鑄金師範巧

琢玉士習美六經懸日月顏孟元不死君欲從之遊青
燈茅屋底相逢莫相問擾擾鼓篋子

送嚴陵仰叔忠學錄歸侍二首

薄官如秋菰冷淡不可食學官如傳舍敝漏棲不得訪
君橋水東一榻可容膝中吳多佳士三載誰與適可憐
泮林鴉止醉桑黹黑束書歸去來鈎臺秋風夕

黃甲舊書生明庭推一鶚歲莫戢羽翰靜聽華庭鶴盛衰
今昔異出處老少各乃翁信奇士之子亦不惡斤鷄伏
卑投寄聲謝寥廓

送華仲實譯史入京

蒼顏何代人後乃有米斯智者能創物此理不復疑國
朝重文字設官如經師君才實楚產北學尤恢奇冥鴻
登翰音威鳳呈羽儀青雲晚子貴皓首笑吾衰尚白玄
空守飛黃勢莫追祖行遲出郭東畝正耘耔

送吳仲實入京

余年長汝父汝季復余從季也難為兄文史日從容兄
也實競爽立身期亢宗可念玉雪子五月上盧龍束揄
曝西日塵土吹炎風爾欲赴爾志安得寧爾躬有方遊
可遠揚名孝乃終歸來拜嘉慶我酌壽汝翁

送趙季舒之燕

有客東南來白馬嘶北風問客將何之舉鞭指盧龍云是
漢家子出入明光宮古宮今馬在廢堵生秋蓬

送道成北遊

從遊十載前，摠角君尚少。相逢十載後，我鬢雪爭曜。修鱗縱巨壑，倦羽落荒嶠。盛衰各自異，巧拙更相誚。義理浩無涯，經綸孰知要。立身如處女，被服善窈窕。止令公子慕，莫博千金笑。

送錢君瑜歸嘉禾

海東有孤鶴，玉羽青冥間。衝風揚黃塵，吹落蓉城山。蓉城何寥廓，山木多高寒。石泉翳荒蕪，飲啄常苦艱。矯首復南飛，涼秋生羽翰。願隨鴻鵠游，不共鷄鶩餐。嗟爾不羣志，全身良獨難。遠避鷹與鷂，近防弋與彈。仙機縱不誤，雲路終漫漫。

送若晦南遊

天令中和春，錦花柳絲織。江山回淑氣，車馬有行色。問君今何之，白髮在高堂。韞弓箠兩矢，出門志四方。丈夫信有志，遊近不堪遠。錫穴綆冷泉，館娃弔荒畹。青青三吳道，急雨飄客衣。縱無訊小草，恐有遺當歸。

送袁仲野赴毗陵

儒吏不相得共器如薰蕕儒視吏不屑吏嫉儒為讐俗
儒不知變詭詭孔與周事叢委不理官大忤不酬嗟乎
鉛槧生謝此刀筆流安得經濟手一洗吾儕羞當路有
達官鄰境逢仁侯留情案牘間舉人拔其尤君抱汲古
學才識推兼優肯隨雞鶩爭會偕鸞鶴游高風動寥廓
茲土豈淹留獨憐老知己青燈守荒丘不堪明時用空
懷當世憂斯民付後死已矣復焉求

送黃雲心游松江

吾宗兩才子世亂身不免絕憐華亭鶴竟類東門犬客
行困巾苦寒日下荒坂井邑今豪雄往事海濤遠

送陳公南之松江并東山齋

我哀惜別離數日輒作惡老懷自當爾嘗恐兒輩覺君
器如瑤璣似可寘臺閣莫辭簿書苦亦有宦游樂久厭
黃田魚去聽華亭鶴亭下有高士滴露草玄學持詩道
甫訖進拜復前却問我今何如癡頑勝如昨

古意二首送朱鶴臯

鴈蕩英英雲孤鳳雲中吟風吹五色羽墮此半水林桐
花作秋枯野桑空綠沉苦甚不致醉鴉食予何心鳳兮
歸去來岐山有高岑

逢首寒機女枉顧生光輝一登君子堂松羅因相依茂
陵喜新聘中路忽有違願垂堂上鏡照妾心中微生死
要有託悠悠空是非出門念遠道歲晏將安歸膏沐更
誰客為君疊羅衣

送陳子高

稜稜玉壺冰瑩潔絕纖罅無人手自將寘之霜臺下海
車聞鶴淚清思方在野遲明有公事匆匆催上馬

送吳寬齋并謝惠詩

衰年八十一草露骨垂朽有客歎荆扉甘言許吾壽假
如活百歲祇欠十有九辛勤拋書冊散誕耽棋酒時時
課小詩不自覺妍醜袖中出新句見客驚欲走反顧仍
疾讀佳處輒肯首呼兒急傳觴晚喜得此反久之來告

別秋懷掛衰柳百金無所贈五言聊籍手

送天台陳審中

陳為台望族不數謝與錢此以科甲貴彼以婚姻連吾
猶及乃祖執鞭慕先賢亂後識嚴君握手吾同年事功
竟落落世慮日日煎衣冠一不振拖恨埋重泉君如丹
鳳雛五采何翩翩久客滄江上窮愁思浩然文運今再
明六甲一周天老我終白屋看子杖青氈浙水東西流
北風送南船赤城幾日到鴈影夕陽邊

送楊伯可

齊魯多平原江湖田高下戢戢如魚鱗土籍誰主者富
人擅其利失業憫孤寡方今用周禮天官出經野古法
雖可行必得奉行若揚君古循良暨陽小民社原隰遍
咨詢辭色每寬假經營始不擾期集乃多暇實惠甦困
窮先聲走豪霸隴牛閒卧書邑犬不驚夜當年經行處
愛此憇棠舍鳩工首上計列郡居其下傾城出送君飢
童控羸馬坐中有狂生出位獨難吃均為受厘氓閩市

不親稼穡胥上下輕重意取捨仁公力救弊立法宜少
借聖朝天廣大焉用究纖罅議政罪甘誅矧避官長
罵

送張仲實

持斧上東山代木鳥羣呼道義不相敦朋友良可無嗟
我聚糠粃從君味膏腴方轡蹈先軌聯綏趨正塗事功
明遠志詩翰亦小娛但令友久長不恨別須臾歲律陰
崢嶸客程路盤紆人事况寡懽月異時復殊踈梅憶孤

嶼新柳懷清湖

送師本竹

魯國幾男子漏菴稱顏淵簞食何從出賴有負郭曰養
志本無求求人志可憐蜀翁古奇士束書畏寒氊客來
擁氊坐客去挾書眠索供廣文飯催送司業錢玉瓶何
處酒翠釜誰家烟我乃遭數奇彼胡鍾美偏厄窮不自
憫靜近猶為賢揖士撤講席呼兒買歸船後游記何日
今別已高年感翁出處跡撫几心茫然握手出門去梅

雨暗江天

送徐允伯

古有淳寂鄉君與陶阮到每評伯倫頌謂勝周公誥山
間童負鐻臺下人拾帽短鞭跨遠碣破毯眠雪窖歸來
四壁立挾冊坐鄉校悠悠泮宮水羨有芹可芼案上
方醉吟室中已飢告長餅卧虛簷破釜架空竈翠眉方與
齊頰頰忽自悼愁踏布衾裂羞折海圖倒先生樂陶然
美睡呼不覺達士多迂拙庸兒競嘲噪豈知海上鯤姑
隱霧中豹歲晚空齋人杖履辱相好百錢呼兒沽一榻
為君掃浩興忽長歌衰意亦旁諫銜盃孤月落推壁四
鄰開明當遠行役寒雨映客棹秋江蒲稗深佇子平安
報

徐觀伯遠將徙海陵介吾姪來索詩徐故家兵後
流落三千年長子依許監倉客淮南困贅于海陵
迎二親就養坡公謂此事今無古或聞者也感歎
之餘為賦二首

甲與吾同生君子行一周少年各豐裕歲晚懷百憂
地古城下我今手鋤耰君當往海陵絕江汎漁舟
駕言彼就養逝將老菴裘哀哉隨陽鴈止為稻梁
謀君看橫江隼萬里凌高秋

慈烏昔哺雛日夜望雛長安知風雨橫故巢墮
草莽鳥羽日摧頽雛飢竟何往其一止海隅雌
飛鳴相向及哺若天性近烏致其養我衰髮盡
白兒長忽先喪贈君慈烏篇老淚滴紙上

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丐余一言余與翁遊視
其季猶姪也為之言以勵其志

我生髮未燥汝父以詩鳴憂患涉世老襟義猶崢嶸
晚乃得二雛美不減徐卿季也纔弱冠詩壇將父
兵愈湜氣如虹侯門識竒英下馬呼小友相顧各
自驚駭駢不受羈歷塊千里行分臺拓森森霜氣
壓百城汝游何所挾兩字直而清銳進年倍壯
靜退事飽更欲令從雅操端肯迂修程遠游重
垂戒顯親須揚名但酬化鷗志足

慰祇續情

余先秀崇德人大父以上數世皆葬肯鎮與習上人
人有香火緣已巳歲上人訪先子于暨嗣孫信講
師實侍杖履余兒時侍側髻髻記其鬚眉兵火後
絕不相聞丙申歲卧來自密印問訊丘壠無恙而
上人塔松長數十尺矣已巳距丙申二十有八年
如隔一世余與師白髮相對舉似舊話感慨久之
師為留數日將行索詩為別師號古民性惇質不

茹葷飲酒博極羣書講說亶亶不倦信而好古方
外之逸民也

達士脫名檢高人落林丘體性未應殊作用終不侔講師
得三昧宗學貫九流曾對樹說法解使石點頭劫火
焚地水慈雲護松楸報恩心種種閱古事悠悠香火三
生願因緣再世游文辭重柳請衣服許韓留殷勤翻短
褐博雅愧前修

題質夫竹居

西園一叢竹歲久枝幹繁會見鸞鳳棲莫壓鳥雀喧玉聲寒
雨碎翠色朝烟昏蕭蕭黃素葉風吹擁籬根主人避俗
客青苔坐柴門勁節諒無比幽懷不可言

跋徐知事所藏禊帖

徐山陰人

辨才將九十及見開皇初不知虞褚輩得似老僧書尤
物世希有昭陵刳灰餘玉函人不見繭紙乃蠹魚梅花
一片石猶自寶璫璵定武久荆棘長安復丘墟茂林有
陳迹今誰山陰居

題沈華父送行詩卷

乙卯九月

孟陽索吾錦景純奪吾筆老我嘆才盡秀句吐不出東
陽有行卷展玩已盈帙乘鴈豈為多買菜復求益嗟君
乃佳吏家世本經術一從冠惠文不肯事佔俾貞廉嚙
苦蘗和勁調玉瑟簿書謝囂塵車馬動行色君如擊水
鷗我似退風鷁出處兩忘言黃花秋浙瀝

題月心詩卷併記過仙事云

東軒記待月縱筆說性命豈惟不知月實亦不知性文

雖歡蘓工理至閔洛定人心如明月塵垢失清淨霧收
海氣澄天迥風力勁持我光明珠照此大圓鏡鏡中雙
綵鸞翔立請驂乘御宴影娥池神飈忽吹醒鸞飛曉鏡
空龍睡淵珠靜依舊碧潭心無復瓊樓興韓卽固有言
仙人來賢聖

題百鴈圖

青天一張紙羣鴈飛來遠秋渚蘆蕭蕭徘徊下清淺若
烹不能鳴一一俱不免

詠風

好風何處來天籟出衆竅披襟懷楚臺擊筑思高廟扶
搖九萬里自謂一息到安知大鵬運不滿斥鷃笑終當
謝蓬蒿振翼絕海嶠

夏雨

仲夏井泉溢雨聲集虛堂銀燭灑高簷靜聽何浪浪蓮
葉不受水盤水走低昂溽潤逼衣篝縫我新葛裳媿彼
作田人蓑笠排青秧出戶懶着屐掃地燒木香白晝生

精東類稿
睡思徐徐到羲皇夢覺聞鼓吹草蛙怒方塘竹尾起寒
煙濕螢度微光隣翁閉門卧中夕啼蒼黃三日絕薪買
積潦勢頽牆

秋感

迺夜百感集白露下空庭秋風入草木衆葉會飄零甘
液始潤物履霜漸陰凝哀哉石柳樹讖語成添了蘭艾
既同焚孰別臭與馨皇天默不語今古嘗青青

月

青天一片玉上有衆星列夜中光漸小讓此玻璃月白
鬼知時生桂子秋後結天上有山河兩翼隅吳越何當
御嫦娥萬里駕飛轍太白為前驅絲鸞相繼發

徐德文索雪岡詩云已得而復失余尋舊藁亦無
見想滕六遣六丁取之去矣再賦一首

雪飛不擇地因高勢易積玉龍二百丈橫卧前山脊隨
香去尋梅路白無行跡鉄笛吹一聲驚裂蒼崖石

新移瑞香不得雨有嘆

瑞香兒女花艷潔而芳妍得之古精廬移置列檻前易
地費人力不出花自然深慮本先撥枝葉隨之顛是時
夏久旱不雨龜拆田林木且憂枯弱植豈自全既已厄
於人况復遭此天天與人讐之命也花自憐井筒灌朝
夕小潤培芳年封植豈無心榮枯自有緣何時回春風
笑挽因花仙攜手共樽酒醉卧雲錦邊

生意堂賦玉簪花得相字

時陳無逸將
之官攸州

娟娟我蘭花綠葉何披猖沙鷺明玉羽水蠶吐絲腸倩
盼宜素絢追琢少金相居然鉄石心愛此風露香何當
競春華亦復委朝霜折花三太息援筆臨清觴明年花
好在坐客坐瀟湘

老桂古字韻

人受氣之精百歲驚風雨少壯會有衰神散無復聚木
受氣之偏生旺寄於土枝幹老更竒花葉落仍吐君看
山中桂秋露滴金乳種者是何人賞者經幾主天香入
酒洌吸月空懷古素娥笑白髮對影獨起舞

詠松

老松如枯骸短松覆兒髮城中薪價高斤斧不時伐難
長虬龍姿免藏虎豹穴樵童出山暮步擔桃新月

泗濱石

荆山石有玉楚國無人知再獻猶弗信抱璞空自悲他
日遇良工乃始稱具奇寶傳數百載邯鄲又得之秦人
請城易趙氏以為疑不手寧負曲予之恐見欺相如奉
使往持璧措瑕疵衝冠遽如許睨桂欲何為衣褐已歸

趙湯蘓安足辭奇哉古若人掩卷空嗟咨是非定百世
成敗止一時天生此尤物前後成禍基有美當韞匱術
鬻誠非且和氏不待價則足將尤誰人才國輕重璧豈
係安危相如真暴虎雖死悔莫追二子有遺憾仲尼真
吾師泗濱一片石不染自成緇上有華林字疑是故物
遺春官雅好古傳載煩文移主人不敢惜持貢白玉墀
埋光經幾年不與賞音期無意博連城得失輕毫厘二
事擬非倫聊以資吾詩

車

舟上奔牛堰始識丹陽車規製殊草草力不任馳驅淮
安距宿遷代之牛與驢軒蓋乃差大雙輪夾一輿軹
衝輓軹軫各物與古殊梓人不知經多以方言拘輪載亦
稍豐日行百里餘御者非王良隄杙不安車蒲輪召申
公養老宜徐徐干祿以為榮愧我非純儒小兒問金根
其制復焉如輿服漢最詳具載班范書慎勿似韓昶問
學當勤渠

挽趙益之

汝父昔吾友汝翁昔我師汝時侍親側楚楚玉雪兒稍
長從吾遊學問乃大奇風木不待養垣室空遺墓成立
汝有望修短吾莫推四世積善心一門無龐眉俯仰三
十載三喪路人悲受氣各有終勞生嗟奚為牆東荷鋤
叟風受汝翁知老懷念疇昔不覺哀涕垂欲誌殿中墓
健筆漸退之

挽鄧友梅

蕭鼓何闐闐西風弔客船主人辭華屋
輶車落荒阡蓮蓉一片石千古懷人賢
喚醒梅花魂薦之秋菊泉

牆東類稿卷十五



牆東類稿

卷十六

七言古詩

北入穆陵關
皆山石崩沙
北風塵起
行人良苦
因作

大風北來沙觸面
行人咫尺不相見
寒日無光天地晦
一似項劉睢水戰
四山确犖路摧車
澗壑涓流長一線

元陸文圭撰

土簷烟突兩三家鬼貌鵠形何物變葛盧牛語誰能別公
冶禽言難復辨古磁濁酒時招飲破甕酸齏聊自存
吾聞臨苗稱鉅麗十二山河據形便姑尤聊攝舊堤封
夷吾小白初營建三歸反玷侈國中九合衣裳出幽郵
孟姜洵美共翱翔授下羣遊逞雄辯盛衰氣脈不可側
往來今古便相禪干戈流徙人物換水火崩騰陵谷轉
會使雍門重感慨無復蘓秦昔誇羨山東負海猶如此
六合茫茫難覩遍安得長劍倚白雲手抉狂飈清九縣

出鎮口止見小峰

鎮東小峰獨無侶中峰徐來顧其弟大峰偃蹇背面去
似嫌俗客不與語無奈我行節節高山欲藏身恐無所
訪何菴觀水陸功德

山收雨脚雲氣濕葛藤刺屨穿徑入精廬桃李花漫山
磬鐘聲繞落花間野僧淨說伊蒲供譯說西方如說夢
我方談笑耳不聞寒窗暮對西山雲

南窓陰陰日色薄北窓烈烈風聲惡破納蒙頭睡正濃
地爐煮餅鐺折脚小奴驚叫老婢嗔我愧口腹煩他人
豪家香閣暖生春人乳蒸豚蠟代薪

壬辰六月旦日記異

六月朔旦昧爽天我夢蝴蝶飛翻翻一聲驚覺不可執
鏗然有物墮我前陰風蕭蕭榻震動褰帷一吃聲寂然
向空抹漆無所觀堂上呼燈人自眠一生學道心勿動
養氣未敢輕先賢元忠昔日鬼移床廳廡之下凡三遷
稚圭卧内見匕首金帶忽置城頭邊二公名德余不及
鬼賊擲掄空自憐神姦無復照金鼎偷兒何暇哀青氈
二端是否吁莫辨一夕倉卒嗟何緣吟哦未斷紙窓白
山寺風雨鳴鐘懸起來搔首空四壁濕薪竈婢愁炊烟

庚子七月書事

今年低窪水生魚去年高亢旱折龜陰陽似屬天公事
廟堂可是無臯夔勤分納粟令如火老稚依然鵠形餓
嗟汝命薄獨可憐穹官巨室無凶年

臘月二十九日作

夜漫漫塵冥冥大車道上檻檻聲三十餘里天未明一
軒一輓不得寧倚坐兀兀搖心旌天寒歲暮霜雪零嗟
哉客子誰汝令

和曹士開侍御見寄韻

按曹士開名伯起至元中以潘昂霄王侯交荐擢拜

西臺御史

南臺御史忠貫日當畫妖狐屏無跡端方自是廊廟器
錯落天球間弘壁記曾緩帶理江城猶憶尊前坐談客

春樹相思白日晚月梁入夢青燈夕乘車載笠高與下
倚樓看鏡今非昔壯心無復夜聞鷄莫比司空鬚恨赤

壽王君明

去年中秋月色高吳山痛飲推文豪今年依舊故鄉月
紛紛青紫誇兒曹世間兒曹何足數芙蓉仙人在江浦
握荃懷瑾遺世紛黃卷日與聖賢伍曾攀月桂白邊枝
素娥夜半睡不知覺乘薄怒頰自持與仙重約三秋期
一朝功成九霄去小點肯顧偷桃兒城東白髮龍鍾叟

辨香來仙^祀人壽長生辟穀未要學千載與君期不朽

察罕布哈忠翊父歿王事母表門閭本官棄職侍

養守制三年一門節孝人所難能作詩美之

正氣初不恨中華至性未嘗根六籍門閭節行世所欽
父子忠孝天應惜連環解玉理堅緻老蚌剖珠光的礫
伯也執爨萬人敵血染征衣歸不得空留明鏡照孤鸞
妾顏如花心如石鬢雲漸變蠶絲白蓬首何曾御脂澤
北堂手植忘憂草幸有班衣可娛老不須遣使寄當歸
兒無遠志歸來早事親日短當愛日祇今三年已素鞵
宰予衣錦殊未安温嶠絕裾非小失

雅宜山在城西五十里有德慶菴在其下穹窿山

福順寺長老紹堯翁作詩取以雅宜為號求詩

雅宜山低一拳石氣壓華嵩千丈碧不論城市與林丘
愛山例是詩人癖寒泉修竹蒼崖底青山解與高人語
花落猿吟總是機舉似山僧盡成句山僧來獻詩人號
百種不如山色好德慶禪床明月夜館娃人海紅塵曉

我知山心雅好靜
瑩瑩不容車馬造
草堂宜雨又宜晴
藜杖芒鞋時一到

贈道人用大方雙鳳人

道家者流雙鳳仙
迂訪牆東老田叟
叟讀儒書五十年
一事不成今白首
道人過門何所求
期將汗漫東北遊
青蛇三尺風雷吼
玄鶴一聲天地秋
吏商奔走日百里
區區嗜利與名耳
道眼視之海中漚
炎夏長途何必爾
吾師之師柱下史
紫氣曾驚閔尹喜
當時刺却五千言
焉

用老人詩一紙

贈潘道士祈雨

人天相距尺有咫
雷電六丁遶吾指
藥師馬上寄小瓢
夜半一滴洒千里
古秋源竭老龍泣
新秧秀濯田畯喜
匣收寶劍捲陰符
師歸宴坐茅峯裏

贈鄭元明術士自言安晚之孫故詩及之

鄭安晚初為教

授謁袁帥趙方一見即以宰相期之且以二子為托端平初鄭果大拜范與葵皆擢大閫

梁灝八十有二歲自從天福逮雍熙中更乾德五星眾

晚賜龍頭拜玉墀吾今之年瀨相若布衣落拓何能為
吟師獨與熊兒和作賦那求拘監知龍鐘久納少年梅
耿介尤為諂子嗤吾聞長沙趙彥仁預知鄭相秉化鈞
從容盃酒托二子端嘉之際俱名臣是時宋德已衰謝
扶顛江左尚有人安晚之孫今為庶嗟我與子俱遭迤
不須說我有許壽且道何時脫子貧清和四月天氣新
共買一醉拋青春窮通壽夭俱莫問蓋世英雄一窖塵
草間惟有石麒麟

贈張明德星士

二曜五緯萬古懸甘石之學今不傳術家能以天占人
聖人乃以人占天仁義禮智性所俱吉凶禍福命使然
命天表賦定不易性我受用修則全經文二百有五字
明德乃在新民先君從何處講此學直邇建洛窺先賢
功夫潛深秋日靜本真瑩靜霜月圓市聲初散簾欲下
龜筮未收容下馬一人妄計秩崇庠一人猥筭資高下
縱橫二位布逆順錯落五行分制化先生拊掌笑且答

二客相看而如楮徐言至善同一初非愚不足智有餘
萬物不齊氣雜揉是心本明如太虛不須詹尹就決疑
客如不信問子輿

壬申冬晦叔譯史歸別小詩奉餞

蒼頡製字傳羲皇鬼神夜哭殊倉黃語言聲律未易卜
嗟君楚產學北方又稱經術飾吏事筆墨豈足盡所長
却亭一夕飲離觴他年富貴勿相忘天無烈風海波靜
白雉九譯貢越裳盛時努力早出任成誦姬旦坐明堂
從聖國珪二茂才叙別

龍門世家史學祖足涉淮湘到鄒魯兒生墮地弧在左
婦閉車中為雖苦二君鴈蕩游虎林逆旅一笑論古心
地爐畫灰事未竟推窗看天雪意深山寒約共梅花語
江水東流予北去明年春風上石渠道傍為我弔望諸
留別山村樂閑菊存愛山梅村并寄景初慎與國
華

南來飛雪如柳花北歸柳花如飛雪乾坤偏仄困羈旅

江山蒼莽驚歲月白雲冉冉千里外滴盡春林子規血
故人回首亂峯青古堠斜陽照離別

送馬伯亨西省郎中

驚吾學問非少年羨君功業壯當年曾聞雞聲共起舞
老我翰君獨着鞭臘寒枯柳不堪折欲別未別心茫然
闕塞黑風虎方嘯江湖白浪龍正眠洪都西統數千里
俊人如林足驅使好將舊榻拂塵埃佳客可能無孺子

送千壽道同知北上

甲寅詔下興賢才吳中多士轟春雷門外鵲袍那可數
一人獨上黃金臺宦途詰曲容不得直向東海窺蓬萊
蓬萊水濶雲氣浮眼看健翮摩天游故鄉六載不歸去
老徑西風菊盡秋歸來四壁亦不惡人羨錦衣君不覺
館娃茂苑正淒涼古汴黃河復漂泊問鄉安在遲一見
承恩內直金華殿從容薇閣演絃綸花間應隔同年面
自恨山中老樗櫟擁腫不甚逢匠石枯梢無復起春風
一生空負吹噓力

送祝君晟之官昌化

九里河梁昔攜手酒酣共折城南柳
春風六載忽吹過浮雲萬事無不有
餘身閉戶思寒餓薄宦隨方因奔走
徑從連幙換青衫猶勝兔園朝白首
我牀昨夜破却甕君印何時大如斗
肯將車服耀故人未覺來往煩佳友
從今出處可忘言柳邊重飲城南酒

送經之偕義齋兩舍人入燕并呈善之待制

君馬三渡白溝河溝水東流青草多
踞鞍顧盼聊試耳

伏櫪悲歌奈老何古人千金重然諾
把臂况受生死託肯先申白獨辭楚
且伴機雲雙入洛道遠始知離別苦
地僻應思宦游樂榮名日久當日厭
浮生花開又花落平世應無戰國才
選言何日到金臺寄聲玉堂老仙伯
桂樹秋風歸去來

送節之衡之兩舍人入燕

龍駒鳳雛兩陸子並駕秋風鞭駮駟
老眼一見失驚喜定知乃翁元不死
生子真足慰人心景升諸皂豚犬耳

滿朝譽翁不容曰世祿固應傳不朽為官豈計多得錢
取印終須大如斗我是韓家十八郎里中曾拜北平王
碧梧停鵲已飛去玉雪娟娟今在倚往事傷懷淚如水
矻矻窮年吾老矣欲追霞佩小顏頰手倦束書攜不起

送楊起之安豐錄判

芍陂茫茫古邊城鷄犬相聞今樂土交兵往事空流水避
亂居民尚遺堵似聞此地歲豐穰要得清官手摩拊
君才天馬足神駿老大去年叅選却聞中寶歷禪風憲

淮右先聲動官府爭看祖道車騎衆力疾登途霜月苦
牆東故人懶出門濁酒黃花對誰舞

送黃子高常孰教授

儒科一廢四十年甲寅詔下初興賢雞窗夜半同起舞
竟讓祖生先着鞭去乘駟驥首燕路歸騎赤鯉游琴川
川中疑有古文學子游故里今依然采芹思樂絃且歌
官况雖清奈冷何省臺衮衮豈足羨燕雀喧秋入網羅
殘春積雨困花柳天氣昏昏如中酒怕逢北客問新事

更恨乘人奪佳友暮年離別意鮮懽追思得失空長嘆
詩成寫寄掩闔卧夢逐飛絮黏征鞍時宰輔多彼誅

奉錢子華教授北上時癸酉三月

清明上巳三月中一春天氣少冲融矐矐初日翳復吐
黃塵漲起西北風有客束書挾兩童南來兩馬一馬驄
舉鞭蕭蕭易水東博徒劍客時相逢怪君體弱心甚雄
聲名壯健驚老翁元英磨室渺無踪黃金誰為隄築宮
茫茫宇宙今古同天時人事安有終江柳自綠山花紅

送吏員遷調松江

吏員務選才具良不問他邦與吾鄉珠玉出產已足貴
蘭桂遺根亦自香諸君此行良不惡居家何如宦游樂
季鷹曾憶松江鱸士龍空嘆華亭鶴昔人還鄉苦不早
今人離鄉涉遠道漁舟泛澤青茫茫客衣吹霜白皜皜
朱囊結構井邑富畫戟清閑官府好紛紛刀筆心自厭
落落功名身未老要看入海運大鵬不恨出山成小草

送吳子長入京

乙亥江城守宵遁速營錦帳排峯刃了男釋耒兒女啼
朱門一夕黃金盡我時擁卒護初升紵袍白馬君來看
石床試劍人白暝地爐傳酒牛炙冷手揮談麈看落月
平明索飯出門別虎林山頭却寄書一字不問家何如
乾坤風雨旦復旦家家昇平喫飽飯君才莞庫久繁劇
我老詩書更憂患肯將出處問猿鶴自覺高低笑鷓鴣
浩蕩炎風扇區野斜日征鞍古榆下功名不復念遠道
富貴自覺顏色好俯仰疇昔予何言梅雨敲窗濕詩草

送羅秋崖

宰相昔起富春山門生四海皆達官牋書爭寶朶雲樣
題詩便隔紗籠看知君相與有瓜葛絕口不道人所難
何不誇鰲上金鑿胡為采芹上江干羣鷗飛來爭野槎
三鱸不足供朝餐人生榮枯何足歎海水會使桑田乾
當軒下馬昔日盛閉門羅雀今朝閒羣兒瑟縮手不熟
先生落魄羶猶寒范陽城南丹旆歸何人送者車班班
羊曇獨洒西州淚孟嘗空感雍門彈老樹春殘蝴蝶去

滄江歲晚白鷗還北風吹雪破長巒詩囊酒榼隨征鞍
請君讀詩飲美酒歸日謝客牢閉闔世間萬事不須問
西湖柳色差可觀

送吳君遠

登陽幕職無他奇置筵一本水一盃鐘鳴張燭起署事
坐看日落庭西隅鴈行鉗紙走却立高懸明鏡分絲銖
長官堂上口嘯諾時時隔舍聞歌呼荒村人閉花自落
團扇畫靜草欲蕪褰帷使者上治床為出清水置玉壺
小兒跟將老翁怒細問代者如君無楚苔清雨古驛寒
酒開寫出陽關圖君行上馬慎勿驅梅水綠漲南興湖

送黃子高如泰州謁朱南伯

采采江蘼步石磧東望海堤青不斷故人津上誰飲酒
尺素不來魚尾短黃子卓犖文更奇命駕千里赴想思
長江鳧鴈不足數曠野虎兕將何之景德寺前讀書閣
彥國九原不可作寄聲故人加餐飯昨夜秋風淮水惡

送張子野

江淮落南俯閩嶠山水相背風馬牛間闌草就北征賦
日暮彈鋏君何求袖中滂刺通姓名猶及慶歷思中州
子京永叙老友白首鶯鴈陪風流今無花月聽水調
但見滿目森干矛長歌送君萬里游天荒地老令人愁

送徐舜輯

久果齋出入信
卷中齋之門

彥霖父子魏公客持國之兄招不得豪華落盡漳水流
主人石眠扁醉白天傾地坼古今愁浣花窮殺老叅謀
窓寒雪壓燈昏夜門靜蟲吟葉落秋平生故人渺江浦

誰徃省之遣宗武惜哉赤白兩洪崖敢道交情棄如上
回舟蘋浦思依依窓憶桃花鱗鱗肥竹西騎鶴不可去
西州萬里將安歸南山之陽木已老南山之陰木已槁
不信春風吹不蘓珍重歲寒宜自保

送仲華葛兄

蓉城諸葛何綿綿一門青紫三百年聞孫流落湘江上
手握美瑾懷香荃夜行衣繡豈足榮歸夢晶晶經山川
君家元有紫荆樹一枝兩枝枯或妍當暑歸來憇其下

俛仰陳迹心茫然牆東野人頭雪白乃翁坐上琴書客
鳳毛一見眼雙明豚犬吾兒空自責追思老少各時異
坐閱興衰疑世隔江湖來往慎風波他年重會銅駝陌

送北禪澤天泉長老入燕

金身夢覺白馬東西來禪教各一宗講師高據獅子座
緇素羣集驚盲聾天華咫尺飛墜地夜燭神光滿室紅
遠師道林嗣宗風專談義學雖禪峯三葉五性總超詣
一枝擘與天泉翁不泥筌蹄求解脫不執文字迷本空

黃梅四月上盧龍騎驢不下莫相逢徐州麥飯足可飽
青州布衫誰與縫盧溝橋邊石頭滑飛錫徑入明光宮
手揮玉塵天顏喜身披紅綃帝握濃回頭却笑虎丘石
夜半不憶寒山鐘君不見懶殘昔往衡山峯使者召之
終不從天寒垂涕石窟中

乙邗題吳江長橋二首舊有一橋亭曰垂虹兵亂
毀之復創兩橋相對

瓜步投鞭濕馬尾吳江猶是衣帶水陽侯不見駕風濤

神劍自斷長虹死木罌夜半飛渡軍縛筏驅丁命如蟻
波心兩龍忽跳出一聲金鼓波神泣興廢相望五六載
倚陽獨倚欄干立酒酌波神叫不磨劍銚冷浸秋蒲碧
江頭朱欄四千尺一望初疑幾千里左約江流右截湖
橋東出日橋西雨漁歌答響遠相失羣鴈旅泊迷葭葦
荒村獨木橫野渡深夜纔能濕衣履乘輿足受兩三人
猶當扛梁涉溱洧書生眼力小如甕一覩巨麗心驚喜
吁嗟人力不可到母乃神功投山鬼憶昔燕兵下江浙

馬逸風駿卷灘尾長驅水陸一時進錢塘破竹從風靡
川流衰竭王氣盡成敗反復固其理汴師平南將彬美
南人死恨樊若水采石浮橋一夕成曉出降幡人姓李
事見長編若水各
石水人改名知古

寧晉李照磨築室奉親名曰芝室索客賦之

口誦嚴君口授書手提慈姥手縫衣寸草安能報春暉
遠志不敢回當歸嗟兒客宦游有方舅姑晨興婦在旁
手供鮭菜脯下堂几席代汝親扶將白雲英英趙州山

玉琴石榻窗戶開
上池飲罷燕坐閒
生香滿室光照顏
鍾英毓秀自乃翁
草木臭味將無同
借鉏取帚面滿紅
借飲甘露薰祥風

寄題俞氏草堂

浣花老人溪上住
野梅官柳橋西路
碧雞坊外少人行
曉帶春星自來去
荒基蘚合無尋處
峽川萬古流詩句
紫芝之孫居澄江
瓊茅結宇青竹窗
南牆夜深塔鈴語
古寺白鶴飛來雙
索我新吟寫君趣
開卷悠然起幽思
我嘗十年卜山居
經營未有讓西地
風流縱似老參謀
資給應無賢錄事
願君分借半間雲
勝日當攜茶具至

題南天四時佳致園亭

桐川傅士老文學
出處乃在可否間
舍東支徑劣百步
牆北危亭俯兩山
風花辭枝黏草碧
雨竹卸箨連苔斑
林臯紅葉白鴈早
江國瓊英翠羽寒
一年天與四時景
百歲人無半日閒
擾擾鳴鐘戒晨起
昏昏秉燭愁夜閒
蜉蝣生死寄黃壤
烏兔飛走凋朱顏
主人自得靜中趣

物理常於動處觀從容琴書寓真樂邂逅樽前追清歡
良時佳友不易得惡客未至門先闕

題立齋不礙雲山亭

英英山中雲蒼蒼雲外山雲山偃蹇若高士不傍貴人
門戶間竊堂老人家四壁詩句曾參完花客一亭半落平
疇外拾盡乾坤眼猶窄樵歌斷處起寒青鳥影明邊
際空碧玉鸞不入巫陽夢蒲榻疑塵室生白昨宵礎潤
卜雨來岸巾欄角小徘徊忽然一片黑模糊失却萬丈
青崔嵬有風颯然起林薄如覺天日徐徐開推窗看山
色如故斷雲飄零不知處

書范石湖白鬕行後

渡江莫盛乾淳間虞范諸賢髻未班功名草草負遺恨
老死不見鞏洛山我近經行石湖路范家水名王家墓
風流一代竟漸盡手澤何人為珍護直當慷慨論興亡
奚暇悲歌嘆衰暮

題程子充少監家藏二首遺墨前一詩程御史臨

終遺其子端甫詩也後一詩元遺山女初適端甫
時送別詩也端甫子充之父元氏子充之母翰苑
諸公題述遍矣

教子惟欲諂嫁女惟欲官床屏觸頭乃翁怒文書銜袖
媒媿謾癡人一笑可絕倒古訓相傳良獨難大夫有愧
程監察上谷敢望元遺山易箚微言尚典刑出門別語
重丁寧子無囊裝與寶劍女無繡褥與金屏各贈驪珠
五十六藏在肺腑為深銘梓喬俯仰俱莫及冰玉清潤
尤相形水衡使者直而溫遺山宅相監察孫褪身務學
承先志範世傳家示格言正大去今八十年流風遺俗
猶有存誰能題詩墓柏下使兩仙翁起九原

甲申春張菊存遊洞霄諸公錢詩盈軸越明年余
遇故都補行卷之末

春申邑下荒江濱有眼不識錢江春
竭來南北兩高峰乍見西施真美人
曉粧濃淡看不足誓結鶉衣老湖曲
安知湖曲有高人如此仙姿尚嫌俗
別尋大滌登天柱

將東類
氣壓羣峰三十六歸來書牕風雨夕潛聽三笠山靈哭
睽言玉局老飛仙摩娑銅狄今幾年神蛟飛鼠亦何有
金臺玉室空茫然天風吹醒丹泉酒碧桃津遠人回首
石上禽餘搗藥聲絕憐無訣授長生今年却被山靈笑
依舊湖堤拾芳草

題金陵海月潮卷

太陰朔望有盈虧海外隨之互消長夜半秦淮湧月來
一輪却掛鍾山上山中那得有潮音尊師鼻息如雷響

題尹存菴行卷尹居賈門下鍊金敗後流落海南
依陳文二公寓廬陵中齊湏溪贈之記銘甚善復
回杭州道過索詩

錢塘築塢高於鄮黃金鑄成九鼎移木棉羈魂招不得
方士入海從安期廬陵二老當時在翰墨光芒透紙背
爾後空間化鶴歸我今欲見啼鶻拜長安市上重經過
逢人間是伯休那勸君且尋遂初賦人家國事竟如何

題分宜謝草廬行卷

表曹官渡爭雌雄荆州僑寄大耳翁涕流髀肉消不盡
試與元直游隆中隆中自有躬耕者布衣挹膝茅簷下
從容一曲梁甫吟不覺將軍三枉駕室中屏人纔數語
誇荆邑益成鼎峙南陽陌上龍出雲永安宮中魚得水
古今成敗直郵傳英傑十年不一見識拔端由品藻公
位置無嫌草茅賤山中謝客江烟昏誰移行卷到柴門
手披康樂草廬賦知是蘭庭佳子孫春塘柳禽成昨夢
炎興相業更誰論洞庭三江風浪奔鯨魚出没相吐吞
何為四方歸來此山堂鶴怨能移文

題張南山慶九十詩卷

丙寅六月余
年七十五矣

翁年百歲少十年我少公年二十五天與齡翁百二十
我已化作原頭土延年勝得飲食樂捐壽多應作詩苦
梅開儻獲登公堂一醉猶能戴花舞兒孫拍手向我語
公漆點鬚目齊齒降原陟巘步如飛飽飯何曾飲人乳
夢中猶記前朝事二老相逢必歡喜

題王復初所藏子昂臨契帖

昭陵玉函出人間開平徑今四百年永和遠距貞觀先
俛仰陳跡俱可憐古人學書如學仙筆鋒誰入玄之玄
水晶宮裏佳公子風流翰墨皆天然吾評逸少非真逸
史載深謀并絕識獨留繭紙博千金似是藝成能掩德
名士由來膺逼真書空咄咄彼何人遺才流落稽山下
修竹娟娟萬古春

題登瀛圖

世傳閻公學士圖意象曠野難形模山僧臨本持索句

展卷復掩空長吁秦王功高塞宇宙搜攬豪雋供馳驅
內懷矛甲伺同氣外示閒暇耽文儒臨城開館構傑閣
坐見瀛海移西都分番夕宿無厭倦珍膳日給何豐腴
天光下照天策府煌煌星象經天衢房喬夜半進危計
平明一矢驚臨湖羣賢崛起輔貞觀亦有淹滯如顏蕪
惜哉燕翼謀未善祥麟接武容妖狐殿階置笏怒未解
田舍收麥言何諛策名書府真有覩空與老姥扶天樞
貴人一代骨已朽史筆千載心猶誅閻公絕藝今亦無

長安落日明榛蕪

跋明皇貴妃並馬圖

聲殘玉笛梨花月笑指驪泉浴香雪宣來天駟玉花驄
醉歎金勒搖東風阿環並轡微相顧一點芳心倩鶯訢
五溪老奴侍鞍側招搖先入華清路行幸東西春復秋
那知憂樂兩相酬朝元警蹕猶清道故馬長嘶出薊幽
淚聲霜冷巴山曉錦襪遺香清渺渺南內淒涼進御稀
海雲空濶蓬萊小淚濕花容春雨餘縱有丹青畫不如

跋趙太祖與韓王蹴鞠太宗石守信楚昭輔黨進
環而觀

紫微垣近一小星作戲敢與太陽敵諸將旁觀信雄武
不逃書記收兵策開封府尹真天人受譖朱崖疑老臣
幸自宮中啟金匱忍使涪陵竟隕身

題萬戶府瑞麥圖

河中之野木連理文人作頌何所美鯉湖之水蓮雙葩
史臣記異不足誇木葉飢來豈堪食蓮花遠觀空有色

由來上瑞是豐年芙蓉池外麥連天一莖三穗攢秀穎
好事軍中萬口傳閩武堂成政多暇刀劍不如牛犢價
老農散飯看昇平奇祥異產從天下香餌先收夏隴雲
雪匙可卜秋田稼絕憐西蜀杜叅謀困飢空懷當世憂
崆峒麥熟無人獲且問王師休未休

題劉晦卿月樓圖并餞秋闈之行仍不犯月樓字
君不見劉越石晉陽鉄騎圍城急一聲長嘯震山谷拋
弓散走羣兒泣又不見庾元規武昌僚佐相追隨坐據

胡床夜笑語不知賓主竟為誰枕戈待旦成何事終讓著
鞭先士稚况復西風塵汚人茂宏舉扇私還第嗟嗟二
子逢世亂誤長清談室致患爭如今夕倚欄人一生
飽喫升平飯百城桴鼓夜不鳴萬里山川秋愈明黃鸝
孤飛白鷗睡捲簾露氣下三更初聽笛聲何激烈再聽
書聲更清越素娥密約無人知今秋丹桂來先折

題金君澤家山飛雪圖

吳姿楚態誰使然白石齒齒山娟娟孤雲欲斷不斷處

中有萬斛瀟湘烟黃榆日晚長洲路木葉山頭幾風雨
一聲寒鴈江南書萱草靈椿解相語君應知山風獵獵
遊子衣單逋有待何當歸

應昌路驛傍有古松一幹生十八枝為斧所傷江
西湖生圖以示州長官命余作詩

盧龍迤北道應昌八月飛雪六月霜陰風蕭颯百草僵
牛羊隴坂狐兔岡破却古廟人鬼靜傍植巨木百尺強
孤根綿綿蟄幽土枝幹直上凌穹蒼何年堂堂十八公
會朝侍立冠劍長中有二公能死節張許崛起存睢陽
餘生幸獲逃刀斧遠地何由選棟梁西江行客苦好事
一見攜之袖裏藏摩娑老眼識竒怪興作萬里神蒼茫
寒齋無復了生夢腹內惟聞葵藿香

唐人洗馬圖

君不見雀鼠谷抵分休壁馬甲不解王不食又不見秦
山馬色別為羣東封望之如錦雲英雄角力多相值嬖
幸承恩思自媚不辭汗血千里勞驅死塵沙那得避何

如落日清水灣驂騑獨步春草閑
人祖臂沒兩踝控轡欲上未上間
靜觀物理坐嘆息玉人慘淡何人筆
少陵野老最善評弟子曾入將軍室

跋牧馬圖

平原淺陂水草甘美枯梢吹風日落塵起物色祁連山
前路又似踰關渡隴水一人解鞍枕欲睡一人胡服手
仰指一人持轡却回頭萬馬攢蹄行復止飲者嗜者各
自然馳者忽在立者前駒而幼者隨壯者浴者出沒晴
波川風駿雪尾不受鞭並驅逐者如爭先湏臾兩騎獨
殿後戎笠持兵相格鬥老羝挾乳自成羣牧羝人遠傍
無救何人丹青手模寫壘磚甑中有全馬陸子作詩配
駒野千古傳流好事者

裁桑

細聽隣婦低眉說年年育蚕苦無葉山童執筐入市賣
一稱百錢猶未愜更兼春風上窗寒忍見蚕飢頭戢戢
買絲織絹輸官外空借隣機閒一月阿姑卒歲無襦袴

小兒露肝風吹裂今時縣官清且明課民務本令必行
擔桑頰肩荷鋤去青青布種環郊城明年家養一百箔
巷響繰車棟花落滿籠新絲白雪香聽賽蚕官鼓聲樂

賦燒筍竹字韻

先生朝盤厭苜宿筍味得全差勝肉蒼頭掃地犀角出
赤燄騰烟龍虎禿土膏漸竭外欲枯火候疑溫酒已熟
撥灰可惜衣殊錦解穽猶憐膚躍玉青青無日長兒孫
草草為人供口腹盧家丞相丞葫蘆石家無大煮豆粥
去毛留頂有何好擣韭作齏空自速不如野人工食淡
自辦行厨入修竹句裏曾參玉版禪胃中會着筍簞谷
主人不問不須嗔昨夜西風響林屋

竹鶴窺碁雪字韻

秦馬投鞭江可竭別墅從容謀已決蘭墀小兒呼與碁
敵手不覺平時劣青岡鶴淚走先聳捷書上牀屐齒折
局中勝負俄今古身後功名謾豪傑何如山中靜相對
風度幽篁韻清絕林深有客遇神機柯爛無人傳妙訣

牆東類稿

白頭老姥獨解事化作仙禽欲饒古石枰落子忽驚飛
五月驪山啄殘雪

牆東類稿卷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十七



元 陸文圭 撰

五言律詩

四月八日偕張菊村鄧匪石洪樂閑遊地西諸寺
以山高水長分韻得長字

門外青山寺西行半里強童分泉茗潔僧供飯蔬香地
僻紅塵靜心閑白日長少年餘氣習棊酒愧疎狂

春雨歎

山城春強半兩脚亂如麻
潤麥還傷麥催花又落花
閑來憂歲事老去惜年華
卧聽空簷滴應無夢到家

驟雨

絳帳虛堂設簷牙雨驟傾
已過驚蟄日未聽候蟲聲
向晚飛蚊出偏工傍耳鳴
山靈戲窮士邀渴夜相迎

立冬

早久何當雨秋深漸入冬
黃花猶帶露紅葉已隨風
邊

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
籬門日高卧衰懶愧無功

夏港道中

微暖背曝日輕寒面受風
人行官路側鵲起野田中
細草陳根綠疎林病葉紅
故人雲水隔來往愧衰翁

高郵寶應道中

長淮昔戰爭廢地少人耕
野壁三家市官亭十里程
田夫時識字水鳥不知名
薄暮宿何處孤雲又一城

客中度歲

歷遍青徐路東風送入京車中守殘歲道士拜新正椒
酒今誰獻桃符舊未更故園梅正發不見玉崢嶸

喜兩上理同知

蒼蒼雖莫測誠意儘能回履草穿雲去爐香帶雨來神
龍如有喜早魃不成災四野車聲歇懽聲却似雷

贊王容溪

勁竹持高節餘花表晚香一瓢顏子巷六籍鄭公鄉後
學師珪行先天發寶藏空攜經世具獨立暮山蒼

和宋春卿寄詩韻二首

練江詩酒社聚散十年春君作并州客身為絳縣人一
牛甘送老五馬未全貧出處嗟殊異相思意却真
壯游不知倦老境怕逢春自分無知己何堪從避人飛
花空有恨巢燕不嫌貧獨憶延陵客風流似季真

和誼齋惠詩

鷓室徒勞甚鳩居奈拙何田園空晚歲梅柳得春多徑
台恩除蔓壠高許附蘿呼兒淨掃地恐有故人過

和心困雷雨地震詩

天公惡作劇翻手變炎涼海運五山動江高數尺疆震
雷驚失匕漏雨苦移床不慮填溝壑真成老更狂

奉和子華秋懷四首

九日秋懷惡那禁暑氣隆苦吟愁作祟多病藥無功荷
客來相訪扃門弗為通怕談當世事遺患及孩童
况值艱難日那當老病生後生欺舊輩俗吏笑高人易
掃張超霧難清庾亮塵鹽梅正相得鼎鼎盍調新

痛飲消愁酒愁城未肯降陰風吹北戶斜日上西牕艱
食懸未畝苛征及葦江何曾入官府深愧鹿門龐
得志瘳民瘼何期與願違青燈疎簡冊黃土汙征衣道
路嗟于役山川賦式微秋風動鱸興應不踐危機

和唐人閑字韻詩卷

鼎鼎百年內何由一日閑衝冠無怒髮攬鏡已蒼顏未
易桴浮海應難屐上山春闕逢甲子愁聽溜潺潺

贈游士艾介翁

三江懷故國七澤弔孤臣有客詩招隱何心賦問鈞明
時無棄士晚節少全人遊子歸何日農工已及春

丁酉春識慶上人于錢塘鄧君善之索余同賦孝
僧詩余請以二十字盡記其實既成善之喜而書
之不知何人持去後二年上人訪余江上復書以
遺之

襁褓已離乳干戈復異居關河行欲盡母子遂如初卓
行先賢傳前緣釋氏書悲歡知己極讚詠欲何如

贈潘道士祈雨

日者旱太甚大乎禱有諸震雷驚破柱驟雨喜隨車精
意通無間神功斂不居魯侯明德頌好接有年書

送劉青璧赴湖北道按察

飄然南去客使者趣揚舲白帝秋雲滑黃牛暮雨腥尋
詩行楚甸問酒宿巴汀北道人多朴無詞到訟庭

送班同知

專城鎮西上世祿食南方紉袴洗餘習簪纓襲舊芳高

風仰喬木遺愛指甘棠他日循良傳應留姓字香

送楊伯可赴省

秋水芙蓉幙時間嘯諾歌簿書精力盡臺省故人多別
酒禁愁得交情奈久何懷君四德備簾正復謙和

丙申歲侯仲達之官洪澤

淮楚俗輕揚蕭蕭古戰場殘兵空壁壘曠野失農桑魚
蟹西風市菰蒲淺水塘君山足詩景何事訪漁郎

送王縣尹之官湘潭

江亭重執手雪壓暮潮平臺閣踰三載弦歌又一城遺
鄉因楚俗令尹似湘清別駕余知己分廷託寄聲

送郭仁卿之官三衢

憲府自清要胡為墮冗曹平反猶用恕糾錄肯辭勞才
富家何瘠官卑志愈高青雲遲得路勝我落蓬蒿

送吳次尹惠州巡檢

萬古羅浮洞江樓着老坡子西相繼出廷秀晚經過欲
訪先賢去其如遠道何天寒與君別莫聽戾戾歌

將身類
察罕布哈教授滿別

丁卯鄉試第一三
舉不中保充學書

小却官雖晚先登藝最優文章九州外科日萬人頭桂
折金天月芹空水泮秋澄清在君輩憲府正旁搜

送廣平孫教授

廣平河水北古暨浙江南兩地音郵潤三年宦况諳采
芹聊共樂食檠豈能甘別酒黃梅浦情懷老不堪

送句景范教授之官澧浦

南楚離騷國清風澧有蘭相從泮水樂獨棹一寒遠

地重逢少新知欲別難高平讀書室好為掃荒殘

送張慎與歸海陵侍養二首

湖風吹柳絮記別一年餘君出當歸養吾窮久索居乍
逢論繾綣欲別又躊躇一葦長江隔時時卜鯉魚

英才銷落盡世事一凭欄以我相思切知君欲別難暮
雲南國暝早鴈北江寒獨羨萊衣樂春風鬢未蟠

送周子華南歸二首

江城少公事幕府得詩人乍見顏如舊相過意轉親不

堪時事政贏得鬢毛新後夜孤舟別西風反月輪
此日與君別重逢未有期衰年行欲盡近事或難知浩
蕩風雲會蕭條草木悲三吳多俊傑試與問安危

送魏叔華歸越

閱世滄江上柴門幾送迎雲苔雖異路車笠見交情春
雨西興渡梅花古粵城寄聲賈樵叟莫羨錦衣榮

送長蘆穆生歸鄉來別

聞君返桑梓老我屏丘樊命駕輕千里臨歧贈一言為

山方進簣有水必觀濶顏孟千年在遺經得盡繙

送張仁卿二首

四海張公子騰書盛贊賢論心纔幾日屈指逐經年驚
案翻新牘難窻理舊編遲君得小暇已索贈遊篇
作縣徒勞爾飛黃服短轅棄官真不惡惜別却無言再
試知何地孤生老是村去逢南國友梅嶺正花繁

送李正齋

龔黃吁已遠循吏捨公誰卧轍留行色歸裝減到時朝

爭馳薦剡郡議立生祠寂寂燕臺客難酬國士知

送唐子華

海內多英俊交情得似君慇懃別後語嗚咽病中聞吟
棹秋溪月歸帆晚浦雲可憐江樹隔何日更論文

送龐西山

行李不盈車西風雨鬢華歷官多在考歸蜀已無家人
去空芹水舟行反藕花飛騰君有日吾計老桑麻

送汪太無道人

面帶青山色道人何處來一壺懸日月兩袖裏風雷鈿
鼎養活大寒爐撥死灰出尋方外友不語又空回

送麻姑山道人

麻姑一女子處處有仙壇地古留遺跡君今住此山流
泉清澗底落日亂峯間聞有蔡經者時時得往還

寄中寄諸友

五福人間有吾兼疾與貧死寧遭疫鬼生不媚錢神採
藥思方士貽書荷故人城東有別墅風雨失殘春

病枕

瀟瀟風雨夜病枕厭長安輾轉終無寐呻吟不絕聲鼠
牙乘壁暗雞翼報窻明辛苦床前婢頻呼睡不驚

病枕不寐

大率憂兼病尤非老所宜吟愁枯兩鬢時事銷雙眉瘦
削嫌衾薄醒眠覺漏遲拒霜三五朶應受北風吹

病足

筋寒苦蹠韞尊足詎能勝誰謂行多露全如履薄冰城

非靴可踢皆豈鞵堪登設有蒲輪召安車未易乘

許正卿傷臂

危機在平地險不是丘陵偶爾一投足幾乎三折肱鞠
躬難盡力攘臂必須繩他日三公貴輶車好穩乘

題張招討墓碑

輕兵戒深入險寇勿窮追失勢因魚服留名有豹皮空
歸先軫面竟裹伏波尸廟食真無愧嵯峨死即碑

題孔平山墓銘

臺金陵下

東魯家猶在尼山道最尊教能行萬世福不庇諸孫薄
宦三千里遺銘數百言不理防墓側空弔雨花魂

挽閑閑真人父司徒

堂堂遺一老五福壽而康系出安仁譜身居榮祿鄉春
山樵獨隱晚圃菊尤香有子知何憾騎龍下大荒

名堂

挽朱自齋總管

郡紱雖重館齋銘祇自脩陰功淮海積遺愛浙江留世

事桑田水人生薤露秋蓋棺奚復憾簫鼓咽原頭

挽貢仲章學士

才優如貢禹經行復精純海內多知己江東尚有人林
泉隱君子臺閣古名臣九轉丹成去青山宰木春

九轉丹成生羽翼之句

貢臨終夢

挽吳朝奉

幼時桑梓敬耆舊惜凋殘蕭誠師吾儉龐言遺以安天
乎非不壽命也亦何歎誰筆延陵墓嗚呼永不刊

車浦李子

墓有嗚呼有吳延陵君子
之墓十字相傳夫子之筆

挽許士元州判

有數應前定浮生難豫期為親嘗藥去俄自載喪歸循
吏堪為傳遺民議立祠靈輻無路送老淚不勝揮

李君美夫婦挽詩二首

君家全盛日父子佩金魚太母常甘旨曾孫列起居榮
華既消歇憂患却乘除執紼門生老何堪數輓車
一死人誰免如君獨可哀離鸞不忍訣止鵬併成災從

吏聯翩去喪車寂寞回淵明本無疾早歲賦歸來

挽孔東岡

此老典刑在粹然瞻德容百年守經學一邑號儒宗泗
水乾別派泰山摧小峯孝哉廬墓子滴淚死青松

挽沈梅溪

其子元
從子學

未游通德里曾識謝家兒鄉邑推先輩山林養令姿梅
花記開落江水閱興衰耆舊凋零盡西風老淚垂

挽趙石居

地望倫魁重冰銜博士清棄官為隱計因謗得詩名水
竹方成趣松楸忽愴情鄉中耆舊盡老淚洒銘旌

挽李德夫

一種金籙業相傳五世餘貧無司馬壁富有善和書四
子供甘旨諸生問起居典型無復在丹旒泣隨車

挽柴青山

衣冠百世祀齒德一時尊白馬朝京客青山負郭門廢
興疑有數生死復何言空有懷賢淚西風滴古原

挽何漢卿

被服安儒素行藏任性真終于太平世奪我老成人喬
木蒼蒼古孫枝奕奕新西鄰聞夜笛衰淚一霑巾

挽朱南伯

爵齒不踰德天乎奪此君官纔稱主簿即已轉修文玉
質埋黃壤葩辭散彩雲從今書帶草不獨鄭公墳

挽謝竹所

江左稱羣謝青山幾夕陽田園遺一老詩禮訓諸郎勝

日携樽樂清風隱几忘靈輶無路送東望涕霑裳

挽杜華父

鄉里多遺老朝廷少用儒公初升國學官止教生徒衛
道心猶壯憂時骨已臞遙知埋玉處風雨暗中隅

挽趙鼎之

太息佳公子樽中了此生吐茵人不怒罵坐客皆驚北
闕皆驚就南柯夢已成老親併弱子此恨若為平

挽榕山陳同年

勞勞百年內人物老滄洲大志生難測微官病即休江
花自終古榕樹不禁秋雌甲嗟猶在哀詞淚不收

挽丘景游二首

粹德如金玉鄉人稱善人百年陰喬木五子供靈椿桂
管經行路蒲龕宴坐身今歸兜率去弔客謾霑巾
游公門下久公亦眷吾深疾病忘憂卜詩詞辱賞音衰
年空滴淚舊事獨傷心秉筆書潛德空疎力不任

挽俞時齋

襄陽耆舊傳一覽涕無從入社深衣叟齋居糲食翁市
朝終不到林澗或相逢有子能傳業棺衾得慎終

立齋挽詩

少日增庭秀暮年山澤矐吟魂繞花竹客淚洒江湖莫
唱貞元曲空遺洛社圖絕憐埋片玉幸喜產雙珠

挽陳蔡心

遺才今已老生討晚方宜卧病經旬月孤墳寄一隅逢
原惟一女伯道竟無兒執紼嗟何及哀詞與淚俱

挽何有開

捧檄垂三考還家甫一旬風雲千里志露電百年身講
席辭多士帷堂泣老親三生有遺恨五福少全人

代挽奉政陳公

江淮離舊隱遼碣著新功駉駉非凡馬蒼髯獨老龍韓
銘空紀實曾養遂華終先世盟猶在寒山淚滴松

故夫人陳氏挽章四首

哲節携孤幼塵奩不復粧夜機同婦織曉櫳課僮秧甘

旨期終養哀榮畢後喪前岡指陶墓弔鶴重淒涼
白首萱堂上兒孫卓有成膝前分栗果枕上聽書聲鳳
誥將金闕鸞驂遽玉京舍西蘿月夜嗚咽隴泉鳴
憶昨升堂拜通家指舊盟為言兒有立多賴友相成喜
檄方形色哀銘忽愴情生芻一掬淚端為玉人傾
萱草北堂深霜風一夕侵斷機思往訓捧檄負初心仙
府雲軒遠佳城月魄陰平生五鼎養空復美衣衾

五言長律詩

送衛月山歸鄉

大魁涇
之孫

臚傳居第一科目艷當年慷慨誅奸佞從容秉政權諸
孫今白屋舊物止青氈幾見黃梁熟何當鐵硯穿書聲
月廡下燈影雨窗前學者師王式時人老伏處不令官
濟濟空負腹便便桑椹鴉偏惡桐花鳳可憐縱無當食
祿猶有可耕田卒卒纔傾蓋依依願執鞭二翁俱耄矣
一別重淒然握手出門去桂花香滿船

挽張宗師

鳳歷歸明主龍韜識老臣
衣冠朝日月劍履步星辰
極品躋黃閣齋居入紫宸
存心妙經緯贊化極彌綸
道教崇簪笏詞林壓搢紳
儉慈為世寶安樂是天民
夢卜親如見祈禳立有神
穀城黃石老衡岳白衣人
密勿天心契便蕃帝渥新
壽尊來玉醴法樂宴崇真
重錦頒衣襲精糜享膳珍
青溪拾瑤草玄圃植靈椿
化鶴聲逾遠飛鳧路已陳
松青凋晚歲林縞失殘春
世事柯山局人生桑海塵
十齡傳正印一德鏤堅珉

挽吳野堂

保護兵衝日焦勞歲歎時
江湖一老叟州里百年思
家尚玄元學人遵義役規
陰功宜有後隱德固應祠
擬作榮鄉記誰鐫有道碑
碧梧雖未識宿革尚堪悲
偶泊梅江堰空吟薤露詩

牆東類稿卷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十八

七言律詩

元陸文圭撰

洛中鄭慤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于使君林取大
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輪困如象鼻
焉傳吸之名碧筒盃故坡詩云碧椀猶作象鼻灣
白酒時帶蓮心苦

出雞
路集

丙寅五月宜興州賞誠以

牆東類稿

卷十八

一

此為題為賦十一首

外直中通異衆芳，嗅來葉氣勝花香。一盃先吸鑑湖月，
滿口潛消玉井霜。尤勝朱櫻煎作密，何須紫蔗壓為漿。
細看象鼻彎彎曲，刺手猶嫌綠柄長。

昔宴賓僚避暑林，傳盃故事到如今。屈莖聊當黃金杓，
刺葉先抽碧玉簪。聞得鼻端香馥馥，流從舌底味森森。
坡仙愛釀柑為酒，却道清蓮帶苦心。

有客相傳避暑方，採蓮不用採花房。綠盤擎重盛珠露，
碧管虛中溜玉漿。象鼻捲風隨手曲，麝臍入水透肌香。
醒來忽憶涪翁句，摘實分甘共母嘗。

碧雲影裏倚欄干，鯨吸詩人酒量寬。惟有鑑湖堪避暑，
遙知玉井正生寒。蓂開翡翠微通竅，滴下真珠滿走盤。
一葉偶因風颭破，帕羅香沁幾時乾。

荷亭避暑約傳盃，醉引清香入手來。象鼻形彎通曲柄，
鴨頭色重潑新醅。中擎玉液休傾滿，半捲青心莫展開。
春酒一江能吸盡，始知李白是仙才。

當年避暑使君林
暇日諸賢肯過臨
荷帶露香須緩折
酒無風韻莫輕斟
玉簪先透玲瓏玉
金注徐傾潑灑金
葉底可能甘勝密
却憐小苦是蓮心

不須酒盞吸雲紅
刺葉潛令與柄通
碧色輪茵彎到底
黃流潑灑注當中
醉來欲捉波心月
醒後因吹水面風
却笑求仙求不得
金莖半折露盤空

魏明帝移長安金
人露盤盤折聲聞

里百

露盤淨植水中央
好借詩人引玉觴
象鼻巧能通玉柄

馬蹄更與摘蓮房

溫公蓮子詩
形如大馬蹄
吸川不覺西湖闊
漱石

尤便玉井涼
醉裏興來休折遍
也留數葉覆鴛鴦

越溪女子翠紅裳
來與羣仙侑一觴
葉展圓盤如許大
絲連曲柄更能長
清高勝飲金莖霞
甘滑疑餐玉蕊霜
醉手傳盃猶未穩
碧痕微損迸瓊漿

樽罍自古宴嘉賓
末世風流意轉新
筒葉捲來曲鄭氏
杯荷製出始唐人
一時花草空傳玩
他日賓僚但飲醇
外直中通比君子
輸他光霽滿懷春

刺葉為筒製頗奇鄭公故事老坡詩擊來入手成歌器
注在當心即漏卮玉露有香黏翡翠碧雲無影浸琉璃
假饒吸盡西江水鉢内生蓮是幾時

佛圖澄取水燒香
吧之鉢中生青蓮

花

孟德孔明

孔明孟德兩馳驅三國人才信有餘未肯草廬終此世
不知精舍讀何書木牛古不傳遺法銅雀今成一廢墟
畢竟忠邪天不識當年成敗復何如

與琴師談琴

至樂無聲識者希有聲終是假人為一時得趣惟元亮
千載知音欠子期欲寫性情初動處當原律呂未生時
夜寒月照虛堂壁鶴唳猿吟揔是詩

癸酉三月園亭小飲之明日又適澹齋所薄暮醉
歸廣文寄佳句二首走筆次韻

名花濃淡總相宜對此如何不醉歸絲竹既無娛朗日
園林可是樂清時蛙聲閣閣那成部蝶陣團團戲作圍

酸杏不堪嘗煮酒壘垂空自壓青枝

綠陰未暗漸紅稀逢閨春遲一月歸古有惜花如子美
今無好客似當時酒雖薄薄聊澆渴棋亦平平旋解圍
斜日倚闌人半醒試尋青子摘梅枝

同善之仲寔無逸遊飲夜歸分韻得星字

歲華搖落紅頭樹客子漂流海上萍盡染緇衣

空留白眼為誰青對床便可供高卧把酒何妨弔獨醒
太息此心徒炯炯奈何余髮已星星

八月初游浮遠誼齋有詩同賦二首

曉渚風移畫舫輕秋原日射繡衣明自携玉塵看山色
盡屏繁弦聽水聲季子高風喬木古春申往事暮潮平
塔鈴自語無人會飲散江雲霽月生

此山猶姓楚春申珠履風流幾斛塵樽俎一時俱上客
興忘千載屬何人蕭蕭病葉悲霜木采采幽花識澗蘋
白鷺不知今古事臨江一笑岸綸巾

句容賦歸

誰教老子誤諸君幸自菴中卧白雲
舊今尹非新令尹
今將軍是故將軍相知自謂樂莫樂
一見不如聞所聞
逋客急須回俗駕北山早已有移文

迴途入玉晨觀圖經云周時太史郭真人宅周安
得有真人哉有丹井養龍池白馬老君瑞像
在焉
壁間刻林靈素塵字韻詩戲次二首

洗淨人間萬斛塵玉虛壇上夜朝真
井深莫探丹泉髓
屋小難容老檜身

廊下有晉檜一
株小屋圍之

符召得龍聊小戲料

分與鶴未全貧名山採藥無空返不見仙方見異人
太虛自是隔凡塵惟恨神霄事不真泥馬空遺玄聖像
池魚恐是小龍身久知天上仙官貴不救山中道士貧
舊宅固應存太史徽稱早已號真人

無文上人捨財鳩工建新安橋普濟衆生聞者讚
歎隨喜賦詩一首

高僧自有神通力杖錫橫空塔兩堤
會見丈夫乘駟馬
寧無學士助腰犀一溪帆影浪花轉
百尺欄干石笋齊

有客天津閑信步杜鵑聲裏夕陽西

七月二十九日夜大醉宿陸宣慰廨旦日以一詩

謝之

夜行被酒止公亭耳熱呼鳥盡驚甕下自慚非畢子
吐中不覺卧王生相寬吏舍情何厚誤污車茵罪亦輕
戲馬倘容賓落帽更拚投轄飲天明

東人索酒

不到青州已月餘麴生風味近何如東坡孟小君應怪

北海樽空客漸稀奇士正堪來問字癡人那復肯還書
分田種秫嗟何晚獨盼庭柯望白衣

中秋見梅

鴈叫霜寒木葉飛西風亭下立瑤姬從來冷淡能禁雪
不意孤高也競時松友舊盟寒歲晚桂昏佳約赴秋期

倚窗索笑空姝媚汝解能寬宋玉悲

坡詩奔月偶
桂成幽香

十月下旬驟寒小雪

朔風翻屋浪喧飗潑墨濃陰掃不開天上撒來雲母粉

人間喚作豆階灰細民共喜宜新麥老子先須探早梅
為怕玉容禁不得數枝和淚折將來

雪江獨釣

極浦寒雲壓鴈低石磯老叟手如龜茫茫沙上銀千頃
裊裊風前玉一絲鷺失蘆花驚月早魚吹柳絮上冰遲
故人物色嫌相認縱有羊裘不敢披

虎溪留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霸業荒丘春草長只聽兒女話真娘虎來墓上猶應怪
鹿入宮中儘可傷太息乾坤空浩蕩不留豪傑管興亡
屬鏤抱恨沈江底潭碧猶生古劍光

辛卯入杭呈王察判

中州人物古猶今復見風流正始音當日乘驄持繡斧
他年化鶴度青林誰知救世安民術即是求仙訪道心
鯨浪駕風吹未散溪山何處獨追尋

古人糟粕在遺經聖學非由積累成每向同中參孔釋
時於異處別朱程一川水滿源頭活半夜天高月色明

下學工夫遲十載小儒終在霧中行

入杭懷古呈史藥房

某丘某水記兒時陳迹迷茫間不知觀裏看花空有菜
山南種豆落為箕林疎想弋逋仙鶴壁壞應墁坡老詩
只怪西湖頑面目濃粧猶自學西施

浙西道院并題雙檜詩

和子華韻

黃堂曾着宰官身髣髴兒時記不真圖誌猶存千載舊
棟梁安有百年新繁華開落無三日雙檜輪囷經幾春
應比首陽高節士採薇不食為求仁

苦雨

積雨能令朱夏寒少曾見日上三竿風吹滄海俄然立
水瀉銀河透底乾誰辨好心來拯溺姑留老眼去觀瀾
蛙聲只在牆根草却怪泥龍不久蟠

居高明

每愁仲夏多溽暑更逢今歲少南風身無臺榭可獨處
眼到山川便不同直從月令高明處參透中庸問學功

虛靜若能超物外炎涼何必介胷中

七夕祈雨

彩雲朵朵西風散銀漢昭昭北斗傾
車上耕夫愁欲泣橋邊織女笑相迎
蝗飛近境行將及龍卧深淵自不驚
病枕怕聞簫鼓鬧誰家乞巧到天明

偶書卽壁

俯仰隨人似桔槔功名落落倦英豪
婆娑僅可供賓戲寂寞安能免客嘲
空有雲心懷鶴髮竟無風力舉鴻毛
祖劉起舞成何事歲晚柴桑是故交

效後村體

十載村居學養恬未忠習氣有人嫌
課童雜草心先快助僕移梅力尚兼
不分烏鴉啼堊樹絕憐紫燕傍茅簷
路逢野老問相問新歲凶穰可豫占

有感三首

場屋當年負雋聲白頭牢落竟何成
一生受用兔園冊千載應無麟閣名
被服易招山鳥怪題詩難學野狐精

羊裘老棄漁灘上印綬新加少傅榮

桓榮也

子美間閔離亂際堯夫生長太平年可憐橡栗天寒拾
不似鶯花日晏眠憂樂在人均是命盛衰有數總由天
腐儒老矣無竒計獨立斜陽意惘然

歲晚田園半已蕪緇塵袞袞落征途送窮不見昌黎富
乞巧翻成子厚愚甑下早知嘲尚白缶邊何似醉呼烏
鳶肩枉作常何客只合新豐伴酒徒

闕題

區區抱甕不辭勞俯仰安能似桔槔兒子從教耀車服
丈夫何用樹旌旄但思有酒身無事始信求田策最高
妄想虛橋無處着退然斂手是英豪

黃山上先冢墓處

一盂麥飯一豚肩寒食風花淚眼邊倘得黃泉相見母
勝如白日上升天萬家置去成何用雙鶴飛來亦偶然
事死如生莫言孝幾曾廬墓過三年

庚午三月初九日寒食有感

祭筵跪拜膝難撐連歲何曾上冢來老子七旬看又過
幻身多病復相催人間願棄姑云耳地下從遊亦壯哉
寒食江村舊行路道旁相吊總悲哀

連日食粥兒輩愠見示之以詩

抄書燈下語吾兒歎歲艱辛汝未知坡老忍饑常并日
少游厭粥亦多時但令後世師吾儉深怪諸人遺以危
天意從今吾儘解窮人大抵欲昌詩

耳聾二首

幾年木分做家公雖是癡頑幸不聾何必張皇驚鬥蟻
更須辛苦望攀龍濕窗暗想催花雨開戶遙知戛竹風
問夜何其將夜半元來野寺已鳴鐘
血氣衰微性不靈非非是是幾曾聽胃中不著許多事
天下本來無正聲但覺颼、戰風雨誰知毓毓震雷霆
先生耐靜坐終日怪底作勞吾耳鳴

齋科詔使臣索詩

紫泥詔下九重天文治初興正急賢草木輝光霑雨露

鳶魚鼓舞樂天淵雲衢接武懷新渥雪案潛心理舊編
禮樂三千攄素蘊丹墀他日聽臚傳

· 贊揚子裕中丞

堂堂四世三公後今日乘驄出案臨坐上即時聞減樂
袖中雖暮不懷金官民乘訪皆公論獄訟平成有恕心
古栢臺邊霜氣冽肯分春意到寒林

贊尤端木二首

漢家陵闕已蒼煙魯國靈光獨巋然衛玠音聞永嘉末

陶潛詩著義熙前可憐門下投幾死不及車中寢獲全

范 范紫寄語牙郎莫酬價匱中韞玉可求旃

萬里梯航走貢珍乾坤無地著孤臣湘江空記庚寅渡
石壁曾題癸巳人國士猶嫌先事范仙家莫問幾經秦
願提草履從君後煮茗寒泉代拾薪

代上樂平傅知州初菴

一代風流獨老菴再扶道脈起東南家聲可與諸洪繼
易學曹同小阮參畫錦羨君榮世胄寒壇容我坐清談

願為藥籠中間物才匪芝苓愧不堪

壽常州路達嚕噶齊

蓬山閣上冠羣賢出擁朱幡淝水邊但看兩州歌善政
宜膺多福享遐年當生自是長生沸朱老應為不老仙
欲就辦香稱壽去梅林一夕漲江天

壽與可錄判

濯錦莪嶠誇最勝子昂太白記前生一川風雨睡正熟
千頃波濤心不驚手試功名慕勝負眼看富貴槿枯榮

壽孟肯向人間飲携傍蓮峯玉井傾

壽陸雲道判

誕日曾生陸地花闕尹喜生時雙鸞扶下五雲車安期
共約遊三島方朔應留醉九霞盛集儒流勝仙侶多培
陰德種丹砂冷齋書客來稱壽自笑東風兩鬢華

史葯房壽與東坡同日

日月同生豈偶然聲名不減雪堂仙岷峨西去八千里
蘇史箱篋二百年赤壁舊磯如昨否李生新曲至今傳

祝公壽比南飛鶴共結梅花歲歲緣

壽陸義齋

乙巳九月
自五羊歸

歸棹石門江水長肯留一片廣州香不須人祝千年壽
但願公流百世芳長侍潘輿游故里勝待漢節落南荒
芙蓉金菊秋風迳好和陶辭引玉觴
綠髮仙童馭彩鸞九秋彌節下人間明分月影山河動
清入霜華草木寒已報除書來北闕不妨拄笏看西山
霞盃淺注黃花酒留取餘香晚節看

壽李侍郎母

雙成遙下五雲車獻壽仙盃吸紫霞愛惜孫枝長萱草
摩挲老樹着桃花斑衣就養榮三釜錦誥分封備六珈
他日肩輿扶上殿侍郎正踏相堤沙

寄戴帥初先生

詞章科目溯當年璧水名流孰子先杜甫生逢天寶末
陶潛空憶義熙前明庭結綬懷新渥暗壁移燈理舊編
約對青山譚出處一冬澗雪長新泉

和陳無逸見贈草堂詩韻

緜袍誰念故人寒轉徙蕭然老伯鸞
幸喜雲山無屋礙始知天地出門寬
悠悠歲月蟻旋磨落落功名魚上竿
金谷已無歌舞地朝川猶有畫圖看

郡幕請講書和葯房先生韻

不為祁寒暫輟冬肯移蓮幕下芹宮
深青豈必從藍出美玉何煩就石礮
殘雪五更侵几白一燈深夜照書紅
他年共赴長安召正恐諸儒

和蔣公秉思歸韻

時寓普明後寺

不愁世路大行難自歎行藏愧孔顏
借榻寺中分兩寺

白樂天詩兩寺元從一寺分

思鄉山上入重山
淒然碧草天還遠
輸與白雲相對間
我亦天涯流落客
何時同賦大刀還

和郭有章見贈韻

郭宣城人

敬亭山屬謝家詩太白重來又一奇
天既生才宜用世士多有志不逢時
屠龍合讓高人手捫虱纔堪童子師
大厦支顛要梁木獨甘杞菊老天隨

和陸振之見寄韻

日長不廢讀書功我與宗人老頗同病起句羞黃面老
興來人笑白頭翁剖瓜未信能祈巧結柳終須學送窮
樽酒論文定何日碧雲暮合憶江東

代和翟知事舟中寄登光陽樓詩韻

登臨送目際天涯人物風流勝永嘉已沂清流乘畫鷁
尚留醉墨看塗鴉長空黯淡吹雲葉別浦微茫蹴浪花
老守江城閑兀坐秋宵短夢苦思家

和劉濟見贄韻

踽踽涼涼莫我知讀書漸懶任嘲師荷鋤亦欲耕綿上
把釣因思入漢波始讓着鞭光士稚何須舉扇障元規
巴人白雪難同調今古應無兩子期

和鄧善之寄王初并東見韻

抱拙投閑計未疎但看歲晏復何如丹山碧水吟招隱
白髮蒼顏賦遂初逸少幽情誰與暢元龍豪氣未全除
柴門有客迂雙屐何不相逢許史廬

和戴帥初寄詩韻

詩云清江一日走千艘獨有閑仙不喜遊幾處白雲思暮合歡

行紅樹又

秋高云云

入海逢車陸用艘仁人不遇歎游遨登龍有意師元禮
刻鵠何心效伯高每笑囚山非國語絕憐投閣反離騷
此身幸免官驅使兩手猶能把酒螯

次樊晉山長贄見韻二首

閉戶柴車久不巾但思言行謹書紳可憐麋鹿山中友
不是麒麟閣上人作賦也應曾感舊為師那敢望知新

老饕誰獻先生壽自酌蒲桃舞鬱輪

我羨君才挂一枝天門步擔束書歸藥方按古藏芝籠
花樣翻新織錦機不恥緼袍身自貴能知璞玉世尤稀
天寒野曠來時路一笑應疑吾道非

次韻袁良所投贈

意氣冲霄義薄雲白頭傾蓋即相親耳邊久不聞塊論
眼底初驚見玉人歷代文章空自變致君風俗幾時淳
世間別有經綸手不屬柴門老病身

次鄭前山絲字韻

人笑學官如兔絲出南史誰能千里遠尋師歸田便覺知
機早春事應嫌見事遲縱欲着鞭何所往奚須按劍復
相疑世人多享容容福白璧從來不可為

留別王伯洪平章高顯卿左丞

幼從翰墨場中出晚見車書寓內同四十年前沾雨露
三千里外犯霜風蛾眉共妬嬋娟女鶴髮誰憐矍鑠翁
回首束書歸舊隱江南笋蕨滿山中

別管韶夫

胸中耿耿挾孤征刺口逢人輒論兵投筆少年真燕領
著鞭中夜忽雞聲功名險處方成就節義窮時要講明
別有中庸書一卷勸君西謁范高平

送元帥移屯太倉

十乘元戎又啟行澄川老稚送傾城北風吹轉旌旗影
東海懽騰鼓吹聲桑麥千村無吠犬波濤萬里息奔鯨
新年鳳詔催歸覲殿內金甌覆姓名

送陸誼齋按察

使星出照三吳地原隰馳驅遠有光鷹擊何如學鸞鳳
狐多且莫問豺狼懷金昌邑難汗震置酒清和反怒章
今日故人無請托他年鴻燕勿相忘

送葉敏卿提領

墻東老檜屋三間几案亭亭背遠山時事浮雲蒼狗變
機心滄海白鷗閒歸與乍出紅蓮幕行矣催歸玉笋班
老子婆婆今得計祇須坐客唱陽關

送嚴簡卿之燕為司徒掾

漢儒多辟司徒掾掾屬雖卑地望高聞有袁安在公府
可無陳寵作辭曹漢陳寵少為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
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以不肯視事
為高寵獨勤心物務翌高其脩鯨未肯隨鱗介威鳳終
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事須現羽毛少壯功名當拾取金臺落日射征袍

送劉侯之官吉州

暨州美政不三年江右遺民借二天皂蓋朱旛新牧守
青原白鷺舊山川邦衡奏疏雲中有水叔詩章洛下傳

故里諸孫無恙否下車第一表先賢

送侯仲達安豐之任

江上故人今送別淮頭往事獨淒涼
陂成孫叔能強楚城破劉公不負唐
千載與君期事業一區憐我老耕桑
昇平幙府應多暇書問時時遠寄將

送州官解任

小郡凋零不可為長官賢厚莫能欺
政聲鄰邑皆傳說心事同僚盡得知
堪笑青蠅工點汙敢將白壁強瑕疵

清時公論終難泯愛空留去後思

送張文友州判

太息君侯有祖風栖栖五載簿書叢
功臣昔繪雲臺上循吏今標漢傳中
綠水江風送行色紫金闕月照孤忠
預人家國非吾事但喜詩書氣味同

送丘景唐赴安豐教

宗卿宣撫
樞密之孫

元樞出督宣威地名姓江淮草木知
今見聞孫騎款段去為博士擁臯比
詩書澤遠真難繼功業時來亦可為

往事百年無處問，慶豐亭下稻連陂。

送朱伯海入京

燕黍寒生春未回，可堪早別故園梅。
新豐斗酒馬周去，京兆束書韓愈來。
賦就不須呈狗監，勅除先合拜鸞臺。
青雲附驥非吾願，自守書燈撥冷灰。

送朱鶴臯入京

故人天上調金鼎，應念先生首薦盤。
博士不煩重講席，拾遺無復歎儒冠。
蓬萊海濶還須險，太華峯高不道寒。

茅屋三間老書客，逢人懶問日長安。

送王君實遊金陵

破氈吟雪擁清寒，有客虬髯急扣關。
歲月蒼茫千里暮，乾坤博大幾人閑。
依來自許風雲際，邂逅相逢草澤間。
西上株陵春未半，白鷗黃鵠看江山。

送李義夫出遊二首

與君卅角志相期，歲晏行藏各有違。
老樹晚花空自媚，秋林病葉更先稀。
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總是機。

門外北風吹自裂旅人瑣瑣欲安歸
少年有志東山卧晚歲方圖北海遊
餽口飢寧甘半菽挂胸氣尚食全牛
問唐元振今誰在欲趙平原何處求
赤白洪崖兩相厄不妨詩句各風流

送魏叔華歸杭州得行字

青山出郭遠相迎潮去潮回客子程
門外送車今幾輛筵中祝酒已三行
對床有弟酬佳約擁髻何人訴別情
桂樹結花當酒掃重來曾指白鷗盟

杜康橋下水如傾九里岡頭路轉城
風雨小樓清夢遠山河古道幾人行
別懷漸覺傷安石祖席何曾傲正平
是日饒之不至珍重去逢南國友為言白髮老書檠

飲劉繼明西歸

同知子

人生有三事如一父子師友皆人倫
入向親闈奉甘旨出當書案服辛勤
老成識見無如子少壯功名肯讓人
老我卑枝棲鷄爵仰看黃鵠上青雲

送留中齋孫歸三衢

百花頭上和羹手乃祖聲名似孝先太息北朝開府老
真成故里爛柯僊慶流家嗣承先澤學到孫枝又一傳
野叟臨歧無別語勤修世業復青氈

題桃源手卷

武陵今鼎州常德路桃源山在縣北二十里古迹無復遺或謂此記淵明寓言即義熙題甲子恥事二姓之驗也豈為束帶見鄉里小兒然後歸隱哉師總管出示此圖為述此意

種柳栽桃總是春興亡千古一沾巾只評隱者非仙者
莫悟秦人即晉人年號記曾題甲子兒孫肯使識君臣

南陽高士空遐想不向柴桑去問津

題三洲詩卷

潮擁寒沙足練長東南人物老江鄉藕花秋晚吳霜落
杜若春深楚水香閑對漁樵談治亂貪看鷗鷺失興亡
無人會得乘桴意東面區區嘆海洋

題陸義齋雙蓮圖

紅粉香中雙並蒂碧絲藕下暗連株主人一笑偶然爾
客子競誇前所無堂上瑱簾兄友弟房中琴瑟婦隨夫

君家和氣濃如酒此即雙蓮瑞慶圖

強南坡自作墓銘生求挽詩

年光催客過郵亭八十餘翁尚典刑見說近成遺老傳
未當上應少微星履香竊笑空題墓寶玩何須自乞銘
今古達觀唯一士山童負鉢醉劉伶

挽吉州劉總管

畫戟清香彼一時歸舟索幔不勝悲墳成共負捷為土
堂在空留蜀郡祠亂起赤眉徐自定憂侵白髮已先衰

平原歲晚多賓客泉下難酬國士知

挽李宣慰

公騎箕尾上秋旻忍見龜趺對石麟盛德固應祠百世
陰功何止活千人壯圖落落心空在華髮蕭蕭事轉新
耆老凋零關世運可能知己獨沾巾

挽晉千戶

燐草原頭十七霜宛丘改卜日辰良可憐先軫如生面
疑住靈均不死鄉抔土豈能埋宿憤遺銘聊與發幽光

護喪諸子皆稱孝萬室他年置墓傍啟橫面

挽唐可竹亡宋兩魁鄉薦歸附
後漂水丞終于燕

穿揚折桂黃梁夢庭下哦松白髮秋興廢乃闕千古事
榮枯肯為一身謀江南有客朝金闕天上無人記玉樓
丹旒西風范陽路行人回首憶林丘

挽孫石山二首壬辰
年卒

今年星度歲為龍掩袂竟嗟吾道窮正始遺音從此絕
貞元舊曲為誰工飾棺不待百年盡隱几元知萬事空

里有水心銘筆古宜書潛德賁幽宮

榮華露槿落紛紛蒼狗依然是白雲荆渚止稱前進士
霸亭不識故將軍人間無樂徒勞子天上求文即召君
短些西風將淚去隻鷄他日醉秋墳

弔李古巖

堂堂山立萬人英一夕霜風玉樹傾公去隱然闕世道
客來何止哭交情安知死不知生樂但恨才難與命爭
幸喜肯堂丹履手隴西依舊振家聲

挽闕南夫

號實軒乙巳年辛

惡夢無端歲在蛇先賢遺落重堪嗟粹然踐履終須實
老矣婆娑兩鬢華不見鯉庭人獨立忽驚鵬舍日西斜
定碑好為書潛德窮巷誰尋仵作家

挽陸義齋二首

四持憲節遍南方屢表陳情返故鄉殊俗今猶歌德政
老天胡不愛忠良山空虎逝狐狸出春去花殘蛺蝶忙
五十人生不稱天獨憐華髮在高堂

生平意氣每相期歲晚行藏各目知見事畧同因撫掌
憂時不語共攢眉閔棺已矣公何憾聞笛淒然我獨悲
回首秋山寒雨外青松滴淚作枯枝

挽東平張彥明

女事曹安卿

夢覺黃梁僅一炊人生適意不多時杜陵老病親挑竹
白傅清閒憶柳枝有意出山尋樹檟傷心歸櫬賴門楣
秋風淚滴長江水遙寄東原薤露詩

挽黃子高

場屋初興選異才先生濶步上金臺蓬山渺渺仙舟隔
泮水悠悠講席開同是甲辰鳩正伏胡然庚子鵬為災
天寒病叟那能出一束生芻寄淚來

挽丘景南

紫荆庭下列三株十五年中次第枯餘慶後來英俊有
老成先輩典刑無每懷素志甘瓢飲不覺長生要杖扶
頭白少公門下客酸風吹淚洒轉塗

蔡梅邊挽詩二首代

樽酒吟梅憶舊遊忍聽笳鼓咽原頭曾廬栢下三年墓
退卧花間百尺樓所居有前後樓淮海壯心空落落山林晚興
寄悠悠寒窗寂寞留孤月勸孝坊前客淚流

憶昔艱難共避兵轉於貴賤見交情長江一水分南北
異姓兩家真弟兄回首忽驚人世換傷心敢負歲寒盟
空亭花月如春夢惟有清溪一帶橫莖在清溪醉月坐花亭名

挽張州尹夫人

新頒五色金花誥彩服兒孫正滿堂不見魚軒隨五馬

空令鸞鏡照孤凰
車中鬢老愁潘岳
案上眉低憶孟光
流水無情飄素幔
涼宵燕寢獨凝香

牆東類稿卷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十九

五言絕句詩

絕句三首

元 陸文圭 撰

車薪勝盃水與羽重鈎金物理原無定權衡只在心
買絲繡平原擬金鑄子期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不知
杜欲誅雲師韓將訟風伯水旱不由天那是詩人責

牆東類稿

卷十九

一

雪夜不寐偶成短句十首用渭北春天樹江東日

暮雲為韻

大夫慎出處功成乃身退古人夫何如八十釣清渭
四時循化機萬物隨動息衆星分熒熒天運齊拱北
縞素製野服誤染京華塵舊業在何處梅花江上春
男兒不得志壯心惜徂年長空起鷗鷺日送入寥天
布衾生淒寒夜夜夢歸去心恐秋風生摧殘紫荆樹
吟苦不成寐寒窻凝夜缸千古誰知心遙遙賈長江

此身如斷蓬飄蕭隨北風錢塘一望地家住西湖東
客慮千萬端長吁愁不出誰能事低首揮盃送白日
幾欲膏吾車老眼不識路弟妹今何之蕭蕭白髮暮
昨日家書至慰我久離羣遊子眼欲斷日日望白雲

東風

東風何太急日落黃塵起篝燈吹欲滅驟雨打窻紙
秋塘觀魚

野塘落芙蓉下有潛鱗躍魚多暑日深圍圍方是樂

戲書所見

雲英捧玉液真是裴郎偶不知幾萬錢買得玉杵臼
送祝君晟湖州提領案牘

幙府今何處青山水遶城烏程有美酒還肯餉春耕
題李義夫無鎖亭二首

清風四無邊曠然此君宅可不問主人不可容俗客
昨日蒼溪叟曾來斫釣竿山童尋鶴去失却報平安
題畫二首

雲巢八十翁觀化得三昧無聲涼月下適意芳草外
物物具天機緣何紙上生有時掛素壁自動亦自鳴
題畫春景

青山多喬木柳枝低婀娜春風在毫端高遷無不可
題月汀圖二首

太陰水之精浴水光愈潔常怪市中人
不識沙頭月露垂蘭葉光風翻藕花影
灘前白鷺睡夜半莫搖艇
題畫梨花

淡容露如洗生色春欲動紙帳小屏低同入梅花夢

題碧桃手卷

爛枝空有色飛羽本無情獨立春風裏如聞三兩聲

寫竹

傳神疑有月著色淡無烟此是詩人筆胃中有渭川

題南宮子中畫鷺

金衣何璀璨飛向垂陽樹久立却無聲東風吹不去

題畫白雁二首

蘆花秋半黃三兩下寒塘北風正蕭瑟書遠不曾將
未曾至雁門安知食雁美若讀潛夫論當不保此紙

六言詩

赤壁圖二首

公瑾子瞻二龍文辭可敵武功却怪紫煙烈焰不如白

月清風

烏臺夜雨傷神赤壁秋風岸巾此老眼空四海舟中二
客何人

題蕭照山水

閉門十日風雨神遊湘浦峽川樹影分開草杏雁聲吹
落漁船

王黃華山水小景二首

試問滄洲漁叟長松山崦誰家終日拏舟不語江風吹
老蘆花

此紙無脂粉氣之子有山水淫當時以意摸寫今我以
目登臨

題鷹捕雀圖

其一已擒其一
驚去鷹復回顧

一雛已飽毒手反顧又欲其餘大貪得隴望蜀小貪取
熊兼魚

死生命判須臾一去一不得去兩三竹葉成叢被毆復
向何處

題戴嵩牛圖

隴上躬耕力倦歸坐茅齋展卷耳邊如聞笛聲却看牧
童不見

七言絕句詩

讀史六首

逐鹿紛紛盡向秦東門牽犬亦無人月宮穩上青冥去
掛樹秋風老此身

暮年百事已心降牀下無人拜老龐病眼欲開還又閉
偷看日影下西窻

曠懷雅思人人有濟世經邦事事無終日醉眠呼不醒
明朝典午代當塗

廣陵琴與山陽笛哀怨千年尚未平正始諸賢零落盡
山王去作晉公卿

曉向嵩少玉嶙峋枉駕應憐處士貧令尹若能為保障
長衾盡覆洛城人

司徒太尉總三公奢儉由來性不同金帳羊羔酣未省
誰能僵卧里門中

偶作

奸雄往往墮危機成敗安能論是非空笑狂生投益智

絕憐老母遺當歸

偶書

憂時耿耿丹心在無事悠悠白日過
萬里山河音信少
一春風雨悶懷多

舊題

賸得清明一半春蜂衙蝶使往來頻
東風自動鞦韆索
不見海棠花下人

戲狄懷英

花樣精神月樣粧妖魂不敢近忠良
如何鳳閣平章老
却事宮中嫵媚娘

己巳新春

鞭春已罷燒燈近十日西風未轉東
料得化功無別意
祇因不放小桃紅
年年春色先催柳萬紫千紅次第開
零落牆陰人不見
可憐殘雪一株梅

山村示暮春三絕句和韻

懷哉春晚故山薇
冉冉江雲日暮低
為問柳橋看燕舞
何如松嶺聽猿啼

樵兒拾樵不畏虎
隔溪看花如看霧
鷓鴣聲在柘崗西
落日腰鎌下山去

畫簾朱箔燕為家
青草門庭只產蛙
一樹櫻桃紅半落
園丁愁殺雨如麻

王祈伊中秋不見月四首

秋空碾上一輪冰
積雨連霄洗更清
縱有浮雲容易散

吹開不待管絃聲

家家望月試停盃
怪底濃雲撥不開
身入廣寒人不見
却將袖裏裏將來

中秋萬里共陰晴
曾記坡翁最善評
誰信九霄風雨外
羣仙正賞月華明

開元以後可堪憂
秋雨淫淋稼不收
此際霓裳歌一曲
君王正在月宮遊

臘月二十六日立春

隴梅未寄江南信
鄒黍先回燕谷春
忽憶少陵巫峽句
菜盤思見玉纖人

丁丑元夕

入夜不聞簫鼓聲
千門月色為誰明
無端邏騎堦前過
錯認戎家擁馬鳴

余居與起
潛姪相鄰

石湖留題三絕

仙子驂鸞不可呼
故園花石久應蕪
不知綠野何人買
試問平泉有子無

高築詩壇據越城
醉呼揚盧主文盟
至今月下蒼苔石
時有先生杖履聲

當年彬父遣詞臣
列戟傍觀色怒嗔
穀水曾無歸壁日
稽山已有摸金人

望三峯

笋輿咿軋下山田
遙指三峯返照邊
安得肉身生兩翅
霎時飛過此山前

上大峯四絕句

懸崖石磴刷苔青空谷無仙鬼亦靈聞說遊人多好事

誰能扶直半山亭

勢傾將壓

風吹天朗見秋毫足力窮時所歷高老子何曾煩一步
輿夫攀陟不辭勞

羊腸九折路盤嶇不覺騰身一太虛失却從知高處險
西風斜日早回車

一家兄弟入仙門誰把名山鼎足分我讀儒書知長幼
辦香先禮大茅君

露筋娘子廟

玉真仙子雪為膚枉被羣兒識塞酥寂寞扶風三尺士
可憐香火至今無

桃源縣

張家橋西車馬塵北風刮地眯行人蘿落枯桃三五樹
不應此地可逃秦

文安縣

平生知己富歐韓辛苦脩書博一官自是朝廷重科目

且教主簿到文安

夜宿何莊唐主事宅

扶風豪士不知名樽酒相逢意便傾爭似何莊今夜宿
梅花燭影照三更

夜宿范以善提舉雲林清遠風大作偶成二絕句
猿啼夾澗聲逾遠鶴啄荒苔跡更清身在于林樹頭上
忽從脚底白雲生

雲峯頂上玉仙家誤入脩廊一迳斜夜半月寒風力勁

滿山松影走龍蛇

臨沂沂水道中塵沙眯目不行聞東北有溫泉即
浴沂處不及往

臨沂以北沂水東行人障袂塵沙中縱有溫泉能自潔
雩壇安得可乘風

除夕二首呈北溪

臘雪窮途一月中明朝老鬢又春風遙知兒女團圍處
飲徧屠酥憶乃翁

杯盤今日偶相逢客路漂漂過一冬為問玉堂春帖子
不知學士有誰供

清明日泊舟甲馬營

細柳東風甲馬營鞦韆花下笑相迎舟中自有傷春客
暗數歸家幾日程

清明

花開花落總無情贏得詩人百感生今日東闌看梨雪
坡仙去後幾清明

宿黃村上人索詩

塵沙終日意昏昏落日炊煙又一村客子倦遊求止宿
主人搔首更無言

黃村落日下山低宿鳥歸林亦倦飛夜半驅車投北去
誰能慷慨泣牛衣

入京二首

觚稜棲雀五雲深此日江湖向關心朽骨不堪重拂拭
涓人莫往費黃金

東坡先生

手攜布被入關中頗似菑川六十翁未必漢廷推第一
不須側目事轅公

舟中追和遜卿早春即事十首

柳色鵝黃醮碧沙隔溪遙指四娘家故年春事如今晚
可見東欄芍藥花

清江漠漠漾晴沙門對青山買酒家橋外一聲金彈子
流鶯驚起落庭花

莫惜春衫汗酒痕欲將遺恨寄芳樽清明客裏恁恁過

不記桃花笑倚門

草色青青沒燒痕山川滿目酒盈樽只愁逋客回家日
先被春風緊閉門

乍別親朋似久違西風塵起染緇衣不須杜宇聲光勸
如此江山胡不歸

壯圖落落與時違不信經綸起布衣縱使鷓鴣魚從北化
也隨烏鵲向南歸

客至從容奉笑談晚知蔗境味尤甘曲江進士題名遍

安用山人起水南

虎溪何必與禪談
惟有東籬菊味甘
東帶肯為兒輩屈
悠然興在此山南

斜斗臨池學篆文
燕雛帶雨掠香芹
春閨應恨歸來晚
南浦當時錯送君

草堂未可便移文
自煮清香碧澗芹
更向白雲深處宿
山頭回首謝諸君

賦歸四絕呈句容諸友

興盡歸期漸有涯
夢中昨夜已還家
兒童笑引池西去
萑萑猶餘一朶花

故里青松百尺強
亭亭三徑儼成行
東籬雨後無人葺
舊菊多應一半荒

我與茅君宿有緣
四年五度過山前
元符直下宗禧路
回首三峯意愴然

一見諸賢蓋便傾
秋風猶動故鄉情
餘生無復從來日
再世何當結弟兄

題禹廟

來尋禹穴何容易却上龍門得許勞
擬借梅梁浮海去坐登三級浪頭高

仲冬雪夜偶書三絕句

城樓戍鼓盡三更燈射齋窻一黍明
窻下有人動不寐隔牆猶聽讀書聲

擁衾危坐夜沈沈門外誰知雪寸深
掩卷不言空太息靜中忽見古人心

長廊風緊雨冥冥花落寒燈酒半醒
但覺晨光何太早不知飛霰集窻櫺

諸生和韻復吟三絕

荒城戍卒打殘更道上無人天未明
一似銜枚蔡州去只無鵝鴨混軍聲

猿啾鬼哭杳冥冥夜半何人弔獨醒
歌罷離騷心正苦陰風吹雨響疎櫺

地爐無分爇香沈畫盡殘灰夜正深
窻外梅花消息動

龍身雲和

要知子半是天心

自笑

既聲不用誇三耳純白安能辨二毛
自笑先生書案上
又將論語教兒曹

丁卯新正紀懷四首

懶將詩句上桃符栢葉椒花一例無
却笑簡齋元不簡
舟中猶自飲屠酥
土潤耕牛不受鞭風和花鳥各忻然
老人猶記兵戈日

自後昇平五十年

紛紛兒女競新年老去思親獨愴然
墓上只堪供洒掃
無由綵服拜堂前

魯史曾書雨木冰坤爻切切戒陰凝
衡門空抱憂時志
無奈華軒盡日乘

窺園

先生日日好窺園學圃工夫細討論
賣李不須先去核
耘瓜只恐誤傷根

井竭

坎蛙曉渴上苔欄石甃泥潭底欲乾焦稼不為簞食計
一瓢飲水亦良難

啓山掃松

一妻一妾閤泉扃老栢蒼蒼蔓草青我肯墻間求厭足
魂歸不心訕中庭

病中四絕

南山處士老尤貧頗恨故交無一人若使知心得良友

更因多病轉相親

老去無慘病轉多櫻桃楊柳奈情何故人又比佳人薄
莫怪門前雀可羅

落葉蕭蕭壅樹根疎林帶郭半疑村卧聞車馬牆邊過
無事呼兒早閉門

浪說蘇公久已仙豈知翁自厭餘年雪堂二客能相從
姓字當時惜不傳

追和四絕

大士多嬰病與貧浩然東野即其人唱酬從此詩筒簡
炮炙時於藥裹親

舖穀糟醅醉者多獨醒無奈衆人何窻寒細嚼離騷語
遺恨千年弔汨羅

三十尋思擬學仙蹉跎已過古稀年一生只作邯鄲夢
枕上竒方秘不傳

卧看山雲起石根意行隨犬至前村屢居自是無人識
何必移家上鹿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卷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牆東類稿

卷二十

七言絕句詩

丁亥壽藥房先生四首

賀客門闌刺莫傳，日高廚傳尚蕭然。
遙知獨鶴蒼苔舞，自點丹砂註內篇。

蜀苑梅花號兩龍，千金橋立受霜風。
若為健步能移取

元陸文圭撰

遠供寒香壽乃翁

出處窮通若命何月居南北類東坡底須內翰還公做
勘破已輸春夢婆

曲度珠簾懷呂相庶排紅榜媚韓王先生清隱心如水
消得編詩一瓣香

折梅壽宋春卿

南枝春草為誰容遠供寒香壽乃翁不信廣平心似鐵
能禁索笑倚東風

又口號四首

謹案此詩陸義齋作時乙巳九月
前有七言律詩一首編入十八卷

洛陽亭下昔埋輪當道豺狼不避人昔日黃花故園酒
獨携野鶴伴閒身

仁挾翔風勇駕霆皇華使者出祥刑福星一夕遷吳分
却向龍山現壽星

華堂捧勸紫霞杯紅粉回頭御史來直道素知嫌嫵媚
羞將白鶴放籠開

幼安伯可號文雄詞壽秦韓枉自工賢相肯交窮處士

何如魏野祝萊公

贈松窓

故交皆疎柳子厚新貴不識王元之袖中刺字已漫盡
一童猶負責中詩

贈復初二首

昨夜春風到柳枝客衣偏愛薄寒欺囊錫穎脫無人見
欲繡平原未有絲

有客袖中懷短刺何人門下曳長裾每評陸子毀茶論

大勝顏公乞米書

寧華張尉衛輝人也因寇失官妻子為擄行乞歸
鄉贈以二絕句

葛藟綿綿長道邊獨行踽踽亦堪憐邯鄲正近君鄉里
好借仙翁一枕眠

南來憔悴一身存歸雁哀鳴久失羣莫怪夜行人不問
形容豈似故將軍

挂松巖以子平星禽二術推人多驗戲贈二絕

十二支神配十干此專日主論財官豈無辭祿安貧者
說與先生子細看

異類於人總不干止聞列宿應郎官區區女蝠無危燕
却與蛟龍一例看

贈星禽趙顯微詩三絕

顯微元是紫微仙天上星辰手斡旋為向人間多漏洩
謫下茅峯五百年

莫把行藏門斗牛年將八十更何求願言奎宿長明健

文治從今遍九州

奎宿如何號木狼尾箕虎豹若為詳獸心人面凡皆是
瑞物如何無鳳凰

和史藥房三絕

莫倚承恩賦上林記曾薄倖托琴心白頭又欲輕桐背
今感山眉作苦吟

出處何如漢二疏返耕聊以遂吾初虎頭未可輕搖筆
牛角何妨且讀書

春被山巔與水涯盡供物料入詩家陸劉近世升沉異
一為梅花一杏花

和張寶石絕句四首

江梅歲晚獨清妍南國相逢亦偶然料得知心有寒月
不消重霧與輕烟

平生夢不到黃扉安得京塵染素衣只把一竿江海去
相看鷗鳥亦忘機

十年講習坐無毡盡把行藏付與天策馬已甘之反後

着鞭莫競祖生先

兀坐書林閉董帷時尋佳句寫烏絲兒時論語今忘却
且讓安昌作帝師

山村贈禮敬龍澤上人詩有幾年不踏澄江路耆
舊唯存陸子方之句和之二首

西抹東塗銜一鄉阿婆羞憶少年粧如今閉戶無人識
旋學仙翁却老方

西山爽氣入吾詩拄頰含毫有所思欲把求田語玄德

莫因學圃笑樊遲

次伯機絕句

梅天風雨一江寒濕却江頭
舊釣竿自著漁蓑沽酒去
路逢賣客問長安

留別袁伯長待制凌德庸少監周南翁待制諸公

三絕句

待詔明廷百有餘一人釋褐向江都
諸生對策無奇語
田竇何曾不喜儒

書生骨相太遭迤地位還須有福人
老我終身友麋鹿
看君他日上麒麟

惇惇虎豹守天關月殿蟬宮不可攀
歸路春風無限好
一聲啼鳥破青山

絕句留別善之仲實併呈松澗雲仲無逸四首

今夜征帆淺渚邊何時樽酒落花前
白雲遶舍歸心切
不為春林聽杜鵑

手拈花草弄春愁兒女安知稼穡秋
山北山南游未遍

歸歟且復事西疇

江上春雲生暮寒故城回首離長安殘桃剝柳應無分
留與諸君取次看

老檜榮枯不計春好花開落止經旬莫將衣翰誇餘子
共擬動名及古人

古意四首寄張可與孫晉卿

長安城頭紅日斜王孫金彈打烏鴉寄聲翠鳳穿雲去
霜寒莫戀梧桐花

長松百尺蔭官街街吏斧鋸充官柴高寒自是飽風雪
歲晚只合居窮崖

老翁持鏡向市賣銅光的皜秋水清醜婦鑑容驚墮地
想渠嫌殺太分明

牧兒狹逕礙樵枝樵兒格鬥暮不歸於菟一聲嘯篁谷
兩兒驚散走如飛

夜得二絕寄子華

送客征衫秋八月懷人病枕夜三更床頭稚子呼不覺

牕外蕭蕭風雨聲

鷄鳴風雨思君子
鴈過瀟湘憶故人
別去情懷渾欲醉
夢回詩筆已如神

絕句二首寄紹堂求巧石

籬根怪石起層雲
淺帶春泥碧蘚紋
乞與詩人時醒酒
也勝豪奪任監軍

幾年石友卧蒼苔
曾受南宮雅拜來
老子暮年行脚倦
只宜窻裏看崔嵬

送唐孟方教授三首

泮水三年惟飲水
不知芹藻味何如
郡鴉無故爭桑椹
挾彈何人莫問渠

禦兒溪北浣征衣
重拂蒼苔舊釣磯
有弟對床思久別
呼童置酒話遲歸

城東老圃舊書生
緊閉柴門懶送迎
獨袖篇詩與君別
相看白首不勝情

送李義夫出遊二首

梅花卸玉春寒淺柳色描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動
又挑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渠脫九十日春須我遊出却草堂三五里
囊中無得一錢留

送吳仲魯回烏江二首

吳學易

老人白帽子青衿二水相滋兌澤深易學已隨丁氏去
金蘭何日慰同心

黃田西望歷陽城風水蕭蕭數日程紙上陳言刊落盡

滄浪時聽棹歌聲

送留君玉高雲卿自江陰遷松江四絕

二君才幹俱優裕數載相從意未休短棹西風吹過柳
相思霜月落南州

江浦買鱸秋正美山亭聞鶴夜尤清送君此去因懷古
海水東來意未平

老我卑枝甘伏鶻羨君喬木又遷鶯清平官府無公事
分我絲蓴一箸羹

登州風土今非昔安得珠犀賈客船莫笑歸裝無一物
江頭魚蟹亦論錢

鑿止堂

流水涓涓止水停要令漱玉結層水深溪不泛桃花出
誰識仙源在武陵

西苑

雪花剪白忘安蒂簡文詩雪花無蒂霜葉彫紅不戀枝爭似隋
家宮樹上四時錦綵不曾離

丘庄多稼樓二首扁庸田食事所書

樓上西風野望時冥冥木黍沒高低勸農使者來行水
還凭朱欄憶舊題

萬畝耕耘卒歲勤可曾一飽慰農人催租令急如風火
輸入官倉化腐塵

喜客泉二首

幽篁夾道少人居山骨清寒草木疎泉見客來空自喜
春懷渺渺正愁余

一飲懷金出嶺南

廣東金泉

蓮花峯下絕清甘

廬山

我來欲

與流泉約獨喜廉人莫喜貪

四時佳興題徐景陽園堂五首

溶溶州上花光午
冉冉窻前草色春
能識此中真樂處
聖門只有兩三人

門前車馬客方散
堂下樽罍酒半醒
不信鏡中添白髮
君山依舊去年青

窮秋破屋簷頭雨
殘臘征夫陌上霜
公子閒居無一事

可能憂樂兩相忘

華陽洞口金泉水
流入宮牆作小渠
任轉秦淮出江去

不應久住化龍魚

半奩玉鏡照鬚眉
長笑東坡與水嬉
直下瑤然投小石
一波先動萬波隨

題園亭

把酒看花貧亦樂
攜琴對竹靜相宜
客來若問朝家事
回首東風謝不知

同善之仲實無逸共賦雪中香亭

冷雲低壓翠禽巢碎玉玲瓏不耐敲蜂蝶遲來探芳信
暖風已逼杏花梢

鶴臯詩為振之作

鶴鳴於垵婦長嘆鴻漸於陸失遠征何似山亭聞鶴唳
迷人靜坐月三更

劉澹齋求米舡謾賦二絕

文士清高數米顛蔡公門下詎能賢探囊萬一逢江盜

錯認真州發運船

靈寶生平愛虎頭每傍戰艦繫輕舟晚無書畫真無益
洗手莫嫌寒具油

臨山谷帖不似

曾草華清妙入神涪翁以後更無人捧心終是西施好
里婦何緣輒效顰

危金僊示容齋清暉堂詩求跋洪景盧乃危驪塘
之座主也因成二首

卷中人物想乾淳老筆題詩意轉新却怪洪楊交不合
誠齋亦自是詩人

清暉何處有園堂消得先生句發揚百世空留遺墨在
後生併不識驪塘

題敬威卿參政贈許正卿針詩卷末敬公之章許
卿之藝諸君發揮盡矣終以二絕貂續尾蛇添足
乎

江左知名許叔微公來示之衡氣機天下呻吟尚未息

公持肘後將安歸

正人一脈係安危温公身事亦付醫此身強健無着處
不如枕卧看兒嬉

題李兄課卷

集中有句儘堪傳一夢科名十二年音好空聞永嘉末
命乖不過竟陵前

題趙子德修屋疏二首

公子王孫逞富豪連雲甲第競相高誰是錦里秋風客

不辨三重屋上茅

神有青囊號救貧如何無術自謀身
道南大宅今安在欲向龍舒覓主人

戲題聽琴手卷

流水高山不用彈
已人下里衆皆懽
只今何處求鍾子
多向文闈作考官

題昭君畫卷五絕

當時隨例與黃金
不遣君王有悔心
近使來傳延壽死

回思終是漢恩深

妍醜何須問畫工
美人終日侍宮中
奉春初計真堪恨
欲望單于敬外翁

青塚千年恨不埋
琵琶馬上幾時回
宇文高氏爭雄日
突厥柔然獻女來

已恨丹青悞妾身
何消更與妾傳神
那知塞北風塵貌
不似昭陽殿裏人

啣雪中郎妾不如
脫身無計謾相於
勸君莫射南飛鴈

欲寄思鄉萬里書

畫中有胡人射鴈

題二喬手卷二絕

國色嬌嬌畫不如風流二婿儘消渠
阿承醜女無人聘自挈衣裝過草廬

小郎斫案怒生嗔亞婿提兵算若神
借使橫江風不便可能銅雀鎖佳人

淵明像

宋文心腹寄王弘來刺江州却有聲
不怪孤臣書甲子

時時送酒賞淵明

小銅屏鑄淵明歸去詩并坡和章
以贈子華侑以絕句

五斗區區肯折腰眉山早計不如陶
小屏一枕還鄉夢五柳門前月正高

移居圖二首

潛夫兩踐最窮研通老安身契是玄
偶向晴窻展臨本無人當日扣龍眠

細君散髻抱嬰兒底事移家不皺眉有句曾嘲窮處士
四婆元自解吟詩

江陰有桃源圖方圓尺許宮室人物如針粟可數
相傳有仙宿民家刻榻板為之一夕而成明日遁
去友人以本遺余戲題二絕

不自柴桑記裏來似傳晨肇入天台世間多少荒唐事

何獨神仙有是哉

韓詩桃源之說荒唐

人說桃源是隱民神仙幻景即非真如何谷口漁舟路

不許人間再問津

洪駒父諸人論桃源謂陶記中本言避秦者初非仙也東坡荆公詩得之

如王摩詰退之夢得皆誤然余考之本記亦有可疑如漁人回舟竟不能認前路後有問津者輒死桃源果在世間何不可復見耶

題子昂學士小景

蕭蕭落木壞無枝冉冉細竹愛風傲疑非松雪齋中畫
似是唐人野望詩

馬道士為詹仲明作柳城春色圖城門外柳樹連
堤桃花夾竹小橋漁艇茅屋下有讀書人不知何

處景也為題二絕

渭城客舍柳烟遮
漁叟桃源去路賒
松竹林中讀書處
一圖風景屬三家

城外春風野水渾
橋頭雙槳下孤村
柳桃紅綠撩人眼
獨坐書齋懶出門

題牡丹梨花手卷

沉香宴罷索人扶
重向銀屏覩雪膚
一笑不償千古恨
玉環當日倚闌圖

王隱齋墨梅

曾看月下挂疎影
更憐雪後折橫枝
逋仙此詩真是畫
王生非畫却成詩

題補之梅

含章殿裏雪中開
曾共君王索笑來
着在荒蹊枯竹畔
可知淮勅號村梅

題扇有所贈

圓如寶月潔如霜
素手輕搖玉體涼
報道明朝秋節至

將身類

婕妤無復望專房

亭下玉蘭花開

初如春筍露纖嬌
折似紅蓮白羽搖
亭下吟翁步明月
玉人虛度可憐宵

梨花

粉香初試曉粧勻
花貌參差是玉真
茅屋詩人嗟老去
東風忽送一枝春

枯松

誰見當年長髮鬚
變成龍虎卧交衢
雖然擁腫無人問
投老猶堪作大夫

鹿葱絕句

丹葩信不類
華蒿雨後常抽綠
玉條此草豈宜充鹿食
瘦莖却比沈郎腰
沈約作鹿葱詩云爾非華與蒿豈充
廢鹿食讒者取此詩以白梁武帝大
怒約以憂死今按此詩亦未見顯然譏刺何為得罪但
此花丹色畧有斑點似鹿紋所以得名非謂可以供鹿
之食也

詩餘

點絳脣情景四首

玉體纖柔照人滴滴嬌波溜填詞未就遲却窻前繡
一幅花箋適與何人手還知否孤燈坐守漸入黃昏後
笑靨多羞低頭不覺金針溜憑媒將就鳳枕回雙繡
月地雲階何日重攜手心堅否齊眉相守願得從今後
永夜無悒更堪點滴聽簷溜枕寒難就堆亂牀衾繡
人面桃紅還憶擎漿手君知否倚門獨守又是清明後
悶托香腮淚痕一線紅膏溜將身錯就枉把鴛鴦繡

柳帶青青攀向行人手天知否白頭相守破鏡重圓後

前調

王仲謙席上歌者魏都惜求子華寫真為賦

小立娉婷歌聲低過行雲住不勝珠翠玉面慵梳洗
除却姚黃魏紫誰堪比君描取卷中人美得似崔徽未

浣溪沙

次伯機

翠玉峯高鷺點明縠紋波動鴨雛生湖山宜雨又宜晴
越女蕩舟蓮葉碧裴郎駐馬柳陰青折花調客訴衷

情

減字木蘭花 庚申六月三日同即律君璋趙子兄弟避暑飲于玄妙觀之荷池君

不飲命歌者歌以勸之

雙鬟聳翠低護金蓮裙窈地鏡石心腸無奈梅花一點香
歌聲梁繞流水泠泠雲杳杳白髮劉郎對景須拚

醉一場

即席贈歌者夏奴

香肌玉潤花前忽聽流鶯韻移步金蓮斜轉清眸踏舞筵
困嬌無力蜀錦纏頭拚百尺安處奴鄉且住容山

過夏涼

阮郎歸 舟中賦所見

風吹一捻柳腰輕春柔力未勝眉兒喜學遠山青終朝
晝不成 嬌滴滴笑盈盈雛鶯葉底聲花梢雨過夕陽
明無情漸有情

臨江仙 坐客有出窺歌者乃主人舊所徵也

聽得雅歌珠一串颯然吹動梁塵樽前重見舊時人主
人情未重情重是嘉賓 飛絮落花無定在近前遮莫

誰嘆文園倦客最傷神野亭何處泊空憶畫堂春

唐多令

梅隱菴席上贈歌者

花下笑聲微鶯喉高又低怪穿花粉蝶成團唯有禪心
清似水相對坐兩忘機莫道絮沾泥狂風也解飛恨
殘春九十將歸回首陽臺雲縹緲愁薄暮雨霏霏

前調

寄遠

明艷注秋波輕鬆縮鬢螺怕逢人先斂雙蛾怯雨羞雲
情未穩佳會少遠離多梁遠憶清歌蘭舟肯再過為

他垂淚染香羅欲倩鱗鴻將錦字知別後意如何

滿江紅

送理伯雍同知
改除轉運判官

雙檜堂深想前日清風猶在纔半載政聲傳播與人稱
快鞬草園靡無滯訟憇棠田舍留遺愛問方今循吏幾
何人公為最明而恕廉而介官易進身難退苦薄書
叢委米鹽繁碎鴈鴛自憐羣裏聚龍猪不計兒時會望
美人又向碧雲西徒增慨

前調

贈歌者

兒女多情頗自恨風雲氣少春夢裏鶯啼燕語瞥然驚
覺寸寸凌波蓮步穩彎彎拭黛山眉峭似紅雲一朵罩
江梅天然好舞腰細歌喉巧茵錦褪梁塵繞更盈盈
笑靨櫻唇紅小金箋愛從心裏換玉山偏向懷中倒柰
劉郎前度看桃花如今老

前調

己巳二月二十二日遊北門有感

試檢春光都不在槿籬茅屋荒城外牯眠衰草鴉啼枯
木黃染菜花無意緒青描柳葉渾粗俗憶繁華不似少
年遊傷心目棠塢錦梨園玉燕衣舞鶯簧曲艷陽天
翰與午橋金谷行處綺羅香不斷歸時絃管聲相逐怕
夕陽飲散近黃昏燒銀燭

減字木蘭花慢

珠王閣

九臯明月夜跨一鶴赴仙都聽佩玉鏘鳴駿鸞小駐高
閣凭虛萋萋草生南浦興未闌歸去東吳笑指尊前二
客昨宵良會非歟莊周蝴蝶兩遽如變化一華胥嘆
物換星移壺中日月鏡裏頭顱芳洲獨醒人在采芙蓉

歲晏孰華予欲汎蘭舟容與煙沙漠漠重湖

前調

和心罔
春雪詞

怪東風太早未燈夕放瓊花是何處瑤姬來看玉樹光
彩交加野人但知三白喜新年天意薦休嘉肯念兵屯
北塞誰上表賀南衙西斜日影簷牙又被黑雲遮嘆
病骨支離別懷蕭索空負年華鼇山已成春夢歸去來
空谷卧烟霞却笑昌黎才子浪吟逐馬隨車

茂林修竹自山陰會散幾番陳迹修禊年年春故事懊
恨風流非昔當日蘭臺後來菊圃苗裔江南北觀君雅
號恍然舊事重憶歲晚木落天寒黑貂將敝尚作新
豐客星斗胸中空燦爛磨蝎空名何益袁呂相逢知音
一笑肉眼無人識訪予梅屋談天聊慰孤寂

醉江月

贈王道人性
初歸茅山

芙蓉城郭有羽仙騎鶴來從何處曾拉茅君峯頂會瑤
佩隨風吹去玉笈偷開青囊拾得笑看人間世藏身壺

裏箇中別有天地 共約手種蟠桃綴花結實已是三
千歲欲繪長鯨鱗作脯倒海聊共一醉偶憶寒梅更慚
小草拂袖懷歸計蓬萊清淺雲帆他日相遇

前調 送幕

殘花剩柳正啼鴉聲裏郵亭別館三疊陽關聽未徹手
執離盃引滿政坐諸君久煩老子今日纔蕭散翩然歸
去故園綠樹春晚 人世蒼白浮雲自舒自卷不入高
人眼官事如麻何日了輸與閑中不管翠柏臺高紫薇

省近別有清華選功名歲晏江城回首天遠

前調

洛陽耆英
會二首

戴花劉監算耆英會上與吾同歲伊落山川今如古人
事幾番興廢夢枕初殘黃梁未熟已換人間世葦瓢鍾
鼎看來一等滋味 天上赤白雙丸東來西往出沒真
兒戲惟有神仙長年訣長似功名富貴欲擣玄霜難尋
玉杵何日藍橋遇裴郎老矣雲英那肯隨去
延年有術殮古松根下茯苓千歲縱是延年如何益命

也道之將廢思古之人詞章節行杲杲行當世遺風流
韻淵然尚有餘味 無柰先哲凋零後生坦率多以儒
為戲每笑唐人書不讀直把黃金買貴山澤奇才雲林
真隱沒齒何曾遇人生如夢江流日夜東去

水龍吟

次葯
房韻

西州玉局飛僊充裳曾侍槐龍翠飛花麗由雅音猶在
有人賡未千載峨峯一江川練又鍊清氣嘆瀛洲路近
剛風吹斷謾自有凌霄意 草碧寒窻靜裏折瓊枝小

欄同倚新吟婉美西施態度慵本脫枕洗按羽調絲雪
兒薄相為君心醉恨高樓暮隔江城花暗碧雲遙睇

前調

附史葯房
作并序

清明後決日過子方小飲簾櫳靚深綠陰晝寂
欄邊玉茶正花香韻蕭遠主人出侍人彈琵琶
侑觴酒未終上馬徑去恍然藍橋湓浦之遇也
賦水龍吟以記其事呈子方一笑

等閒過了清明草痕深一庭新翠光風信息牡丹初

褪茶醺猶未燕語清圓梅英鬆潤困人天氣笑文園
倦客詩才減盡猶有傷春意 別有留春去裏小房
攏玉英雙倚天香浮動銖衣乍試鉛華盡洗一曲琵琶
輕攏挑撥未觴先醉又忽忽上馬藍橋路隔謾增
凝睇

前調

再次韻一
首寄藥房

燕芹香老春深微風颭動新篁翠驚敲夢斷忙呼小玉
故人來未香縷節簾游絲墮几暖薰花氣問春隨鶯到
又隨燕來誰解得東君意 澗水流紅影裏小樓東有
人孤倚殘挑着雨鬢容撩亂未堪粧洗冉冉年光悠悠
時事不如沈醉更韋娘一曲司空慣見也應回睇

探春慢

和心淵已
巳元夕韻

細草黏冰疎林補雪衰翁未覺春暖曝背低簷燎衣破
竈誰識舞臺歌館樂事如今懶謝鄰伴東招西喚何消
看試華燈月光今夕圓滿 念昔繁華帝里侍鳳輦夜
遊棚曉人散迂鼓方催韻簫正美忽被西風吹斷款款

梅花落忍聽得一聲羌管懷古傷情淚痕濕春衫短

沁園春

送李同知
之官鄴都

東西二都史載循良不五六人記南陽有召潁川有霸
并州如郭河內如恂直比朱絃清伴右鏡吏自秋霜民
自春如公者守廉平二字近古名臣 棠陰手種方新
又五馬翩翩鄴水濱相臺高銅雀尚留遺跡堂深畫錦
空鎖凝塵琴瑟從容雅歌緩帶美政遙知達紫宸期年
後看快行宣召班冠廷紳

前調

送揚
伯可

雨足江臯月滿中秋使客將歸看扁舟空載貧無長物
破囊收貯富有新詩清白傳家懷金不受潔已從來畏
四知民何幸盡相安南里樂業熙熙 誰知經界良規
是三代相傳古法遺要講明有素施行不擾寬嚴相濟
表裏無私慙愧徧州久淹老子却怪朝家選用遲公今
去定致身鷓序接武龍墀

金縷曲

代送
同僚

乍到蓉城路聽兒童歌謠德政感恩如父好入西京循
吏傳誰道今人非古留遺愛甘棠佳樹節操冰霜清凜
凜看和風吹作陽春雨程去速遽如許 我來不見空
懷竚望彼美碧雲莫合草萋南浦信是有才供世用敢
擇東西何處又誰念嬰兒思乳不恨使君吾不識恨使
君不與吾相輔聊寄意短長句

牆東類稿卷二十